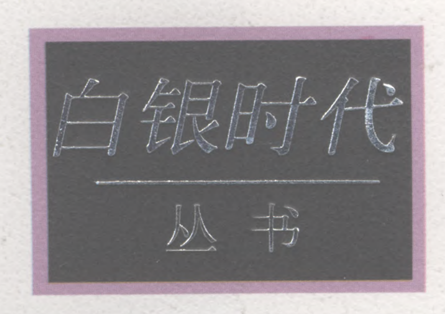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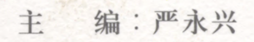
СЕРИЯ КНИГ СЕРЕБРЯНОГО ВЕКА



〔俄国〕列·安德列耶夫 著





主　　编：严永兴

责任编辑：懿　翎

封面设计：张晓光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СЕРИЯ КНИГ СЕРЕБРЯНОГО ВЕКА

白银时代丛书

红笑

〔俄国〕列·安德列耶夫 著

张冰 译

译者简介

张冰，1957年2月生。内蒙巴盟人。高中毕业后曾在县水利局工作。1978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俄语专业，毕业后考入同校苏联文学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导师谭得伶，硕士学位论文题目：《论〈俄罗斯森林〉》。毕业后留所从事苏联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1988年9月至1989年8月，参加讲师团赴昌平县执教。1991年起在职攻读博士学位。1995年获俄语语言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北师大外语系副教授。发表《苏联结构诗学——文学研究的符号学位法》等论文50余篇。译著有《创作过程与艺术接受》(合译)、《苏联时期儿童文学作品精选》(合译)及译文数十篇。

辉煌的白银时代

（总　序）





一

兴许，读者们会问，为何突然间，在时隔半个多世纪以后，冒出一个俄国的白银时代，为何突然间要介绍白银时代的文学，要出“白银时代丛书”？这个问题提得好！

大家知道，当二十世纪行将结束之际，人们蓦然回首，发现在这个漫长而又短暂的百年中，虽然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但是，这个世界在科学、文化等等各种领域，都达到了空前的繁荣、进步和发展。因此，面向二十一世纪，海内外许多学者和有识之士都抑止不住激动的心情，在悉心研究各种令他们感兴趣的、有关这一世纪的话题。从政治到经济，从

社会到历史，从军事到科技，从宗教到哲学，从艺术到文化，等等，无不涉猎。

奇怪得很，在文化领域诸多热门话题中，有个话题尤为引人注目，待到苏联解体后，它更成为一个十分耀眼的亮点，一个非常奇特的文化现象，被各国的、特别是俄罗斯和美国的学者踏访着，如一个陈旧而奇瑰的梦，那就是俄国的“白银时代”。也许这是惊奇于在一个世纪之交的沙皇时代和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维埃时代的夹缝里，竟然会造化出一个灿烂辉煌的白银时代。也许是感叹于它的短暂和多舛，春去秋来，花开花落，文化精英们全都跨鹤西去，只剩下片片花瓣，夹在俄国乃至世界文化的史册上，散发出永恒的幽香和无限的惆怅。也许是这泓白银文化的清溪中沉潜着某种归结性的意义，谁也避不开它作为一个时代而光耀百世的辉煌。

首先，许多研究者几乎不谋而合地形成一个共通点，认为所谓的“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俄国文化”，并非只是一种文化，而应该有三种文化，即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和青铜时代三种俄国文化。源自同一母体的三种文化，虽具继承性和延续性，却有着不同的文化群体、文化内涵、思想、表现形式、成就和影响。因此，它们是三种全然不同的文化，却非一种文化的三个发展阶段。

称白银时代，是相对于黄金时代而言，它不似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挂在体育明星脖子上的金银铜牌，可依次排定名次。它们的不同名称，亦不表示它们各自的含金量、重要性和对世界文化的影响力。

十九世纪中叶开始的俄国文化辉煌的黄金时代造就了一座以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伟大作家为代表的俄国文学高峰；产生了以格林卡、穆索尔斯基、里姆斯

基-科萨科夫、柴科夫斯基等音乐大师为首的俄国新音乐；也使俄国芭蕾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形成了除法兰西、意大利之外的世界芭蕾第三学派——俄罗斯舞派；并使以列宾、苏里科夫、佩罗夫等著名画家为中坚的俄国巡回展览画派迅速崛起，左右俄国画坛达半个世纪之久。

这些似乎都毋容置疑,且为世界各国文化界人士所熟悉,所接受。但是，由于历史的和其他的诸多原因，俄国文化的白银时代，或者说白银时代的俄国文化，恰如蚌中珍珠，沙漠隐泉，掩藏着一个粲然的世界，清冽，明丽，灵动，精致，却长期鲜为人知。殊不知，短短三十年的白银时代，得天地之韵律，时代之造化，不但今天让人神醉情驰，刮目相看，就在当时，它所达到的成就和对世界的影响，都是巨大而全面的。成就和影响所及（尤其是先锋派和现代主义），不仅包括诗歌、小说、散文、戏剧、文艺理论、音乐、芭蕾、表演艺术、摄影、电影、绘画、雕塑等广泛的文化艺术领域，而且涉及建筑、工业品艺术设计、宗教哲学和人文、社会、自然科学等领域。

绘画方面，世界抽象艺术的鼻祖就是俄国的康定斯基，他的一系列以音乐命名的抽象画风靡世界，他发表于1910—1926年间的四部理论著作:《论艺术的精神》、《关于形式问题》、《论具体艺术》和《点、线、面》，成了抽象艺术的奠基之作。再加上1915年以一幅《黑方块》轰动京城的马格维奇和美术设计艺术的奠基人塔特林，无论是属至上主义，还是结构主义，成就都是惊人的。

有的研究者甚至认为，1915年是俄国文化的“第二次分裂”，也是整个世界文化的转折点。理由是造型艺术找到了“自身至高无上的语言”，开始否定古希腊的拟态（模仿大自然）原则，“有理性地在符号系统中进行创作”。（列什，《俄罗斯文化

的青铜时代》，《文学报》1997 年 4 月 16 日）

这个论断不无道理，但岂止绘画。音乐方面，如斯特拉文斯基，曾将古典音乐与现代音乐语言结合起来，以早期的原始表现主义、中期的新古典主义和晚期的无调性序列主义创作了大量音乐作品，终于融汇贯通而攀上音乐艺术的峰巅。斯克里亚宾在继承俄国古典音乐的基础上，探索表现主义的和声结构，他的《普罗米修斯》交响诗等作品，对二十世纪的欧洲音乐，产生了重大影响。肖斯塔科维奇虽是后来者，但他从 1925 年登上乐坛，即表现出异常独特鲜明的现代主义特征，不仅音乐语言和风格独树一帜，而且善于运用音乐手段表达思想，使作品富有哲理。虽屡遭批判，但无法动摇他作为二十世纪交响乐大师的地位。

俄国芭蕾在二十世纪初，就已经在世界芭蕾舞坛上占主导地位，接着以戈尔斯基、福金、斯特拉文斯基等艺术家为组合，从芭蕾音乐、芭蕾舞改编和表演风格上进行革新。并依托俄罗斯佳吉列夫芭蕾舞团年轻的舞蹈家们在欧美各国成功的巡回演出，产生极大影响。斯特拉文斯基风格独特的芭蕾音乐和印象派画家科罗温色彩绚丽、场面宏伟的舞台设计，此时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高度。

著名画家兼建筑师利西茨基把俄国的至上主义、非具象艺术、构成主义与西欧的新造型主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对西方的建筑与美术设计产生重大影响，并推动了美国前卫艺术的发展。

但是，应该说，白银时代的俄国文化中，成就最大，影响最深远，最灿烂辉煌的，当推文学。世界各国的文学，垒聚到十九世纪，都成了一座座突兀的山峰，其中俄国文学无疑是高大幽深、奇峰罗列的山脉之一。不过，大凡高峰树起后，后人

每每高山仰止，或东施效颦，它成了后来者不得不继承的遗产。过于迷恋承袭而不力求创新，过于注重传统而不摆脱前人窠臼，这丰厚的遗产就累聚成一座沉重的负担，令后来者诚惶诚恐，不知所以。

而白银时代文学的盛大，归拢来说，恰恰在于它是一批极富天赋、然抱定“不践前人旧行迹，独惊斯世抗风云”宗旨的文人和团体的集合、汇聚。一切思想、主义、流派都要来这里展现，所有卓尔不群的大家都要分享这方文学胜地的一角秀色。一时间墨香馥郁，气吐万汇。

二

最先登场的是象征主义。俄国白银时代文学的序幕，就是由这一现代主义流派的峰巅巴尔蒙特，梅列日科夫斯基，吉皮乌斯，索洛古勃，勃留索夫，明斯基，维亚·伊万诺夫等宿将拉开的。接着，第二代中又有勃洛克，别雷，谢·索洛维约夫等名家加盟。因此，可以说，这一文学团体的实力非常强大。虽然，俄国的象征主义是由于十九世纪末俄国社会矛盾激化和曾经如日中天的诗歌的日渐衰微，在西方象征主义的影响下，应运而生的。但是，它并不同于西欧象征主义，它的先驱乃是弗拉季米尔·索洛维约夫。索洛维约夫是权威的宗教哲学家和颇有名气的诗人，虽然他于世纪末（1900年）去世，但是他的美学、哲学、神学思想和世界末日的悲观情绪对俄国象征主义诗人和小说家产生了巨大影响。

西方宗教在教义上的完整性，引出了宗教哲学家索洛维约夫在理性上的完整性。他在神学上的主要学说是东方和西方的信仰应该在一个世界性的教会中得到一致，他的宗教哲学思想

把世界看成是“完整统一”的，因此曾鼓吹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神权统治，这种空想的破灭又加深了他关于反基督的出现和世界末日来临的情绪。受他的影响，象征主义的精英们对一个充满象征性和抽象性的彼世，有极大的向心力，也就颇可理解了。社会理性使命已悄悄抽绎，玄奥、艰涩的诗篇中汇聚着他们的人神意识和宇宙感悟，埋藏着他们的孤傲、郁愤、才华和对尘世的不屑。也许正是这种理性上的大彻大悟和形式上的独立创新，他们在诗歌理论和创作上的成就是巨大的。

象征派中，身兼二职，既是诗人又是小说家的，也不乏其人。首屈一指者，当然是别雷和梅列日科夫斯基。

不管愿意不愿意，如果可以把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称为“奇书”的话，那么安德列·别雷（1880—1934）的《彼得堡》也当在其列，而且论资格，比上述两部名著都老。《彼得堡》发表于1913—1914年，《追忆似水年华》是1913—1927年，《尤利西斯》则1918年才开始在纽约一家杂志上连载。

《彼得堡》是一部在俄罗斯文学中第一部同时表现了东方和西方，也就是表现了世界的作品。作家所展现的艺术画面是现实的又是非现实的，在时空上有明确具体界定的，又是朦胧模糊和无限的。作品的背景是1905年俄国革命，写的只是发生在首都彼得堡短短十来天的事情。但它犹如一幅涵纳万象的巨型绘画，借助于艺术象征和意识流，蕴含异常的艺术魅力，并具有世界性的广阔内涵。难怪中译者钱善行先生说它除了与多数象征主义、意识流作品一样比较难译外，还有它特别的难度。“行文中随时遇到的古希腊罗马神话、非洲和阿拉伯的古今文化现象、《圣经》故事、东方佛学诸流派和中国的孔子儒学，直到古今各国包括人智学、通灵术等等哲学观点、欧洲和俄国从古

至今的民间传说和文学掌故，还有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哲学的种种理论、名词、术语，数以万计。”别雷的独到之处还在于对小说艺术形式的改革上，除象征和意识流，他还追求小说的诗化、韵律化，追求叙述语言、结构的节奏和“音响”效果，把诸如对位、变奏、转调、旋律的再现等音乐作曲技法移植到小说创作中，因此读他的小说是一种高品位的享受。但是，也正因为这种内容上的包罗万象和叙述技巧上的繁复，以及作者大量使用的古文字、民间词语、外来词和仿声词，往往让译者面对“天书”望而却步。因此西方虽早有“别雷学”研究，但《彼得堡》的译介却大大滞后，德、法、英文的译本几乎都出现于半个世纪之后。

1990年，我曾约请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钱善行研究员为《世界文学》杂志翻译《彼得堡》的部分章节。钱先生学识丰富，治学严谨，担此重任后，花费近两年的时间，始大功告成，可见态度之认真和译事之艰难。但译文准确传神，使我国读者得以第一次领略这部名著的魅力，可惜只是选译。此后，钱先生又与他夫人合作，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完成了1922年版的《彼得堡》（删节本）的翻译工作。接着，他又开始该书的另一版本（全本）的翻译，也即我们这套“白银时代丛书”中的《彼得堡》中译本。它的价值不仅在于全，更重要的是钱先生经前后六七年的潜心钻研和苦心孤诣的反复修改，“十年磨一剑”，已经将译文磨炼得近乎精雕细镂的程度，更加准确，更加完美。

直接用文学形式体现索洛维约夫的“反基督”思想的，是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历史题材三部曲《基督和反基督》。作品包括《众神之死》、《复活了的众神》和《反基督》。第一部选取的是古希腊罗马晚期，描写古代文明的悲剧性衰落，历史人物是

"叛教者尤里安"。第二部到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主人公是闻名遐迩的大画家达·芬奇，不过作者所要表现的是希腊诸神的复活、人性和个人的精神自由得到确认。第三部同作者的祖国有关，主人公是他的同胞视为圣明和英雄的彼得大帝和被他杀死的长子阿列克谢。俄苏文学中的传统作品都有分清正面和反面人物的习惯性功能，作家的笔道一划，黑白、善恶、忠奸分明。有趣的是，梅列日科夫斯基却反其道而行之，这是他有意而为。作品中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是作为象征，被作者有意识选取的，用以象征和表达他的反基督的宗教哲学思想。因此，如果要对这样的历史题材小说，作史实的考证和科学的裁定，恐怕是会手忙脚乱，顾此失彼的。

这些白银时代的峰巅和精英，他们本该在更大意义上统领一代潮流的，但却仅仅因为各自的美学追求、哲学思想和创作风格不尽相同，最终导致解体，风流云散。

随着俄国象征主义的解体脱颖而出的阿克梅派，高举完美、高超、高雅的大旗，作为他们的美学追求和美学理想。在他们的诗中，已经没有象征主义的玄奥和神秘，亦不从彼世去寻觅创作灵感和寄托感情与希冀，而专注于对自然生活的展示和个人精神世界的探幽。被称为"阿克梅派六杰"的六位诗人都因对诗歌艺术和个人风格尽善尽美的追求，而成气候。日后，六杰中的阿赫马托娃和曼德尔施塔姆更臻成熟，登上了俄国白银时代和整个二十世纪诗歌的高峰。他们的"唯美"受到了时代的许诺，终于以自己诗歌的无穷魅力向世界昭示：真正的俄罗斯诗才本来就蕴藏着蓬勃的艺术生命。尽管两位天才一前一后被自己祖国的政治风波所淹没，但是，也许他们的悲剧命运更增添了他们诗歌的澄明世界的内涵和价值。

几乎与阿克梅派同时出现的俄国未来主义，在白银时代的

诸多艺术流派中，也许是唯一一支非发轫于俄国的现代主义流派。未来主义的发起者意大利人马里内蒂和未来主义画派的代表人物博乔尼、塞韦里尼等人的主张，给了他们直接的启发和影响。无论是俄国的立体未来主义还是自我未来主义，都声讨和全盘否定传统文艺的价值，认为人类的文化遗产和现存的文化都是僵死腐朽的，与现时代的精神不相容的，奉创造与新的生存条件相适应的艺术形式为圭臬。正是这种虚无主义的大胆和反叛，引发出一场诗歌语言的探索与革命，造就了如布尔柳克、赫列勃尼科夫、卡缅斯基、谢维里亚宁等一批颇有成就的未来派诗人，而且日后还由这一现代主义流派中脱胎出两位大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和帕斯捷尔纳克，他们均以自己独特的诗歌语言和表达手段影响着俄国诗坛。

否定传统、唯我独尊，似乎太狂傲了些。其实，真正的优秀传统是否定不了的，也无法妨碍它作为一种传统艺术而光耀百世。但是，社会的发展时时需要改造传统，健康优秀的传统亦须不断激浊扬清，立美逐丑，问题是看改造者甚或否定者的人品、素质、立场如何了。马里内蒂走向了反动，马雅可夫斯基却迎接了革命。

三

有着优秀传统的现实主义在俄国白银时代异彩纷呈的现代主义流派面前，显得沉稳而充满自信。以高尔基和布宁为代表的白银时代现实主义作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注意吐故纳新，激浊扬清，拓宽现实主义的视野和手法，让它在更宽广的天地中展开，把现实主义文学推向了一个新高度，在诗歌、小说、戏剧领域都取得了具有巨大影响的成就。

应该说，这支队伍很大，层次很多，它包容了一大批像安德列耶夫，库普林，魏列萨耶夫，阿尔志跋绥夫，霍达谢维奇，阿·托尔斯泰，茨维塔耶娃，叶赛宁，爱伦堡，扎米亚京，普里什文，格林等等名作家和诗人，他们或崭露头角，日后才达到创作的峰巅，或声誉日隆，各擅胜场，但他们的领袖人物无疑是高尔基和布宁。

布宁在俄罗斯文坛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第一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俄罗斯作家，诗歌、小说、散文俱佳，文笔严谨，语言隽永。

布宁十九世纪末，即1898年出版他的第一部诗集《在宽阔的天空下》，高尔基赞誉他是“当代第一诗人”。但在他整个创作中占主要地位的是小说和散文，本世纪最初十六年是布宁创作的极盛时期，许多优秀作品都是在这一时期问世的。他的散文既具有诗歌的韵律和节奏感，又有绘画作品的色彩和光感，但他从不脱离生活单纯描写自然，并且注重语言的洗炼、鲜明的个性和强烈的乡土气息，使他的作品熔诗、画、文于一炉，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一直被他的同时代人和后继者视为楷模。

高尔基虽然没有获诺贝尔奖，但他无疑是白银时代和二十世纪俄苏文学中最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一个无法比拟的条件是，他的所有作品都是以一种极其广阔的社会背景和极其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为基础的。在西方的一些论及俄国白银时代文学的专著中，往往把高尔基排斥在外，这是一种偏见和偏颇。谈白银时代而不提及高尔基，未免失去了整体上的完整性和科学性。也有学者认为，高尔基自始至终是位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任何提法，包括人道主义作家和象征主义作家这些提法都是对高尔基的贬损。说高尔基是无产阶级作家并没有错，但刻意强调未免失之矫揉。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而不具有人道主义精神，

这顶桂冠岂不大打折扣？构成高尔基“文学即人学”的精神基础的恰恰是他的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既导致了他对沙皇及资产阶级强烈而深刻的批判，也导致他反对十月革命初期革命内部的一些过激做法。这一精神也正是高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思想》一书的思想基础。

另一位白银时代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作家，就是这次“白银时代丛书”所要介绍的作家之一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1871—1919）。安德列耶夫和高尔基、布宁是截然不同的文人。如果说，高尔基的作品具有浪漫主义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激情，布宁的散文注重语言的洗练、鲜明的个性和强烈的乡土气息，那么安德列耶夫的小说是在借鉴和创造性地接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的艺术经验的基础上，将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有机地结合成新的文学语境，显示出白银时代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一种新趋向。由于受叔本华哲学思想的影响，在他的作品中，无论是残酷的战争，还是孤独痛苦的日常生活，现实主义的细致描写总是和象征、荒诞、寓意性的概括相依相融，传达出作者强烈的主观感受和对现实的悲剧性理解，因此他的笔墨也开启出另一番局面，给后来的现实主义作家以有力的影响和启发。

鲁迅先生曾评价他的作品“都含着严肃的现实性以及深刻的纤细，使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和。俄国作家中，没有一个能够如他的创作一般，消融了内面世界与外面表象之差，而出现灵肉一致的境地”。只消读安德列耶夫的作品，就会知道鲁迅先生七十六年前的评价，比起安德列耶夫的一些同胞评论家们，要客观得多，真诚得多。

诚然，不能说安德列耶夫的作品篇篇都是佳作，部部都属上乘，但是它们的构思、笔法、风格、哲理思辨，都与当时的

社会现实相交融，构成一个整体，整个儿散发着严峻、强悍、豪壮、奇崛的风范，如果他要写出几行流丽优雅的文字，反而会使人们惊讶，感到不协调。他甚至吝啬到不肯在主人公的外貌服饰、个性特征上多费笔墨，也不注重具体的人和事，却不惜篇幅，调动一切现实主义和非现实主义的手段，渲染夸张、强化突出他意识中的"事实的形象"，亦即他的主观感受，以及他对现实生活的沉思。如《红笑》，如《七个绞刑犯》，如诸多其他作品，与其说他在写作，供人阅读，不如说他在吐露自己的人生观念、哲学观念、宗教观念。如果仅仅就写作技巧论，用浓墨重彩、强烈对比、刺激性的色调、荒诞的形象来描摹自然物象、现实生活和人生百态，不是太离谱了吗？只有把技巧与思想与生命合而为一的人，才会把生命对理想的渴求化为笔底风云。

这，就是白银时代的俄国文学，有着层次丰厚的景观、绚丽的色彩和多元化的格局。它是一场新世纪的聚会，不同天赋、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文学家相聚在这里，把人性付诸文学，又用文学引发人性；它是一场罕见的文学爆炸，短时期内积聚如此巨大的能量，释放出如此众多对艺术不懈探求与革新的缪斯和艺术精灵，让人走进神话、寓言、历史和现实，走进宇宙感悟的云霓和心灵深处的幽眇，走进艺术王国的自由殿堂，去接受它的洗礼和熏陶。于是，它成了俄罗斯文学一种玄秘、洁净、澄澈、高超的积淀，一份永久的遗产。

四

正在这时候，1917年俄历十月，俄国工人阶级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这场革命

是否导致了辉煌的白银时代的戛然终止，便成了众多学者探索和争论的焦点。

在我看来，俄国的白银时代，既没有在十月革命之日，也未在1918年以后大批俄罗斯文化精英移居国外之时突然终止。它在新的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还持续了一个较长时间，直到二十年代末才逐渐归于沉寂、终结，俄罗斯文人的命运才会受到更严峻的选择与考验。

对苏维埃广大工农和他们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取得胜利的欢乐只是短暂的瞬间，迎接他们的是一个漫长而严寒的冬天。内忧外患，战争，饥荒，经济萧条，百业凋敝，食物匮乏……所有困难都落在列宁这位伟人瘦削的双肩上。他为巩固政权、战胜敌人、恢复经济而采取了一切严厉而极端的措施，但却似乎无暇顾及文化艺术。这给白银时代文学的继续繁荣创造了难得的机遇。

面对剧烈的历史变异和政权更迭，白银时代的一些文化精英们显得迷惘和不知所措。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包括曾经呼唤过“让革命的风暴来得更猛烈些”的高尔基，对革命后的种种极端做法强烈地不理解，又不会以轻慢浮滑的态度来面对这场红色风暴。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终于作出了痛苦的抉择，远离故土，在异国他乡流亡不定的生活中去追逐创作的灵感和天地。平心而论，这不是反动和背叛，而是对自身职责、理想、才赋、智慧的悲剧性执迷。那是一条艰难痛苦的路，但艰难痛苦对于1918年以后的俄国作家们都还不太在意，别离充满硝烟的故土不久，他们在异国对承受苦难和创造佳作的自信心还有充裕的贮留。他们把自己的才智和对故国的眷恋熔铸于作品中，维系着白银时代俄国侨民文学的辉煌。读他们的作品常常可以感到一种对俄罗斯剪不断理还乱的情丝和恨别离、愁故园的游子

生命脉流的搏动。

高尔基在这期间，创作了一批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短篇小说珍品，作为一种反思后的艺术追求，这些作品不仅具有浓烈的象征主义色彩，而且有意识摆脱他世纪初作品中强烈的浪漫主义或政治化倾向，表现了他在新时期对善良、正义、自由、真理的新的思索。

俄国白银时代侨民文学中女诗人首屈一指者，当推才女茨维塔耶娃。这位书香门第的女诗人，十八岁便发表第一部诗集，1917年完成诗集《里程》(1920年出版)，奠定了她在白银时代的地位。一生创作有长诗十七部，其中有十一部是在1922年侨居以后写成的。“文章憎命达”，苦旅思乡的人生激越了她的诗才。她的诗或是散文，或是与里尔克、帕斯捷尔纳克的三地书简，由情至美，始终围绕着生命和爱的主题，凭借自身，发散出生命和博爱的微波，赋予词汇以深刻的含义，赋予形式与精神以和谐的统一。茨维塔耶娃的一生中实在经历了太多的坎坷、悲痛和孤苦，最终在绝望中走向死亡。因此她的诗感情深沉，富有自身遭际的悲剧性内涵。但她的内心世界却坦荡无尘，充满着炽烈的爱，她爱这个世界，爱俄罗斯，她爱艺术，爱诗，爱周遭她所有的亲朋挚友。她在孤独中写诗，却在艺术形式上刻意求新，无论在音韵、节奏、意象和句法上都别具一格。白银时代文学如果不包括茨维塔耶娃，是不完整的，也不公平。

俄国白银时代侨民文学中，除了一大批早已享有盛名的作家外，也涌现出一些新锐，纳博科夫可算其中一位杰出代表。他1940年移居美国，1945年入美国籍后，人们一直将他当做美国作家。其实，他是个地道的俄罗斯人，出生于圣彼得堡，祖父曾任沙皇的司法大臣，父亲则是立宪民主党人、法学家和政论家，并酷爱文学。由于家庭熏陶，纳博科夫十五岁便出版了第

一部诗集。1919年，他随家人侨居英国，入剑桥大学，专修俄国文学和法国文学。1922年开始以“西林”的笔名用俄文发表作品，并获盛誉。他的作品以用词精美、典雅，意境深邃、奇特著称，创作方法兼融现实主义和现代派成分，被称为“新一代最伟大的希望”。

五

然而，更令人惊异的是，在十月革命后如此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俄罗斯国内的文学却呈现出一派繁荣和生机，与国外的侨民文学遥相对应，相映生辉，继续着白银时代文学的辉煌。

记得在扬州个园的佳秋阁上挂有副对联：

秋从夏雨声中入，
春在寒梅蕊上寻。

可见许多事物亦如气候变化那样是很微妙的。

最活跃的，自然是未来主义者。也许是十月革命圆了他们的梦，他们对革命的拥护真诚而狂热。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充满着革命的激情和高昂的音调；无产阶级诗人们以钢铁般的语言高歌的诗篇洋溢着自信与自豪、夸张与力量。与此同时，一位比马雅可夫斯基小两岁的诗坛奇才叶赛宁突然间难以想象地冒了出来。说突然冒了出来，也许并不确切，因为他五岁读诗，九岁写诗，十五岁已写出抒情诗佳作。他欢呼十月革命，但又害怕革命后的农村变迁；他的诗抒情得具有奇异的魅力，又浸透着俄罗斯的泥土芳香；他兼收并蓄，却独辟蹊径，独创“意象派”，强调对诗歌形象的追求；他只开花，不结果，正当风华

正茂时，却突然早早地结束了自己的年轻生命，留下了一个难解的人生之谜。叶赛宁和马雅可夫斯基，两位风格迥异的轻派和响派的领袖人物，都匆匆离去，是俄国白银时代的巨大损失。

过早告别白银时代的还有以创作“美妇人”形象著称的勃洛克。早在十月革命前就已解体的象征主义，如今风流云散，各奔东西。留在国内的勃洛克，从革命中获得新的激情和源泉，走向他创作的顶峰。长诗《十二个》虽仍能找出象征主义的遗风，但通体音律和谐，外逸内刚，充满人道主义的激情和历史主义的思索。

阿赫马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亦是白银时代两位截然不同的大诗人。一位曾是阿克梅派的主将，另一位当时仅是未来主义的龙套。古米廖夫被枪决后，阿赫马托娃不再打出阿克梅的旗号，但诗风依旧。她气度高雅，虽历尽坎坷，但始终特立独行，我行我素，超凡脱俗。其文亦如其人，语言典雅，行文运思每每挥洒自如，大有“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睨于万物”的气度。帕斯捷尔纳克当年在未来诗派中，还只是个小角色，而且若即若离，并不心虔志诚。如今，“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他的诗艺已臻炉火纯青。如果说，阿赫马托娃追求的是完美、高雅，那么他追求的则是奇崛、严谨，诗风全然不同。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两位都视诗歌为生命。只要看帕氏自己的回忆录和最近问世并轰动一时的楚科夫斯卡娅的《关于阿赫马托娃的札记》，就会知道这点他们是十分真诚和执著的，由此才熔铸成为一代卓然独立的大家。

在这么一种相对宽松活跃、自由竞争的整体气氛中，小说领域也同诗歌一样一派繁荣景象。虽然许多小说名家移居国外，在异地创造白银时代的辉煌，留在国内的小说家应该说亦毫不逊色，在我看来，甚至略胜一筹。这表现在题材的多样化和作

品的个性化上。尤其是前者，对远离故土、虽尚有贮留但终究脱离火热的现实生活和创作源泉、日益显得捉襟见肘的侨民作家来说，是无可比拟的。

如国内战争题材的作品，我们过去总认为《铁流》、《恰巴耶夫》和《毁灭》是上品，其实还有巴别尔的《骑兵军》，布尔加科夫的《白卫军》和拉夫列尼约夫的《第四十一》这样的精品。这里遇到的首先不是技能技巧的问题，而是作品的哲理性、悲剧性和深刻性。战争的残酷和人性的扭曲，鲜明的个性反差和情节的紧张发展，摆脱了空洞和平直，揭示了人性的深刻内涵，使他们的作品具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布尔加科夫和巴别尔都是文坛奇才，一个荒诞，一个冷峻，但荒诞和冷峻中都透出几多庄严和诙谐，两人都在十月革命后获得了创作上新的源泉，二三十年代都各领风骚达到自己文学创作的峰巅。尤其是布尔加科夫，《魔障》、《狗心》和《不祥的蛋》都是荒诞派的杰作，一部《大师和马格丽特》更是风靡世界，成了白银时代甚至二十世纪的经典之作。1966年西蒙诺夫以布尔加科夫遗产委员会的名义，为作品作序，称它是“布尔加科夫的讽刺、幻想和他严谨的现实主义散文的顶峰”。

其实，称“严谨的现实主义”并不贴切，俄国白银时代的文坛上确曾出现过荒诞派，虽说只是昙花一现。荒诞派没有纲领，没有团体，但是却拥有像布尔加科夫、扎米亚京、普拉东诺夫这样的荒诞派大师。他们的许多作品都堪称荒诞派小说的杰作，并且比西欧和拉美的超前了几十年。只不过人们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光里，一直无缘读到这些“荒诞离奇”的作品，原因是它们根本无法得以问世，或是一经问世即遭厄运。

直至八十年代后期，它们才被作为“回归文学”公开亮相，给了俄罗斯读者一份惊喜、自豪和感叹。

六

这次收入“白银时代丛书”的《撒旦起舞》(原名即《大师和马格丽特》),既是布尔加科夫(1891—1940)的绝笔之作,也是他的传世之作。作者在他的许多作品受到批判的精神压力下,痴心不改,于1928年着手创作这部长篇小说。完成后无处发表,一直在书斋里时断时续地修改、增删、润色,直至身罹重病于1940年去世,最终也没能见到自己呕心沥血之作的发表。二十六年后,它首次以删节本形式问世,虽说经过杂志社大刀阔斧的删削,依然引起轰动,几十万册《莫斯科》杂志一夜之间被俄罗斯读者抢购一空,并旋即译成西方众多文字,风靡世界。人们慷慨地把赞叹、褒扬、崇敬、愕然奉献给这位伟大的天才。在这点上,俄罗斯文坛毫无亏损,反而因此而增添了一道特别明亮的光色。

又过了二十二年,《布尔加科夫全集》问世,其中第八卷为《大师和马格丽特》,编者增补了全部删节部分,成为迄今为止唯一一部最完整的版本。此次中译本即据此版本全文译出(并取了一个新的中译名:《撒旦起舞》),中国读者亦终可一览该作的全貌,欣赏到作家荒诞奇崛的文笔,神奇丰富的想象,怪诞辛辣的嘲讽,犷达不经的诙谐,敏锐犀利的目光和超然物外的冷峻。

长篇中,首先让人愕然的是撒旦和他的几个随从的形象。他们形象丑陋,魔力无边,把个莫斯科闹得天翻地覆、鸡犬不宁。他们是魔王和恶魔,但他们荒诞不经的行为中又透着几多庄严和诙谐。而长篇中,最辉煌的篇章,则是马格丽特和大师那生死相依、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及古罗马总督彼拉多和耶稣那

奇瑰雄浑、匪夷所思的神话故事。相隔两千年的两大悲剧，被布尔加科夫魔幻般地衍化为极富哲理的超逸。

应该说，这部作品是较之《百年孤独》早写成三十余年的魔幻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在形而上探求意义的层面上，虽不能贸然判定哪部作品更为深刻，但《撒旦起舞》被搁置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历史的文学的走向虽无从假设，但倘若布尔加科夫当时被全世界所认识，所承认，魔幻现实主义的面貌也许便会是另一番模样，带着另一个民族的文化烙印了。

另一种集讽刺、幻想、现实为一体的所谓“综合性散文”也是当时一些白银时代作家的探索和尝试。被誉为“语言艺术大师”的扎米亚京（1884—1937）早在十月革命前被派往英国学习造船时，便创作过《岛民》讽刺英国社会。他把这种集象征、幻想、现实于一身的手法，称为“新现实主义”。而最成功之作便是“白银时代丛书”所要介绍给读者的他的《我们》(1920)。作品运用象征、荒诞、幻想、意识流等手段，描写一个发生在一千年后的幻想故事,敏锐地涵纳着对人类未来的深沉思考,被世界文坛称为反乌托邦三部曲之一。其他两部便是赫胥黎的《美好的世界》和奥威尔的《1984年》。三部作品中，扎米亚京笔下的“靡菲”、赫胥黎的野人和奥威尔的“无产者”，都被认为是维护个性自由和人性尊严的代表。三部曲中，创作最早的是《我们》，后两部，一部发表于1932年，一部为1948年，远远迟于扎米亚京的《我们》。奇怪的是，受《我们》直接启发而创作的这两部作品，名气却远远超过前者。这又能怪谁呢？当时那些“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和“拉普”的文霸们，动辄对一些作家和作品挥舞拳头、进行围攻，加以莫须有的罪名，谁也难逃其咎。

其实，正常的文学批评是十分必要的，一部作品有时亦需

经受时间老人的检验。尤其像《我们》这样的作品，它不同于通俗的科学幻想小说，在扎米亚京的奇思异想中，在他那荒诞、怪异、恣肆、大胆的幻想中，往往隐伏着作者深邃隐秘的思想，隐伏着他的超前和预见。人们由于所处的时代、社会、环境的不同，抑或看问题的角度、方法、感悟的不同，对它们的解读和评价便会大相径庭。1948 年，奥威尔的《1984 年》出版，亦曾引起激烈争论，见仁见智，褒贬不一，原因亦在于此。当年，有的评论家曾批评奥威尔缺乏丰富深邃的思想及大讽刺家应具有的哲学上的超脱。认为他的想象是残忍的，有时也很尖锐，但缺乏深度、敏锐和创新。我也有同感。至少，他的作品，明显带有冷战时代西方文人对苏联社会和制度的杀伐之气。

而《我们》则不同，它是扎米亚京"新现实主义"的顶峰之作，作品嶙嶙峋峋有着许多前人风范的积淀，又成功地运用丰富的艺术手段，集荒诞、象征、梦幻、变形、变调、直觉、下意识于一体，以一篇恰似编织离奇动人的艳情惊险故事，描绘了千年后的人类社会。作者借助超然物外的反讽和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宽容，把人类的生命意识放在玻璃城堡的围困中，来构建他的悖论：道德与不道德、人性与非人性、美与丑。他认为，每个社会，包括他笔下那个幻想的、子虚乌有的、物质极大丰富、科技高度发展的大一统王国，都会有人性的大合理，但这种大合理的实现方式若以抹杀个性为代价，并怪异到正常的人们所难以容忍的地步，就会出现反抗，或须进行变革，或最终导致崩溃。这就使得作品超越了时代，成为一部启示录式的鸿儒大作。

七

以《不灭的月亮的故事》名噪一时、并遭厄运的皮利尼亚克（1894—1938），也是个创作个性独特的作家。这时期，他的最好作品是《裸年》和《红木》。他不属于站在历史峰巅俯瞰人类命运、以磅礴的气势结撰史诗的作家。他的作品大多写俄罗斯的小城生活。《红木》描写的就是这种小城生活，这是作家最为熟悉的生活。小说中，那种常常被称作外省奇特或古怪本性的难以驾驭的力量，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作者的儿子鲍里斯·安德罗尼卡什维奇-皮利尼亚克在1989年发表的《关于我的父亲》一文中认为，小城生活从许多荒诞不经的行为中给作品提供了曲折离奇的情节和别具一格的结构。这些荒诞不经的行为在城市里是做梦也想象不到的，但正是在这些荒诞不经（或是病态）的行为中，更鲜明地表现出时代的特征。革命撕掉了人性体面美好的外衣，它那被压抑的、细心包藏的、如今公开表露的不良影响也就暴露无遗。

奇怪的是，作品刚问世，便遭到激烈的批判，甚至连大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也发表文章，说“鲍·皮利尼亚克描写‘红木’的中篇和许多其他作品虽然我都没有读过”，不过，“在乌云密布的日子里，这无异是一种军事叛乱”。高尔基虽然不止一次批评过皮利尼亚克的创作，但他目睹对当时任全俄作协主席的皮利尼亚克的围剿，毅然站出来仗义执言，表示不同意用“似乎要把他在苏联文学方面的功绩全部抹杀”的态度来对待皮利尼亚克。他两次撰文指出，据他对皮利尼亚克等作家的了解，“他们并不想妨碍正在创建的美好而伟大的历史性事业，他们对忠诚地从事这项必要而伟大事业的建设者并不怀有生就的敌

意”。由于高尔基的干预，这场围绕《红木》的批判运动才渐渐平息下来。一位大诗人和一位大作家的人品由此亦可见一斑。

其实，皮利尼亚克的全部灾难，均由1926年发表的《不灭的月亮的故事》而生。作品中虽没有提及伏龙芝，可是同时代人一眼就看出了作品暗含的意思。有意思的是，作者还书生气十足地在前言中请求读者不要把故事和伏龙芝之死联系起来，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皮利尼亚克最终没有逃脱厄运，1937年10月28日，在三周岁的儿子生日那天被捕，1938年4月21日被枪决。长篇小说《果实的成熟》是他晚年精心创作的重要作品，但风格已趋平和，对历史和现实的描述，隐含着苦涩和深沉的思索；对俄罗斯民间艺术的细致描写和颂扬，蕴含着作家博大精深的艺术底蕴，展露了俄国文化不可轻易窥探的秘仪。

与上述写现实和写荒诞的作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另一批在大自然和幻想世界中遨游的作家，如普里什文、帕乌斯托夫斯基和格林。普里什文是公认的“散文大师”，他描绘大自然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四季变化的抒情哲理散文，已经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诗化的大自然和人与大自然的和谐相依相傍，点化了生活和世界的美。帕乌斯托夫斯基亦善以抒情笔调描绘大自然的美景，作品充满诗意，抒发对祖国、人民、生活的无限关切和爱恋之情。

“白银时代丛书”介绍的最后一位作家格林（1880—1932），是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名人的杰出浪漫派作家，以其富于浪漫色彩与专写爱情、冒险、奇遇和带有神秘色彩的幻想作品闻名于世。他原名格林涅夫斯基，波兰流放犯的儿子，身世坎坷，从小漂泊俄罗斯各地，当过渔民、水手、矿工、士兵，多次被沙皇政府投入监狱和流放西伯利亚。一生中

目睹了人世间的沉重与丑恶。他的小说便取材于他的历险见闻和苦难经历，那辽阔的大海和美丽的海岛、那低语的清风和芬芳的花香所特有的异域情调，那富于奇思异想、意境怪诞的神秘冒险，那富有浪漫情调的爱情故事和理想中的“格林国”，那充满寓言性和象征性的奇遇，那表现深刻人道主义的幻想世界，编织成一部部动人心弦的抒情浪漫小说，描绘出一幅幅朦胧幽眇的画卷，表达了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美好信念，使格林的小说在白银时代的俄国文学中独树一帜，显得精深华美，寄托遥深，清新而鲜亮。

八

俄国文学曾经有过一个辉煌的白银时代，是个不争的事实，它造就出一大批出类拔萃的诗人和小说家，给后人留下了一份丰厚的精神财富。它时间不长，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二十余年弹指一挥间，然后逐渐低迷、衰落，到二十年代末便无可挽回地消逝了。消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减员。不管是流落异乡的，还是在俄罗斯本土的，一个个蜚声文坛、卓有成就的作家接连不断地撒手人寰，不管是自然死亡的，还是非自然死亡的。他们的匆匆离去，无疑加速了这个辉煌时代的终止步伐。

其二，是侨民作家创作源泉的日益枯竭。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文化精英们失去了自己的根，久而久之，他们终于江郎才尽。虽安贫乐道，达观修养，无奈面对书桌上铺就的白纸，却是空白一片。

其三，也是最主要的，是俄罗斯大地上左倾文化思潮的泛滥。虽然十月革命后有过一个宽松的文化氛围，作家们可以写

得非常得心应手，但社会接纳这些作家和作品却并不那么热情和宽松，尤其是作为左倾文化思潮的滥觞，“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拉普”等组织和庸俗社会学的文学批评，不停地对文化精英们扣帽子，打棍子，口诛笔伐，使得有的作家封笔，有的作家为顺应社会的这种选择，或悄悄调整自己的创作，或公开检讨自己的错误，白银时代由日渐黯淡而至终结便是必然的结果。

待到废黜百家、禁书和镇压，俄罗斯文学的冬天便来临了。

幸好，还有一位俄罗斯哲人留下了一个预言：

> 伟大的新世纪如今就要诞生，
> 整个世界的黄金时代即将到来。

白银时代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鲜明的印记，白银时代文学留给我们太多的辉煌、惊叹和思索。但愿“白银时代丛书”沧海一粟的六本书，能使读者感受到文学大师们那依然跳动着的脉搏，能带给读者一缕墨香、一份愉悦、一丝意绪。

一九九七年夏于中国
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译者简介

张冰，1957年生。内蒙巴盟人。高中毕业后曾在县水利局工作。1978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俄语专业，毕业后考入同校苏联文学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导师谭得伶，硕士学位论文题目：《论〈俄罗斯森林〉》。毕业后留所从事苏联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1988年9月至1989年8月，参加讲师团赴昌平县执教。1991年起在职攻读博士学位。1995年获俄语语言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北师大外语系副教授。发表《苏联结构诗学——文学研究的符号学方法》等论文五十余篇。译著有《创作过程与艺术接受》（合译）、《苏联时期儿童文学作品精选》（合译）及译文数十篇。

目录

红 笑

（现存手稿片断）

第 一 部

片 断 一

……疯狂与恐惧。

对此，当我们走在某条路上时，我平生第一次有了体会——我们马不停蹄地一连走了十小时，既不停留，也不敢放慢速度，更不敢搀扶那些摔倒在地的人，而是把他们丢给了紧跟在我们后面蹑踪而来的密密麻麻的敌人。每隔三到四小时，他们就会用自己的脚印，把我们留下的足迹抹去。天气酷热。我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度：是40还是50多。我只知道，这酷暑密不透风，稠得化也化不开，密密实实。太阳是那么大，那么炽热可怕，好像地球离太阳也近了，眼看便会被这团无情的火焰给吞没。我们都不看路。瞳孔都缩小了，小得像一粒罂粟籽儿，它躲在紧闭着的睫毛底下，徒劳地想要找寻一块绿荫：阳光穿透薄薄的眼皮，化做一道血红的光线，直刺进疲惫不堪的脑子里。尽管这很不舒服，可毕竟要好受些，所以，我仍然还是长久地，也许，有数小时之久，闭着眼睛走路。耳听得人群在我周围的动静：脚步笃笃，马蹄嗒嗒，轻重有致。马车的铁轮子碾压石子发出的咔嚓咔嚓声；某人

发出的疲惫艰难的喘息声及干裂的嘴唇发出的枯涩的吧咂声。我听不到有人说话。大家全都一声不吭,像一支哑吧军队。如果有谁跌倒,倒下时也一声不吭,而其他人即使给倒下去的人绊倒了,也同样会一声不吭地爬起来,头也不回地往前走——这群哑吧似乎是既聋又瞎。有几次连我也不得不被绊倒。倒下时,我不禁睁开眼皮——而我所看到的,不啻是这颗发了疯的地球一个古怪的计谋和可怕的癔语。被晒得发烫的空气在颤动着,连石头也在无声地颤动,像是随时都会漂走。远处弯道处的一队队人流、野炮和马匹,漂浮在地面上,如凝胶一般无声地蠕动着——仿佛走在那儿的,不是活人,而是一支失去肉身的幽灵的军队。巨大而又可怕的太阳恰如紧贴人身上,在每一支枪筒和每一块金属号牌上,闪烁着成百上千个细小的光点。这些被烧得发白的光点从四面八方,从侧面和下面,刺激着人眼,像一把把被火锻到白热化了的刺刀。火烫而又灼人的热力,直透人身体的内部,直透人骨髓和脑髓,有时甚至会令人感到,那在肩膀上摇来晃去的,并不是什么脑袋,而是一颗有几分奇特的、异乎寻常的球。它既重又轻,似乎不属于自己因而十分可怕。

于是——于是,一幢房子突然出现在我的脑际:那是房间的一角,能看到一角蓝色的糊墙纸和一只没人动过的、蒙着灰尘的长颈玻璃瓶。瓶里盛着水,放在我的书桌上——这是我的小书桌。它的一条腿比其它两条短。桌子底下,放着一卷纸。邻屋里,好像我的妻儿都在,但我从这里看不见他们。此刻,假如我能喊出来的话,我肯定会狂叫一声的——这一朴素而又祥和的景象,这一角蓝色的糊墙纸和这一只没人动过的、蒙着灰尘的长颈玻璃瓶,此刻竟是那么非同寻常。

我知道我在这时停了下来,举起了双手。可有人从后面推了我一把。于是,我分开人群,快速走向前去,急急忙忙地往什么地

方去，我已经不再感到炎热和疲劳了。我穿过望不到尽头、一声不吭的一队队人流，将一颗颗被晒得发红、烤得发烫的后脑勺撇在身后。我这样走了好长时间，身体几乎触到无力低垂的、晒得滚烫的刺刀，这时，一个念头——我这是在做什么，我这么急急忙忙地是在往哪儿走呀——使我止步。接着，我掉转方向，以同样的速度，心急火燎地冲过这一片开阔地，爬过一道冲沟，心事重重地坐在一块石头上，那样子似乎是把那块粗糙、滚烫的石头，当成我全部追求所致力的目标了。

而此时此刻，我平生第一次感受到了这一点。我清醒地看出来，这些在炽热的阳光中无声移动着的人群，这些被疲劳和炎热折磨得形同朽木僵尸、摇摇晃晃、不时跌倒的人，全都是些疯子。他们不知道他们这是在往哪儿走，他们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挨太阳晒，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他们肩膀上端着的，不是脑袋，而是一些奇特而又可怕的球状物。喏，又有一个人，和我一样，急急忙忙穿过队列往前赶，随后摔倒了，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喏，在人头攒动的队列上方，一匹马昂起头颅，睁着血红、发疯的眼睛，大张的嘴里露出满嘴白牙。它只来得及发出一声可怕而又异乎寻常的叫喊，便訇然倒地。于是，在那匹马倒下的地方，一分钟内便聚起了一堆人。人们停下来，人群发出嘶哑、沉闷的说话声。接着，一声短促的枪声响过后，人们便又开始了那无声无息、永无休止的行进。我在这块石头上，已经坐了有一小时，人群仍在持续不断地从我身边走过。大地、空气以及远处那些个半透明的队列也仍在持续不断地颤动。那干燥的炎热又一次穿透了我的全身，我已不复能记起曾在我眼前瞬间闪现的幻影，而人们也依旧在从我身旁走呀走，连我都搞不清他们都是些什么人了。一小时前，只有我一个人坐在这块石头上，而此刻在我周围已经聚起了一大堆面色灰黯的人：他们有的兴许已经死了，躺在那里一动

不动。有的坐在地上，和我一样，痴呆呆地望着身边经过的人。有的人有枪，像是当兵的；而有的人则几乎脱得一丝不挂，身上的皮肤如煮熟的虾一般，红得叫人不敢看。我身边有人浑身赤裸爬在地上。看样子，他已经死了，不然的话，一个活人一头栽在尖利滚烫的石头上，绝不会无动于衷；要不然他那翻扭过来的掌心不会那么白。但此人的背部却是红的，跟活人一样。但身体上那一层薄薄的像熏肉一样的黄色，说明他已经死了。我很想挪得离他远一点，却没有力气做到这一点。我摇摇晃晃、冷漠地凝望着无休止地从我身边走过的、半似透明的、也在摇摇晃晃的队列。根据脑部的状况，我知道自己马上也要中风了。但我却平静地期待着它的猝发，我像似在做梦。在梦里，死神也不过是通向一个奇妙无比的幽灵世界中途的一个小站罢了。

我看见一个士兵从人群中出来，坚决地朝我们走来。有一会儿工夫，他消失在一条冲沟里，可当他从那里爬出来后，又开始坚决走过来。他的步子发飘，令人感到，他似乎是最后一次聚集起自己的全部体力以便把他那散了架的肢体凑拢在一块儿。他直冲冲朝我走来。我在牢牢控制着大脑的昏沉沉状态中，害怕地问道：

“你到底要什么？”

他站住了。似乎他的目的不过是在等我发话。他身躯高大，满脸胡须，领口破烂。他没有带枪，吊裤子的扣子也只剩下了最后的一道。透过衣服上的破洞，看得出他皮肤白皙。他叉手叉脚地站在那儿。显然，他是在竭力想把它们收拢起来，可是却收不拢：手臂刚一合拢，便又立刻扎撒起来。

“你怎么啦？你最好是坐下吧。”我说。

但他依旧站在那儿，依旧在徒劳地收手收脚。他一声不吭地、定定地看着我。我不禁摇摇晃晃地从石头上站了起来，直视

着他的眼睛——我看见了他眼里那深不见底的恐惧和疯狂。所有人的瞳孔都只是一个小黑点——而他的瞳孔却已扩大到整个眼球。透过这两扇巨大的、黑洞洞的窗口，他所能看见的，该是怎样一片火海呀！我仿佛觉得，在他的目光中，所能看见的，也许只有死亡——哦，不，我没弄错：在这两颗周边环绕着窄窄的、澄黄色球体的、黑漆漆的、深不见底的瞳孔中，如鸟儿的瞳孔一样，有着比死亡、比对死神的恐惧更多的东西。

“滚开！”我一边后退一边喊道。“滚开！”

他期待着的，似乎就正是这句话——只见他面朝我一头栽倒在地，把我也撞了个四脚朝天。但他即便是倒下，也如此庞大、叉手叉脚、无声无息。我战战兢兢地抽出被压伤的腿，蹦跳开去。我想逃跑——随便往哪儿都行，只要能远离人群，跑向阳光明媚，渺无人迹，暑气蒸腾的远方。此时，左侧的山岗上，响起一声枪响，紧接着如回声一般，又是两声枪响。在我们头顶的天空中，响起了手榴弹的爆炸声，伴随着人群发出的欢快而又尖厉的叫喊和呐喊声。

敌人抄了我们的退路！

令人窒息的炎热、恐惧和疲劳，全都烟消云散了。我的头脑变得清晰，思维明确而又敏捷。当我气喘吁吁跑到集合起来的队列前时，我看见人们的脸变得生动，甚至似乎还充满了欢快。我能听到人们在嘶哑而又低沉地说话，在下命令，在开玩笑。就连太阳似乎也为了不妨碍人们而升得更高，变得晦暗，不再那么咄咄逼人了——手榴弹再次带着欢快的锐叫，像一个老巫婆似的，撕裂了空气。

我走进了队列。

片 断 二

……剩下的几乎全是马匹和炮手。八连的情形也同样如此。我们十二连到第三天行将结束时，剩下的只有三门炮——其余的都被打坏了——及六名炮手和我一名军官。我们已经连续二十个小时没有合眼，也没有吃东西。整整三个昼夜里，大炮狂吼尖啸，如疯狂的毒雾浓云一般，把我们同大地、天空和自己人隔离开来——而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步履蹒跚，像一群梦游病患者。死去的人，全都安安静静地躺在地上，而我们却走来走去，该做什么就做什么，甚至还说说笑笑，可仍然还是——像一群梦游病患者。我们的动作自信而又快捷，口令清楚明确，执行干净利索——可如果你突如其来去问某人：他是谁，那人未必能在他那晕头转向的大脑里找得出答案。像在梦中一样，所有面庞看上去都似乎早已熟悉，所发生的一切也同样似乎早就司空见惯、合情合理，似曾有过；可当我试图专注地端详某一张脸，或某一门炮，抑或倾听某一排炮声时——一切的一切，仍然还是以其新奇和无穷的神秘而令我吃惊。夜幕在不知不觉中降临了。可就在我们还没有来得及看清它的尊容、为它是如何到来的而惊奇时，一轮红日已然重新挂在我们头顶的天空。只是从连队来人那里，我们才得知，战斗已经持续进行了第三个昼夜了。可我们随即又把这给忘得一干二净了。我们仿佛觉得，如今过的，仍然还是那一天，它没有终结，也没有开端；它时而风雨如晦，时而风和日丽，但无论如何，它都同样不可理喻、同样浑浑噩噩。我们当中没有人怕死，因为谁都不知道什么是死亡。

在第三天或是第四天夜里——我记不清了——我躲在胸墙后面躺了一会儿。当时，我刚一闭眼，那早已熟悉且异乎寻常的

景象便浮上脑际：一角蓝色的糊墙纸和放在我小书桌上那只不曾被人动过的、满是灰尘的长颈水瓶。邻屋中——里面的人我是看不见的——似乎有我的妻儿在。但在彼时彼刻，桌上却只亮着一盏绿罩台灯。这说明，那是在傍晚或是深夜。这一景象凝定在那里，而我则久久地、非常平静同时又十分专注地端详着它，看灯光如何在瓶子的水晶玻璃上闪烁跳跃；看那一角糊墙纸，心想：儿子为什么还不睡：夜已深了，他早就该睡觉了呀。随后，我再次打量着壁纸，打量它那上面所有的涡纹、银花、某种花格和管筒——我从未想过自己居然如此熟知自己的这个家。有时我睁眼就能看见一道道美丽的火光划破夜幕，而一闭眼，又在心中打量着那壁纸，那光闪闪的瓶子，心想：儿子为什么还不睡，夜已深了呀，他得睡觉呐。有一次，一颗炮弹就在我身边爆炸了，什么东西掀动了我的两条腿。有人大喊一声，声音压倒了爆炸声。我在想："有人被炸死了！"——可我仍没站起来，而是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壁纸和水瓶。

之后，我站起来，来回走动，下达命令，看望了每个人，调试了瞄准镜。与此同时，心里却总在想：儿子为什么还不睡觉？有一次，我向驭手问及此事，他不厌其烦地对我做了解释，说了些什么，说了好久，我对他一个劲儿点头称是。他笑了起来，左边的眉毛一跳一跳的，而眼睛却在向我身后的什么人使眼色。而身后只能看到什么人的一双脚掌——别的什么也看不见。

这时，天已经亮了，突然，下起了雨。这雨和我们国内一样，不过是些最普普通通的水滴罢了。可它是那么突如其来、不合时宜，以致我们全都那么怕被雨淋湿，丢下了大炮，停止了射击，随便找个地方去躲雨。驭手，就是刚才和我聊过话的那个家伙，爬在炮架底下，身体蜷成一团在打盹——尽管这样的话他随时都有可能被轧死。肥胖的炮兵军士跑来跑去在寻找什么——不知

是在找雨衣，还是在找雨伞。紧接着，在整个压城乌云向下倾泻雨水的广大空间里，忽然一下子被一片异常的寂静所笼罩。当最后一颗迟来的榴弹发出一声尖啸爆炸以后，突然变得悄无声息了——四下里变得那么宁静，以致能听得见肥胖的炮兵军士的打鼾声，以及雨滴敲打大炮和石头的噼啪声。这一轻微细碎的、淅淅沥沥的雨声，令人想起这已是秋天，被雨淋湿的大地上那泥土的气息和静谧——仿佛一眨眼间把血腥而又野蛮的噩梦撕得粉碎。因此，当我向湿漉漉的、被雨洗得光闪闪的大炮投去一瞥时，才发现，原来它竟是一种人们意想不到的、奇特可爱而又宁静的东西。不知是像我的童年，还是我的初恋。可是，远处响起了第一排枪声，声音非常之响亮，于是，这一短暂的静谧所具有的迷人魅力立刻就消失了。人们，如刚才躲雨时那么迅疾地、从他们躲雨的地方爬出来。肥胖的军士正喊着某人；大炮轰响了一声，紧接着是第二声。血腥的、密不透风的大雾，再次把已经疲惫不堪的人们搅得昏头昏脑。谁都没有察觉雨是怎么停的，我只记得这样一幕：雨水如何从被打死的军士那宽阔、发黄、溅满泥污的脸上往下流淌——也许，雨持续下了很久、很久……

……一位年纪很轻的志愿兵站在我面前，手触着帽檐，报告说，将军命令我们再坚持两小时，援兵马上就到。我却在想为什么我的儿子他不睡觉。想着想着，就说，随便多久我都能坚持。可恰在此时，不知为何，小志愿兵那张脸引起了我的注意，也许是因为它极为反常，白得叫人吃惊的缘故吧。除了这张脸，我的视野里别的什么也看不见：甚至就连死人的脸上，也比这张年轻幼稚、白净无毛的脸上多几分生气。他准是在来我们连的路上给吓坏了，以致魂不附体。他的手之所以触着帽檐不放下来，只不过是想以这一习惯性动作来驱除令他濒临疯狂的恐惧。

“您害怕了？”我碰了碰他的臂肘，问。他的臂肘硬梆梆的像

一段木头，而他本人却轻轻地笑了，但没说话。或许，他的笑只不过是脸部肌肉的一阵抽搐罢了。而眼睛里却只有青春和恐惧——别无其他。“您害怕了？”我温柔地又问道。

他的嘴唇抽搐起来。看样子，是竭力想说出一句话来。可就在这时，一件不可理喻、千奇百怪、超自然的事情发生了。突如其来的一股热风朝我右脸喷来，将我狠狠地打了个趔趄——不过一会儿工夫，那张煞白的脸不见了。我面前出现了一个粗短、圆头、鲜红的东西，从那里面像从启了盖儿的啤酒瓶里一样，喷出鲜红的血液，像蹩脚的招贴画里画的那样。从这个粗短、鲜红、流动的孔穴里，流溢出来的，还有一种奇特的笑声，一种缺了牙齿的笑声——一种红笑。

我认出了它，这是红笑。我一直在寻找它并且也找到了它——这个红笑。现在我明白了，是什么东西，躲藏在这些个丑陋不堪、四分五裂、奇形怪状的躯体中了。它就是红笑。它在天上、在阳光中，并且很快会流遍整个大地，这红笑！

它们，清晰而又安详，如一群夜游症患者……

片 断 三

……疯狂与恐惧。

人们传说，我军和敌军中，都出现了许多精神病患者。我军业已开设了四所精神病房。我到司令部时，副官曾领我看过……

片 断 四

……全都像是被蛇给缠住了。他看见电线的一头断了，弹向空中，缠住了三个当兵的。线头刺穿了军服，刺进了肉里。当兵

的发疯似的转着圈尖叫着。随后，两个活着的便拖走了第三个已经死了的。此后，便只有一个活了下来，他把两个死者滚来滚去，转来转去，一个通过一个，并通过那个被推倒的，把他也给拖倒了——蓦然间，三个人全都一下子一动不动了。

他说，仅死在这堵篱笆墙前的，就不下两千人。就在他们砍电线，面对那团蛇缠麻绕一般的线团而一筹莫展时，一阵弹雨如泼水一般向他们倾泄而下。他肯定地说，当时的情形可怕极了；说如果他们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跑的话，这次进攻的结局早已就是没命的逃跑了。然而，十道或是十二道铁丝网，无一断头，对付它，对付这个由底部插满尖桩的陷阱组成的整整一座迷宫，简直令他们头晕脑胀，以致根本不可能有效地辨别方向。

一些人如瞎了眼一样，掉进了漏斗形的深坑里，肚子被那些尖桩挑穿，一个个腿脚乱动，手舞足蹈，如专门逗人发笑的丑角一般。而在那些不幸者身上，又不断有新的人一层层叠加上来。很快，整个陷阱沟满壕平，变作一堆蠕动抽搐、血迹斑斑、活人死人掺杂在一起的人肉。处处都有人的手从下面伸出来，五指痉挛地收缩着，紧抓着一切，如果有谁不幸掉进这个捕兽器，此人便休想从它那里挣脱开来：数百双手，叉开五指，坚硬而又盲目，如螯足蟹腿一般，紧紧钳住那人的双腿、衣服，把他往自己这边拉，抓瞎他的眼睛，把他掐死。还有好多人则像醉汉一般，朝铁丝网直冲过去，被吊在上面，狂呼大喊，直到一颗子弹叫他消停。

一般说，所有人在他眼里都是醉汉：一些人在凶恶地骂娘；还有些人，当他们的手或是脚被铁丝网挂住时，便哈哈大笑起来，但往往随即就被打死了。而他本人，尽管一早起来也没吃也没喝，却感到自己的状态十分奇特：头昏脑胀，恐惧时而变作狂喜——这是对恐惧的狂喜。当他身旁有人唱起歌来时，他也跟着唱了起来，很快，便组成了整整一个无比谐调的合唱队。他已经

不记得当时他们唱的是什么歌，只记得那好像是一首非常欢快的舞曲。不错，他们都唱了——而周围则是一片血红。天空本身似乎也鲜红欲染，你可以以为，宇宙间准是发生了一场灾变，一种奇特的灾变。色彩消失了：蓝色、绿色以及其他给人以安谧的常见颜色，全都消失了。太阳发出了蓝红色的光焰。

“红笑，”我说。

可他却没有听懂。

“不错，他们当时是笑来着。我已经告诉过你。他们全都像喝醉了酒似的。也许，他们当时甚至还跳过舞，或是有点儿像是跳舞。至少，那三个人的动作像是在跳舞。”

此刻，他记得很清楚：当他胸前被子弹穿透以后，他倒在地上，在失去知觉之前，还经历了一段时间。他跳着跳着，像是在模仿某人似的。而此刻，当他回忆这场进攻战时，他的感觉很奇特：既有恐惧，也有似乎想要重新体验这同样的恐惧的愿望。

“于是，被又一颗子弹打中胸口？”我问。

“你看：并非每次都是中弹。伙计，要是中了一枚勋章，那可就妙不可言了。”

他躺着，脸上泛黄，鼻子尖削，颧骨突出，眼窝深陷——他躺在那儿，酷似一具死尸，正在幻想获得一枚勋章。他身上已经开始化脓了，发过高烧，而且，还很厉害。再过三天，人们就得把他打扫进墓穴里去了，让他去跟死人作伴。可他却躺在那儿，充满期冀地笑着谈论什么勋章的事儿。

“你给母亲发电报了吗？”我问。

他给吓了一跳。严厉而又凶狠地瞪了我一眼，却没说话。我也没有再问。在随之而来的一片寂静中，伤员们的呻吟和臆语清晰可闻。可是，当我起身想要离开时，他突然用他那双滚烫、但依旧很有力的双手，紧攥住我的手。一双深陷而又热切的目光，惘

然若失地、沮丧万分地、直愣愣地逼视着我。

“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啊？这是怎么啦？”他胆怯而又固执地摇晃着我的手问。

“什么怎么啦？”

“是的，总而言之……所有这一切。你知道她一直在等我吗？我可不能死呀。祖国——可你能向她说明白什么是祖国吗？”

“红笑，”我答道。

“啊哈！你又在开玩笑，可我是在说正经的。你必须给她解释清楚，难道你不会向她作解释吗？要是你知道她都写了些什么就好了！她都写了些什么呀！你不知道，她的话丧气极了。而你——”他感兴趣地朝我脑袋瞥了一眼，用指头弹了一下，出乎意料地凄然一笑，说：“你都开始秃顶了。你没发现？”

“这儿没有镜子。”

“这儿灰发的和秃顶的太多了。听着，给我找一面镜子。快点儿！我感到白头发正从我脑袋里噌噌地往外蹿。给我一面镜子！”他开始说胡话了，又哭又闹。我离开了军医院。

这天晚上，我们为自己举办了一次庆典——一次悲伤而又奇特的庆典。出席本次庆典的客人中，还有死者的幽灵。我们打算晚上聚一聚，喝点儿茶，就跟在家里及在野餐时一样。我们找来了茶炊，甚至还找来了柠檬和茶杯，把它们摆放在一棵树下——跟在家和野餐时一样。伙伴们到了，一个，两个，三个，他们打打闹闹，说说笑笑地来了。他们都充满了愉快的期望，可是，很快就又都沉默无语了，甚至回避相互对视。因为，在这个幸存者的聚会中，掺杂进了某种奇特的因素。衣衫褴褛，浑身肮脏，如刺痒难耐而抓耳挠腮，毛发丛生，疲惫枯瘦，失去平日里熟悉模样的伙伴们，仿佛只是在此时此刻，当他们面对茶炊时，才相互看清了对方——而一旦看清便不敢再看。我徒劳地想在这伙失魂

落魄的人中找到几个熟人的面孔——可是却没有找到。这些惶恐不安、急急火火、推来搡去的人，这些会为每一下碰撞而瑟瑟发抖的人，这些无时不在自己身后寻找什么，总是想以过多的动作来填充他们连望一眼也感到可怕的那一神秘空虚的人——是些我从不认识的、陌生的新人。他们的声音听起来显得异常，时高时低，带着一股股冲动。人们说出每一句话都是那么吃力，而且，还容易因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而大喊大叫或毫无理性地、不可遏止地狂笑不已。一切都是那么容易相互格对。树是异样的，落日是异样的，连水也显得陌生，带有异味儿和怪味儿。就好像连土地也被我们和死者一起给毒化了，我们全都进入了一个别样的世界——一个充满神秘现象和不祥而又阴郁的幽灵的世界。暮色是黄黄的，冷色调的；天边层层堆积着无一丝亮光的、凝然不动的乌云，而天底下延伸开来的大地黑沉沉的，就连我们的面容，在这不祥的光照之下，也像死人的脸一样泛黄。我们全都盯着夕阳的黄色和不祥之光，同样也变得陌生、死气沉沉而又不可理喻了。

“我们这是在哪儿？”有人在问。他的声音充满惊慌和恐惧。

有人叹了口气。有人神经质地打了个响指；有人居然笑了一声；还有人站起来围着餐桌快步疾走起来。如今，类似这种总是快步走来走去、几乎是跑来跑去的人，时而莫名地一声不吭，时而莫名其妙地嘟囔着什么的人，可以说是屡见不鲜了。

“在打仗，”那个刚才哧笑了一声的人回答说。说完，又哈哈大笑起来。他的笑声喑哑、绵长，好像喉咙里给什么东西卡住了似的。

“这小子笑什么呢？”有人不满地说。“喂，别笑了！”

那人的喉咙像是又卡了壳。他嘿嘿一笑，听话地不出声了。暝色四合，乌云低压着大地。人们的脸庞，泛黄而又透明，连相互

分辨都感到吃力了。有人问：

“鲍季克到哪儿去了？”

“鲍季克”这是我们对一个同伴、一个穿着大号雨靴、身量矮小的军官的称呼。

“他刚才还在这儿呢。鲍季克，你在哪儿？”

“鲍季克，别藏了！我们已经闻到你那双雨靴的臭味儿了。”

大伙全笑了。黑暗中，有人打断笑声，粗鲁而又愤慨地说：

“别闹了，真可耻。鲍季克今天早晨在侦察时给打死了。”

“他刚才还在这儿来着。你弄错了。”

“那是你的幻觉。喂，伙计，快给我切一片柠檬。”

“还有我！还有我！”

“给我个整的。”

“先生们，这太不像话了啊，”有人委屈地、低哑地、沮丧地、甚至是带着哭腔说。“不为柠檬我还不一定来呢。”

刚才那人重又低声地、长久地哈哈大笑起来。这一次，谁都没有去制止他。可他只笑了一会儿就不笑了。稍倾，又“嘿”了一声，之后，便不再出声了。有人说：

“明天又要进攻了。”

立刻便有好几个人忿忿地嚷起来：

“打住吧。你就不能说点儿别的。说这干什么！”

夜幕降临。乌云升高了，周围似乎亮了点儿了，人脸又变得熟稔起来。刚才总是围着我们转的那个家伙，安静下来并坐下来了。

“现在有点儿像是在家里了？”那人含糊地说。他的嗓音里，带着一种因某事而感到歉疚的笑意。

于是，一切的一切，重又变得可怕、异样，不可理喻——甚至达到恐惧得差点儿失去知觉的地步。于是，我们全都开始又说又

嚷，忙忙乱乱，觥筹交错起来。我们相互触摸对方的手臂、肩膀和膝盖——可突然又一下子沉默了，让位给了不可知的什么。

“在家里？”黑暗中有人嚷了起来。由于激动，也由于恐惧和仇恨，他的嗓音嘶哑、颤抖。有些话他还没讲完，就好像已经忘记了该怎么说似的。“家？什么家？难道什么地方还有家吗？不，别打断我的话，不然我可要开枪了。在家我天天洗澡——你们听明白了吗。洗的是盆浴——水都满到盆沿上了。可现在我不能天天洗澡，头上长了脓疮和发藓，浑身发痒，虱子满身都是，爬呀爬呀……脏得都快要令我发疯了。可你们却说什么——家呀家！我简直像头牲口，连我都瞧不起自己，我都快认不出自己了。死对我来说一点儿都不可怕。就请你们用你们的榴霰弹把我的脑子炸飞好了，炸吧！无论你们往哪儿打枪，子弹都会击中我的大脑。——可你们却说什么家不家的。什么家？街道，门窗，人们，而我现在可不愿意到街上去——我害羞。你们还拿来一只茶炊，而我现在都不好意思看它一眼。看这只茶炊。”

那人又讪笑起来。有人嚷道：

“鬼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我要回家。”

“您可不明白什么叫家！”

“回家？瞧啊：他居然想回家了！”

哄然大笑中腾起一声可怕的尖叫——紧接着又都沉默不语了，不可知又占了上风。而这一切，不是我一个人，而是我们全体，无论人数有多少，全都感觉到了的。不可知正穿过这片黝暗神秘的、异国的田野向我们走来。它从黝暗的、黑糊糊的峡谷里——在那里面，一些已被遗忘了的、孤苦伶仃的人们，兴许仍在那里、在岩石中间不断死去——升腾起来；它从这一陌生的、人们未曾见过的天空中倾泄下来。我们围着这只已经熄了火的茶炊站着，一声不吭，恐惧得丧失了意识。而那个高踞于世界之上

的、庞大而又无形的幽灵，却从云端，无言而又专注地瞩望着我们。突然，就在我们身边，兴许，就在团长手中，乍然响起了音乐声。一串高亢嘹亮、狂喜的音响，在暗夜和静谧中，乍然响起。这音乐带着疯狂的喜悦和挑战、急促而又紧张，似乎过分高亢过分欢快了一些。显然，无论是它的演奏者还是听众，都和我们一样，同时看见了这个庞大而又无形的、高踞于世界之上的幽灵。

显然，这支乐队中那位小号手，在他身上，在他的头脑里，在他的听觉中，已经被这一庞大而又无言的幽灵所充斥。时断时续、支离破碎的音响在奔突、跳跃，想要离开主流冲向别处——这声音孤独，由于恐惧而颤抖、发疯。其他的音流似在回头向它张望；它们显得笨拙、磕磕绊绊，时高时低，像一群被冲散的人群四散奔跑。它们显得过分高亢、过分欢快，也过分贴近那个黑黢黢的峡谷——在那里，那些已经被遗忘了的、孤苦伶仃的人们，也许，仍在岩石中间不断地死去。

我们围坐在已经熄了火的茶炊旁边久久地、一声不吭地站着。

片　断　五

……我已经睡着了，医生轻轻地把我给推醒了。我醒来以后尖叫了一声跳下了床。那会儿，我们大伙在被叫醒时都是这样——跳下床直奔病房门口。可我的手被医生紧紧抓住了，他直向我道歉：

“对不起，我把你吓着了。我也知道，你是想睡觉的……”

“整整五昼夜呐……”我迷迷糊糊地嘟囔了一声后，就又睡着了。我觉得我睡了好长时间，直到医生再次说起话来，并轻轻地推着我的身体和双腿。

“可不得不这样呐。亲爱的，该醒醒了，该醒了。我总觉得……我不能。我觉得，那里一定还有伤员……”

“什么伤员？您不是已经搬运了一整天伤员了吗？让我安静一会儿吧。这不公平，我已经五个昼夜没合眼了！”

“亲爱的，别生气。”医生一边嘀咕着，一边笨拙地把制帽戴在我头上。“大家全睡了，叫也叫不醒。我搞到了一辆机车和七个车厢，可我们需要人手。要知道我也理解……我自己也担心睡着。我都不记得我什么时候睡过觉。我似乎已经开始出现幻觉了。亲爱的，请您放下一条腿来，唉，一条腿，不错，就这样……”

医生脸色苍白，步履蹒跚。看得出来，只要让他往什么地方稍往后靠一靠——他便会一连几个昼夜长睡不醒的。我身体下面的两条腿一个劲儿发软。我深信，甚至在我们开始走路时，我就已经睡着了——所以，当我们面前出现一长列黑黢黢的剪影——机车和车厢——时，我们感到它们的出现是那么突兀，那么出乎意料，像是从地底下长出来的。机车旁边有一些人在缓慢而又无言地走来走去，他们的身影在一片黑暗中依稀可见。无论是机车头上还是车厢里，都没有一线灯火，只有封闭的炉门口下，透出一线微红的火光，投射在路基上。

“这是什么？”我趔趄着问。

“我们不是要坐火车么。你忘了？坐火车。”医生嘟囔道。

夜很冷，医生冷得直发抖。望着他，我浑身也起了一阵紧似一阵的痒苏苏的寒颤。

“鬼才知道您是怎么回事！”我大声嚷了起来。“您就不能叫别人呀……”

“小声点儿，喂，小声！”医生攥住了我的手。

黑暗中有人说：

“现在，你就是让所有的大炮都一齐开火，也不会有人动一

动的。这些人，也都睡着了。你可以走上前把所有睡着的人都一个个捆起来。我刚从那边那个哨兵跟前走过。他看了我一眼，一句话也没说，一动不动。他也睡着了，没错。只是他怎么没有倒下来呢。”

说话人打了个哈欠，身上的衣服沙沙作响：显然，他是在伸懒腰。我爬到车厢门口，想要爬上去时——立刻就被一阵倦意紧紧地攫住。有人从后面把我给抱了起来，放倒在车厢里，而我却不知为何用脚把他给蹬开了——我又睡着了，随后，像在梦里一样，听到了断断续续的对话：

“已经走了六俄里了。”

“灯给忘了？”

“没有，不合适。”

“往这儿照。再低一点儿，对，就这样。”

车厢晃动了，什么东西在铿锵作响。由于所有这一切声响，也由于我躺得极舒服且安详，所以，渐渐地，我反而不困了。而医生却已经睡着了。我握住他的手，感到它像是死人的手：软绵绵、沉甸甸的。火车车速已经开始慢下来，它的机身轻轻晃动着，像是在小心翼翼地摸索着往前开。那个大学生卫生员点亮了汽灯。汽灯照亮了四壁和车厢门上的黑窟窿。他生气地说：

“何苦来着！这会儿他们就那么需要我们吗。您去把他们叫醒，趁他们还没有睡过去。到那时一点儿辙都没有，这我知道。”

于是，我俩就开始推医生。他坐了起来，懵懵懂懂地扫视了一圈。他本想又倒头睡下，被我们给阻止了。

“这会儿要是能咂点儿伏特加该有多好，”大学生说。

我俩咂了一口白兰地，困意顿消。车厢门那个又大又黑的四方框里，开始现出淡红色的天光，它渐渐变红。——山岗后面的某个地方，现出大片大片宁静的曙光。宛如夤夜里升起的一轮红

日。

“还远着呢。大约二十俄里吧。”

“好冷呐，”医生牙齿格格响着嘟囔道。

大学生探头到车厢门外望了一眼，回头招手要我过去。我看见：地平线上，如一条平静的素练一般，这里那里现出凝然不动的曙光，宛如数十颗太阳同时升了起来。天已经不是那么黑了。远处的丘陵看上去黑黢黢的，清晰地割断了那条蜿蜒延伸下去的、波浪形的曲线，而近处的一切，都已染上宁静的、酡红色的曙光，静谧无声，凝然不动。我瞧了大学生一眼：他的脸透出鲜红透明的血色。能变成阳光和空气的，也正是这种血色。

“伤员多吗？”我问。

他摆了摆手。

“疯子倒是很多。比伤员更多。”

“是真的疯子？”

“那还能假？”

我瞅了他一眼。他的眼神和那个中风而死的士兵一样，凝滞，透着野性，充满凛然的恐惧。

“别说了，”我转身说道。

“医生也是个疯子。您瞧他一眼就知道了。”

医生没有听见这话。他像个土耳其人那样盘腿而坐，身子晃来晃去，无声地翕动着嘴唇，拈弄着五指。他的眼神凝滞不动，痴呆呆的，一副受挫后的迟钝表情。

“我真冷，”他说完笑了。

“你们全都见鬼去吧！”我嚷了一声后，便退到车厢角落里。“你们干吗要叫我来呢？”

没人回答。大学生望着静谧无声、渐渐扩大的曙色，在出神。他那有着一头鬈发的后脑勺是那么年轻，以致望着它时，我不知

为什么总是会想起由这一头鬈发联想到的、一条女人纤细的手臂来。这一想象使我如此不快，以致于使我开始疯狂地痛恨起这个大学生来，甚至看他时也无法不带有嫌恶感。

“您多大啦，”我问。可他既没转身，也没回答。

医生仍在一摇一晃的。

“好冷啊。”

“每当我想起，”大学生头也不回地说。“每当我想起什么地方有街道，有房屋，有大学时……”

他打住话头，像是无话可说了似的，不再吭声了。火车几乎是突然停了下来，以致我身子碰在了车厢壁上。传来了人的说话声。我们跳下了车厢。

紧挨着机车头的路基底下，躺着一团很小的什么东西，从那东西里，伸出了一条腿。

“伤兵？”

“不是，是个死人。头都没有。不过，不管你们愿意不愿意，我得打亮前灯了。我要不说一声还会有人指东划西的。”

那团伸出一条腿的东西被抛在一边。那条腿在一瞬间朝天仰了一下，好像那位死者想要凌空飞翔似的。紧接着，便整个消失在黑乎乎的路沟里去了。前灯打开了，机车头一下子变得黑黢黢的了。

“快听！”有人压低嗓音充满恐惧地说。

的确，先前我们怎么会听不到呢！从四面八方——声音的来处无从判定——传来平稳、细碎的呻吟声，这声音广大深远而又惊人的平静，甚至似乎有些冷漠超然。我们曾经听到过许许多多锐叫和呻吟，可这种呻吟却和我们以前听到过的无论哪一种都不一样。在朦朦胧胧、微微泛红的地表上，眼睛无法捕捉到任何东西，因此，令人觉得，似乎是大地或是被还未升起来的太阳照

亮的天空本身在呻吟。

“是在四俄里处，”司机说道。

“是从那儿传来的，”医生用手指指前方。

大学生浑身一激灵，慢慢转身对我们说：

“这是怎么回事儿？要知道这种声音是听不见的呀！”

“走！”

我们步行走到了机车前头。我们的影子，长长的，浓浓的，投落在路基上。这影子不是黑的，而是暗红色的，这是由于黑色天宇的四周，那宁静的、凝然的、无声的曙光映照的结果。随着我们迈出的每一步，这种闻所未闻的、野性的呻吟声便凶险地增大几分，它没有显而易见的来源——仿佛是红色的空气在呻吟，是大地和天空在呻吟。这呻吟连成一气，不稍间断，而且，具有一种奇特的冷漠感，有时会令人想起草地上蝈蝈的叫声——夏天草地上那些蝈蝈们平缓而又热切的鸣声。我们一路上看到的尸体越来越多。我们草草地察看一番后，便将他们丢下路基——这些冷漠、安详、萎顿的尸体被丢开后，在他们躺过的地方，留下了暗黑色的、油乎乎的血渍。起初我们还数了一数有多少，后来便给弄混了，索性就不数了。尸体很多——对这个凶险的、泛着寒意、其存在的每一个部分都在呻吟的夜来说，它们简直是太多了。

“这是怎么回事！”医生挥动着拳头威胁着什么人嚷嚷道。“你们都听着……”

快走到五俄里处时，呻吟声变得更加清晰、尖锐，已经能感觉得到发出这些声音的那一张张歪扭着的嘴了。我们战战兢兢地凝视着泛着微红的暗处——那黑暗蒙着一层骗人的、透明的光晕——正在这时，几乎就在我们身边的路基下面，有人在大声呻吟，声音带着召唤的意味和哭腔。我们当即找到了这个呻吟者。这位伤员的脸上能够看得出眉目的地方，只剩下那一双眼睛

——当汽灯光打到此人脸上时，我们才看出，那一双眼睛大得怕人。伤员止住了呻吟，只是转动着眼睛，依次盯视着我们当中的每个人和我们的汽灯。显然，能够见到人和灯光，令他眼里泛出疯狂的喜悦和疯狂的恐惧——他担心所有这一切会像幻影一般即刻从他眼前消失。也许，他已经不止一次在幻觉中看到有人提着汽灯俯身望着他，接着又消失在血淋淋的、模模糊糊的噩梦之中。

我们又继续往前走，可几乎是当下就碰上了两个伤员。一个躺在路基上，另一个则从下面的沟里发出呻吟。当我们把他们收容后，医生气得浑身发抖地对我说：

"怎么样？"说着，便转过了身。

又走了几步以后，我们碰见了一个轻伤员。他是自己走来的，一只手搭在另一条手臂上。他仰着头径直朝我们走来。当我们为了给他让路而散开时，他却像根本就没看见我们一样。看样子他的确没有看见我们。在机车头前，他猛地一下子站住了，定了定神，然后，绕过它，继续沿着车厢走下去。

"你快上车呀！"医生喊了一声，可那人连头都不回。

这是第一件令我们感到恐惧的事。可随后，在路基上和路基附近，这类事开始越来越多了。整个浴满火灾般凝定的、鲜红的反光的原野，如一个活物一般，忙乱了起来，充斥着尖厉的叫喊声、抽泣声和呻吟声。这些黑黢黢的丘陵蠕动忙乱起来，煞像刚从篓子里放出来的、睡眼惺忪的龙虾，叉着腿，模样奇特，衣衫褴褛，动作懵懂，身体笨重，行动迟缓，几乎和人一模一样。一些人一声不出，驯顺听话；另一些人又呻吟，又号哭，又骂人，对我们这些前来救护他们的人恨之入骨，似乎造成这一血腥、冷酷之夜的罪魁祸首，就是我们；似乎就是我们，让他们在寒夜和尸山中间感到孤苦无告；是我们造成了这些可怕的创伤。车厢里安置伤

员的地方已经不够用了,我们浑身上下的衣服都被血染得湿淋淋的,就好像我们曾在血雨腥风之下挺立了好久似的。伤员们仍在不断地抬走,沸腾的原野仍在野性十足地蠕动、纷乱。

有些人是自己爬来的,还有些人是摇摇晃晃、跌跌撞撞走来的。有一个当兵的几乎是向我们跑来的。他的脸被打烂了,只有一只眼睛是完好的,眼里发出野性和恐惧的光。他几乎是一丝不挂,像是刚从澡堂出来。他搡了我一把,然后用独眼打量着医生,随后疾速用左手揪住医生的胸口,说:

"我要狠狠抽你这张狗脸!"他嚷道。随后,他摇晃着医生,又说了一长串含讥带讽、下流的骂人话。"我要狠狠抽你这张狗脸!恶棍!"

医生挣脱开,向那士兵扑上去,气喘吁吁地嚷道:

"我要把你送上法庭,杂种!我要关你的禁闭!你是在妨碍我执行公务!狗杂种!畜生!"

有人把他俩拉开,可那士兵依旧不依不饶地嚷了好久:

"恶棍!我抽你!"

我已精疲力竭,便走到一边抽烟歇息。手上粘的血已经凝结,像戴了一付黑手套,指头也很难屈伸自如,连烟卷和火柴也拿不住了。当我抽起烟时,我感到烟是那么新奇、美妙,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这种味道,在那以前和以后,我都未曾品尝过。这时,那位跟我同车而来的大学生卫生员朝我走来。我感到,若干年前,我和他已经见过面,可我总也想不起来是在哪里。他犹如操练步法一般迈着坚定的步伐走来,目光穿透我,向更远更高的地方直视着。

"那些人还在睡觉,"他的视线穿过我,向更高的地方直视着,又说了一遍。接着,他朝我俯下身来,手指做着威胁的样子,依然干涩而又平静地说:

“我告诉您。我告诉您。”

“什么?”

他朝我更低地俯下身子，意味深长地用手指做着威胁的样子，像是在重申某种最完善的思想:

“我告诉您。我告诉您。请您转告给他们。”

在说这些话的同时，他依旧严厉地盯视着我，再一次用手指做出威胁的样子。随后，说时迟那时快，他掏出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开了枪。我对这突如其来的事变丝毫也不感到惊奇和害怕。我把烟卷递到左手上，用手指探了探伤口，便朝车厢走去。

“大学生自杀了。好像，还有一口气，”我对医生说。

医生捧着自己的脑袋叫苦不迭:

“啊，叫他见鬼去吧!……可我们这儿已经没有地方了。喏，那家伙马上也要自杀的。我敢以我的名誉担保，”他气哼哼地、示威性地嚷道。“我也会的!是的!请您——敬请您步行走吧。没地方了。您可以上告，随您的便好了。”

医生嚷着嚷着，就转身走了。我走近那个马上就要自杀的人跟前。这也是个卫生员，而且，好像也是个大学生。他前额抵着车厢板壁，双肩随着每一声抽泣而抽搐着。

“算了吧!”我摸一摸他那抽搐的肩膀说。

可他既未转身，也没吭声，仍然抽泣不止。他的后脑勺也很年轻，而且和那人一样，也显得很可怕。他两腿极不自然地撇开站着，像一个正在呕吐的醉汉。他的脖子上有道道血迹——准是他用手抓过。

“喂?”我有些不耐烦了。

他猛不丁离开车厢，垂着脑袋，像一个老头似的佝偻着腰，向黑暗中走去，离开了我们大伙。我不知为什么，也跟他走去。我们走了好久，一直在往旁边的某个地方走，远离车厢。他看样子

仍在抽泣，连我也忧从中来，恨不得也大哭一场。

“站住！”我停下脚步，大喊一声道。

可他仍在往前走，沉重地移动着双腿。拱着肩背，像一个老头儿。他双肩瘦削，脚步声沙沙作响。很快他就消失在微红如光却一无所见的夜霭中。只有我一个人留在了原地。

我的左侧，在离我很远的地方，一束黯淡的灯光在渐渐远去——那是正在远去的列车。只有我一个人留在死尸和正要死去的人们中间。这样的人还有多少？我身边的一切都凝固不动，死气沉沉，而远处的原野却如活物一般在蠕动——抑或这不过是由于只有我一个人而产生的错觉。然而，呻吟声却仍未止息。它充斥于整个大地之上——尖厉、无望、如婴儿的哭声，或如千百条被遗弃就要冻僵的小狗崽发出的凄厉的狂吠。它犹如一根锋利的、长得没有尽头的冰针，刺向脑髓，并慢慢地抽进抽出、抽进抽出……

片 断 六

……是自己人。在最近一个月中，如影随形一般伴随着敌我两军的、行动上莫名其妙的一片混乱之中，我们确信，敌人，而且，就是第四军团，正在朝我们迎面开来。当进攻前的一切都已准备就绪时，这时有人通过望远镜清楚地分辨出了我军的装束，而十分钟以后，这一猜测变成了令人安心而且幸运的信心：他们在朝我们走来时完全大胆放心。在他们安然无忧的移动过程中，可以感觉得到，他们也和我们一样，在为意外相逢而狂喜。

因此，当他们开枪射击时，有一段时间我们被打懵了。这是怎么回事儿，我们当时还乐不滋滋的呢——在向我们倾泄而来的枪林弹雨之下，当下就有数百人被打倒在地。有人嚷了一声，

说我们弄错了——我非常清楚地记得这一点——我们全都看到,对面来的是敌人,而且,装束也不是我们的,而是敌人的——于是,才立即着手反击。这一奇特的战斗开始后,大约只过了十五分钟,我的双腿就被打断了。等我醒来时,已经躺在了战地医院,而且,双腿也已截肢。

我们这场战斗的结局怎样,人们给我的回答闪烁其词,意在安慰。他们的回答使我明白,我们被打败了。可随后失去双腿的我便被一阵狂喜所攫住,这下他们该打发我回家了。我毕竟还活着——还能活好久,直到永远。只是在又过了一星期后,我才了解到了一些详情细节,它们令我产生了疑心,使我体验到了一种新的、尚未经见过的恐惧。

是的,从外表看,这些人的的确确像是我们自己人——也就是说,我的双腿是被我们自己的士兵从我们自己的大炮里发射的我们自己的炮弹给炸掉的。一定发生过什么,一定有什么东西,遮挡了人们的视线,致使同一支军队里的两个团,面对面站在一俄里开外,相互射击了整整一小时。双方都完全相信,自己是在和敌人打仗。人们大都不太 情愿回想这件事,连说话也躲躲闪闪的,而——这一点最令人惊奇——可以感觉得到,许多谈及此事的人至今仍不愿认错。更有可能的是,他们也承认是搞错了,但他们认为,错是后来的事,而在一开头,他们的的确确是在和敌人打仗。敌人借笼罩战地的一片混乱作掩护,将我们完完全全置于他们炮弹的射程之内。有些人公开谈论着这件事,对之加以确切的解释。在他们看来,这种解释比较接近真实,而且也清楚明了。我自己至今也无法完全自信地说出这一稀奇古怪的误会是如何发生的,因为在我最初看到我军的红军装,和后来看到敌人的橙黄色军装时,无论开头还是后来,都同样一清二楚。不知何故,大家很快就把这件事给忘了,忘得一干二净,以致在谈

起这件事时，把它当作一场真正的战斗。在这方面，人们写了并寄发了许许多多完全出自真心的信函；而我在读到这些信函时，人已在家里了。人们对待我们这些在战斗中负伤的人的态度，一开始稍稍有些奇特——与其他伤员相比，人们似乎对我们不怎么同情，但很快连这点差别也看不出来了。只是由于与所叙相似的事件屡屡发生，以及敌军里的两支部队几乎是面对面地相互打了起来，在夜里打到白刃格斗的地步，才使得我有权断定，这里一定也是给搞错了。

我们那位曾给我截肢的医生，又干又瘦，骨瘦如柴，身上散发着磺胺、石碳酸和烟味，永远透过微黄泛白、稀稀疏疏的唇髭对什么笑眯眯的老头，眯缝着眼睛，对我说：

“您真幸运，就要回家了。这儿有点儿不对劲儿。”

“怎么不对劲儿？”

“就是这样。不对劲儿。我们那会儿简单多了。”

他曾经参加过几乎已是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前最后一次欧战，常快意地回忆着那场战争。可对眼下这场战争却不理解。而且，我发现，还有些害怕。

“是的，不对劲儿啊，”他叹了口气，皱紧了眉头，整个人被裹在烟卷的烟雾里了。“如果可以的话，连我也早就离开这里了。”

说着，他向我俯下身来，透过被烟雾熏得泛黄的唇髭小声嘀咕道：

“很快就要到任何人都无法离开这里的时候了。没错儿。无论是我，还是别的什么人。”

我在他那两只离得很近的眼睛里，捕捉到了同样凝滞、愚钝的败相。一种可怕的、无法容忍的、宛如上千幢房屋訇然倒塌似的东西，在我脑际倏忽一闪，使我全身因恐惧而打了个寒颤。我小声嘀咕道：

“红笑。”

而他居然成了第一个能听懂我的话的人。他疾速点着头说：

“是的。红笑。”

他紧贴着我坐下来，警觉地环顾了一下四周，尖尖的白胡子如老头子一般疾速地抖动着，喃喃道：

“因为你就要走了，所以我才告诉你。你可曾见过疯人院里的疯子打架吗？没见过？可我见过。他们打起架来跟健康人一样。你明白吗？跟健康人一样！”

这句话被他又意味深长地重复了好几遍。

“那又怎么样？”我不无几分惊惧地同样压低声音问。

“没什么。跟好人一样！”

“红笑，”我说。

“有人往他们身上泼水。”

我想起了曾使我们如此害怕的那场大雨，便生气地说：

“您疯了，医生！”

“没你疯得厉害。无论如何，没你厉害。”

他抱着瘦骨嶙峋的双膝，嘿嘿笑了。他的视线越过肩胛斜睨着我。这一阵意外的、并不轻松的笑的余音，还在他那干涩的唇间嗞嗞作响。其间，他好几次对我狡黠地眨着眼，好像只有我和他两个人知道一件别人不知道的十分可笑的秘密。随后，他以一个正在变戏法的魔法教授式的矜持和庄重，高举起一只手，划动着把手放下来，尔后小心翼翼地用两个指头，触了触被子下面如果我不被截肢双腿就该在的那块地方。

“至于这个您能理解吗？”他神秘兮兮地问。

然后，他以同样矜持和意味深长的神情挥手指了指病人躺着的一排排病床，说：

“这些您又当做何解释呢？”

“伤员，”我说，“他们是伤员。”

“伤员，”他如回声一般重复道。“伤员。没有腿，没有手，肚子穿了孔，胸部被压碎，眼睛被炸飞。您能理解这些事？很高兴。那么，您想必也能理解这个了？……”

说着，他头下脚上拿起了大顶，双脚在空中晃晃悠悠维持着平衡。他是那么灵活敏捷，以他的年龄而论，简直可以说出乎意外。医生的白大褂堆裹成一团，脸上充血的他，以一种奇特的反转过来的目光顽强地盯视着我，费力地断断续续地挤出了这样一句话：

“至于这个……您也……能理解？”

“您站直了吧，”我心惊肉跳地嘟囔道。“不然，我可是要喊人了啊。”

他站直了，让身体恢复了自然状态。尔后，又坐在我的床前，以一种教训人的口气气喘吁吁地说：

“没人能理解这个。”

“昨天又开火了。”

“岂止昨天。已经是第三天了。”他点头证实道。

“我想回家！”我烦恼地说。“医生，亲爱的，我想回家。我不想在这儿呆下去了。我已经不再相信我有那么好的家了。”

他大概在想我没有腿的事。我是多么喜欢骑自行车、走路、跑步呀，可现在我却失去了双腿。我的右腿曾充当儿子的摇篮，他曾在我的腿上格格地笑，而现在……你们全该受到诅咒。我干嘛要走呢！我才三十岁……你们全该受诅咒！”

想起我那可爱的双腿，我那快捷、有力的双腿，我止不住嚎啕大哭起来。是谁夺去了我的双腿，谁敢夺走我的双腿呐！

“听着，”医生眼望着旁边说。“昨天我看见：一个发疯的士兵跑到我们这边来。是敌人方面的一个士兵。他被脱得几乎是一

丝不挂，被打得体无完肤，遍体鳞伤，饿得活像是一头牲口。他和我们大伙儿一样，浑身都长出了毛发，像一个野人，更像一个原始时代的野蛮人，像一只猴子。他张牙舞爪、又唱又闹，总是闹着要与人厮拼。人们给他喂饱了饭，便将他赶了回去——赶到了原野上。对他们，不往那儿赶，又能往哪儿赶呢？他们如衣衫褴褛、预兆不祥的幽灵一样，日日夜夜沿丘陵山岗来来回回、四面八方地徜徉，不知有路，不知何为目的，也找不到避难之所。他们手舞足蹈，长啸狂吟，高呼乱叫，时或相遇，便出手相斗。要不就相互视而不见，擦肩而过。那他们究竟靠什么维生呢？也可能无以为生，或竟以死尸和动物及那些肥肥胖胖、吃得过饱的、整夜整夜在山岗上厮咬、尖叫的野狗为食。每到夜间，他们便如被大雷雨惊醒的鸟雀，如丑陋不堪的蛾子一般，聚集在篝火旁边。驱寒的篝火刚一点起，过上半小时，篝火旁边便会出现数十个吱哇乱叫、破衣烂衫、野蛮粗鲁的人，他们像一群猴子一般鬼影憧憧。人们向他们开枪，有时是出于误会，有时是故意的，因为他们那疯疯癫癫、令人心惊肉跳的尖叫呐喊，让人失去了耐心……”

“我想回家！”我捂住耳朵喊道。

可是，又有一些可怕的话语，如穿过棉花一样，喑哑而又虚幻地、凿进我那疲惫不堪的大脑里：

“……这样的人多得很。他们在山沟土壕里，在为健康人和聪明人准备的陷阱里，在残留下来的铁丝网和锋利的尖桩上，成百成千地死去。他们常常被卷进正义和理性的战斗中去，厮杀起来如战神一般——永远冲杀在前，总是勇敢无畏，但也常常杀死自己人。我喜欢他们。此刻我的发疯过程才刚刚开始，因此才能坐在这儿和你聊天，而有一天当我最终失去理智时，我也会走向田野——我要走向原野。我要发出号召，我要把这些勇敢的斗士，无畏的勇士全都召到自己身边，向整个世界宣战。我们要组

成一支快乐的军团，伴着音乐，高唱战歌，走进都市和城镇。在我们走过的地方，一切将是如此之美好，一切将会像火一样跳动起欢快的舞蹈。那些尚未死去的人，将加入我们的行列，我们这支勇敢的队伍，将壮大得犹如巨浪狂涛，把整个世界打扫得干干净净。谁说不能杀人，不能放火，不能抢劫？……”

这位疯疯癫癫的医生说到后来已经是在狂呼了，那些胸部和肚腹被淘空、眼睛被剜掉，双腿被锯断的人已然沉睡的痛感，似乎也被他的喊叫给唤醒了。病房里充斥着宽广深厚、哧啦哧啦的抽泣声，一张张苍白浑黄、疲惫不堪的脸，从四面八方转向我们这里。这些人有的没有眼睛，有的奇形怪状、丑陋不堪，宛如刚从地狱回到阳世。就在这些人又是呻吟又是谛听之时，一个黑黢黢、无影无形、俯看世界的幽灵，小心翼翼地从敞开的门缝里探进头来，那个疯老头正搓着手掌在高喊：

“谁说不能杀人、不能放火、不能抢劫？我们就是要杀人、要放火、要抢劫。我们这支快快活活、浑无忌惮的勇敢者军团——我们，要毁灭一切：毁掉他们的房屋、大学和博物馆。充满笑之火焰的快活的小伙子们，——让我们在一片废墟之上尽情地舞蹈吧。我将宣布我们的祖国就是一座疯人院；宣布一切尚未发疯的人，才是疯子和我们的敌人。当伟大的、不可战胜的欢乐的我统治这个世界，成为它惟一的统治者和上帝时——充斥全宇宙的，该会是怎样的笑声啊！”

“红笑！”我打断他的话，嚷道。“救救我！我又听见红笑了！”

“朋友们！”医生向发出呻吟的、狰狞可怖的幽灵们说。“朋友们！我们将会有一轮红月亮和红太阳，动物将会有鲜红悦目的皮毛，我们将剥掉那些白得过分、白得过火的皮……你们大概还没有尝过鲜血的味道吧！它稍稍有些发黏，稍微有点儿发热，但它是红的，它将拥有多么令人赏心悦目的红笑啊！……”

片　断　七

……这简直是目无上帝，这简直是无法无天。红十字会如圣物一般受到全世界的尊重，而他们明明知道这辆火车运的不是士兵，而是已然不可能有害于人的伤员，因此，他们本该提醒人们路上是埋了地雷的。不幸的人们啊，他们已经梦见自己的家了啊……

片　断　八

……在茶炊周围，在真正的、如机车头一样喷发着水蒸气的茶炊周围——就连油灯上的玻璃罩也蒙上了一层薄薄的水蒸气：喷发量竟如此之大。外青里白的酒碗非常之漂亮，是我们在婚礼上收受的礼物。赠送者是我的小姨子——她是一个非常可爱而又善良的女人。

"这些碗居然会全都完好无损？"我用一把洁净的银匙搅着杯里的糖，有点儿不太相信地问道。

"打碎一只，"妻子满不在意地说。她手里捏着打开了的水龙头，一股热水正从里面欢畅好看地流出来。

我噗哧笑了。

"你怎么啦？"弟弟问。

"没什么。那么好吧，请你开车再把我送到书房里去。为英雄出点力！我不在时你们好不自在，现在够了，我可要给你们上紧弦了。"说着，我哼起了一首歌："朋友们，我们在勇敢地参加战斗，扑向敌人……"——当然，我不过是在开玩笑。

他们听懂我是在开玩笑，所以，都笑了。只有妻子没有抬头：

她正用一把洁净的绣花毛巾反复擦拭着那些酒碗。在书房，我再次见到了蓝莹莹的壁纸、绿罩台灯和水瓶。水瓶上有一层薄薄的灰尘。

“就用这只水瓶给我倒点儿水吧，”我欢快地下了命令。

“你不刚喝过茶。”

“没关系，没关系，倒吧。至于你，”我对妻子说。“抱上儿子，到那间屋里坐一会儿。求你了。”

我小口小口地啜着水，享受着喝水的乐趣。邻屋里坐着妻子和儿子，可我却看不见他们。

“就这样，太好了。现在过来吧。可儿子为什么这么晚了还不睡觉？”

“你回来了，他很兴奋。亲爱的，去找你父亲。”

可孩子却哭了起来，躲在他母亲腿缝里不出来。

“他为什么哭？”我环顾了一下四周，疑惑不解地问。“你们为什么全都这么苍白，像影子似的一句话也不说地跟着我？”

弟弟大笑着说：

“我们并没有不说话呀。”

妹妹也说：

“我们不一直在说话么。”

“我做晚饭去了，”母亲说着，快步走了出去。

“不，你们一直不说话，”我又说。其自信令人感到意外。“一早起来我就没从你们口中听到一句话，就只我一个人唠叨个没完，笑呀、高兴呀。难道你们对我的归来不高兴？你们为什么全都不愿看我，难道我变化有那么大？是的，我是变了。我没看到镜子，你们把它给取走了？把镜子拿来。”

“就来，”妻子说。可她过了好久也没来，镜子是女仆送来的。我照了照镜子——在车上，在车站，我已经在镜子里看到过我白

己——脸还是那张脸，不过是老了点儿，但却是一张最普通不过的脸。可他们，看样子，不知为何，好像是在期待，期待我会发出一声惊叫，晕倒过去。而当我平静地说了一句话时，他们全都乐了：

“这又有什么不寻常的呢？”

大家全都出声笑了。妹妹急切地走了出去，而弟弟自信而又平静地说：

“的确。你变化不大。只是有点儿秃顶罢了。”

“脑袋保住了，这你得好好谢谢，”我冷静地说。“可他们总是在往哪儿跑呀：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的。推我到各个房间里走一走。多么舒适的轮椅，一点儿声音也没有。当时花了多少钱？可我现在一点儿不吝惜钱：我要给自己买一双这样的假肢，最好是……买一辆自行车！”

自行车就挂在墙上，还是簇新的呢，只不过轮胎瘪了。后轮胎上有一块干泥巴——是我最后一次骑车时留下的。弟弟没说话，也没推轮椅，我理解了他为什么沉默，也理解他为什么犹豫不决。

“我们团只有四个军官活下来，”我阴沉地说。“我非常幸运……这自行车你推去用吧，明天就推走。”

“好吧，我推。”弟弟顺从地说，“是的，你的确幸运。全城人有一半都在悼亡。至于腿——这，的确是有点儿……”

“当然，可我不是邮差。”

弟弟突然停住，问：

“你的头为什么一个劲儿晃？”

“小事一桩。医生说，会好的。”

“手也一样？”

“是的，是的。手也一样。一切都会好的。请你快推，一动不

动使我厌烦。”

他们——这些不满的人——使我扫兴。可是，当他们为我铺床时，我又欢欣起来。这是一床货真价实的被褥，铺在一张漂亮的床上。这张床是我在四年前的婚礼前夕买的。他们给铺上了干净的床单，拍松了枕头，铺开了被子——而在观察这一庄严仪式的我的眼里，却涌出了喜悦的泪水。

“现在，帮我把衣服脱了，扶我上床吧，”我对妻子说。“太好了！”

“就来，亲爱的。”

“快一点儿！”

“就来，亲爱的。”

“你究竟在忙什么？”

“就来，亲爱的。”

她站在我身后的梳妆台前。我徒劳地转动着脑袋想要看见她。可突然，妻子发出了一声尖叫，只有战场上的人才会发出如此尖厉的叫声。

“这是怎么回事！”说着，她扑到我怀里，拥抱着我，随后，她跪倒在我的脚下，把头伏在我截肢的断口处，一会儿害怕地闪开，一会儿又伏倒在上面，抽泣着，亲吻着腿的断口。

“你曾是那么棒！要知道你不过才三十岁呀。你过去是那么年轻，那么漂亮。这是怎么回事！人们怎么这么残忍。为什么要这样？谁需要这样？你，我的亲人，我可怜的人儿，我亲爱的，亲爱的……”

此时，听到尖叫声，他们全都跑来了——母亲、妹妹、保姆——他们全都痛哭流涕，诉说着什么，伏倒在我的脚下，哀哀地哭泣。苍白的、白得不能再白的弟弟站在门坎上，颤动着下颌，尖声叫喊：

“我立马会跟你们一起发疯的。发疯!”

母亲匐倒在轮椅上,已经不是在嘶喊,而只是用头撞着车轮抽嗒着。而在四年前——结婚前夕——买的那张干干净净的床上,枕头已然拍松,被子已经铺开……

片　断　九

……我坐在热水浴缸里,而弟弟在小小的浴室里不安地走来走去,他时而蹲下时而站起,手里拿着肥皂和浴巾,把它们凑近他那近视眼跟前,随后,又放回原地。在此之后,他面墙而立,手指抠着墙上的灰泥,激奋地说:

“你来评判一下:要知道,数十年来,数百年来人们被教导要怜悯,要符合理性和逻辑——这赋予人以意识——是不可能不受到报应的。何妨当一个——像那些专门割人肉的庸医或某些郎中抑或军人那样——没有同情心,丧失感受力,对血型、眼泪和痛苦习之若素的人呢。然而,一个人一旦得知真理,又怎么可能放弃它呢?依我之见,这是不可能的。从童年起大人们就教我不要虐待动物,要做一个有同情心的人。所有我所读过的书也在教我同样的道理,因此,我非常非常可怜那些在你们这场可诅咒的战争中饱受痛苦的人。可是,等到时间一过,连我也开始习惯于所有这些死亡、痛苦和鲜血了。我感到在日常生活中,我的感受力远没有那么敏锐,那么易于感受,而是仅只对最强烈的刺激发生反应——可尽管如此,我还是无法适应战争这一事实本身。对于那些本质上十分荒谬的、非理性的东西,我的理智拒绝对之加以理解和说明。上百万人聚集到一个地方,竭力想要把自己的行动说成是正义的,因此而相互残杀,大家全都同样痛苦,全都同样不幸——这该叫什么,难道这不是疯狂吗?”

弟弟转过身,一双稍显幼稚的近视眼询问似的逼视着我。

"红笑,"我哗哗拍打着水说。

"实话对你说吧,"弟弟满怀信任地把他那只冰凉的手搁在我的肩头,可随即吃了一惊似的连忙又缩回了手,因为我的肩膀光溜溜、水淋淋的。"实话告诉你吧:我非常担心自己会发疯。我无法理解眼下正在发生的事。我无法理解,而这太可怕了。假如有人能向我解释这一切那就好了。可惜谁都无法解释。你打过仗,也见识过战争——请你给我解释一下。"

"都见鬼去吧!"我哗哗地拍打着水戏谑地说。

"这不,连你也一样,"弟弟悲伤地说。"谁都没有能力帮助我。这太可怕了。现在连我也开始糊涂了,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什么是理性,什么是疯狂。如果我现在掐住你的脖子,一开始十分温柔,像抚爱一样,可随后却加大力量,直至把你给掐死——那将会怎么样呢?"

"你在胡说八道。没人会那么做。"

弟弟摇了摇冰凉的手,不动声色地嘿嘿一笑,说:

"你在那边的时候,有许多夜晚我没有睡觉,睡不着。那时,常常会有一些奇怪的念头涌入我的脑际:抓起一把斧头,把所有人——妈妈,妹妹,仆人,咱家那条狗——全都砍死。不用说,这些都不过是些念头而已,我永远也不会这么做的。"

"我希望如此,"我哗哗地拍打着水哂然一笑。

"还有,我现在连刀也怕,刀越锋利,越是寒光闪闪的,我越怕:我总觉得,如果我手里有了一把刀,那必定会去杀死个什么人不可。要知道,的的确确,为什么不杀人呢,如果刀子那么锋利?"

"理由充足。兄弟,你这人好怪呀!再给我放点儿热水。"

弟弟拧开水龙头,在哗哗的流水声中,又说:

“这还不算完，我还害怕公众、人群，总之，人一旦聚成堆儿我就怕。晚上，一听见街上人声嘈杂，人们在高喊乱叫的，我就会浑身发抖，心想这械斗……已经开始了啊。如果有几个人面对面站在那儿，尽管我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可我仍会感到，他们似乎马上就会发出尖叫，相互扑上去，从而开始一场厮杀。你也知道，”弟弟神秘兮兮地伏在我的耳边低语道。“报纸上充满了对凶杀案以及一些非常奇特的凶杀事件的报导。尽管有如许多的人和如许多的大脑，也不值一提——人类只有一个大脑，而它已经开始犯糊涂了。你摸摸我的脑袋，多么热。我的脑袋里烈焰熊熊。有时，我的脑袋也会冷却下来，脑中的一切都冰凉冰凉的、又僵又硬，变成一块可怕的、麻木僵硬的坚冰。我本该发疯的，别笑，哥。我不发疯才怪呢……已经一刻钟了——你该出浴盆了。”

“再洗一会儿。就一会儿。”

跟从前一样，我感到躺在浴缸里，听着熟悉的说话声，不用深思话语的内容，看见一切都是那么亲切、那么朴素、那么平常：稍有些发绿的铜水龙头、墙上挂着的熟悉的绘画、架子上摆放有序的照相器材——是多么惬意呀。我将重新开始摆弄相机，拍一些普通而又静谧的风景照，拍儿子：拍他如何走路，如何笑，如何淘气。这些事即使没有腿也能做。我将重新执笔写作——谈论睿智的书籍，谈论人类思维的最新成果，谈论美，谈论和平。

“嗬，嗬，嗬！”我哗哗地拍打着水花欢快地嚷道。

“你怎么啦？”弟弟吓得面色惨白。

“没什么。到家了，高兴呗。”

他像小孩对婴儿一样对我嘻嘻一笑，尽管实际上我比他大三岁。随后，他陷入了沉思——像个成年人，像个老年人，像个装满旧思想、思想深沉的老人。

“你要到哪儿去？”他耸耸肩膀说。“每天，大约在一点的时

候，当报纸印完后，全体人类都开始发抖。这种共时性感受、思想、痛苦和恐惧，往往会剥夺我的支柱。而我，就像波浪颠簸下的一叶扁舟，像狂风暴雨中的一粒微尘。苟非强迫，很难使我摆脱日常事务，而且，每天早上，总会有一个可怕的时辰，我会悬挂在黑黢黢的、疯狂的深渊上空。而我终将跌入这个深渊，而且也理应跌落进这个深渊。你还不是无所不知，哥。你不读报，不知道人们向你隐瞒了许多事——你还没有到无所不知的地步，哥。”

我把他说的话当作一个有些阴郁的玩笑——这是所有困处于疯狂之中而比较了解战争之疯狂，从而以此来警告我们的人的命运。我把它当作一个玩笑——就好像此时此刻，当我在热水中哗哗拍打水花时，便把我在战争中所看到的一切都已忘记了似的。“好吧，就让他们对自己爱隐瞒什么隐瞒什么好了，我得出浴了。”我轻佻的话逗得弟弟也笑了。他叫来了仆人，俩人一起把我搀出浴盆，替我穿好衣服。之后，当我端着我那只凸纹杯喝着芳香的茶水时，我想，即使没有腿也可以活下去。随后，他们把我推进书房，安置在写字台前，于是，我便开始准备着手工作了。

战前，我曾在一家杂志社从事外国文学概述栏工作。现在，在我身旁，伸手所及之处，躺着一大堆这类可爱精美的书籍，它们的封面有黄的、蓝的和褐色的。我的喜悦是如此之强烈，我的享受是如此之全面，所以我当下并未开始着手阅读，而只是摆弄着一本本书，深情地抚摸着它们。我能感觉得到自己脸上漾开的笑意。我的笑容也许很蠢，当我欣赏着一个个铅字、花饰、典雅精美而又朴素的插图时，我无法不笑。在所有这一切之中，包含着多少智慧和美感呀！即便是想要创造出这样一个既朴素又雅致睿智、和谐而又雄辩，由线条的组合而构成的字母，也得花费多少人的劳动和探索，需要往里倾注多少才华和趣味呀。

“现在该开始工作了，”我怀着对劳动的敬重严肃地说。

我抓起笔，想要写下标题——可我的手在纸面上哆哆嗦嗦，像一只拴在绳子上的青蛙。笔尖戳着纸面，歪歪扭扭，哆哆嗦嗦，笔尖禁不住往一边滑，结果画出的是一条极难看的线条，它断断续续，弯弯曲曲，没有任何意义。可我既未发出一声惊呼，也未稍稍动弹一下——而是由于意识到自己了解到了一个可怕的真相而浑身发冷，僵直不动。手在被灯照得明晃晃的桌面上跳动，每个手指都在绝望、强烈而又疯狂的恐惧中嗦嗦震颤。这些手指，仿佛还在那里，在战时，它们看到的，是落日的余辉和鲜红的血液；听到的，是不可言说的痛苦呻吟和嚎啕哭泣。这些疯狂颤抖的手指，似乎已从我身上分离出去，开始具有了自己的生命，成为耳朵和眼睛。我浑身发冷，感到无力哪怕是叫喊一声或动弹一下，紧张地看着它们如何在洁净白亮的纸面上疯狂地舞蹈。

书房里一片寂静。家人以为我在工作，关闭了所有的房门，以免声音干扰。我一个人，丧失了行动的可能性，独坐空房，驯顺地观看着手的颤抖。

“无所谓，”我的声音在寂静孤寂的书房中，如疯子的喊叫一般，嘶哑而又难听。“没关系。我会口述。要知道弥尔顿写《复乐园》时，眼睛不就瞎了吗。我还能运思，这才是主要的。这就是一切。”

于是，我开始撰写一段有关瞎子弥尔顿的又长又睿智的话语，可话语给搞乱了，语调脱落了，像排得不好的清样一样。写到句末，却已经忘掉了开头。于是，我想回想一下，这个句子是从哪儿开的头，我为什么要构思这么一句有关一个什么弥尔顿的奇奇怪怪、毫无意义的话呢——可终于没有想起来。

“《复乐园》，《复乐园》，”我嘀咕着，却弄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于是，我立刻想到，总而言之，我已经忘掉了许多事，我精神

的散漫状态已达十分可怕的地步。我常常弄混熟人的面孔,即便是跟人进行简单的对话也常常忘字。还有的时候,即使是知道一个词,也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它有什么意义。我如今的日子清晰地呈现在我的面前:它有那么一点点儿奇特,它短促,被人截成一节一节的了,像我的两条腿一样,包含着许多神秘的空白点——我常常会一连数小时之久丧失意识或感觉,并且无论什么都回想不起来。

我想叫妻子来,可忘了她叫什么——这点已经不再令我吃惊和惊恐了。我轻轻地嘀咕道:

"妻子!"

这个极不适当、极不习惯的呼语,轻轻地响过之后,便僵化在空中,没有引起回答。屋里很静,家人担心不经意的响动会妨碍我工作,因此,屋里静悄悄的——在这间真正供学者使用的、舒适、安谧,为直觉和创作而用的书房里。"亲爱的家人呐,你们是多么关心我呀!"我感动地想道。

……终于,我的灵感,神圣的灵感出现了。一轮红日照亮了我的大脑。它那炽热的、创造性的光芒,溢满了整个世界。散发着花香和歌声。我写了整整一夜,不知疲倦,凭着强大、神圣的灵感之翅,自由地翱翔。我终于写出了伟大而又不朽的作品——鲜花和歌声。鲜花和歌声……

第 二 部

片 断 十

……幸运的是，他上礼拜五就死了。我要重申，这对哥哥来说是极大的幸运。一个没有腿的残疾人，浑身颤抖，灵魂破碎，一旦处于创作的疯狂颠倒状态，便变得既令人害怕又可怜。就是从那天夜里开始，一连两个月中，他一直笔不停挥地写呀写，再也没有离开轮椅，也拒绝吃东西。当我们把他短时间内推离开写字台时，他便又哭又骂。他握着一管已经不下水的笔，以惊人的速度在纸上写着，写完一张又一张，一直写呀写。他忘掉了睡眠。其间，只有两次，在我们的强制下，他躺了几小时，这要归功于强制逼他服用的麻醉剂。可后来连麻醉剂也无法战胜他那疯狂的创作激情了。按照他的要求，书房里所有的窗户整日关闭，开着台灯，造成一种总是在夜间的感觉，而他笔不停挥地写着，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显然，他感到很幸福，即使是在健康人的脸上我也从未看到过这样一副灵感勃发的表情——这是一张先知或伟大

诗人的脸。他的身体急剧消瘦，蜡似的透明，像一具死尸或苦行僧。头发全白了，当他开始他那疯狂的写作时，人还比较年轻，而写完时俨然已是个老人了。有时，当他急着要写得比平日的量更多一些时，戳着纸张的笔便会折断，他可丝毫也未察觉。每到这种时候，他不容许别人碰他。因为，哪怕是稍稍碰他一下，他都会精神病大发作，涕泪俱下，又哭又笑。有的时候——不过这极为罕见——他会怡然自得地歇一会儿，心情愉快地和我谈会儿话，每次都提出同样一些问题：我是谁，我叫什么，我搞文学有多久了。

随后，他高傲地讲述——总是用同样一些话语——当他丧失记忆力而不能写作时，他是多么可笑地被吓了一跳，可随后他又是如何出色地否定了这一疯狂的假设，而开始写作自己有关鲜花和歌声的、伟大而又不朽的著作的。

"当然，我并不指望同时代人会承认我，"他既骄傲又谦恭地把手抖抖索索地放在一大叠空白纸上说。"然而，未来、未来的人是会理解我的。"

他一次也没有回忆到战争，也一次没有想起妻儿，他的全部注意力都被虚幻的、无穷无尽的写作所吸引，分也分不开了。以致于除了写作外，他未必还能有其它什么别的意识。在有他在的场合下，家人可以来回走动，随意交谈，反正他对此一无所知。他的脸上连一秒钟也不会失去极度紧张、灵兴勃发的表情。在寂静无声的夜晚，当家人全都熟睡时，当只有他一个人仍在不知疲倦地编织着他那条长得没有尽头的疯狂的线时，他的样子是十分可怕的，只有我和母亲敢于走到他身边。有一次，我想试着递给他一支铅笔，以替换掉他手中那杆已经不下水的笔。我想，兴许他的的确确是在写什么，可纸上有的只是毫无规则的线条，它断断续续，歪歪扭扭，没有意义。

他死的时候是在夜里，是在工作中死去的。我熟知自己的哥哥，他的发疯对我来说不是个意外：极度强烈的想要从事写作的愿望，早在他写于战时的书信中便已表露无遗。而在归来以后，更成为他全部生命的内容。而这一愿望必然与他的残废状态，与他那饱经痛苦、疲惫不堪的大脑发生冲撞，从而引发灾难性的后果。我想我能相当精确地再现在那个致命的夜晚，种种将他引向生命终点的感受，是如何相互连续演替的整个过程。总之，我在这里所写的、有关战争的一切文字，都出自我已故哥哥的讲述。他的话常常非常混乱、毫不关联。真正不可磨灭并深深印入他脑中的，只是一些极个别的场景，我几乎可以逐字逐句地、如他本人讲述的那样，将它们呈现出来。

我爱他。我对他的死感到难过。它以其荒谬压迫着我的大脑。他的死，除了像蛛网一般使我被不可知所包围之外，还给我套上了一个死结，而且，这个死结收得紧紧的。我们全家人都去了乡下的亲戚那儿，我一个人留在这幢房子里——留在哥哥如此喜爱的这幢独家宅院里。仆人给辞退了。有时，邻家的管院人早上过来帮我生生壁炉，其余时间就只我一个人在。我就像一只被关在两扇窗户中间的苍蝇——飞来飞去，没头没脑地撞击着一堵透明的、不可逾越的障碍。我感到，我也想到，我是走不出这幢房子的。此时此刻，当只剩下我一个人时，战争不可分割地占有了我，它就像一个猜不透的谜语，站在我面前；就像一个可怕的幽灵，是我无法加以具现的。我在自己的心里赋予战争以各种各样形象：一个骑在马上的无头骷髅，一个无形无影的幽灵，它产生于乌云之中，无声无息地包裹着大地。可是，没有一个形象能够为我提供谜底，解除那攫住我的、冰凉的、常在的、顽固的恐惧感。

我不理解战争。我理应和哥哥，和成百上千个从战场上运回

来的人一样发疯的。我对疯狂一点儿也不感到害怕。我觉得失去理智犹如哨兵死在自己岗位上一样光荣。可这期待，这缓慢而又步步逼近的、不可避免的疯狂，这种强烈的、如坠深渊的瞬间感受，这种令人无法忍受的折磨人的思想痛苦……我的心灵已然麻木，已经死去，它注定不再有新的生命了，可思想却还活跃着，抗争着，一度甚至非常激烈，像力士参孙。可此时此刻，它却像一个婴儿，失去了保护，软弱无力——我可怜它——我那可怜的思想。有时，我感到自己已经无法忍受这些箍在我脑袋上的铁箍的折磨了；我不可遏止地想要跑到有人的街上和广场上高喊：

“马上停战，或是……”

然而，“或是……”什么呢？难道真有那样一些能使人们恢复理智的话语吗？难道真有那样一些话，对这些话，人们无论怎么也找不出其它一些大话和假话来加以掩盖吗？抑或是干脆跪在人们脚下哀哀求告？然而，要知道人们已经用成千上万滴眼泪浇灌了这个世界，难道这起到哪怕一丁点儿作用了吗？要不就当着他们的面杀死自己？杀！每天每日都有数千人死去，难道这起到哪怕一丁点儿作用了吗？

当我感到自己是如此无能时，一种疯狂——一种我非常痛恨的嗜战之疯狂——攫住了我全部身心。我和（哥哥所说的）那个医生一样，想要烧毁人们的房屋连同里面的珍宝、妻儿，毒化人们的饮水；把所有死人都从坟墓里请出来，将死尸摆在他们那干干净净的屋里和床上。就让那些人跟死尸，如同跟自己的妻子和情人一样睡觉去吧！

啊，但愿我就是魔鬼！我要把地狱里的所有恐惧，全都播撒到他们的地里；我要成为他们梦的主宰，当他们含着微笑在临入睡前为他们自己的孩子祈祷时，我会黑黢黢地站在他们面前……

是的，我理应发疯，只是但愿能快一点儿。但愿能快一点儿……

片断十一

……俘虏，一堆浑身颤栗、惊恐万状的人。当他们被领出车厢时，一群人同声发出一声呵叱——这呵叱犹如出自一只体型庞大的凶狗——拴狗的绳子又短又不结实。呵叱之后便继之以沉默和粗重的喘息声——俘虏们一个紧挨一个成堆地往前走，手插在裤兜里，苍白的嘴唇现出谄媚的笑意。他们举步前行的样子是那样畏缩，仿佛身后有一根长长的棍子随时都会敲打他们的后腿弯。可有一个人却走在稍稍远离人群的地方，他平静安详，冷静深沉，不苟言笑。当我的视线与他那双黑漆漆的眼睛相遇时，我看出他的眼神充满公然的、毫不掩饰的仇恨。我清楚地看出：他鄙视我。期待着来自我这方面的一切举动——假使我马上杀死手无寸铁的他，他也不会叫喊，不会自卫，也不会为自己辩解——他期待着来自我这方面的一切可能有的举动。

我紧跑几步赶上人群，目的是再次与他的目光对视。当他们已经开始进屋时，我终于如愿以偿了。他是最后一个进的屋，当他停下来让身边的伙伴们先行时，他又扫了我一眼。于是我看见，在他那双又大又黑仿佛没有瞳孔的眼睛里，蓄满了如此多的痛苦，深不可测的恐惧和疯狂，仿佛我所看见的，乃是世上最不幸的一颗灵魂。

"他是谁，那个黑眼睛的？"我向押送兵问道。

"一个军官。疯子。这种人多得很。"

"他叫什么名字？"

"死不开口，也不愿说出自己的名字。他们的人也不认识他。

看样子,好像是个差了群的。他已经被人从绞索下解救过一次了,没错儿!……”押送兵一挥手,消失在门后。

喏,这不,此时此刻,已是晚上了,我正在想着这个人。他独自一人置身于他认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敌人群中,而自己人也不认得他。他死不开口,只是耐心等待着彻底告别人世的那一刻。我不信他是一个疯子。而且,他也不是一个懦夫:置身于这一群浑身颤抖,惊恐万状,看来,连他自己也不认为是自己人的人中间,唯有他一个人保持着尊严。这个人灵魂中的绝望该会有多么深沉呐,以致于他死到临头,也不愿说出自己的名字。为什么要隐瞒自己的名字呐?他已经结果了自己的生命,断绝了与人们的交往,因为他深知他们的真正价值,无论人们在他身边如何高喊乱叫,疯狂咆哮,威胁恫吓,在他身边,他们等于零。在他身边,他们根本就不存在,无论是自己人,还是敌人。我向人们打听了有关他的事:他是在最后一场残酷的战斗中被俘的。在那场格斗中,死了数十万人,当他被俘虏时,他没有反抗:不知为什么,他居然赤手空拳。当一个士兵因没有察觉他不带武器用刀砍他时,他既没有从地上爬起来,也没有举起双手自卫。所幸的是,他受的是轻伤。

或许他真的是个疯子?那个兵说:这样的人多得很……

片断十二

……开始了……昨天夜里,当我走进哥哥的书房时,他正坐在轮椅上,写字台上堆满了书籍。可是,我刚一点亮蜡烛,幻觉就消失了,可我仍然还是犹豫了好一会儿,不敢在哥哥坐过的轮椅上就座。这情形刚开始着实使人害怕——空空荡荡的房间,里面常常响起一些窸窸窣窣咯嚓咯嚓的响声,它们在制造着恐怖

——可到后来这情形居然会令我欢欣起来:即便真是他,也比别的什么人好。尽管如此,这天晚上,我始终都没有离开轮椅:我仿佛觉得,一旦我离开,他即刻便会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离开书房时,我走得飞快,连头都不回。我本该把所有屋里的灯都点亮的——可这么做值得么?假使明亮的灯光使我得以看到什么的话,那只会更糟——如今这样毕竟还可以有一点儿疑心。

今天我端着蜡烛走进书房时,轮椅上没有什么人。显然,昨天,不过是一个幽灵倏忽一闪罢了。这次我又出现在了车站上——如今我每天早上都到那儿去——我看见整整一个车厢里都是我们自己这边的疯子。这节车厢连门都没有打开,就被转轨到另一条支线上了,可我还是来得及透过窗户看清了几个人的面孔。这些面孔个个都是那么可怕。其中有一张尤其狰狞——那脸似乎被抻得过长了一点儿,脸上黄黄的,像柠檬一样。黑洞洞的嘴大张着,双眼呆滞无神。这张脸煞像一副恐怖面具,令我很难把视线从它身上挪开。而这张脸也在直视着我。整副面孔都完完整整地向着我,一动不动——就这样,这副面孔随着开始移动的列车离开时,也依旧一动不动,神情专注。喏,假如此刻这副面孔出现在黑黢黢的门口,我大概也会受不了的。我在自问:运回来二十二个人。传染病正在流行。报纸上故意不置一词。可是,看起来,我们这座城市情形也好不到哪儿去。城里出现了几辆黑色的、门窗紧闭的马车——在一天中,也就是今天,我在城内各处数了数,一共有六辆,或许我会坐其中一辆离开的。

可报纸上却天天都在召唤新的部队和新鲜血液,而我却越来越弄不明白,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昨天我读到一篇非常可疑的文章,文中证实,民众中混进好多密探、卖国贼和叛徒。文章号召人们必须提高警惕,小心谨慎,说愤怒的人民终将把罪人找出来的。这又是什么样的罪人呢?罪在何处呢?当我离开车站时,

我在电车上听到一段奇特的对话，大约就与此事有关：

“应当不经审判就把他们全部绞死，”有人用怀疑的目光，扫视了车上所有人，其中也包括我，说。“对那些叛国者，就是得绞死，没错。”

“毫不留情地，”另一人附和道。“对他们已经够宽容的了。”

我跳下电车。要知道所有当兵的都在为战争而哭泣，而这些市民自己也在哭泣——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一种血红色的迷雾笼罩着大地，遮挡了视线，我开始认为，全球性灾难时刻的的确确正在临近。这也就是哥哥曾经见到过的红笑。疯狂正从那里，从血腥的、红褐色的战场上弥漫过来，我已在空气中嗅到了它那冰冷的气息。我身体强壮而又健康，我身上没有那种腐蚀身体、进而腐蚀大脑的疾病。可我已经察觉自己染上了传染病，我思维的一半已经不再属于我自己。这比黑死病及其恐惧还要更糟糕。对待鼠疫，毕竟你还可以躲藏到什么地方去，还可以采取某种措施，可你又如何躲避得开无所不届、不知距离和障碍为何物的思想呢？

白天我还可以反抗，可一到夜里，我和大家一样，成了我自己噩梦的奴隶，而我的梦是那么可怕，那么疯狂……

片断十三

……战场无处不在，它毫无意义，血腥恐怖。轻轻推动一下，便会招致野蛮的报复，刀子、石头、棍棒大行其道，杀死的是什么人已经变得无所谓——红红的鲜血在向外奔涌，汩汩滔滔，一泻如注。

他们，这些农夫，一共是六个人，而押送他们的则是荷枪实弹的三个大兵。他们穿着农夫特有的服装，朴素、原始，煞像野

人。他们的面容也极为特殊，如泥塑木雕一般，上面覆盖着一层蓬松凌乱的皮毛而非毛发。他们是在一座富裕城市的大马路上，身后有纪律严明的士兵押送，犹如古代世界的奴隶。这些农夫正在被领向战场，他们屈从于刺刀之下，无辜而又愚昧，恰如被押往屠宰场的阉牛。走在前面的是一个少年，体态颀长，没有胡须，脖子细长如鹅颈，脑袋很小，且一动不动。他的整个身体前倾，像一根长竹竿，双眼专注地盯着脚下。视线仿佛能射穿泥土直达地心。走在最后的，是一个身材矮小，大胡子，已经上了年纪的农夫，他根本就不想反抗，眼睛里也没有任何思想。他的双脚深陷于泥土之中无力自拔。因此，他走路时身体稍有些后仰，像是在逆强风而行。他每迈一步，身后的士兵便会用枪托捅他一下，他那条好不容易才拔了出来的腿便会抖抖索索地迈向前去。而另一条腿却又深深插入泥淖之中。士兵的脸色无聊而又凶狠，看样子，他们这样走了已经很久了，看得出他们已经疲劳之极。而且，他们对于怎样持枪，对于行进得如此散漫，如农夫一样把袜子别在靴腰里，已经无所谓了。农夫那毫无意义的、持续已久且沉默无语的反抗，似乎已经把他们那纪律严明的大脑给搞糊涂了，以致连他们自己也弄不明白，自己是在往哪儿走，为什么。

“你们要把他们带到哪儿去呀？”我向边上一个士兵问道。那当兵的打了个寒颤，瞥了我一眼，我从他那寒光一现的目光里，清晰地感觉到了枪刺的冷光，似乎他已落入我的怀中一般。

“走开！”当兵的说道。“走开！不然的话……”

那个上了年纪的农夫，利用这瞬间间歇，乘机跑了——他迈着轻快的小碎步，跑到街心花园的栅栏前蹲下，像是在躲藏。即便是一头货真价实的牲口，也不会做得如他那么愚蠢、疯狂了。那士兵发怒了。我看见他走上前去，把枪交在左手，弯下腰，用右手把一种又软又结实的东西给捆住了。他打了好一会儿。聚起

了一堆人。响起一片笑声和喝彩声……

片断十四

……池座第八排。左右两边都有人的手臂紧贴着我的身体。在周围的一片昏暗中，远远地现出一些人的脑袋，一动不动，被台口红灯照得微亮。对这么多被幽闭在一个狭小空间里的人群的恐惧，渐渐攫住了我。每个人都一声不吭，静静谛听台上的声音，也许，他们不过是在各自想自己的事。他们人很多，而由于他们的沉默，也才能听得见台上演员的大嗓门。观众在咳嗽、擤鼻涕，他们的衣服窸窸窣窣，脚下踢踢踏踏，我甚至能清楚听见他们深长的、不平匀的呼吸声，是如何把空气都呵热的。他们的样子都十分可怕，因为他们当中的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死尸，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发疯的脑袋。在他们那头发梳得光溜溜、显得异常平静的、硬硬地支靠在白净、坚挺衣领里的脑壳里，我感到有一场疯狂的风暴似乎随时都会爆发。我一想到他们人数是如此之多，他们又是如此之可怕，而我距出口又是那么远，便手脚冰凉。他们都很安详，可如果你喊一声——"着火啦！"……我不无惊恐地感到自己滋生了一种可怕而又强烈的愿望，一想到它，我的手就不能不冰凉，就不能不出汗。谁会妨碍我喊叫呢——起立，转身，大叫：

"着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疯狂即刻便会令他们那安详的肢体抽搐发软。他们会跳起来狂喊疯叫，如野兽一样。他们会忘记自己还有妻子、姐妹和母亲。他们会像突然失明一样四处奔突，并疯狂地用他们那散发着香水味儿的白皙的手指相互扼紧对方的喉咙。即便明晃晃的灯光点亮，即便有人从台上高喊，平安无事，没有着火，即便断断续

续、颤颤抖抖的音乐狂欢般地响起——他们也什么都听不见——他们会掐人，跺脚，打女人的脑袋，打她们头上那精巧、奇妙的发型。他们会相互揪掉对方的耳朵，咬对方的鼻子，撕碎对方的衣服直至一丝不挂也不害羞，因为他们是——疯子。他们那多情、温柔、美丽、为他们所宠爱的女人，会尖叫挣扎，无助地匍匐在他们脚下，抱紧他们的大腿，依旧对他们高尚的品质笃信不疑——而他们会恶狠狠地抽打女人那张仰着的美丽的脸，然后向出口狂奔。他们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他们从来就是凶手，而他们的安详、高尚——乃是一只感到自己处于安全之中的、吃饱了的野兽的安详。

当他们当中一半人已经成为死尸，当这些羞惭的野兽抖抖索索零零乱乱，聚成一堆会齐在出口并虚伪地以笑脸相迎时，我会走到台上，并笑着告诉他们：

“这一切全都是因为你们杀死了我哥。”

也许，是我此时嘀咕出声了，因为我右手的邻座不安起来，说：

“轻点儿！您别妨碍人。”

我的心情顿时开朗起来，想跟他开个玩笑。我装出一副严肃警告的样子，附身看着他。

“您什么意思？”他怀疑地问。“您为什么这么看人？”

“轻点儿，求求您，”我抿着嘴唇嘀咕道。“您没闻到焦糊味儿吗。剧院起火了。”

但此人所拥有的智力和理性尚不足以使他叫喊起来。他脸色煞白，眼球像两只牛尿泡一样瞪得大大的，差不多挂在两颊上，却没有叫喊。他悄悄站了起来，连声谢谢也没对我说，便向出口走去。他摇晃着身体，如抽筋一般放慢了脚步。他担心别人一旦猜出起火了，会挡住他——唯一值得拯救生命的人——的去

路。

我忽然感到一阵恶心，便也跑出剧院。即便如此，我也不愿过早暴露自己的恶作剧。在街上，我向曾经有过一场战争的那一角天空瞥了一眼——此刻那里十分宁静，被灯光染得微黄的夜间的云彩，悠然怡然地飘浮着。“也许，所有这一切都是梦，根本就没有打仗？”——被宁静的天空和静谧的城市所欺骗的我这样想道。

然而，从街角忽然蹦出一个小男孩，在欢快地大叫：

“一场血战。损失残重。快看电讯——晚间电讯！”

我就着路灯读了电讯。四千具尸体。剧院里刚才也许还不足一千人。我想了一路：四千具尸体。

现在，我有点怕回到我那空荡荡的家。我站在黑咕隆咚、死气沉沉的门口，刚开始把钥匙插进锁眼，便已感到了家里所有房间都黑咕隆咚、空空荡荡，一个头戴帽子的人此刻正在左顾右盼地在各个房间里出出进进。楼道我很熟，可是，还在楼梯上时，我就一个劲儿点火柴，直到找到蜡烛为止。哥哥的书房门是锁着的，我现在根本不进去——屋里的一切都被锁在里面。我已经彻底搬进了厨房，就在那里睡觉：厨房里比较安静，空气中仿佛还残留着谈话、说笑、餐具欢快磕碰的遗迹。有时候，当我躺在床上时，还能清楚地听到干了的笔尖磨擦纸面的沙沙声……

片断十五

……这是一个荒谬而又可怕的梦。我的头盖骨好像被人给揭下来了，失去了防护，赤裸袒裎的大脑驯服而又贪婪地把这些血腥、疯狂的日子里的全部惊恐，吸收了进来。我蜷成一团躺在那儿，整个身体缩在两阿尔申的空间里，而我的思维却能拥抱整

个世界。我用所有人的眼睛去看，用所有人的耳朵在听。我与被打杀的人一块儿死去，和失踪者失踪，和受伤者受伤。当什么人的体内鲜血奔涌时，我也难过悲伤，我能感觉到他伤口在疼痛，并为之而痛苦。未曾有过的和十分遥远的事，在我看来，却如曾经有过和十分亲近一样清晰，大脑裸露的痛苦绵绵无尽期。

这些孩子们啊，这些无辜的小孩子们啊。我在街上见到过他们，当他们玩打仗而相互追逐的时候，其中一个孩子亮起尖细的童音哭起来——我身上什么东西由于惊恐和嫌恶而震颤了。我回到家，夜幕降临了——而在如夜间火灾一般火红色的幻觉中，这些无辜的小孩子们变成一伙儿童杀手。

什么东西在不祥地燃烧，火光通红，火势很大。一些长着成年杀手脑袋的、样子丑陋、奇形怪状的孩子们，在一片烟火中左冲右突。他们像嬉闹的小山羊一般轻快活泼、又蹦又跳，但他们呼吸起来却像病人一般粗重。他们像蟾蜍或青蛙一样抽搐般地大张着嘴；红色的血液在他们那一丝不挂、透明的肌肤下郁郁不乐地奔流——他们正在游戏一般相互砍杀。他们比我所见到的所有东西都可怕，因为他们小，可以到处渗透。

我隔窗而望。一个小家伙看见我，笑了。用眼神请求我允许他进屋。

"我想进去，"他说。

"你会杀死我的。"

"我想进去么，"他说着说着，脸色忽然不知为何变作惨白，接着，便像一只大老鼠一般，手攀白墙往上爬，活像一只饿急了的大老鼠。他时而停下来吱吱尖叫，时而又迈着小碎步援墙而上，动作敏捷如风，令我难以看清。

"他会从门缝里爬进来的，"我惊恐地想。他好像猜到了我的想法。立刻就将身子缩得又细又长。他迅疾摆动着小尾巴尖，说

时迟那时快，便从正门底下黑糊糊的门缝里钻了出来。我连忙钻进被窝里，只听得那个小家伙小心翼翼地迈着细碎的光脚丫子，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在找我。在我的卧室门口，他非常缓慢地停下了脚步，随后走了进来。接下去过了好长时间，我没听到任何动静，既没有动作，也没有窸窸窣窣声，就好像我的床前根本就没人一样。可紧接着，在某双小手的掣动下，被角被掀了起来，我的脸和胸部感受到了屋里的冷空气。虽然我死拽住被头不放，可被子还是被人顽强地整个拉了下来，我的两只脚立刻便如浸入凉水一般冷浸浸的了。现在，我的双脚一无遮盖地暴露在黑糊糊、凉丝丝的屋里，而那小家伙定定地看着我的脚。

院里的狗在墙外叫了一声就不叫了。我听见狗在逃离狗窝时，带动铁链咣当响了一声。而那小家伙依旧一声不吭死盯着我的一双赤脚。我知道他就在这儿，也知道自己的恐惧已达不堪忍受的地步。它如死神一般，把我凝定成一动不动的石椁。假如我能喊出声来，我会把全城，乃至全世界的人都叫醒，可是我的声音在我体内就被窒息了。我驯服地一动不敢动，只觉得一双冰凉的小手在我身上移动，移向我的喉咙。

“不！”我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地呻吟道。在某一瞬间，我醒了，睁眼见周围是黑糊糊的夜，它机警神秘而又活跃。随后，我觉得自己又睡着了……

“别担心！”哥哥对我说。他坐在我的床头。床吱呀响了一声：他是个死人，所以身体很沉。

“别担心，你是在做梦。你只是觉得有人在掐你罢了，而你实际上是在一个黑糊糊没人的房间里。你睡得很沉。我坐在我的书房里在写东西。你们谁都弄不明白我在写什么，你们还嘲笑我是个疯子。现在我把真相告诉你吧。我在写红笑。你见过红笑吗？”

一个庞大、鲜红、血淋淋的怪物，在我头顶上，张着没牙的嘴在笑。

“这位就是红笑。地球一发疯它就会笑。你不是已经知道地球发疯了吗。大地上没有鲜花，没有歌声，地球像一颗被剥了皮的脑袋，又圆又滑又红。你看见了吗？”

“是的，我看见了。它在笑。”

“你瞧瞧它的大脑。是红的，像血浆一样发黏。”

“它在叫。”

“它疼啊。它没有花，也没有歌声。现在，让我躺在你身上。”

“我们这些死人平常就是枕着活人睡觉的。你暖和点儿了？”

“是的。”

“好受点儿了？”

“我在死去。”

“醒来喊两嗓子。醒来喊一喊。我要走了……”

片断十六

……战斗已经持续到第八天了。它开始于上周五，周六、周日、周一、周二、周三、周四过去了，又一个周五来了，又去了——而战事仍在进行。两支军队，数十万人，面对面，各不相让，炮弹轰鸣不已，连续发射，每分钟内，都有活人在变成死尸。由于枪炮轰鸣，也由于空气持续震颤，连天空本身也在颤抖，成堆的乌云和雷雨云，浓聚在人们头顶上空——人们面对面，各不相让，相互厮杀。一个人如果一连三个昼夜不睡觉，便会得病，便会记忆力衰退；而这些人已经有一礼拜不睡觉，因此，他们都已成疯子了。但他们并不为此而感到难过，也不会因此而后退，他们将厮杀到所有人都倒下为止。人们轰传有些部队已经没有弹药了，那

里的人们用石头、双手厮打，甚至像狗一般厮咬。如果这些人中有人残存下来活到家，他们会像狼一样长出獠牙，——可他们是回不了家的了：他们发了疯，他们将杀到所有人都倒下为止。他们疯了。他们的脑子里一切都翻了个个儿，因此，他们什么都弄不明白：如果你把他们的身体急剧迅速地掉转过来，他们便会把自己人当成敌人而开火。

出现了一些奇特的传闻……人们在小声传递这些奇特的谣言。他们的神色由于预感到恐惧和疯狂而泛白。兄弟，听着，兄弟，人们到处都在谈论红笑！他们说，幽灵队伍已经出现了，成群成群的鬼魂，它们在一切方面都跟活人一模一样。每到夜里，当那些疯子们瞬息之间沉入梦乡，或是在白天战斗进行到白热化时，就连最明朗的白天也鬼影憧憧时，幽灵部队便会突然出现。他们打炮——炮是鬼影子炮，使空气中充满鬼魂的啸叫，而那些因出乎意料而被搞得措手不及的、活着的疯子，拼死挣扎，以反抗这些鬼魂之敌，他们由于害怕而发疯，他们的头发转眼变白，随即便死掉。幽灵们突然消失，和出现时一样突如其来。随后，便是一片寂静。大地上，一片新出现的死尸，苍黄满目，横倒竖卧。——他们是被谁杀死的？你知道吗，兄弟：是谁杀死了他们？

在两次战斗之间，出现了短暂间歇。敌人离得很远。漆黑的夜幕里，突然传来孤零零、草木皆兵的枪响。所有人立刻跳起来，向黑暗中射击。射击持续了很久，在长达数小时的射击过程中，人们在朝着没有声音，也没有反应的黑暗打枪。他们在一片黑暗中究竟看见了什么人？是谁，那个可怕的家伙，向人们显现了他那默然无语的、散发恐惧和疯狂气息的形象？你知道吗？兄弟。而我知道。可人们还不知道。但他们已然感觉得到，他们脸孔煞白地在问：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疯子——要知道先前从未有过这么多疯子呀？

“要知道先前从未有过这么多疯子呀！”人们说。他们脸色泛白，他们愿意相信，现在和从前一样；愿意相信，这一针对理性所实施的世界性暴力，不会触及他们那软弱的灵魂。

“要知道从前人们也打架，而且永远都在打架，却从未有过这样的战争。斗争是生活的法则，”可是，就在人们坚定而又平静地这样说的时候，他们脸色泛白，他们在用眼睛寻找医生，他们在急促喊叫：“水，快给我一杯水！”

这些人，只要能感觉不到自己的理性是如何被动摇，以及在与荒谬进行的力量悬殊的斗争中，他们的理性是如何被销蚀的，他们宁愿当白痴。在这些日子里，当那边人们在被不断地做成死尸的时候，我到处都无法找到安宁，我在人群中走来走去，听到许多这样的谈话，看到许多这样的假笑，人们企图要我相信，战争离得很远，根本不会触及他们。然而，我所见到的更多的人，则是毫不掩饰实实在在的恐惧，绝望而痛苦的眼泪，绝望的、痴呆呆的哀鸣，当其时也，就连伟大的理性也会聚集起自己的全部力量，从人身上喊出最后的祈祷、最后的诅咒：

“这场疯狂的厮杀究竟何时结束！”

在一群熟人那里——我很久没去他们那儿了，大概，有数千年之久了吧——我意外地见到一位发疯的军官，他刚从战场上下来。他曾是我中学同窗，可我没认出他；而且，不但是我，就连生他养他的母亲，也认他不出来。即使他在坟墓里躺上一年，一旦回来也会比现在的他更像他自己。他的头发已经全白了，脸部的线条虽很少变化，可他总是沉默寡言，总在谛听着什么——每逢这时，他的脸上便会打上遥远陌生的冷酷印记，显得和一切格格不入，以致使人怕跟他交谈。根据人们对他亲人的讲述，他是这样发的疯：正当他们留在预备队待命时，邻团开始了刺刀冲锋。人们边跑边喊：“乌拉”，喊声那么嘹亮，就连枪炮声也被压倒

了——可突然听不见了——接着便突然降临死一样的寂静:原来是敌人跑上来了,一场白刃格斗开始了。而就是这一阵寂静,令他的神经无法忍受了。

现在他很安静,在人们当着他的面交谈、弄出响动、高喊乱叫时,他会细心谛听并期待。可只要有一分钟冷场,他就会双手抱着脑袋往墙上撞、往家具上撞,像羊角疯病人在大发作时一样挣扎。他有许多亲人,他们轮流守护在他身边,用弄出的响动把他给包围起来。可是,还有夜里呢,夜晚寂静无声而又漫长——于是,便由他的父亲来参与其事。他父亲也已白发苍苍,而且,多多少少也有点儿疯病。他父亲给他的房间里到处都挂上了嘀哒声清晰可闻的钟表,几乎不间断地在不同的时间发出报时信号,而如今连一个形如不断作响的呱哒板似的铁轮子也派上了用场。所有亲人都怀抱着希望,期待着有一天他会康复,因为他充其量不过才二十七岁,因此,亲人们甚至开始高兴起来。亲人们把他打扮得干净整洁——没给他穿军服——大家全都十分关心他的形象,而白发苍苍、面相年轻的他,表情凝重,专注沉思,举止舒缓从容、高贵、行动慵懒的他,甚至变得漂亮了。

当人们给我讲述完所有这些事情以后,我走上前去,吻了他的手。他的手白皙、绵软、是一只再也不会高举起来打人的手——这一点不会使任何人感到惊奇。只有他的小妹妹用眼神向我投以一笑,随后殷勤地向我讨好,就像我是她的未婚夫,而她对我的爱也已超过了世上的一切似的。在她的讨好下,我差点儿没向她讲述我在我那黑咕隆咚、空空荡荡的屋子里,如何比单身独处还要糟糕的处境——下流的心灵却从未失去希望……在她的安排下,我俩终于有了单独相处的机会:

"您多么苍白呐,眼圈都青了,"她温柔地说。"您有病?您可怜您的哥哥吗?"

“我可怜所有人。而且,我是有点不太好。”

“我知道您为什么要吻他的手了。他们都没弄明白。您是可怜他是个疯子,是吧?”

“可怜他是个疯子,是的。”

她陷入了沉思,变得跟她的哥哥一模一样了——只不过她还非常年轻。

“那么,”她站住了,脸上飞起了红晕,但却仍然直视着我。“能让我亲一亲您的手吗?”

“那就为我祝福吧。”

她脸上稍有些泛白,退后一步,嗫嚅地喃喃道:

“我不信。”

“我也不信。”

有一秒钟,她的手触碰到我的脑袋,可这一秒钟转瞬即逝。

“你知道吗,”她说。“我要到那儿去。”

“去吧。可你会受不了的。”

“我不知道。可他们,和你,和我哥一样,需要我。他们是无辜的。你会记住我吗?”

“是的。你呢?”

“我会记得的。别了。”

“永别了!”

我的心情平静下来了,甚至感到一阵轻松,就好像我已历验了死神和疯狂中所能有的最可怕的东西。而且,昨天夜里,我头一次宁静安详、一无恐惧地回了自己的家。打开哥哥的书房,在他的书桌前坐了好久。而且,深夜里,当我像被人推了一把似的突然惊醒时,当我听到干枯的笔尖在纸上发出的沙沙声时,我突然不觉得怕了,甚至几乎是笑着想道:

“写吧,哥哥,写吧!你的笔是蘸满了活生生的人血的。即使

你写过的纸张看上去一片空白又有什么要紧——那预兆不祥的空白，不是比最聪明的人所写的一切，更多讲述了有关战争，有关理性的真相吗？写吧，哥哥，写吧！”

……可今天早上我从报上读到，这场战斗仍在继续进行。于是，一种撕心裂肺的焦虑和头脑中有什么东西在下坠的感觉，再次攫住了我。战斗在进行，战斗在逼近——战斗已经站在这些空寂明亮的房间门口。记住我，记住我吧，我可爱的姑娘：我就要疯了。死了三十万。三十万个死者……

片断十七

……这里正在进行着一场血战。谣言既可怕又令人无从分辨真伪……

片断十八

今天早晨，当我阅读报上长得没有尽头的阵亡将士名录时，碰到一个熟人的姓名：我妹妹的未婚夫阵亡了。他是个军官，是和我死去的哥哥一起应征服役的。一小时后，邮递员交给我一封信，收信人栏写着哥哥的名字，我从信封上认出这是死者的笔迹：死人写给死人的信。但这事毕竟比死人写给活人那件事好。有人曾指给我看一位母亲。她从报纸上读到了儿子的死讯——她儿子是被炮弹炸死的。此后一个月中，她总是收到儿子的来信。这儿子曾是一位孝子，每封信都写满了温柔的话语、安慰，以及一个年轻人对一种幸福的纯真期待。他已经死了。可是仍然本着一种撒旦式的一丝不苟精神写信谈论生活，以致母亲也不再相信他已死去——可到后来，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再没有

了来信，无穷无尽的死神般的沉默期到了，她双手捧起儿子那把老式大手枪，向自己胸口开了一枪。她好像并没有死，可我不知道，再没听说过有关她的事。

我久久地端详着信封，想：他如何双手捧着信封，他如何在某地买了它，付了钱，勤务兵去了一家杂货铺，他封好了信封后，兴许，还亲手把它投进了邮筒。那一人称之为邮筒的机械，其车轮开始运转了，那封信漂过森林、田野和城镇，从一只手转到另一只手里，坚定不移奔向自己的目标。在最后一天早晨，他穿上了靴子——而那封信仍在漂流；他被打死了——而信仍在漂；他被扔进坟坑，身上堆满别的死尸和泥土——那封信漂过森林、田野和城镇，在那灰色的、打了戳的信封里，有一个活的灵魂。于是，才有了我现在双手捧着的这封信……

此即该信内容。信是用铅笔写在纸片上的。信未写完：一定是受了什么干扰。

"……现在我才懂得战争伟大的欢乐，以及杀人——杀那些聪明人、滑头、调皮鬼、杀那些比最凶猛的野兽更无比有趣的人——这一古老而又原始的快感。永远剥夺一个人的生命，这比打网球或是追逐明星惬意得多。可怜的朋友，真遗憾，你没跟我们在一起，而不得不陷足于平淡乏味烦闷无聊的市井生活中。在死亡的气息里，你可以找到你那高尚而又不安分的心灵永远都在追求的东西。血腥的宴席，在这个略有些陈腐的比喻中，包含着真理本身。我们在没膝深的水里行走，脑袋被这红酒——正如我那些非常可爱的小伙子们开玩笑所称的那样——熏蒸得晕了头。痛饮敌人的血——根本就不是如我们所想的那样，是一种愚蠢的风俗：人们很清楚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

"群鸦在叫。你听：群鸦在叫。这么多乌鸦从何而来？天空都因它们而成了黑压压一片。它们已经不知道害怕，与我们同

宿，处处将我们陪伴——我们总是躺在它们底下，如顶着一把镶了黑边的伞，如背靠着一棵会移动的、树冠簇黑的大树。有一只走到我脑袋前想啄一口——它或许以为我是个死人。群鸦在叫，这多少让我不安。这么多乌鸦从何而来呢？

“……昨天我们斩杀了许多梦中人。我们双脚点地，轻手轻脚，像猎鸨人一般潜入进去，我们蹑手蹑脚地，展转腾挪地，为的是不打动哪怕是一具死尸，不惊醒哪怕是一只乌鸦。我们如影子一般潜入进去，夜幕在将我们掩护。我亲手干掉了哨兵：扑倒他，把他用手掐死，为的是不让他出声。你知道吗：哪怕是一丁点儿声响，一切都完了。可他没有出声。显然，他甚至连想也想不到有人会来杀死他。

“他们全都睡在阴燃着的篝火旁，睡得很香。如同在自家的床上。我们一连砍了一个多小时，只有几个人在挨那致命的一刀前来得及睁一下眼睛。那些人当然一片尖叫，祈求饶命，又啃又咬。有一个家伙咬掉了我左手的一个手指，我凑巧不小心用左手掰他脑袋来着。他咬掉了我一根手指，而我干脆拧掉了他的脑袋。你以为如何，我们算是两清了吧？他们那伙人并非全都醒来过！只听一片砍骨剁肉的嚓嚓声。随后，我们把他们衣服剥光，瓜分了他们的袈裟。我的朋友，不要为我开的玩笑而生气。以你那种一丝不苟的性格你准会说，这有点儿形同抢劫了，可你得知道，我们自己也几乎是光着身子了，衣服破得几乎无法再补了。我身上长期以来一直穿的是一件村妇的短上衣，煞像……，反正不像一支胜利之师的军官。

“顺便说说：你好像已经结婚了吧，读这样的玩笑对你来说并非完全不合适吧。可……你是否明白呢？女人。真是活见鬼，我青春年少，渴望着爱情！等一等，有一位未婚妻的就是你吧？不是你给我看过一张姑娘的照片，说这是你的未婚妻，照片上还写

了几句什么话，非常忧郁，非常哀伤、悒郁。你当时哭了。这事儿过去好久了，我也只是模模糊糊记得，战争中顾不上卿卿我我呀。你当时哭了。你为什么哭呢？照片上究竟写了句什么话如此忧伤，如此忧郁，像一朵小花？你哭呀，总哭总哭……作为一个军官你居然哭鼻子，你难道不害羞吗！

“群鸦在叫。你听见了吗，朋友：群鸦在叫。它们究竟想要什么呀？……”

以下的铅笔字被划掉了。署名也无法辨认。

奇特的是：死者并未在我身上唤起一丁点儿怜悯。我犹能异常清晰地想象出他的面容，他脸上所有的线条都是那么绵软、温柔，如女人一般：双颊微红，眼睛清亮如晨曦，连鬓胡蓬松而又柔软。看样子，拿它来装饰女性也未尝不可以。他喜爱读书，喜欢花朵和音乐，最怕的是粗鲁和野蛮。他还写诗——我哥像一个批评家似的说，他写的诗棒极了。我所知道并记得的一切，都无法与这些嘎嘎尖叫的群鸦、血腥的屠杀和死亡联系起来。

……群鸦在叫……

蓦然，在一个疯狂的、无可言喻的幸福瞬间，我忽然明白过来，这一切都是谎言，从未有任何战争。既没有被打死的，也没有死尸，更没有使思维因受到震撼而软弱无力的那种恐惧。我躺着，做了一个噩梦，像童年一样：这些无声无息、令人害怕的、由于死亡和恐惧而空旷起来的房间，以及手捧某封奇特的书信的我本人，都不过是梦而已。哥哥还活着，家人全都正在喝茶，餐具磕碰声仍历历在耳。

……群鸦在叫……

不，这是真的。不幸的大地啊，这是真的。群鸦是在叫。这绝非一个无所事事、追求廉价效果的写家，一个失去理智的疯子的杜撰。群鸦在叫。我哥哥在哪儿？他曾是那么温柔，那么

高尚，对谁都没有坏心眼。他在哪儿？我在问你们，可恶的凶手！面对整个世界，我要你们回答，可恶的凶手，以死兽为食的群鸦、可怜而弱智的野兽！你们是群野兽！你们为什么杀死我哥？假如你们还有脸，我要给你们一个耳光，可你们没脸，你们只有猛兽的头。你们不过是在假装是人而已，在你们那手套下面我看到的是利爪，在你们的帽子下面——是野兽的被压瘪的颅骨；透过你们那聪明的言谈，我听到的是潜藏着的疯狂，是生锈的铁镣的铿锵之声。我要以我的悲哀，我的苦闷，我那蒙羞受辱的思维的全部力量，诅咒你们，不幸而又弱智的野兽！

最后一个片断

……我们期待于你们的，是生活的复兴！

演讲者叫喊道。他费力地靠在圆柱上，用双手平衡着身体，摇晃着一面旗帜。旗帜那皱褶里，写着这样的大字题辞："让战争滚开！"

"你们还年轻，你们的生活还在前面，保护好你们自己，保护好未来的人类，不要让他们经受这样的恐惧和这样的疯狂了吧。我们已经无力承受，血已溢满眼眶。天塌地陷呀，善良的人们啊……"

听众席上一片蹊跷的嗡嗡声。演讲者的声音不时被掩没在这一片生动活泼，如沉雷滚滚的嘈杂声中。

"就算我是个疯子，我说的可是实话。我的父亲和兄弟在那边正像倒兽一样腐烂。把篝火踩灭，把坑挖好，把枪毁了吧，埋掉吧。把兵营铲平，把这些炫耀武德的、疯子的服装从人们身上剥下、撕烂。我们已经无力承受……人们正在死去……"

从圆柱后面，闪出一个大高个儿，在打他、撞他。旗子被

举起又放倒。我来不及看清打人者的脸，因此一切即刻就化作一场噩梦。一切都在骚动、喧嚣。空中飞着石块、棍棒，人头上空打人的拳头飞舞。公众如奔腾咆哮的巨浪，把我举起来，冲出几步远，恶狠狠地抛在板墙上，随即又将我卷回去，卷到一边，最后，将我挤靠在一个顶部前倾、随时都会倒塌的劈柴垛上。什么东西干燥而又频促地敲得圆木噼啪作响。尔后是短暂的间歇——紧接着又是一片呐喊。这声音出自千百条嗓门，全出于自发，宽广深沉，因而十分骇人。又是一阵裂帛一般频促的哒哒哒哒声，只见我身边一个人应声倒地，眼睛原在的地方冒出一个红洞在向外喷血。一根沉重的大棒在空中飞舞，棒头打在我脸上，我应声倒地。接着，我在人们杂沓的脚下慌不择路地爬呀爬，终于爬到一片无人的开阔地。然后，我翻过板墙。手上的指甲都劈了。最后，爬上了劈柴垛。有人跌倒在我脚下，而我自己，也随着如飞瀑流泉一般噼哩啪啦劈面而来的棒雨倒在地上。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从一个封闭四角形中挣脱开身——而在我身后，轰鸣声，咆哮声，嘶叫声，噼哩啪啦声，汇成巨浪狂涛追逐而来。什么地方敲起了钟声。什么东西訇然倒塌，像是一幢五层楼房。暮霭裹足不前，似乎不愿放黑夜进来。在咆哮声和枪声传来的那个方向，红光烛天，驱走了黑暗。我从最后一堵板墙上跳下来，发觉自己置身于一条窄狭弯曲的胡同里。它像一条走廊被夹在两堵实心墙之间。我拔腿就跑，跑了很久，才发觉这原来是一条死胡同。又一堵板墙横在面前。墙外，则又是一个黑糊糊的劈柴垛和森林。我又开始在这些会滚动的又光又滑的巨木上爬行，好几次掉进黑黢黢的洞里。洞里面却十分安静，散发着原木的清香味儿。我重新爬出来，连头也不敢回：我不用回头也知道那边是怎么回事儿。根据黑黢黢的圆木上那一层微红暗淡的、使其酷似被打死的巨人一样的反

光，不难猜详。被打破的脸上血已经止住，血液凝固后便不再属于自己，僵硬有如一副石膏面具。痛感几乎已经消失。看样子，在我所掉进去过的某一个黑黢黢的井里，我摔得着实不轻，失去了知觉，可我自己并不知道这究竟是真是假，抑或不过是我的错觉。因为我所能记得起来的自己始终都在跑呀跑的。

然后，我又在一条陌生街道上折腾了好长时间。那街道上没有路灯，两边房子黑黢黢像人已死绝。我无论如何也无法走出这座无声迷宫。本该停下来好好看一看周围环境，以辨别方向。可是不行：我身后那轰鸣和呐喊的声浪，虽相距遥远，但仍在循踪追迹而来。有时，在突然出现的转角上，那声浪会向我扑面而来，它红红的，裹在一圈又一圈通红的、旋转中的烟柱里。于是，我连忙掉转身，逃命般地疯跑，直到那声浪重新处于我的背后。在一个街角上，我看见一线灯光，随着我的到来熄灭了：这是某个商店在匆匆忙忙关门。透过门上宽宽的缝隙，我还能看见柜台的一角，一只木桶，可随后这一切便被一片无声的、隐蔽的昏暗所笼罩。在离商店不远处，我碰到一个人向我迎面跑来。黑暗中我和他差点儿撞个满怀，我们在相距仅两步远的地方停住了脚步。不知道他是谁：我只看见一个黑黢黢万分警觉的人的侧影。

“你从哪儿来？”他问。

“从那边。”

“你要往哪儿跑？”

“往家。”

“啊！回家？”

他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向我扑过来，竭力想把我压倒在地。他那冰凉的手指贪婪地触摸着我的喉咙，可是，被缠裹在衣服里了。我狠狠咬了他一口，挣脱后跑了开来。他沿着空旷无人

的街道追了我好久，脚步声踢踢踢踢作响。后来，终于跟不上了——兴许，是被我咬得够呛。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跑回我家所在的那条街的。这条街上同样没有路灯，两边房屋没有一线灯火，死气沉沉。我如果不是偶然抬眼看见自己的家，兴许会一无所知地跑过家门。我犹豫了很久：在这条奇特的、死气沉沉的街上，在这条连我粗重的喘息声也能引起悲哀异常的回声的街上，我在其中住了那么多年的房子，在我眼里竟变得那么陌生。随后，当一想到刚才倒下去时，可能把钥匙给丢了，我就被一阵突如其来的强烈的惊恐所控制。我费了好大劲儿，才找到钥匙，虽然它就在我身上，在衣服的外兜里。我啪哒一声打开门锁，引起的回声是如此巨大而又异常，似乎整条街上所有死寂房屋的门都被打开了似的。

起先我躲在地下室里，呆了不久就感到害怕和憋闷。眼前有什么东西已开始隐隐闪现，于是，我就蹑手蹑脚地钻进了屋。我借着黑暗摸索着锁上了房门，想了一会儿，本想再搬些家具堵在门口，可就在这时，那棵大树被移动时的响声，骇人地在所有房间里响了起来，把我吓了一跳。

“让我就这样等待死神吧。反正就这样了。”我做出了决定。

洗脸盆里还有些水。很温。我摸索着洗了把脸，用床单擦了擦嘴。脸上被打破的地方火辣辣疼得厉害。于是，我便想照一下镜子。我擦亮一根火柴——借着火柴时明时暗微弱的火光，我看见黑暗中有一个非常丑陋、非常可怕的东西，正死死盯着我。我失手将火柴丢在了地板上。看来，我又碰了一鼻子灰。

“现在无所谓了，”我想。“谁需要我这样呢。”

我居然高兴起来。我做出种种稀奇古怪的鬼脸，像在剧中扮演窃贼一样，走向餐具柜，寻找有什么吃的。我很清楚所有

这些花样都统统不合时宜，可我喜欢这么做。吃东西时我也仍是在做戏。假装我饿得很厉害。

但黑暗和寂静还是把我给吓坏了。我打开通向院子的便门，开始谛听。刚开始，也许是因为车马都静了下来，因而我觉得周围静极了。可是，很快我就清晰分辨出远处喧嚷的人声、叫喊，某物正在下坠时发出的咔嚓咔嚓声、哈哈大笑声。喧闹声明显加大了力度。我瞅了一眼天空：天上红彤彤的，云翳在疾速浮动。我对面的板棚，院子里的石子甬道和狗窝，全都染上了一层微红的光晕。我悄悄透过窗户叫我的狗：

“尼普顿。”[1]

可狗窝里一点儿动静也没有。借着红彤彤的光，我看见狗窝里有一截铁链在微微闪光。远处的喊叫声和什么东西下坠时发出的啪哒啪哒声越来越响。我关上了便门。

“他们正在往这儿走！”我思忖道。我开始寻找藏身之处。我打开火炉，摸了摸壁炉，又看了看烤炉，可这些地方都不合适。我走遍了除书房外的所有房间，因为书房我连看也不愿看。我就知道，此刻他正坐在面对堆满书籍的书桌的轮椅上，而此刻这一景象不会令我愉快。

渐渐地，我开始觉得，在走动着的不止我一个人：在我周围的一片昏暗中，还有一些人在无声走动。他们几乎要能触碰到我了。有一次，甚至有人把气息吹到了我的后脑勺上了。

“谁在这儿？”我喃喃地问。可没有人回答。

可当我又开始走动时，他们也开始跟着我走。一声不吭，极为可怕。我也知道，我之所以产生如此幻觉，是由于生病，我大概在发高烧，可仍然还是无法克服恐慌心理，由于恐惧，我

[1] 古罗马的海神。此处用作狗名。——译注

全身都在一阵阵的冷战中颤抖。我摸了摸脑袋：脑袋热得像一团火。

“最好到那儿去吧，”我想。“他毕竟是自家人。”

我进去时，他正坐在面对堆满书籍的书桌的轮椅上。没有像上次一样消失，而是留在原地。红光透过窗上的呢制帷幔照进屋里，可仍然是什么也看不清，连他也只能依稀可见。我坐在他身边的沙发上开始等待。屋里很静，从那边传来平稳的喧闹声，某物下坠时的啪哒啪哒声和一两声尖叫。声音越来越近。红光越来越强。我已经能分辨得出坐在轮椅里的他：他那黑黢如铁墙似的侧影周围，镶着一道红色的光带。

“哥！”我说。

可他一声不吭。一动不动。如一座雕像一般黑黢黢的。邻屋里一块地板咯吱响了一声——突然，屋里变得异常寂静，这种寂静只有有许多死人的地方才会有。所有声响都消失了，连红光本身也带有一种死气沉沉、万籁无声的、难以捕捉的色彩，屋里变得宁静、黯淡。我想，这寂静来自哥哥，便对他说出了我的看法。

“不，非来源于我，”他说。“你看窗外。”

我撩开窗幔，不由地后退了一步。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我说。

“叫一下我妻子：她还没见过这一切呢。”他吩咐道。

她正坐在厨房里缝什么东西。看见我，她听话地站起来，把针插在衣物上，跟着我走出来。我打开所有窗帘，红光穿过宽阔的缝隙溢满整个屋子，可不知为何，屋里并没有因此而变得亮一点：屋里仍十分晦暗，只有窗户凝然不动地透出一方四角形的红光。

我们走到窗前。从楼房的墙根底下到尾檐板，都衬着一片

宁静火红的天空，无云无星，也没有太阳，一直延伸到地平线上。天空底下是平缓暗红的原野，上面死尸枕藉。所有死尸都浑身赤裸，脚朝我们，因此我们所能见到的，只有脚板和三角形的下巴颏。周围静极了——显然，一切都已死掉，在无边无际的原野上，没有什么是被人遗忘了的。

“他们越来越多了，”哥哥说。

他也站在窗前，全家人都到齐了：母亲，妹妹及生活在这屋里的所有人。他们的脸都无从看见，我只能根据声音来认出他们。

“这不过是感觉，”妹妹说。

“不，真的。你瞧啊。”

的确，死尸似乎更多了。我们留心寻找个中原由，看见：在一具死尸旁边，原来是一块空地，而现在突然出现了另一具尸体：显然，他们是被大地吐出来的。很快所有空隙也都塞满了；很快，整个大地也由于一具具粉红色成排躺着的、光脚板对着我们的尸体而变得明朗了。就连屋里也泛着粉红色的尸光。

“瞧，地方不够了，”哥哥说。

母亲说：

“有一个已经堆到这儿了。”

我们回头一看：我们身后的地板上，躺着一具头向后仰、粉白光裸的死尸。很快，在他旁边，又出现了第二具、第三具尸体。他们一个接一个被大地抛了出来，很快，码放得整整齐齐的一排排死尸便堆满了所有的房间。

“连育儿室里也有了，”保姆说。“我亲眼看见的。”

“得走了，”妹妹说。

“可是没有路呀，”哥哥说。“你们瞧。”

的确，尸体的光脚丫子已经触着我们了。它们一具具紧紧

挨着。正在这时，只见那些死尸动了，它们在移动，在被同样整齐的另一排死尸微微托起：这是一些新的死尸从大地里钻出来，把他们给顶起来了。

“他们会憋死我们！”哥哥喊。“窗户也不行。快看那边是什么？”

……窗外，衬着红彤彤、凝定不动的冷光，站在那儿的，就恰恰是——**红笑**。

七个绞刑犯

献给列夫·托尔斯泰

一 午间一点,大人

由于部长大人太肥胖,致有中风之虞,所以,为避免引起危险的激动,人们在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之后,才警告他:有人正在策划一个以他为谋杀对象的严重阴谋。那人见部长听此消息后十分平静,且笑眯眯的,便补充说明了一些细节:谋杀预订在第二天一大早,当部长准备出门去做报告时进行。谋杀者是几个恐怖分子,他们已被线人出卖,现在处于暗探们不分昼夜的监控之下。午间一时,恐怖分子们将带着炸弹在门口会齐,等待部长出门。在此,他们将被一网打尽。

"等一等,"部长吃惊地问。"他们是从哪儿得知,午间一点我要出门作报告的,要知道连我自己也不过是前天才知道的呀?"

保安队长用意含混地双手一摊,说:

“正是午间一点，大人。”

部长摇摇头，不知是大吃一惊，还是在赞许早已把一切安排就绪的警察局行动果断，脸上那两片暗黑肥厚的嘴唇上，挂上了一抹阴郁的笑容。他不愿继续打扰警察局的工作，便顺从地、迅速地收拾了一下，然后动身前往某个好客主人的豪宅去过夜。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也同样被从这幢危险的、第二天便将有投弹者前来光顾的房子里送走。

此刻，在他的豪门巨宅里，灯火辉煌。当熟人那殷勤的面孔，在向他或点头哈腰，或面露微笑，或愤慨不已时，大臣便有些飘飘然起来——就好像他已经荣获或即将荣获一项意外大奖。可是，人走了；灯灭了。电灯，透过镜面玻璃，将花边似的幽暗的光，投射在天花板和墙壁上。一个外人和一幢巨宅。屋里那一幅幅名画、雕像和从外面涌溢进来的静谧。屋子静悄悄的，模模糊糊，它唤醒了他的忧思，以为所有锁钥、保卫和高墙，全系虚设。于是，当夜深人静，大臣呆在别人的卧室里，为寂静和孤独所包围时，他感到恐惧已达到无法忍受的地步。

大臣肾脏也不太好。每次一旦过分激动，他的手脚便会充水，脸上浮肿，以此而变得似乎更肥胖、更臃肿、更沉重不堪。此刻，这位部长如一座吹涨了的肉山一般横陈在被压瘪的弹簧床上，怀着一种病人才有的烦闷之情，感到自己的一张脸已经不再属于自己地肿胀起来，拂之不去地枯想着别人为他准备的、严酷的命运。他开始一件接一件回想不久前才发生过的所有那些恐怖事件。一些和他一样的高官显贵，有的甚至比他的地位更高，被人们投出的炸弹炸飞。炸弹将躯体撕为碎片，被炸飞的脑浆溅落在脏兮兮的砖墙之上，将一颗颗牙齿拔出牙床。一想到这些，他便感到自己那肥胖臃肿的躯体，已经属于他人，已经能体验得到爆炸时产生的火热的冲击力，就连两条胳膊也已脱离躯体，牙

齿落光，脑浆纷飞，双腿麻木，脚趾如死人一般朝上直挺挺地驯顺地横陈在床上。他吃力地扭动着身体，出声地喘息、咳嗽，生怕自己有什么地方太像一个死人。他故意让自己弄出一些响动，让弹簧吱吜作响，被头窸窣有声，想以此表明自己还活着，根本就还没死；而且，离死尚远——和其他所有人一样。他那低沉的嗓音，在孤寂而清冷的卧室里，出声地、断断续续地响了起来：

“好样儿的！好样儿的！好样儿的！”

他这是在夸奖那些保卫他的生命安全，如此机警如此及时地向他发出谋杀警报的所有暗探、警察及士兵的。可是，无论他怎样辗转反侧，出声夸奖，也无论他怎样强迫自己歪扭嘴唇逼出一丝苦笑，以便向那些愚蠢而又不走运的恐怖分子表明他所有的嘲讽，他仍然还是无法相信自己已然获救，无法相信生命不会突然、一下子便弃他而去。死神，那些人为他预约的死神，仅止存在于那些人的头脑中的、意图中的死神，似乎已经就在身边，而且，在那些家伙被抓起来之前，在炸弹还没有被从那些家伙手中夺下去以前，在那些家伙还没有被投入牢不可破的监狱以前，死神便不会离开。瞧啊，它就站在那个角落里一动不动——它是不会走开的，它就像一个遵照某人意志和指令站岗的、忠实的卫兵。

“午间一时，大人！”那人说过的话又重新响起，而且，声音渐次放大，迹近于呐喊：时而欢快而又带有几分讥嘲；时而愤懑，时而固执而又愚钝。卧室里，就好像安装了数百台上紧了弦的留声机，它们全都一个紧接一个，以一种机械所特有的、白痴般的执拗，嘶喊着那些家伙所发出的指令：

“午间一时，大人。”

而这个明天才会到来的“午间一时”，还在不久以前，尚与其它同类无任何不同，而只不过是时针在金表盘上所发生的一种平稳运动罢了。然而此时此刻，它却突然拥有了一种凶险的信

念，从表盘上跳了出来，开始具有了独立的生命，展腰舒臂，如一根巨大的黑色立柱，将整个生命一切两半。这午间一时孑然而立，孤高自傲，恬不知耻，就好像在它之前和之后，未曾有过其它别的时辰一般，就好像它有权取得一种特殊的存在。“啊？你到底要什么？”部长咬紧牙关，忿恨地问。

留声机仍轰然作响。

“午间一时，大人！”黑色立柱暧昧地一笑，躬身施礼道。

咬得牙关咯咯作响的部长从床上坐了起来，双手捂脸——在这个讨厌的晚上，他无论如何是睡不着了。

部长用一双松软的、洒了香水的手掌揉着面颊，一种幻影清晰地令人胆寒地浮现在他的脑际：第二天一大早，他如何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起床，啜咖啡，随后又如何浑然无知地在前厅里穿好衣服。无论是他本人，还是给他递大衣的看门人，抑或是给他端咖啡的仆人，都不知道，此刻对他来说，什么啜咖啡，穿大衣，根本就是无谓之举，因为再过几秒钟，所有这一切：大衣也好，他的身体也罢，甚至包括已在他肚里的咖啡，都会被一声爆炸消灭无遗，为死神所攫取。瞧，这位看门人正在打开那扇玻璃门……这是一位可爱、善良而又温顺的看门人，他有一双士兵的、湛蓝的眼睛，胸脯上挂满了勋章，就是他——这位看门人，正在用自己的双手推开那扇可怕的门——他之所以开门，是因为他一无所知。大家也全都微笑，因为他们也全都一无所知。

“啊哈！”部长蓦然发出一声尖叫，然后，把手慢慢从脸上移开。

接着，他以专注、警觉的眼神，定定地凝视着眼前几步开外的暗处，随后，他同样慢慢腾腾地伸出手，摸着台灯，揿亮台灯。之后，他跳下床，连鞋也不穿，赤脚走在地毯上，在别人陌生的卧室里走了一圈，摸着了壁灯的开关，然后揿亮了。屋里顿时显得

明亮而又舒适，只有凌乱不堪的床铺和堆在地板上的被窝，在诉说着尚未完全消失的惊恐。

身着睡衣、一部胡须被刚才的辗转反侧弄得乱糟糟、双目喷火的官大人，此刻，与随便哪个气咻咻的老头，失眠、呼吸粗重的糟老头，一般无二。那帮家伙为他预约的死神，似乎把他给剥了个精光，把他同环绕着他的豪华和精美分隔开来了——很难相信，就是这么一个糟老头，居然会有那么大权力；很难相信，他那副躯体，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人的躯体，会行将伴随着一阵可怕的爆炸声，伴随着火光和轰鸣，骇人地死灭。虽然没穿衣服，部长也不觉得冷，他顺势坐在随便碰到的第一张扶手椅上，手抚着那部乱糟糟的胡须，专注、平静、沉思地凝视着陌生的、有着雕塑装饰的天花板。

嚯，原来是这么回事儿！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会如此胆怯和惊恐的原因啊！这也就是为什么死神要躲在角落里不走开也不能走开的原因啊！

"这帮蠢货！"他轻蔑而又庄重地说。

"这帮蠢货！"他放开嗓门，嘀咕了一遍。说着，他朝门口方向稍稍扭了一下头，以便让与此有关的那些人也都能听见。这话，是说给不久前还被他称赞是好样儿的人听的，是说给由于殷勤过分而向他详细披露了这件正在酝酿之中的阴谋的人听的。

"啊，当然啦，"一个飞快的念头，令他的精神陡然一震。他沉思道。"要知道，这不过是因为，现在，人们已经告诉给我，而我也已经知道，因此，才感到害怕。要知道，在那以前我一无所知，那时，我会平平静静地喝掉咖啡。啊，可后来呢，不用说，就是这个死神了——可难道我就那么怕死吗？这不，我有肾病，反正会有一死，而我不怕，因为我一无所知。可这帮蠢货却说什么：午间一时，大人。他们以为我听了会高兴的，可殊不知死神却出现在角

落里不愿离开了。不愿离开，因为它就是我的思想。可怕的不是死神，而是对死神的了解。假使一个人能确知他死的日子和时辰，他就根本不可能再活下去。而这帮蠢货已经在发出警告了：‘午间一时，大人！’”

部长的心情立时舒爽了，就好像有个人说他是彻底不朽的，永远都不会死一样。而且，他重又感到在这帮群氓当中，在这些懵懂莽撞地闯入迷宫的蠢人当中，他既强大又聪明，以致他开始沉思一个身罹重病的老者，虽饱尝艰辛，但却不以沉重的思考折磨自己，由于一无所知而体验到极乐的事。任何活物，不管是人还是物，都无法预知自己的死期。这不，不久前他生过一次病，医生说他死定了，得安排后事了——而他却不相信医生的诊断，结果真的活下来了。他年轻时也有过这样的事：在生活中陷入了困境，决意自杀。他准备了手枪，写好了遗书，甚至连自杀的时辰也选好了。可事到临头又改变了主意。在最后关头总是会有什么变化发生的。会出现始料不及的偶然事件，因此，任何人都无法说自己什么时候死。

“午间一点，大人。”这帮可爱的蠢驴是这么对他说的。尽管他们这么说，仅仅是因为死亡业已避免，但仅仅是知道死神可能降临的时刻这一点，就已会令他满怀恐惧了。总有一天他会被人杀死，但明天不会——明天不会——因此，他可以像一个死者一样睡他的安稳觉。这帮蠢驴，他们不知道他们撼动的，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法则；他们捅破的，是一张怎样的窗户纸——当他们以其白痴般的殷勤，对他说“午间一点，大人”时。

“不，不是午间一点，大人，什么时间还不知道。不知道什么时间。什么？”

“没什么，”寂静说。“没什么。”

“不，你说什么来着。”

“没什么，小事一桩。我是说：明天，午间一点。”

蓦然间，一阵突发的、强烈的悲感溢满心头。他明白了，在这个可诅咒的、黑色的、被从表盘上抠下来的时辰尚未过去以前，他是不会有梦、不会有安宁和欢乐的了。知道任何一个生物都不该知道之事的那个幽灵，此刻正蹲在那边的角落里，只要它在，就足以令天日无光，就足以让一个人陷入黑黢黢深不见底的恐惧中去。一度曾经惊扰过他的对死神的恐惧，流遍他全身，渗透他骨髓，从他身上的每一个汗毛孔里，探出它那白森森的脑壳来。

此时，使他害怕的，已经不再是明天将会出现的凶手——凶手早已消失不见了，被忘记了，他们已经同围绕在他人生的敌对人群和现象合而为一了——他怕的是某种突如其来而又必不可免的事：中风，心肌梗塞，或是某根薄薄的蠢头蠢脑的大动脉，突然间经受不了血的压力，会像肥厚的手上戴着的、绷得紧紧的手套一般，突然绷裂。

于是，他感到自己那粗短肥厚的脖根，竟然那么可怕。就连瞧一瞧自己那肥嘟嘟的手指，也会令他难以接受。他感到自己的手指太短了，手上满是濒死者的汗水。如果说刚才，当他蜷缩在黑暗中时，为了不致像个死人，他得不断动弹几下的话，那么现在，在这明亮清冷的、充满敌意、令人恐惧的灯光之下，他反倒害怕了，即便只是想摸一支烟——叫某人进来——他也不敢动弹一下。神经高度紧张。每根神经，都像是一根弯弯曲曲、蛇立的电线，顶端现出一颗小小的脑袋，疯狂而又恐惧地瞪大着眼睛，如行将咽气一般无声地、抽搐地张大着嘴。他感到窒息。

突然，在一片昏暗中，在灰尘和蛛网中间，在天花板下面的某个地方，响起了电铃声。小小的金属小锤恐惧痉挛地来回撞击着丁零作响的钟碗，随后停下来，可接着又持续不断地发出令人

恐惧的丁零声。这是部长大人从他下榻的卧室里揿响的。

人们纷纷跑来跑去。这里那里，吊灯壁灯，每一盏灯都亮了——要达到一定亮度，只怕这么多灯也嫌少，可要让幽灵显形，有这么些灯就足够了。幽灵无处不在：他们挤满了屋里的每个角落，他们挤满了整个天花板。他们抖抖索索紧抓住每个凸起物，他们靠在每堵墙上。这些丑陋不堪、蠢头蠢脑、数不胜数的哑吧幽灵，这些哑吧物体的哑吧灵魂，简直搞不清它们先前躲在哪里。

一个浑厚颤抖的声音在大声说着什么。随后，有人打电话叫来了医生：官大人情况不妙。连大人的夫人也给找来了。

二　判以绞刑

结果确如警方所言。四个恐怖分子，三男一女，带着炸弹、定时炸弹和手枪，在门口被抓获。第五个是个女的，她是在一套秘密住宅——她就是这住宅的主人——中被发现并逮捕的。与其同时被俘获的，还有许多炸药，已经装填一半的炸弹和枪枝。所有被捕者都很年轻：男的里面最大的二十八岁，女人最小的只有十九岁。对他们的判决是在逮捕后关押他们的那座要塞里进行的。判决进行得很快，而且，如那个残酷的时代中常有的那样，是秘密进行的。

在法庭上，五个人的表现都很平静，样子严肃，似还耽于沉思：他们对法官们表现出极度的轻蔑，以致没有人愿意以不必要的微笑或假作欢快来刻意表现自己的勇敢。他们的平静不愠不火，恰好是防护自己的心灵及其临终前广漠的黑暗，使之不被陌生、凶狠、且充满敌意的目光毒害所必需的程度。他们有时拒绝回答问题，有时虽也回答了，但却答得十分简洁、干脆而又准确，

就好像不是在回答法官，而是在回答统计员的提问，其目的不过是填写一些特殊表格一样。三个人——一女两男——说出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另外两人拒绝透露自己的名字。因而法官终究不知道他俩姓甚名谁。他们不知是像重病患者，还是像一些沉湎于一种深沉浩莽、包容万象思考中的人一样，如透过云里雾里一般，对法庭上正在进行的一切程序，表现出轻微的好奇。一句话，只要是它比其他生活更有趣，他们很快就能识破其含义，于是，在迅速地交换一下目光之后，便又从他们的思路被打断的地方开始继续思考。

首席法官在作了自我介绍以后就座。第一个犯人叫谢尔盖·戈洛温——退休上校之子——本人也当过军官。此人十分年轻，淡黄头发，宽肩阔背，身体健壮，以致于无论是监狱还是对必有一死的期待，都无法抹掉他脸上的一抹红晕和一双蔚蓝色眼睛里那年轻、幸福而又天真的神情。在审讯过程中，这位法官总是劲头十足地揪扯着他那部还不太习惯的、蓬松的、浅色的连鬓胡，眼睛或眨或眯地、专注地盯着窗户。

这是晚冬时节。在一场场暴风雪和一连串严寒、黯淡的日子里，为时不远的春天，不时会送来一个风和日丽、阳光明媚、春光可人的日子，以为自己的使者。即便她送来的，只是一个短短的时辰，那这一时辰也是如此春意盎然、风光明媚，甚至就连麻雀也落到了大马路上，高兴得发疯，像喝了酒的醉汉一般。此刻，透过上面那扇尘封土埋、从去夏就从未擦过的窗户，可以看到十分奇妙美丽的一角天空：初看之下，这天空似乎是灰白的、烟雾迷蒙的，可再一细看，就可以察觉它里面透着蓝，而且，这蓝色越来越深、越来越亮、越来越广大无边。这蓝色不是一下子便向人们全部敞开，而是明智地掩映在透明的云翳后面，这使得它更像你所爱恋的姑娘一般可爱。谢尔盖·戈洛温揪扯着胡须，交替地眯

缝着他那覆盖着毛茸茸长睫毛的两只眼睛，一边静观天象，一边费力地想着什么。有一次，他甚至疾速地活动起了手指，并且出于喜悦做了个不失天真的鬼脸。可当他向周围扫视了一眼之后，那鬼脸便像被脚踩灭的一粒火星似的熄灭了。转眼之间，透过两颊的红晕，现出一层毫无生气的土青色——几乎连向白色过度都给免了。他的两只手像钳子一般紧紧攥住他那一头蓬松的头发，攥得生疼，攥得指尖发白。然而，对生命和春天的喜悦毕竟更强烈：几分钟后，他那张年轻幼稚的脸，就又转向春日的晴空了。

正在眺望天空的，还有那个外号叫穆霞、不知其名、脸色苍白的年轻姑娘。她的岁数比戈洛温还小，可由于她表情严峻，一双黑漆漆的眼睛透着高傲执着的神情，遂使她看上去反倒显得比他大。能够说明她年龄的，就只有她那细嫩的颈项和同样白皙细嫩的、少女的手臂。此外，就还有她的青春本身，它无法捕捉、而是清晰地回荡在她那像一件被调试得无可挑剔的、纯洁、悦耳的嗓音中，每一句话，每一声感叹，都在揭示着这件乐器的音乐内涵。她很白，但不是那种死气沉沉的苍白，而是像一个人巨大强烈的内心之火被点燃时，而焕发出的炽热的洁白，这使得她整个胴体透明发亮，煞像一件塞佛尔[①]瓷器。她几乎是一动不动地坐在座位上，只是偶尔不让人察觉地活动下手指，抚摸着右手中指上不久前摘去戒指后留下的一道浅浅的印痕。她望着天空时的神情，没有温情，也不像是在欢乐地回忆什么。她之所以望天空，只不过是因为在官方这座肮脏法庭里，只有那一角蔚蓝色的天空是最美、最纯洁、最真实的——它根本就不想从她的眼睛里逼问出什么来。

法官们怜悯谢尔盖·戈洛温，而对她，却只有仇恨。

---

① 法国地名，以盛产瓷器著称。——译注

穆霞的邻座，也不知其名，外号叫维纳，同样一动不动地坐在她身边，以一种多少有些刻板的姿式，把两手叠放在膝头。如果人的脸可以像一扇假门那样关闭的话，这位无名者肯定会像关闭一扇铁门那样将它关闭，并在门上吊上一把铁锁的。他一动不动地凝视着脚下肮脏的木地板，以致让人揣摸不透他的心绪：他总是心绪宁帖还是总在激动；他在思考什么还是在倾听暗探向法官陈诉的证言。他的个头并不很高，脸部线条细致而又高贵。这人如南方某地的月夜，或如柏树浓荫匝地的海边一样温柔而又标致，可与此同时，却又令人感到他身上潜藏着一种宁静而又巨大的力量、勇往直前的坚定性和冷静大胆的勇气。他回答问题时，话说得简洁、准确，而且彬彬有礼。可这种礼貌出自他的嘴里及表现在他那半似鞠躬的姿式里，却令人感到凶险。如果说囚衣穿在其他所有被捕者身上，都令人觉得荒唐可笑的话，那么，在他身上，囚衣完全是虽有若无——衣服与人竟然会那样格格不入。尽管在其他恐怖分子手中发现了定时炸弹，而在维纳手里，只找到一把黑黢黢的手枪，可法官们不知为何，偏偏认定他是头目，因此，跟他讲话时，都带有几分尊重，而且，和他一样简洁干练。

维纳后面是瓦西里·卡希林。此刻，充斥在他整个心灵的，就只剩下了彻头彻尾的、令人无法忍受的、对死亡的恐惧。他竭尽全力想要把这种恐惧感压抑住，不使之向法官流露出来。从一大早刚开始把他们带上法庭时起，心率过速就已使他喘不过气来。他的额头上，始终沁满大粒大粒的汗珠，连手也是又冷又湿，冰凉地、浸透了汗水的衬衣紧贴在他的肉上，妨碍他的动作。他正以一种超乎自然的意志力，强迫自己的手指不要打颤，嗓音清晰坚定，眼睛平静安详。对自己周围的一切他都视若无睹，传到他耳中的别人的谈话声，都好像是来自云里雾里——而他，则把

自己困兽犹斗的全部心力，统统用来对付这一大团云雾——回答问题要坚定，要大声。可是，话一出口，他就忘了，既想不起问题是什么，也想不起自己是怎么回答的，于是乎，又不得不一声不吭地、可怕地斗下去。死神在他身上已经明显到了一目了然的程度，甚至就连法官也不愿看着他。他的年龄很难判断，因为他如同一具已然开始腐烂的死尸。按身份证，他拢共只有二十三岁。维纳悄悄用手触了触他的膝盖一两次，每次他都回答说：

“没什么。”

对他来说，最可怕的，莫过于他会突然产生一种想要狂喊乱叫——非诉之于话语，而是像牲口一般绝望地哀鸣——的无以遏止的冲动。每当这时，他就会悄悄碰一碰维纳，而维纳则连眼皮也不抬，悄声对他说：

“没关系，瓦夏。马上就完了。”

第五个是个女的，叫丹娘·科瓦利丘克。她忧思重重且痛苦不堪，却总是用一种母亲般关切的目光，抚慰着每个同伙。她从未有过孩子。她还相当年轻，而且，她的面颊和谢尔盖·戈洛温一样红润。可尽管如此，从外表看，她却像是所有这些人的母亲：她的目光，她的笑容，她的恐惧，充满许多关切和无尽爱意。对法庭，她根本就不关心，就好像它是一种毫不相干的东西。她只留心听别人是怎么回答问题的：嗓音是否颤抖，是否害怕了，是否说了什么废话。

由于失望，她对瓦夏连看也不看一眼，只是绞着绵软的手指，而当她看穆霞和维纳时，眼神里却洋溢着骄傲和尊敬，表情庄重而又专注。至于对谢尔盖·戈洛温，她总是想以其一笑付之。

“这个宝贝儿，在望天呐。望吧，望吧，亲爱的，”她在想戈洛温。“瓦夏怎样了？这是怎么回事儿，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啊……

我该拿他怎么办呐?说他几句吧——兴许会更糟:万一他哭起来呢?”

她那浮肿的、可爱而又善良的面庞,犹如晨曦初露时反射天上哪一朵流云的一泓清水,反映出了其他四个人每一种转瞬即逝的感觉和念头。至于说她同样将被判刑并被绞死这一点,她连想也不想——她对此无动于衷。军火库就是在她家里被发现的,而且,无论这有多么奇特——也正是她,开枪迎击前来捕捉的警察,并且还打伤了其中一名暗探的脑袋。

直到天黑后大约八点钟,庭审才结束。在穆霞和谢尔盖·戈洛温眼中,蔚蓝色的晴空逐渐消退了它的色彩,然而,却并未如夏天的傍晚那样,现出玫瑰色的晚霞,闪现嫣然一笑,而是浮起了阴霾晦暗的乌云,并且一下子变得正如冬天一般寒冷。戈洛温叹了口气,伸了个懒腰,然后又向窗外瞥了两眼,可外面已然是寒冷的冬夜了,于是,他一面依旧拈弄着他那部胡须,一面怀着一种儿童似的好奇心,逐一打量着每个法官和带枪的兵士,随后又向丹娘·科瓦利丘克投以一笑。当天光黯淡下来以后,穆霞依然很平静,她只是不再俯身脚下,而是把目光转向了角落。角落里,有一张蛛网,在不大容易被察觉的、烘热了的气流的拂动下,正微微晃动。她凝视着那只蛛网,直到宣判开始。

宣判过后,犯人们离开身穿燕尾服的警士,躲避着他们那惶然无助、同情负疚的目光,片刻间在门口会齐了。于是,犯人们开始了简短的交谈。“没什么了不起,瓦夏。一切马上就会结束的,”维纳说。

“放心,老兄,我没事儿,”卡希林平静地大声说道。他的嗓音甚至带有几分欢快。

的确,他的脸上有一抹红晕,已然不再像是一张死尸的脸了。

“让他们统统见鬼去吧，这帮绞刑犯，”戈洛温故作天真地骂了一句。

“这我早就料到了，”维纳平静地回了他一句。

“明天终审判决以后，就会把我们全都关在一起了，”科瓦利丘克抚慰地说。“临刑前我们都将在一起。”

穆霞一声未吭。随后，步履坚决地走到了前面。

三　不该把我绞死

在恐怖分子被判刑的两个星期前，同一个只不过是由另外一批人组成的巡回军事法庭，判决农民伊万·扬松以绞刑。

这个伊万·扬松是一个富裕农场主的雇工，与其他和他同样孤身赤贫的雇农相比，无任何特殊之处。他是爱沙尼亚人，来自维森堡，在数年当中，他从一个农场转到另一个农场，逐渐迁移到了首都附近。他不大会说俄语，而由于他的主人是一个姓拉扎列夫的俄罗斯人，而周围又连一个爱沙尼亚人也没有，所以，整整两年当中，扬松差不多一直都不说话。看样子，他一般说也不大喜欢喋喋不休，他不光不跟人说话，连对牲口也不说：他总是一声不吭地饮马，一声不吭地套马轭，迈着缺乏自信的小碎步，慢腾腾、懒洋洋地围着牲口打转转。遇到马儿嗔着他一声不吭而发脾气、调皮时，他还是一声不吭地鞭打它。他抽马抽得极狠、冷酷、凶狠而又执拗。如果赶上他喝得酩酊大醉，他会把马用鞭抽到发狂的地步。每逢这时，鞭打孥马的噼哩啪啦声，马蹄敲击马厩里木地板的细碎的、惊惶的、充满痛苦的啪嗒啪嗒声，便会传进屋里。扬松只要一打马，主人便会打他本人，可尽管这样，也还是改不了他这坏毛病，于是，也就由他去了。

扬松每月总要痛饮一到两次。通常是在他送主人到大火车

站——那里有个酒吧——的日子里。把主人送上车后,他把雪橇赶离车站约半俄里许,然后把雪橇和马拴在路边雪地上,一直等到火车开走。雪橇侧立着,差不多就要平躺着了。辕马四蹄撒开,站在深及马腹的雪堆里,偶尔往下抻着脖子,想要舔一舔绵软的雪。扬松极不舒适地平躺在雪橇上,似在打盹。他那顶脱了毛的皮帽上那开了线的帽耳,无力地耷拉下来,犹如猎狗的耳朵。狗那红通通的小鼻子下面湿漉漉的。

其后,扬松返回车站,很快就喝多了。

回农场的路共有十俄里,他疾驰而归。那匹可怜的马儿,被他抽打得恐惧异常,奋起四蹄疯狂飞驰。只见雪橇不时绊在雪堆上,磕磕碰碰,俯身前冲,而扬松则放松缰绳,每分钟都差点儿被抛向空中,嘴里发出也不知是歌声,还是用爱沙尼亚语喊出的、断断续续、莫名其妙的咕哝声。在比较常见的情况下,他连歌都不哼一哼,而是一声不吭地咬紧牙关,凭着胸中涌起的无名怒火、欢乐和痛苦,打马疾驰,活像个瞎子:既不看迎面来人,也不高声预警,更不放慢迹近疯狂的行速,哪怕是转弯或是下坡。就在这样野蛮的疾驰中,他居然能一次也没有压死什么人,居然能一次也没有被摔死,这简直令人不可思议。

像他这号家伙,本来早就该被赶跑了,像他曾在别的地方被赶走那样。可是他要的工钱少,再加上别的雇工又未见得比他好,所以,他居然能干满两年。扬松一生中未曾有过任何大事。有一次,他收到一封信,是用爱沙尼亚语写的,可是,由于他本人不识字,而其他人又不懂爱沙尼亚文,扬松如同根本就不理解那信能给他带来故乡的消息一般,野蛮、残忍而又冷酷地把它丢进了粪堆。显然,他也想女人,还曾想追求厨娘,却没有追到手。为此,还遭到了粗暴拒绝和嘲笑:扬松个头很矮,糟朽不堪,满脸雀斑,皮肉松弛,一双总也睡不醒的小眼睛总是泛着肮脏的深绿的幽

光。扬松对自己所遭受的挫折持无所谓态度，并且从此再没有找厨娘的麻烦。

可是，扬松尽管难得说话，却总是似乎在谛听什么。他喜欢谛听死气沉沉的雪原。那上面，一个个粪堆，被冻得梆梆硬，煞像一排排堆起来的小坟丘。他还喜欢谛听披着雪被的蔚蓝色的远方，谛听电线杆发出的嗡嗡声和人们的说话声。至于说原野和电线杆究竟向他诉说了些什么，那就只有他自个儿一个人知道了。而人们的谈话声却总是惶惶不安，涉及许多有关凶杀、抢劫、放火的谣言。有一天夜里，从邻村的新教堂，模模糊糊，隐隐约约地传来一口煞像铃铛的小钟发出的叮叮当当声：原来是一帮外来人在抢劫这座富裕农场。他们杀死了农场主人和他的老婆，并且把屋子也给烧了。

于是，扬松所在的这家农场里的人也变得神经过敏起来：他们不光是在夜里，连白天也把狗放出来，而一到夜里，主人便把枪放在身边。主人想给扬松发一支同样的老枪，只不过是单筒的，可扬松把那支枪放在手上摆弄了一会儿，摇摇头，不知为何，又还给了主人。主人不知道为什么扬松不要枪，就把他给臭骂了一顿，而扬松拒绝要枪的原因，是他不太相信这把生了锈的老枪，而更信任他那把芬兰刀的威力。

喏，这不，就是这个伊万·扬松，就是这个不信任枪的家伙，在一个冬天的夜晚，乘另一名雇工被派往车站之机，实施了一个极其狡诈的阴谋，它既是持枪抢劫，又是凶杀，更是强奸妇女。他实施的这一计谋，简单得令人咋舌：他把厨娘锁在厨房里，自己装出一副困得要死的样子，懒洋洋地走到主人身后，然后疾速地、一下一下地，用刀抽打主人的脊背。主人被打得失去知觉，倒在地上；女主人满地打滚，哀哀求告；而扬松却龇着牙，挥着刀，开始翻寻箱匣。他找到了钱，随后，他像是第一次发觉女主人似

的，连他自己也颇感意外地，扑向女主人，要奸污她。可是，由于他在此时丢下了刀子，而女主人的力气又很大，结果，她非但没让他把自己给奸污了，反而还差点儿没把扬松给掐死。可这时地上的主人开始翻身，厨娘手中的炉叉也发出响动，于是，扬松推倒厨房门，逃到野外去了。扬松是在一小时后被抓住的。当时他正蹲在板棚里的一个角落里，一根接一根擦着易灭的火柴，准备放火。

几天后，农场主死于血液中毒，而扬松则和一批抢劫犯和凶杀犯一起，等来了对自己的报应，被判处死刑。在法庭上，他表现得和往常一样：枯干瘦小，满脸雀斑，睡眼惺忪，双目混浊。对正在进行的事件的含义，他好像根本就不理解，看上去十分淡漠：他用他那粗糙坚硬、不会打弯的指头，掏着鼻孔，眨动着发白的睫毛，迟钝地、无好奇之心地打量着这间重要的、陌生的大厅。只有那些每逢礼拜日在新教教堂里曾经见到过他的人，能够猜出，他多少还修饰打扮了一番自己：脖子上围着肮脏的、针织的红围巾，某处头发还曾用水抿过。而头上凡是用水抿过的地方，头发又黑又光滑；而其它地方淡黄而又稀疏的头发却打着卷儿——像被冰雹打过的、贫瘠的庄稼地里的麦秸一般。判决开始——即判以绞刑——后，扬松突然兴奋起来。他满脸通红，把围巾挽上又解开，像是要把它给掐死。接着，他不明事理地挥动着两手，脸冲着那位并非宣读判词的法官，手却指着宣读判词的法官，说：

“她说得把我给绞死。”

“她又是谁？”宣读判决的主持法官以其宽容的男低音问道。

在场的人都偷偷笑了，把笑意遮挡在胡髭和文件后面。扬松以食指点着主持法官，皱着眉头生气地说：

“你！”

“喔？”

扬松又把目光转向旁边一直沉默不语、且笑得很有节制的另一位法官。他感到此人是他的朋友，且与判决毫无关系：

“是她说得把我给绞死。不该把我绞死的。”

“把犯人带下去！”

但扬松在被带下去之前，再次郑重其事地说：

“不该把我绞死的。”

扬松的表现是那么荒唐，他伸着指头，徒劳地想要使他那张愤懑的小脸表现出郑重其事的样子，以致就连押解他出法庭的士兵，也不得不违反规定地小声对他说：

“小伙子，你可真是个傻蛋。”

“不该把我吊死，”扬松执拗地说。

“糟啦，你非得给吊死不可啦，只怕连抽筋都来不及啦。”

“得，你少说两句吧！”另一个押解员生气地说。可他自己也忍不住说：“你还算什么抢劫犯！蠢货，你干吗要杀人呢？现在你倒是好好掂量一下呀。”

“也许会放过他？”前一个士兵开始同情起扬松来。

“怎么会！能放过这号人……得，也许吧，不说了。”

可扬松已经不再吭声了。他又一次被关进囚室。在这里，他已经蹲了一个月的牢，对它已经习惯了。如同对其他的一切——殴打，伏特加，死气沉沉，如墓地一般散布着浑圆形丘陵的雪原——那样。此刻，当他看见自己的床，自己的铁栅窗时；当他看见人们给他端来了饮食时，他甚至欢快起来了——从早晨到现在，他还什么都没下肚呢。只有法庭上的事使他不快，可他却无法、也不会去思考这件事。他也根本就想象不出绞刑是怎么回事儿。

尽管扬松被判死刑，可是，在监狱里，像他这号的犯人太多了，因此，他还算不上是个要犯。因此，人们在跟他说话时，用不着像跟其他任何没判死刑的人那样，小心提防，故作尊重。就好

像人们并不认为他的死刑是死刑一样。典狱长在得知判决以后，训导他说：

“怎么样，老兄？混到吊死的份儿了吧。”

“什么时候吊我？”扬松不大相信地问。

典狱长沉吟起来。

“哦，至于这个嘛，老兄，看来你得等几天。暂时还没凑够数。光一个人，而且是你这样的人，怕是不值得费手脚。这事也需要有一种情绪。”

“喔，可究竟什么时候呢？”扬松固执地问。

说什么光他一个人，甚至都不值得一吊，这种说法，丝毫也不使他感到委屈。他不相信这种说法，认为它不过是一种借口，为的是延缓死刑，其后，说不定还会干脆把它给取消了呢。于是，他高兴起来：那个连想也无法去想的、黯淡而又可怕的时刻，移向了远方，变得如任何死神一般怪诞而不可思议了。

“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典狱长——这是一个执拗而又阴郁的老头——大怒了。“这又不是吊一条狗，牵到房后，就万事齐备了。你该不是就想那样吧，蠢货！”

“我才不想呢！”皱着眉头的扬松突然欢快地说。“是她说的得把我给吊死，可我不愿意！”

说着，他笑了起来，在他的一生中，这兴许是他第一次笑：他的笑声嘶哑、懵懂，可是却极其欢快，惬意。犹如一只鹅在叫：嘎、嘎、嘎！典狱长吃惊地瞥了他一眼后，严厉地皱紧了眉头：一个应该被处死的人荒唐的欢乐，亵渎了监狱和死刑本身的尊严，使其变得多少有些奇特。突然，瞬息之间，甚至是极其短暂的一秒钟，这位老典狱长，这个在监狱里度过了一生的老人，这个把狱规看得如自然法则一般的老人，突然感到监狱以及整个生活，有点儿像是一个疯人院，而他这个典狱长，就是院里最重要的疯子。

"呸,见你的鬼去!"他吐了口痰。"你干吗龇牙咧嘴的,你面对的又不是一条狗!"

"可我真的不愿意啊——嘎、嘎、嘎!"扬松笑了。

"这个魔鬼!"典狱长说着,便感到有些想要重新划个十字。

这个有一张蔫不唧小脸的家伙,恐怕是最不像魔鬼撒旦的人了,然而,在此人那鸭叫一般的嘎嘎声里,却包含着某种东西,它足以把监狱的神圣性和坚不可摧性毁灭无遗。只要这家伙再笑那么一两声,腐朽不堪的狱墙便会倒塌,泡得软不拉儿的格栅就会消失,连典狱长自己也会把犯人推出门外,说:天呐,到城里逛荡去吧,有请诸位啦,——也许有谁还会想到乡下去逛逛呢?魔鬼!

可扬松已经不笑了,而只是狡猾地眯着眼睛。

"那,就这么着吧!"典狱长含义不明地威胁说。说完,走了,连头都不回。

这天傍晚,扬松始终很安静,甚至很欢快。他总是自言自语地嘀咕着他已说过的那句话——不该把我给吊死的——这句话是如此使人信服,如此睿智,如此不容辩驳,以致再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了。对自己所犯的罪行,他早就忘得一干二净,只是偶尔想起来便感到惋惜:当时没能把女主人给做了。可很快就连这件事也给忘了。

每天早晨,扬松都要不厌其烦地问什么时候吊他,而每天早晨典狱长总是生气地说:

"你还来得及,魔鬼。等着吧!"说完,便乘扬松还未出声,急忙走开。

由于这些话每天都一成不变地重复来重复去,又由于每天都是如此开始、如此进行又如此结束的,如最平常不过的日子一般,使扬松无可挽回地确信:任何死刑都不会有的。很快他就把

法庭那档事给忘了，整天躺在床铺上，朦胧而又愉悦地幻想着了无生息的、丘陵起伏的雪原，火车站里的酒吧，以及比之更遥远、更光明的什么东西。监狱里伙食很好，以致扬松不知何故，居然能在几天之内，很快就发了福，变得多少有些妄自尊大起来。

“照我现在这样子她笃定喜欢，”他一下子又想起了女主人。“我现在胖了，不比别人差。”

只是，非常渴望伏特加——喝了酒，打马遛一遛那该有多好啊。

当恐怖分子被捕的消息传到监狱时，典狱长突然出乎意料地、非常野蛮地对扬松日复一日的提问作了如下回答：

“现在快了。”

说着，他静静地瞅着扬松，又加重语气说：“这下快了。我想，再过一礼拜吧。”

扬松脸色泛了青。他那呆板无神的眼睛混浊得像是马上就要睡着了似的。他问：

“你是在开玩笑吧？”

“一会儿等都等不及，一会儿又说我开玩笑。我们这儿可不兴开玩笑。喜欢开玩笑的是您，我们这儿可不兴开玩笑。”典狱长庄重地说完，就走了。

这天刚到傍晚扬松就已瘦了一圈。他那绷紧才不过几天的皮肤，突然堆起了许多细小的皱褶，有些地方甚至似乎都耷拉下来了。他的眼神黯淡无神，举手投足慢慢腾腾，蔫不唧，似乎每转一下头，动一下指头，迈一下脚步，都是如此复杂而又艰巨的工程，以致在行动以前必须花费好长时间仔细斟酌。夜里躺在铺板上，大睁双眼，尽管睡眼惺忪，可直到天亮，也一直睁得大大的。

“啊哈！”第二天一见到他，典狱长就心满意足地说。“监狱可不是你的酒馆，亲爱的。”

典狱长像一个实验再次成功的学者似的，怀着愉快而又满足的心情，从脚到头，专注而又详尽地审视着他的犯人。从现在起一切都按部就班了。撒旦受到了惩罚，监狱和刑法的尊严恢复了。这老头宽容甚至不乏几分真诚地同情起了这位犯人。

“不想和什么人见个面？”

“为什么？”

“喏，告个别呗。比方说，和母亲或是兄弟。”

“不该吊死我的，”扬松小声嘀咕道。他斜睨着典狱长。“我不想死。”

典狱长瞥了他一眼，然后，没说话，只是挥了下手。

傍晚时扬松多少安静下来点儿了。这一天是如此平常，冬天有云的天空也是如此平常，走廊里的脚步声和什么人的说话声也是如此之平常，酸白菜汤的味道也是如此平常、自然、普通，以致使他又一次对死刑产生了怀疑。可一到夜里，恐惧便兜上心头。在此之前，扬松感到夜晚不过就是一片黑暗罢了，不过就是一段特殊的、必须去睡觉的黑暗时光罢了，可现在他却感到夜晚是那么神秘可怕而又凶险。要想让他不相信死亡，就得容他能看到或是听到自己周围那些寻常之物——脚步声、说话声、光亮、酸白菜汤，可现在，所有一度曾是寻常之物的东西，如寂静，黑暗等，似乎它们自己本身就是死神。

而且，夜拖得越长越可怕。扬松以一个以为一切都是可能的野蛮人或婴儿的天真，恨不得向太阳发出呼吁：放光吧！他请求，他祈祷，太阳之光，可是，夜晚那黑色的影子不可阻挡地覆盖着大地，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它们的进程。扬松那贫弱的头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出这是不可能的，这使得他内心充满了恐惧：他还不能清晰地感觉到这一点，但已经意识到仅在咫尺的死神的必然性，意识到自己那僵硬的一条腿已经踏上了绞刑架的第

一层台阶。

白天再次使他心绪平静，夜晚也再次使他惊恐不安，就这样，一直持续到他终于认识并且感觉到自己难逃一死的那个晚上；认识并且感觉到再过三天，天亮时分，当太阳升起时，死神就要降临。

他从未想过死是什么的问题，对他来说，死神并没有什么形象——可此刻他却清清楚楚地看见并且感觉到，死神已经潜入囚室，正在摸索着把他寻找。于是，为了逃生，他开始在囚室里来回奔跑。

可是，这间小小的囚室里似乎长出了许多虽不尖利，但很粗钝的角来，它们都在把他往囚室的中央地带推。根本无处藏身。门是锁着的。屋里很亮。一连好几次，他一声不吭地撞着墙，有一次撞在面门上——发出的响声空洞而又沉闷。他脚下不知绊上了什么东西，“扑通”一声倒在地上。他立刻感到自己被什么东西紧紧抓住。他爬在地上，把脸紧贴在地上，竭力想把脑袋钻进那黑黢黢、脏兮兮的沥青地面底下。扬松发出了恐惧绝望的哀嚎。他躺在地上，高喊乱叫，直到来人。狱警走过来，把他抬起来，放倒在床上，往他头上浇了凉水。在这过程中，扬松始终不敢把紧闭的眼皮睁开。随后，他悄悄睁开一只眼，瞥见一个空荡荡的角落里亮堂堂的，还看见空荡荡的屋里什么人的一只靴子，于是，他又放声哭喊起来。

可是，凉水开始发生作用了。值班典狱长，也就是那个老头，以打代医地抽了他脑袋一巴掌，这也十分有效。生命的感觉果然驱走了死神的阴影，这使得扬松睁开了眼睛。下半夜，尽管头脑昏昏沉沉，但他毕竟睡着了，而且，睡得很死。他半张着嘴，鼾声大作，时高时低，眼睛微闭。缝隙间，一双看不到瞳仁的死鱼眼珠泛着白光。

从此以后，世上的一切，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无论脚步声，说话声还是酸白菜汤，都只能使他恐惧，使他陷入一种野蛮的、任何东西都无法与之相比的惊恐状态。两种相互极端矛盾的观念——如往常一样明亮的白天及白菜的气息和味道与这样一种意识，即再过两天，不，再过一天，他就得被处死——是他那贫弱的头脑无论如何也调和不起来的。他什么也不想，甚至也不计算时间，只是恐惧无言地面对着这一将他的大脑一劈两半的矛盾。他面色如土，既不白也不红，看外表似乎很平静，只是，他什么东西也不吃，根本就不睡觉：他或是坐在小凳上，将双腿胆怯地缩在身子底下；或是蹑手蹑脚，偷偷摸摸，神情恍惚地左右张望着，在囚室里走来走去，一折腾就是一宿。他的嘴始终半开半阖，像是受到了一连串惊吓：即便是想要拿起某个最平常的东西，他也要经过一番长久、迟钝的审视之后，才满腹狐疑地把它抓起来。

从他变为这般模样以后，通过窗洞观察他的典狱长和狱警，便不再留意他了。这是死刑犯身上常见的状态。典狱长尽管从未有过类似的经验，但他认为，这种状态与一头将要被宰杀、经刀背磕打脑门以后听力已全部丧失的牲口的状态，完全一样。

“他现在什么也听不见，从现在起直到临死之前，他不会有任何感觉，”典狱长用一双经验丰富的眼睛打量着他说。“伊万，你听见了吗？ 啊，伊万？”

“不能把我吊死，”扬松含含糊糊地嘟囔了一句以后，他的下腭就又耷拉下来了。

“你要是不杀人，也就不会绞死你了，”副典狱长——一个还十分年轻的、胸前挂满勋章，举止傲慢的男人教训道。“既不愿吊死，又何必杀人呢？”

“他是想白杀一个人。蠢归蠢，但也够狡猾的。”

“我不愿意，”扬松说。

“好啦，亲爱的，不愿就不愿，这是你的事儿，”副典狱长冷漠地说。“与其胡说一气，倒不如把财产安排一下——你总该有些什么东西吧。”

“他什么都没有。一件衬衫就是全部家当。喔，还有一顶皮帽子——这个花花公子！”

就这样一直持续到礼拜四那天。礼拜四，夜里十二点钟时，许多人涌进了扬松的牢房，其中一个戴肩章的先生说：

“喂，快起来。该上路了。”

扬松依旧是那样慢条斯理地、疲疲沓沓地、把他所有的东西穿戴在身上。最后，把他那条脏兮兮的红围巾围在脖子里，戴肩章的那位先生一边吸烟，一边看着扬松在穿衣服。对某人说：

“今天的天气可真暖和啊。跟春天似的。”

扬松的眼皮困得睁不开，他差不多要睡着了，因此，转起身来慢慢腾腾，笨拙呆滞。典狱长吆喝了一声：

“喂喂，快点儿。不然就睡着了！”

可扬松却突然停了下来。

“我不愿意啊，”他无精打采地说。

来人把他架起来拖拉出去。而他也顺从地耸着肩膀，由着人们把他架出来。一进院里，一股清新湿润的、洋溢着春天气息的空气便向他迎面扑来，脚下的地面湿漉漉的。此时虽然还是深夜，但融雪气息已经很浓，不知从什么地方落在石头上的嘀水声，叮叮咚咚，十分悦耳。在等待宪兵们马刀锵锵、弯腰低头一个接一个钻进一辆没有点灯的黑黢黢的马车上时，扬松懒洋洋掏着湿漉漉的鼻孔，整了整织得十分粗糙的围巾。

四 我们是奥勒尔省人

判处扬松的那同一个巡回法庭，同时还判处了奥勒尔省叶列茨县一个外号叫米什卡·奇加诺克的农民米哈伊尔·戈卢别茨绞刑。他是个鞑靼人。经调查判明，他的最后一桩罪行，是持枪抢劫并杀死三人。而他此前的可疑经历却坠入神秘的深渊。有人隐隐约约暗示，说他参与了整整一系列其他的抢劫和凶杀事件。人们不难感觉得到他的身后拖着血缘及可疑的、狂饮滥醉的经历。他以一种彻底坦白的态度，完全真诚地称自己是强盗，而对那些追求时髦自诩"剥夺者"的人，则满是讥讽。对他犯下的最后一桩罪行，他知道即使抵赖也无济于事，因此，他倒是乐意一五一十地讲述，而当提问涉及到过去，他就会龇着牙吹吹口哨：

"到田野追风去吧！"[1]

而一旦人们的讯问开始变得纠缠不休时，奇加诺克的表情就会变得尊严和严肃起来。

"我们奥勒尔人，全都是亡命之徒，"他说得庄重肃穆且深明事理。"奥勒尔和克罗姆人，是第一代小偷。卡拉契夫和利维人，让所有小偷都吃惊。而叶列茨人，则是所有小偷之父。这有什么可说的！"

他之所以被人谑称为奇加诺克，是因为他的外貌和他的偷盗技巧。他的头发黑得出奇，精瘦精瘦，颧骨如鞑靼人一样凸起，上面满是被晒焦的黄斑。他的眼球转动起来像一匹马儿一样，任何时候都像是匆匆忙忙，要赶到什么地方去。他看人的眼神任何时候都很短暂，而且，直冲冲地令人发怵且使人好奇。任何东西，

① 喻"无益之举"——译注

只要一被他短暂地瞥过一眼以后，就好像失去了什么，就好像把自己的一部分献给了他似的，成了另一个东西了。一支被他瞥过一眼的烟，你拿起来会觉得那么不自在、那么窘迫，就好像它已被什么人叼过似的。他身上隐藏着一个躁动不安的魔鬼，时而把他像搓麻绳似的搓来搓去，时而又把他像一束熊熊燃烧的火苗似的抛来抛去。他喝起水来像一匹马，差不多能一口气喝好几大桶。

对待法庭上的所有讯问，他都会噌地一下跳起来，给以简短有力的回答，而且，似乎还不无得意之色：

"对！"

有时还会加重语气说：

"对——对！"

可当讯问涉及到他人时，他完全出乎意料地蹦了起来，反问主持法官：

"请允许我吹个口哨！"

"这又是为什么？"主持法官大惑不解。

"他们不是证明，是我给同伙儿发信号的嘛，喏，就是这样。很有趣吧。"

主持法官略有些莫名其妙地点一点头。于是，奇加诺克敏捷地把每只手上的两个指头含在嘴里，瞪着双眼，面露凶光——只听一声地地道道的、野性十足的、强盗的唿哨声乍然响起，划破了法庭内死气沉沉的空气。这声唿哨，能使马儿们的耳朵震颤、后腿发软，坐在地上仄耳静听；能使人们脸上不知不觉间惨然变色。在这声尖厉刺耳、非人非兽的唿哨声中，包含着一切的一切——被杀者临终前的痛苦，绿林好汉们野性的欢乐，凶险的警告和呐喊，秋天阴雨夜的黑暗和孤独。

主持法官失声地叫喊了一句什么。随后，他向奇加诺克一摆

手，那强盗便听话地打住了。紧接着，他像一个演员，像一个成功地演唱完最艰难、但总是最成功的一段咏叹调的演员似的，落座，把湿漉漉的手放在囚服上擦一擦，满意地环视着所有在场的人。

“好一个强盗！”法官之一揉着耳朵说道。

可另一位法官，却无限神往地望着奇加诺克头上的某个地方，笑一笑，提出了不同意见。此人有一部漂亮的俄罗斯式的大胡子，却有一双奇加诺克式的鞑靼人的眼睛。他说：

“可这的的确确非常有趣。”

于是乎，法官们便心安理得地、毫不同情地、良心无丝毫不安地，一致判决奇加诺克死刑。

“对极了！”奇加诺克在宣读判词后说。“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对！”

于是，他转身对押解他的士兵，气昂昂地说：

“喂，快走啊，愣着干啥，臭羊毛。把枪端好了——小心我会夺过来的。”押解兵怵惕地，不无担心地瞧了他一眼，跟同伴交换了一下眼色，那手就已摸在扳机上。另一个押解兵也同样如此。通往监狱的这条路上，这两个押解兵仿佛不是走过来，而是从空中飞过来的——由于他们全付注意力贯注在犯人身上，所以，根本就未曾感觉到脚下的泥土，连时间和他们自己也给忘得一干二净。

在服刑前，米什卡·奇加诺克和扬松一样，还得在狱中度过十七天。对他来说，所有这十七个日日夜夜像一昼夜似的飞逝了——其间，他只有一个不变的想法，那就是逃跑、自由和生命。那个已支配了奇加诺克，现在却被禁锢在四堵高墙之内的燥动不安的魔鬼，将自己的全部怒火转向内部，如干柴烈火一般烧灼着奇加诺克的灵魂。一些鲜明的、但却尚未完成的意象，如醉酒一

般，汇成一场不可遏止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旋风，在他的心里蠕动、碰撞、冲突，它们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逃跑、自由和求生。奇加诺克时而像一匹马一样翕动着鼻翼，一连几小时嗅着空气——他似乎觉得，空气中似乎散发着大麻、火灾和无色而辛辣的焦糊味儿；时而又像一头狼崽似的满屋里转来转去，迅捷地摸索着墙壁，用指头磕磕，用眼睛目测天花板，在上面钻孔，把格栅锯断。他的烦躁不安把通过监视孔监视他的狱卒折腾苦了，无可奈何的狱卒已经不止一次以开枪相威胁。对此，奇加诺克以粗鲁和讥嘲予以回击，这种事只是由于下述原因才以前景黯淡作结，即两人的争吵很快便会演变为一般在两个男人之间经常发生的、不具侮辱性的口角，而使得开枪显得荒唐而不可能实现。

奇加诺克天天夜里都睡得很香，几乎一动不动，并保持着一种姿式不变。但他的一动不动只不过像一根暂时静止的弹簧一样，是蓄势待发而已。然而，只要一起床，他立刻又会转来转去，思来想去，摸摸索索。他的双手总是干燥滚烫，可心头有时却会突然一个寒颤：犹如有人往他的胸口揣了一块会融化的冰，使得浑身上下哆哆嗦嗦一阵冷战。其他时间里他始终闷闷不乐。每逢这种时候，奇加诺克便脸色发青，酷似一块青蓝色的生铁。他开始养成一种奇特的习惯：即常常舔自己的嘴唇，吧嗒着嘴，发出唏溜唏溜声，就好像饱吃了某种甜得叫人无法忍受的东西一样，然后便紧咬牙关，将一口口涌上来的痰吐在地板上。他说起话来也往往是刚说一半儿就没词儿了：他的思维跑得太快，以致舌头都跟不上趟儿了。

一天，副典狱长在卫兵的陪同下，走进他的牢房。他瞅着满是痰迹的地板，闷闷不乐地说：

"瞧你把这儿弄得多脏！"

奇加诺克则来了个快速反击：

“可你呢，你把整个大地都弄脏了，我说你什么了吗？你干什么来了？”

副典狱长和往常一样表情阴郁地提议叫他当个刽子手。奇加诺克龇牙咧嘴，哈哈大笑。

“你还没找到？好笨呀！我说这绞刑怎么一拖再拖，哈、哈、哈！有脖子，有绳子，可就是没人给吊。我的天呐，真笨！”

“不然你早死了。”

“可不是么，我要死了，还怎么给你吊人呐。我不说过了，傻瓜！”

“怎么吊？你又无所谓：怎么吊都成。”

“那你们是怎么吊的？不会是悄悄勒死吧！”

“当然不，有音乐伴奏，”副典狱长反唇相讥。

“你这个蠢货。当然得有音乐啦。喏，就这样！”于是，他唱起了一首雄赳赳的什么歌儿。

“喂，亲爱的，彻底打定主意啦，”副典狱长说。“那好吧，既然这样，说正事儿吧。”

奇加诺克说：

“好一个急性子！等你下次来，我给你个话儿。”

于是，在那由一些鲜明的、却尚未完成的、以其急剧变幻性折磨着奇加诺克的意象组成的混沌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念头：能当一个红衣刀斧手那该有多妙啊。一幅想象出来的场景浮现在他的脑际：在一个人头攒动的广场上，有一个高高的断头台。而他——奇加诺克，穿着红衬衫，手持巨斧，在上面走来走去。阳光照亮了一颗颗人头，在他那把巨斧身上欢快地跳跃闪烁。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欢快、激奋，甚至就连那个脑袋就要被砍掉的犯人，也露出微笑。在人群后面，现出一辆辆马车和马头——那是从乡下赶来的农夫。而更远处，则是田野。

“喳!”舔着嘴唇的奇加诺克吧嗒了一下嘴唇,将一口口涌上喉头的浓痰吐了出去。

可突然间,他的嘴像是被什么人用皮帽子捂住了:他感到又黑又闷,心儿缩成一块不融化的冰,一阵寒颤传遍全身。

典狱长又来了大约两次,而每次奇加诺克总是如此龇着牙说:

“性子好急。下次吧。”

可是,终于有一天,典狱长在匆匆忙忙路过的时候,透过监视孔,喊了一声:

“马大哈,你错过了你的幸运!我们有人啦!”

“那就见你的鬼去吧,你来吊吧!”奇加诺克也不示弱。可从此也就不再想当什么刽子手了。

可到最后,距行刑的日子越近,急剧变幻的被撕碎的想象也就越来越难以忍受。奇加诺克早就想停下来,撇开两腿,停留片刻,可奔腾汹涌的激流把他裹挟着,让他无处可抓:身边的一切都在流动。而且,连他的梦也开始带有惶惶不安的色彩:梦里出现了一张张大饼,新烤的,鼓胀着,沉甸甸的像是一段段木头,彩画得五色斑斓。梦比思维变幻得更快。很快地,梦里出现的已经不再是飞湍激流,而是从一座无限高的山上无休无止的坠落,是穿过景致鲜明世界的一次旋转飞行。入狱前的奇加诺克,胡髭总是修剪得像一个花花公子,可狱里的他,却任由一部络腮胡须如杂草丛生,又黑又短地戟张着,这使得他的样子看上去像一个可怕的疯子。有时他也的确能忘怀一切,而毫无意义地在牢房里转来转去,可仍然还是喜爱抚摸墙上粗糙的灰泥。喝起水来仍像一匹马似的。

有一次,亮灯以后的傍晚时分,奇加诺克四肢着地爬着爬着,就发出一声声颤抖的狼嚎。不知为何,他嚎得特别卖力,就好

像这是一件必做的要事。他把空气充分吸进肺部以后，就开始慢慢地把它们呼出来，发出持久的、颤栗的狼嚎声。与此同时，他还专注地眯着眼，聆听其嚎叫的效果。他的嗓门里的颤音本身听起来有点儿像是故意做作出来的。他也不是蛮不讲理地乱嚷嚷，而是细心地给这充满无以言喻的恐惧和悲哀的、野兽的嚎叫声注入一种调子。

随后，他会一下子停止嚎叫，一连几分钟之久，匍匐在地上，一声不吭。突然，又会对着地面，小声嘟囔：

“亲爱的，可爱的……亲爱的，可爱的，可怜可怜吧……亲爱的！……亲爱的！……”

说完，同样也会侧耳听一听，看有什么效果。说一句，听一听。接着，他“噌”地站起来，在随后的整整一小时中，连一口气都不换地骂娘。

“啊，这样的那样的，到那——去！”他一边狂喊着，一边转动着充血的眼睛。“绞就绞，不然……啊，这样的，那样的……”

于是，那位脸白得如粉笔，由于苦恼，也由于恐惧而直落泪的士兵，便会用枪筒磕打着门，无可奈何地喊：

“我要开枪了啊！真的，我非开枪不可！你听见了吗！”

可说是说，他不敢开枪：在对犯人行刑以前，如果没有发生真正的暴动，是从来不对他们开枪的。而奇加诺克却咬得牙齿格格响，又骂又吐痰——他那颗被置于生与死这把奇特刀刃上的人的大脑，已经被割得四分五裂，像一块干燥风化了的黏土。

当来人夜里出现在奇加诺克的牢房，准备带他去执行死刑时，他手忙脚乱，像是恢复了生机。嘴里的甜味儿更重了，嗓子里的痰多得无法抑制，脸上泛起几许红晕，可眼睛却闪烁着先前那种多少带点儿野性的狡猾。穿衣服时，他问那位执刑官：

“谁来行刑？新来的？等等，袖子还没套上呢。”

“对此你就用不着操心了，”执刑官冷冷地说。

“我怎么能不操心呢，大人，要绞死的，是我，又不是您。您可不要舍不得，千万往索套上多抹些公家的肥皂啊。”

“好的好的，请您就住口吧。”

“不然的话，他会把所有肥皂都给吞了，”奇加诺克指着典狱长说。“瞧那张狗脸多么油亮。”

“闭嘴！”

“千万别舍不得啊。”

奇加诺克哈哈大笑起来，可是，他感到嘴里的味道越来越甜了，而且，突然间，不知何故，两腿感到麻木了。可尽管如此，走出院子时，他还是嚷了一句：

“给别加利斯基伯爵备车！”

五　吻吧，只是别说话

对五个恐怖分子的终审判决于公布之日就得到了核准。犯人并未被告知执行死刑的时间。可根据往常的惯例，犯人们知道，很可能就在今夜，最晚不超过明天晚上。监狱里要犯人第二天，也就是礼拜四，与亲人见面，这使得他们明白，死刑将在礼拜五一早进行。

丹娘·科瓦利丘克没有近亲，有的也远在某个穷乡僻壤，在小俄罗斯，未必知道法庭和行将到来的死刑的事。穆霞和维纳都是无名之辈，根本就不会有什么亲人。只有谢尔盖·戈洛温和瓦西里·卡希林两人得和父母见一面。他俩一想起这次会面，就又害怕又苦恼，可又不忍拒绝老人最后一次谈话和最后一吻。

对这次会面感到最苦恼的，是谢尔盖·戈洛温。他非常爱戴自己的父母，前不久，还刚跟他们见过面，可现在他却胆怯了

——这算什么事儿嘛。死刑本身，即便它整个儿说起来是多么不同寻常、令人头脑发疯——想象一番倒也稀松平常，也不见得比短暂的、莫名其妙的、似乎处于时间和生活之外的这几分钟那么可怕。究竟该如何看望、想些什么和说些什么，这都是他那人的大脑所无法搞清的。最普通最平常的做法，比如握握手，亲个嘴，说一句："你好，父亲"，竟也显得那么可怕、不可思议、极端非人、极端虚伪。

在宣判以后，犯人们没有像科瓦利丘克所设想的那样，被统统关在一起，而是把他们每个人都单独关在一处。整个早上，直到父母亲来的十一点以前，谢尔盖·戈洛温都是在牢房里急急火火地转圈子，揪揪胡子，可怜巴巴地皱皱眉头，自言自语地嘀咕着什么。其间，他有时也会停下来，像一个在水下呆得时间太长的人一样，深深地吸一口气，然后再把气吐出来。可是，由于他身体健壮，生命力又是如此强盛，所以，尽管此时正经受着最可怕的痛苦，可他身上的血液依旧活跃，两颊微红，蓝色的眼睛明亮而又稚气。

然而，整个会面过程，比谢尔盖所预想的要好得多。

第一个走进会面室的，是谢尔盖的父亲，退休上校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戈洛温。他浑身上下无处不白——脸、胡子、头发和手臂——宛若一座白雪雕像给穿上了人的衣服。依旧是平常穿的那套家常礼服，虽稍稍有些旧，但十分洁净，散发着一股汽油味儿，肩章则是簇新的。他走进来时，步伐坚定、有力、正规而又节奏鲜明，他伸出干爽、白皙的手大声说：

"你好，谢尔盖！"

母亲迈着小碎步，紧随其后走进来，脸上挂着异样的笑容。她同样也握了手，并大声说：

"你好，谢廖任卡！"

她吻了一下后就默默地坐了下来。母亲并没有像谢尔盖所曾设想的那样，扑上来，嚎啕大哭、抽抽咽咽。无任何可怕举动，就只是吻了他一下，就默默地坐了下来。她只是哆哆嗦嗦地整了整黑色的丝织连衣裙。

谢尔盖不知道，前一夜，上校就把自己锁在书房，集聚起自己的全部心力，全面思考了眼前这个仪式。“在儿子的最后时刻，我们应该减轻，而不是加重他的心理负担。”——上校断然如此决定。他仔细斟酌了第二天见面时可能要说的每一句话及每一个动作。可想着想着，有时就会搞乱了，以致把已经准备好的话，也给忘了。于是，便缩在漆布沙发的一角，哀哀啜泣。天一亮就告诉妻子，会面时应当如何把握自己。

“重要的是，吻一吻，别说话！”他开导说。“在此之后，再过一会儿吧，你可以说几句。可你吻他时，千万别说话。不要刚一吻完就说话，明白吗？不然的话，你会说出不应该说的话的。”

“我懂，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母亲抽泣着说。

“而且，不要哭鼻子。上帝保佑，你可千万不要哭！你会杀死他的，如果你哭鼻子的话，老太婆。”

“可你为什么还哭呢？”

“这不是当着你的面吗！不要哭，听见了吗？”

在出租马车上时，他本想再好好开导一番来着，可是给忘了。于是，就这样默默地走了一路。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佝偻着，想了一路，而与此同时，全城都沉浸在欢快气氛之中——正是谢肉节，街上人头攒动，热闹非凡。

于是，便落座。上校的坐姿是事先设想好的，右手搁在常礼服的衣襟后面。谢尔盖则只坐了片刻，目光刚一触到母亲那张沟壑纵横的脸，就站了起来。

“坐吧，谢廖任卡，”母亲说。

"坐下吧，谢尔盖，"父亲说。

沉默。母亲笑得那么异样。

"为了你，我们可忙乎来着，谢尔盖，你不要以为父母把你给抛弃了。"

又是沉默。都怕说话。就好像语言里的每个词儿都已失去了意义，都只具有一个含义：死。谢尔盖瞥了一眼父亲那洗得干干净净、散发着汽油味儿的常礼服，心想："这会儿连勤务兵也没了，看样子，这衣服是他亲自刷洗的，早先我怎么会没留意。他是什么时候刷洗衣服的？也许是早晨吧，"突然，他问：

"妹妹怎么样？身体还好吧？"

"尼娜奇卡不知道，"母亲连忙说道。

上校严厉地打断她：

"何必撒谎？她是从报上看到的。让谢尔盖知道，所有……他的亲人……在这个时刻……都想着……"

他终未把话说完，就打住了。母亲脸上的表情倏忽一变，欲哭无泪。失神的眼睛瞪大了，几欲发疯，呼吸渐渐变得又急促又沉重。

"谢……谢……谢……谢……"她嘴唇哆嗦着说。"谢……"

"妈妈！"

上校跨出一步。他浑身一颤抖——连同常礼服上的每一条皱褶和脸上的每一道皱纹。他不明白，一身死白、饱受痛苦、由于绝望而变得坚定的他自己，本身就十分可怕。他对妻子说：

"别说啦！不要折磨他了！别说啦！别说啦！他就要死啦！别折磨他啦！"

受了惊吓的母亲早已不再说了，可父亲还抱着双拳克制地挥动着手臂，说：

"别折磨他啦！"

随后，他退后几步，把颤抖不已的一只手背在身后，强迫自己平静下来。他双唇泛白地大声问：

“什么时候？”

“明天早晨，”谢尔盖同样双唇泛白地回答说。

母亲望着地面，咬着嘴唇，好像什么也没听见似的。她像是在咀嚼着什么，脱口说了一句普通而又奇特的话：

“尼娜奇卡要我们代她吻你，谢廖任卡，”

“代我吻吻她吧，”谢尔盖说。

“好吧。赫沃斯托夫一家也向你问好。”

“哪个赫沃斯托夫？呃，好！”

上校插了话：

“好啦，该走啦。动身吧，老婆子，该走啦。”

父子二人扶起了浑身乏力的母亲。

“别了！”上校说道。“划个十字吧。”

母亲做了要她做的一切。她划了十字，短促地吻了儿子一下，摇着脑袋，嘴里却嘀咕着一些不明其义的话：

“不，不是这样。不，不该是这样。不，不。这以后我该怎么办？我怎么告诉人？不，不是这样。”

“别啦，谢尔盖！”父亲说。

他们握了手。尔后，紧紧地、却又是短促地接了吻。

“你……”谢尔盖欲言又止。

“喔？”父亲扬声问道。

“不，不该这样。不，不。我该怎么说呢？”母亲摇头嘟囔道。她终于又坐下来，身子摇晃着。

“你……”谢尔盖欲言又止。

突然，他的脸上现出可怜巴巴的孩子似的表情，泪水涌满了眼眶。透过泪水迷蒙的眼睛，他逼近地看见父亲脸色苍白，眼里

同样也噙满泪水。

“爸爸,你,你是个高尚的人。”

“说什么呀你? 你说什么呀!”上校惊恐地说。

可突然间,他像是被人折断了似的,将头俯靠在儿子肩头。他的个头一度比儿子高,可现在却变矮了。他那蓬松干爽的脑袋如一个白白的小球,靠在儿子肩上。父子二人默默而又贪婪地吻着:谢尔盖吻父亲那蓬松的白发;父亲则吻儿子那囚衣。

“没有我?”——一个嘹亮的声音突然问道。

两人回头一看,母亲昂首站在那儿看着他们,表情是愤怒的,甚至是仇恨的。

“你怎么啦,老太婆?”上校嚷道。

“我呢?”她激愤地摇着脑袋说道。“你们接吻了,不管我是不是? 因为你们是男子汉,是不是? 那么我呢? 没我的事儿?”

“妈妈!”谢尔盖扑在她怀里。

接下来的事,就不能说,也不该说了。

反正,上校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我送你上路,谢廖沙。勇敢去死吧,你是个军官。”

父母走了。不知怎么走的。来过,就站在那儿,说了会儿话,随后,就突然走了。喏,母亲刚才就坐在这儿,而父亲就站在那儿,可不知怎么,说走就突然走了。谢尔盖回到牢房,躺在铺上,为了不让狱卒发现,把脸冲着墙,哭啊哭,哭了好久。最后,哭累了,便沉沉地睡着了。

来看望瓦西里·卡希林的,只有他母亲。他父亲是一个有钱的商人,不愿来看他。瓦西里见老太婆在会面室里走来走去,冷得发抖,尽管屋里挺暖和,甚至热得很。他们的谈话很短,也很沉重。

“妈妈，您不必来。这只能使您和我更痛苦。”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瓦夏？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天呐！”

老太婆哭了。边哭边用黑色线围巾的一角擦着眼泪。他和他的兄弟们，本就有一种冲他们那位不明事理的母亲发火的习惯，所以，此刻他止住步，发着冷颤，生气地说：

“这不是么！我就知道是这样！要知道您是什么都不懂的呀，妈妈！您懂得啥！”

“嘿，嘿，好啦。你怎么样——冷吗？”

“冷……”瓦西里走上前去。他在斜瞅着母亲生气地说。

“你是不是伤风啦？”

“唉呀，妈，哪儿来的伤风。这是什么时候……”

说着，他绝望地摆了摆手。老太婆本想说：“你爹从礼拜一起就吩咐做馅饼。”——可吃了一吓，便改口说：

“我对他说：儿子毕竟是儿子，去吧，给他个宽恕。可就是不肯，真犟，这头老山羊……”

“让他见鬼去吧！他算什么我父亲！当了一辈子的恶棍，如今还是那样。”

“瓦先卡，你怎么能这样说你爹！”老太婆语含责备地挺起了腰身。

“说我爹么？”

“说你的亲爹。”

“他算我哪门子亲爹！”

这事儿有点儿野蛮、荒唐。人眼看就要死了，这里却还在为一些鸡毛蒜皮、鸡零狗碎的小事儿闹个不休。那说出口的话，如踩在脚底的空核桃壳似的，噼哩啪啦的。于是，瓦西里几乎是哭着——他哭，是因为烦闷；是因为如一堵墙似的一辈子横亘在他的亲人之间的永久性的不理解，此时此刻，在临死的最后关头，

他凶狠地瞪着他那双呆钝的小眼睛，嚷道：

“可你究竟还不明白吗，我就要给绞死啦！绞死啦！你懂不懂！绞死呀！”

“可你要是不惹人家，人家能把你……”老太婆也嚷嚷道。

“天哪！这究竟是怎么啦！要知道就是野兽群里也不会有这样的事儿。我还是不是您的儿子？”

他哭了。便顺势坐在了角落里。而老太婆也缩在另一个角落里哭了起来。两个无力在爱的情感中沟通哪怕一秒钟并以这种感情去抵抗行将到来的死神的人，哭了。他们那冰冷的泪水，无法温暖处于孤独中的心灵。母亲说：

“你不是问，我究竟是你的母亲不是，你不是责备我么。可我这些日子，头发全白了，成了个老太婆了。而你还一个劲儿说我的不是。”

“唉，好吧，好吧，好。请原谅。您该走啦。回去代我吻吻弟弟们。”

“难道我不是个做母亲的？难道我不心疼？”

最后，终于走了。路上，还在伤心地哭。边哭边用围巾擦泪。根本不看脚下的路。离开监狱越远，流的泪水越多。转身又往监狱走，不料却在这个她在此出生长大、衰老的城市里迷了路。顺路走进一个荒废的园子，园里有几棵断树。她坐在一张刚解冻，还湿漉漉的条凳上。突然明白了：儿子明天就要被处死了。

老太婆站了起来，想跑，可突然间天旋地转，倒在了地上。结有冰碴的小路满是泥泞，很滑，老太婆怎么也站不起来：挣扎了一会儿，刚用肘部和膝盖支撑起来，又侧身倒地。头上的黑围巾掉了，露出几许脏兮兮的白发和后脑勺上的秃顶。可不知为何，一幅幻景出现在她的脑际：她正在出席婚礼：为儿子娶亲。她喝了酒，喝得醉醺醺的。

“不能喝了！上帝作证，我真不能喝了！”她推拒着，晃着脑袋，在满是冰凌的、湿漉漉的泥地上爬呀爬，而人们依旧在给她灌酒。

由于酒汉的狂笑，人们的劝酒和疯狂的舞步，她的心口在痛，可是人们依旧在给她灌酒。无一例外。

六 秒针嘀嗒

关押恐怖分子的那座要塞里有一座钟楼，钟楼里有一口旧钟。每隔一小时、半小时或十五分钟，这口钟就会发出一种悠扬的、略有些悲伤的、渐去渐远、最后消失在高空中的鸣声，煞像远方候鸟那哀怨的啼鸣。白日里，这一奇特悲伤的音乐，被淹没在这座城市那喧嚣的市声中，城里那些人头攒动的大街，恰好从要塞旁经过。电车嘁哩哐啷、马蹄踢踢沓沓，就连摇摇晃晃的公共汽车那咣哩咣当声，也能传出很远。谢肉节期间，许多节日打扮的马车夫和农夫，从市郊涌进城里，他们那矮马脖子上系着铃铛，使空中充满丁零当啷声。人语如潮：说话声都似带有几分醉意，洋溢着节日的欢乐气氛。在一年一度冰消雪化的春天到来之前，势必还将经历一段冬春交战的时节。人行道上的积水泛着幽光，街心花园里的树條忽间变得黑黢黢的了。一股强大湿润的暖风从海上吹来：以致于你似用肉眼就能看见，一小块一小块清新的空气，如何被风吹着，舒缓从容地欢笑着，被带到空旷无边的远方。

入夜以后，街上静下来，沐浴在一盏盏硕大的人造太阳的光照之下。而在此时，被四堵高墙包围的无一星灯火的要塞，陷入黑暗和寂静之中，用一条静止、黑暗的无声的线，将自己与总是生龙活虎、扰扰攘攘的城市隔离开来。于是时也，便能听到那口

旧钟的嘀嗒声。它那美妙的旋律，似非尘世所有，它舒缓而又悲伤，在高空中明灭沉浮。俄倾，这钟声重又响起，而且，与回声相呼应，声音隐隐约约，充满哀怨，略停片刻之后，重又响起。这声音，宛如一颗晶莹剔透、珠圆玉润的雨滴，从冥冥天顶之上，跌落进一口口金属的代表小时和分钟的碗里，发出清脆悦耳的嘀嗒声；或如一队候鸟正飞过天空。

在犯人们人各一间的牢房里，白天黑夜所能听到的唯一声音，就是这口旧钟的嘀嗒声了。这声音穿透屋顶，穿过厚厚的石墙，渗入牢内，打破寂静，而消失时却了无痕迹，不知不觉，为的是能以同样方式，不为人所知地重新潜入牢房。犯人们有时会忘掉它，听不见它的声音；而有时却又会强烈渴望能听到它，从一响等到另一响，对寂静感到那么不耐烦。监狱其实是单只为重罪犯设置的，针对他们有一些特殊规定，忒严厉、苛刻、严格，像是狱中的奴隶角。而如果说即在严酷中也不乏仁慈的话，那这仁慈就是深沉无边、波澜不惊、笼罩一切、无声无息，将轻微的窸窣声和轻轻的叹息声也一概吸纳的寂静了。

就在这无所不在的、时而为飞速离去的分针那悲哀的嘀嗒声拨动的寂静中，远离活着的万物，有五个人，其中三男两女，正在等待着黑夜、黎明和死刑的降临，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在为死刑做着准备。

七　死神乌有

丹娘·科瓦利丘克一生中都只为别人着想，而从不关心自己，即使是现在，她也仅只为他人痛苦，为他人犯愁。在她心目中，即将面对的死神，只是对谢廖沙·戈洛温、穆霞及他人来说，是件痛苦事，而对她本人，则似乎根本无关。

她把在法庭上故意表现坚强的责任，主动挑在了肩上，并且一连数小时哭个不停，像一个饱受苦难的老妇，或像一个少不更事、令人怜悯、善良纯洁的人。一想到谢廖沙可能没烟抽，维纳喜欢喝的那种醇茶可能断了顿儿，而这还不算，这两个男人还都难逃一死——所有这些念头，也许丝毫也不比有关死刑的想法本身，给她的折磨少。死刑尽管必不可免，毕竟是次要的事，对这种事，想也无益，而如果一个狱中囚徒，一个临刑前的囚徒，没有烟抽，那可如何能忍受得住。当她在回忆中认真检索共同生活中那些甜蜜的细节时，忽然想到谢尔盖与父母会面一事，便会万分担心起来。

她最可怜的是穆霞。很早以前她就有一种感觉，即穆霞似乎很喜欢维纳，尽管这根本不符合事实，但她还是为两人设想着光辉灿烂的未来。入狱前，穆霞戴过一枚刻着颅骨、骷髅，外面包着荆冠的银戒指。丹娘·科瓦利丘克常常心疼地望着这枚象征定婚的戒指，或开玩笑，或一本正经，想怂恿穆霞把它给摘掉。

“把它赠给我吧，”她说。

“不，丹涅奇卡，不给你。你的手上很快也会有另一枚戒指的。”

不知何故，一度人们曾经以为穆霞在最近将来笃定会嫁人。这使穆霞听到后很委屈——什么样的丈夫她都不想要。此刻，一想起自己和穆霞半开玩笑的谈话，想到穆霞此时的的确确是订了婚了，母性的同情和泪水，便令她喘不过气来。钟每敲一次，她都会抬起被泪水洗过的脸，仔细谛听着动静——那边牢里的人，是如何接受死神这冗长、固执的召唤的呢。

穆霞很幸运。

她穿的囚服并不合身，显大。当她把手背在身后时，她的样子显得很奇特，像个男人，像个穿了他人连衣裙的小伙子。穆霞

走起路来节奏均匀而又不知疲倦。她穿的囚服袖子太长，因此她把袖子卷了起来，于是，她那细细的、几乎像孩子似的瘦瘦的小胳膊，便从宽大的袖口显露了出来，像从一只粗陋肮脏的罐子里，探头而出的一枝小花。坚硬的衣料扎着她那白皙细嫩的脖子，所以，穆霞会不时用双手抻一抻衣袖，松一松领口，并轻轻用手抚摸着皮肤上因受刺激而发红发痒的地方。

穆霞大步前行，为的是在人前证实自己，因此她神色激动，双颊绯红。她要证实自己的是：她的年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做得太少，压根儿就不是什么女英雄，但她要承受光荣而美丽的死。如同已经在她之前死去的那些英雄和殉难者一样。她对人的善良、同情心和爱心有着不可动摇的信念。以此而把自己完全交付给它们，此时此刻，为了她，众人是多么不平、痛苦，惋惜——这令她愧疚，脸红。这就好像当她被吊起在绞刑架上时，她做了一件什么尴尬的事一样。

在和自己辩护人最后一次会面时，她本已请求后者给她搞一些毒药，可突然想到：万一别人以为她这样做不是为了卖弄就是因为胆怯，总之是不愿默默无闻、波澜不惊地去死，而是想弄出更大的影响来，那可怎么办好呢？想到此，她连忙又说：

“不，不必啦，就这么着吧。”

现在，她所想望的只有一点：向人们说明并准确地向他们证实——她不是女英雄；证实死并不可怕，以便让人们不再为她惋惜。她要向人们解释，人们把死亡加在她这么一个年纪轻轻、微不足道的姑娘身上，并且围绕着她掀起这么多喧哗，这根本就不是她的错。

穆霞像一个真正有罪的人一样，也在寻求辩护，竭力找到哪怕一点点能够使她的牺牲得以升华而予其以真价值的东西。她的推论是这样的：

"当然,我是很年轻,也本可以活好久。可是……"

犹如一轮朝阳万丈光芒里的一支烛光,青春与生命在她那灿烂辉煌、光彩夺目,应也能照耀小小烛光的光辉面前,也会显得黯淡无光。何辩护之有。

然而,也许,她毕竟还是有某种独特之处,它表现在她的内心,那就是无限的爱心,无比坚定的、想要建功立业的决心和毫不吝惜自己的精神?要知道她之所以未能完成她能做而且也想做的一切,的确不是她的过错——她是在圣殿的门坎上,在祭坛的脚下被人杀死的呀。

可如果事情果真是这样,如果一个人的价值不仅体现在他做什么,而是也体现在他想要做什么的话……那么……那她就无愧于殉难者的花环。

"真的?"穆霞不无羞赧地想道。"难道我真的配?真的配让人们为了我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姑娘而垂泪、而感动吗?"

于是,她内心充满了无以言喻的欢乐。毫无疑问,也无须犹豫,她已被接纳,她完全有权跻身于古往今来经历火刑、拷打和死刑奔向崇高天宇的光明使者的行列。光明的世界,安宁和无边的、暖意融融的幸福。此时,她仿佛已经超然出世,而沐浴在真理与生命这轮美妙绝伦的太阳光下,轻灵飘逸地翱翔。

"可是还有死亡。怎么会有死亡呢?"穆霞犹自怡然自得地想道。

的确,假如让全世界的学者、哲人和刽子手们,全都聚集在她那间牢房里,把书本、手术刀、斧头和绳套摊在她脚下,向她证明的确存在死亡,人终究会死或会被杀死,不死是不可能的,那也仅足以令她惊奇。不死怎会不可能,难道此时此刻她不已经就不死了吗?怎么还能侈谈什么死或不死呢?难道此时此刻她不已经是虽死犹生,既死又生,正如她以前曾是生而又生吗?

假使人们把盛殓着她自己那已经开始腐烂的躯体的棺材，抬进她那间充满了恶臭的牢房里，说：

“瞧吧！这就是你！”

她只会瞟上一眼，说：

“不。这不是我。”

于是，人们便以腐烂恶臭的本相吓唬她，要她相信，这就是她——她！穆霞也只会报之以哂然一笑，说：

“不。这不过是你们以为这是我罢了，可这并不是我。我就是你们与之谈话的那人。我又怎么能成了这么个样子呢？”

“可你终归有一死而成为这个样子的。”

“不，我不会死的。”

“你会被吊死的。喏，这就是绳套。”

“我是会被处死，可是我不死。我又怎么能死呢，既然此时此刻我已经就不死了呢？”

于是，学者、哲人和刽子手们颤栗地退了下去：

“别动这块地方。这是块圣地。”

穆霞还思考了些什么呢？她想的问题很多很多——因为，她的生命线并没有因为死亡而中断，而是继续平稳宁静地在往下编织。她在想同志们——既想远方那些为他们被处死而难过、伤心、痛苦的同志，也想身边这些将和她一起走上断头台的同志。最令她吃惊的是瓦西里，他怎么会如此害怕呢——他过去总是那么勇敢，甚至敢开死神的玩笑。例如，礼拜二早上，当他们和瓦西里往腰里藏炸弹——这些炸弹预计将在几小时后连他们自己一块儿炸死——时，丹娘·科瓦利丘克由于激动，手直打颤，结果不得不把她替换下来，这时，瓦西里说说笑笑，扭捏作态，转来转去。他是那么大意，以致维纳严厉地说：

“没必要和死神逗闷子。”

可现在他又为什么会那么害怕呢?这种恐惧令人费解,而穆霞的心灵也无法洞察,因此,她很快就把瓦西里丢在了脑后,也不再去试图寻找原因了——她突然非常渴望见到谢尔盖·戈洛温,和他一起说笑一番。她又思忖了一会儿,是的,她还非常渴望见见维纳,说服他一些什么。于是,在她的想象中,维纳已经在跟她并排而行了,他的步伐节奏鲜明,从容不迫,一步一个脚印。穆霞对他说:

"不,维纳,亲爱的,你杀没杀过人,这全是鸡毛蒜皮,一钱不值。你是个聪明人,可你却像是在下象棋:拿起一个子儿,又一个子儿。于是,你赢了。在此,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自己不情愿去死。你明白吗?你知道这些个先生们在想什么吗?他们在想,没有什么比死亡更可怕。他们自个儿杜撰了死亡,他们自己害怕死亡,因此才拿死亡来吓唬我们。我甚至有这样一种渴望:一个人出来面对整整一个团的士兵,然后,用勃朗宁向他们射击。即便我只一个人,而他们有上千号人,我也不会杀死他们中间的任何人。这一点很重要,即他们必须得是上千号人。当数千人杀死一个人时,获胜的是那一个人。这是个真理。维纳,我亲爱的。"

可这道理是明摆着的,因此,她也不愿意继续往下论证了——况且,维纳自己现在大概也已经搞清楚了。也许,其原因不过是因为她的思想不愿总停留在一个地方——犹如一只自在翱翔的飞鸟,广阔无边的地平线展现在她的眼前,整个空间和所有沟壑,都任其飞翔。蔚蓝色温柔轻曼的晴空所蕴含的全部欢乐,也都为她所有。钟声响起,连绵不绝,打破了深沉的寂静。在这和谐悦耳、曼妙无比、来自远方的钟鸣声中,一些思想被贯注其中,同其和鸣。于是,一些飘逸流变的意象,也化作了音乐。穆霞仿佛坐在一辆马车上,沿着一条宽阔平坦的大道,在漆黑宁静的深夜,驱车前往某个地方。软和的弹簧起伏颠荡,马脖上的铃铛

丁零当啷。所有的犹愁和烦恼烟消云散，疲惫的躯体与暗夜融为一体，倦怠而欢乐的思维，安安静静地创化着鲜明的意象，为其斑斓色彩和安宁恬适而陶醉。穆霞想起了自己的三个同志，他们前不久刚被绞死。他们的面容是那么清晰，洋溢着欢乐。而且，与她是那么贴近——比还活着的同志更近。这就像一个人早上刚想到自己朋友的家，晚上就挂着微笑，带着问候，跨入家门一样。

穆霞走累了。她轻轻地半躺在床铺上，微阖着双眼，继续着她的幻想。钟声响了，绵延不绝，打破了无声的寂静。在由音响汇成的海洋里，静静地浮现着一些色调鲜明、欢歌劲舞的幻影。穆霞在想：

“莫非这就是死亡？我的上帝啊，死竟有那么美吗！抑或这乃是生？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要看，我要听。”

很早以前，从第一天被关押起，她的听觉就开始了虚构。她那极富于音乐性的听觉功能，由于寂静而得到了强化，而在由很少那么一丁点儿现实，走廊里的哨兵走动的脚步声，钟表的嘀嗒声，风吹铁皮屋顶的沙沙声，以及灯的吱吜吱吜声组成的静谧的背景之上，创造出了一幅完整的音画。刚开始穆霞对它们颇有些忌惮，竭力想把它们从自己身边赶开，如同驱除病态的幻觉一般，可随后她就明白了，即只要她本人是健康的，那么在这件事上就不会有任何病态，于是，她心安理得地忘情于此道。

可现在，她却突然准确无误、十分清楚地听到了军乐声。她惊讶地睁开眼睛，欠起脑袋——窗外是黑沉沉的夜，钟表在嘀嗒作响。“这么说，又是一个幻觉？”她心绪平静地想了一想后，便阖上眼皮。可她的眼皮刚一合上，那音乐就又响了起来。可以清楚听见，从右边楼房后面，走出一群士兵，整整一个团，从窗外走过。士兵们均匀的步伐在冻土地上踏出清晰的节拍——一、二！

一、二！——有时，甚至能听到皮靴咯吱咯吱，听到某人一只脚突然滑了一下，又调整过来。而军乐声也更近了：原来是一首完全陌生的、但十分宏亮而又精神抖擞的节日进行曲。

此刻，乐队正从窗下经过，于是，整个牢房里也都回荡着节奏欢快、和谐悦耳的多声部音乐。一把很大的铜号，发音刺耳，音调不准，时而落拍，时而又可笑地赶拍——穆霞看见吹这把小号的那个大兵，见他十分卖力的样子，便笑了。

一切都渐去渐远。脚步声——一、二！一、二！——也渐渐消逝了。从远处传来的音乐，更美妙动听。那把小号的铜嗓子，只有一两次发出宏亮、欢快、然却音调不准因而十分刺耳的哇啦哇啦声后，一切便都已不复与闻了。钟楼里的钟表又一次敲响了，那声音舒缓悠扬，悲情难抑，轻轻回荡在一片寂静之中。

"走了！"穆霞稍有些悒郁地想。如此欢快谐谑的音乐去远了，这使她很可惜。她甚至可怜起那些已经走远了的大兵，因为这些吹起铜号十分卖力、脚跟上的靴子咯吱咯吱的大兵，和她想用勃朗宁对之扫射的那些，完全不同。

"喂，过来！"她深情地、温柔地祈求着。于是，就又来了。人们向她鞠躬，如一片晶莹的云彩簇拥着她，把她举起，举到候鸟迁飞，并像承宣官宣旨一般啼啭的天宇。候鸟在她的上下左右像承宣官一样婉转啼鸣。它们召唤着、传唤着，向远方通告它们的飞翔。它们扑扇着宽大的翅膀，被黑暗托举在空中，如被光明托举那样。地上的城池泛着蓝幽幽的光，被横亘在空中的一堆堆云朵反射了回来。穆霞的心跳越来越均匀，越来越平稳，呼吸越来越轻。她睡着了。一脸疲惫，脸色煞白。少女的胳膊又细又瘦。嘴上挂着笑容。明天，在太阳升起的时候，这张脸却要被非人的怪样所扭曲，浓稠的鲜血将流进颅脑，呆板无神的眼睛将要挣脱眼眶——但至少今天她睡得很安静，脸上挂着永远不朽的微笑。

穆霞睡熟了。

可监狱自有它自己的生活，它既愚钝又敏感，既盲目又警觉，如永恒忧患本身。什么地方有人在走动。什么地方有人在窃窃私语。什么地方枪栓发出“哗啦”的响声。似乎还有人喊了句什么。兴许，谁都没有喊什么，这不过是静极而生的幻觉。

于是，牢房门上的小气窗被无声无息地打开了——黑咕隆咚的窗孔里，现出一张黑黢黢的、胡子拉碴的脑袋。一双眼睛久久地、不无惊恐地停留在穆霞身上。随后，便又像它出现时那样无声无息地消失在门后。

自鸣钟当当响起——声音持久而又压抑。这只疲惫不堪的钟，在这子夜午时，似乎也爬山爬累了，越往上登攀，越艰难、越沉重。它时断时续地爬呀爬，尔后呻吟着，滑下来，越滑越快。随后，便又开始向着黑黢黢的山顶，艰难地爬去。

有人在走动。有人在窃窃私语。连一盏灯也没有的黑色囚车，已经套好了马。

八　有死也有生

谢尔盖·戈洛温从未想过死的问题，就好像这是一个无关的问题，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他身体强壮健康，是个快活的年轻人，天性明朗乐观，恬静温和。一个有着他这种性格的人，任何不好的、于生命有害的念头或情感，都会在机体内迅速而又了无痕迹地消失。出现在他身体上的任何刀口、创伤和刺伤，都会迅速愈合；同样，一切伤及心灵的不快之事，也都能即刻便被排出体外，逃之夭夭。他对待任何事情，哪怕是玩耍、照相、骑自行车，或从事恐怖活动的准备工作，都同样恬静自得、乐观而又严肃——生活中的一切都令人欢快，一切都很重要，一切都必须做好。

的确，任何事，没有他做不好的：他是个驾船能手和一个出色的枪手。他忠于友谊和爱情，狂热地笃信“实话”。伙伴们讥笑他，说即使是一个密探、眼线或人所共知的间谍，给他一句实话[1]，说自己不是密探，他也会信以为真，并与对方如同志一般握手。他只有一个缺陷：即他深信自己的歌喉也不错，可实际上他一点儿音乐细胞也没有，唱歌糟糕之极，令人肉麻。甚至唱革命歌曲也老跑调，而且，别人嘲笑，他还很委屈。

“是驴叫如果不是你们，那就是我，”他一本正经并不无委屈地说。伙伴们沉吟片刻，也同样一本正经地说：

“你就是头驴，听嗓音就能听出来。”

可是，如同有时人们在对待一个好人方面的情形一样，大家都挺喜欢他的。而且，似乎更喜欢他的缺点，而不是他的优点。

他不怕死，也不想死亡的问题。就在离开丹娘·科瓦利丘克家的那个不幸的早上，只有他一个人，认认真真、胃口十足地吃了早饭：喝了两杯加了一半奶的茶，吃了整整一个五戈比的小白面包。吃完后，他郁郁地瞧了一眼维纳那还没有动过的面包，说：

“你怎么不吃？吃吧，得补充点体力。”

“不想吃。”

“既如此，那就让我吃了吧。好吗？”

“嗬，你还真有胃口呀，谢廖沙。”

谢尔盖顾不上答话，嘴里塞得满满的，用暗哑的左嗓子，唱了起来：

敌对的风暴在我们头上咆哮……

[1] “实话”和“诺言”，在俄文中乃是同一个词组，此处承下文而具有双关意义。——译注

被捕后他一下子就阴郁起来：事情做得不漂亮，砸锅了，可他又想："现在必须做好另一件事，那就是死，"可一想到这，他又开心了。于是，无论这有多么奇怪，他从到要塞的第二天早晨起，就开始按照一个酷爱体操的叫缪勒的德国人所编创的合理体系开始练习体操：他脱得一丝不挂，在哨兵担心而又惊奇的注视下，一丝不苟地做完规定要做的十套招式。哨兵的关注和惊奇，显然使他很高兴，因为他自认是缪勒体系的义务宣传员，所以，尽管他知道从哨兵那儿是得不到什么回答的，但还是对着窗口那只眼睛说：

"太好了，兄弟，这能锻炼人。喏，你们团里也该这么做。"他开导说。他说得很温和，以免吓着哨兵，同时，他也不怀疑在这士兵眼里他不过是个疯子罢了。

对死亡的恐惧在他身上是一点一点露头的，而且，不知怎么，是一阵阵的；就好像有个人把他给抓住，然后，从下往上，使尽力气，用拳头打他的心口。他与其说怕，倒不如说疼更准确。在此之后，这种感觉就消失了，可几小时后，又重新出现，而且，出现一次，持续时间就更长、更强烈。到最后，一种强烈的、甚至是无法忍受的恐惧，其模糊的轮廓已经开始变得越来越清晰了。

"莫非我害怕了？"谢尔盖惊讶地问自己。"这可真够蠢的！"

害怕的不是他，而是他那年轻、强壮、有力的躯体。无论是德国人缪勒的体操，还是冷水浴，都没有能够欺骗他的躯体。而且，他那躯体在冷水浴后变得越来越强壮、越清爽，瞬间的恐惧感也就越强烈、越不可忍受。早晨，刚刚睡过一个好觉，刚刚锻炼完身体，恰好当他在院里感到乐观情绪异常饱满的时候，强烈的、仿佛非自己所具有的恐惧感，便不期而然地袭上心头。他发现了这一点，想：

“多么蠢啊，谢尔盖老兄。为了让身体死得容易些，应当削弱它，而不是锻炼它呀。真蠢！”

于是，他放弃了体操和冷水浴。他对那士兵半是解释半是辩护地说：

“你不要以为我放弃了，就说明它没用。老兄，这玩艺儿很好。只是对于一个要被吊死的人，不大适合罢了，而对其他人可是个好东西。”

于是，他真的感到自己似乎好多了。他还试着减少饭量，以便使身体更弱，可是，尽管缺乏新鲜空气和锻炼，他的胃口还是很大，很难把它填饱，送上来的饭食常常被他吃个精光。这样一来，他变换了一种做法：每到饭前，他先把一半热菜倒掉。这似乎很管用：他变得迟钝、瞌睡、慵懒、犯困。

“我要给你点颜色看看！”他威胁着自己的身体说。与此同时，他的手在温柔、悒郁地抚摸着那已经松弛、疲软下来的肌肉。

可是，尽管身体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生活方式，但对死亡的恐惧还是又出现了。当然，这次不像先前那样那么强烈、那么尖锐，但却比之更讨厌，就像呕吐一样。“这大概是因为拖得太久的缘故吧，”谢尔盖想。“临刑前这段时间如果能一直睡觉就好了。”于是，便竭力尽量长睡不起。起初还真管用，可接下来就不然，不知是因为睡觉过多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他又失眠了。一失眠思维也变得活跃、敏锐起来，生命的苦恼也就接踵而来。

“难道我还怕他这么个恶魔吗？”他在想着死神。“我这是在惋惜生命。无论悲观主义者如何大放厥词，生命是宝贵的。那要是把悲观主义者也给吊死会怎么样呢？啊，生命是多么可惜呀。为什么我会长出一部络腮胡？不是长出来的，而是猛然出现的。为什么呢？”

他悒郁地摇摇头，深深地，沉重地叹了口气。他从梦中醒来，

清晰地意识到：生命已经彻底结束了，前面只有几个小时空寂中的等待，之后就将是死时，感到自己多少有些奇特。他感到自己似乎被人给剥得精光，而且，剥的方法似乎也有些奇特——人们不光剥掉了他的衣服，而且，还剥夺了他的阳光、空气、声音和言行。死神尚未到，生命已玩完，而且，出现了一种新的感觉，它惊人而又不可理喻，如果不是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就是虽有意义，但这意义是如此深奥、神秘，非人所具有，以致根本不可能破解。

“呸，你这恶棍！”谢尔盖痛苦而又惊奇地说。“可这究竟是什么东西？而我又究竟是在什么地方？我……我是什么人？”

他仔细地、兴致勃勃地打量着自己的身体，从脚下穿的大号囚鞋，到把囚服顶出一个大鼓包的肚子。他扎煞着两手在牢里走了一个来回，像一个穿了一件过长的新连衣裙的女人那样，浑身上下打量着自己。他摆一摆头——头还能动。这个不知为何显得有点可怕的身体，就是他——谢尔盖·戈洛温，而这个身体，很快便不复存在了。

于是，一切都变得稀奇古怪起来。

他试着在牢里走动——好怪啊，居然能走。又试着坐一坐——怪，居然能坐。再试着喝水——怪，它居然喝了、咽了，还会把勺子含住，它有手指，而且，这手指在发抖。他呛了一口，咳起来，边咳嗽边想：“这多么奇怪呀，我居然会咳嗽。”

“我这是怎么啦？该不会是发疯了吧！”谢尔盖打了个冷颤。“让它们见鬼去吧，这已经够我受的了。”

他用手擦了擦前额，但连这也是那么稀奇古怪。于是，在一连数小时中，他屏住呼吸，一动不动，抑制住任何思想，尽量不大声呼吸，不做任何动作——因为任何思想，都是疯狂；任何动作，都是疯癫。时间不存在了，它仿佛统统变成了透明的、没有空气

的、体积庞大的空间，其中的一切——大地、生命、人们——全都可以一眼望穿，一眼看到底，看到神秘的源头——死亡。最折磨人的，并不在于能够看到死神，而在于能一眼看尽生与死。从古至今掩盖生命和死亡之谜的那张幕布，被一双亵渎神圣的手掀了起来，可是，生死之谜却并未像以未知语言铭刻的真理那样，因之而能为人所猜详。在他那人的大脑之中，还没有这样一种概念；在他那人类的语言中，还没有这样一些词汇，可以传达他所见过的一切。“我害怕”这句话，其之所以会在他身体内回荡，仅仅是因为，未曾有过、也不可能有一句别的话或是概念，能与这种新的非人的状态相适应。一个人，假设他本来生活在人类的理解力、经验和情感所能企及的范围内，却猛然间看见了上帝——尽管看见了，却不理解，虽然他知道这就叫上帝；虽然由于闻所未闻的不理解而引起的前所未有的痛苦会使他颤栗——谢尔盖的情形与此人相仿。

“这就是缪勒给你的好处！”谢尔盖突然一晃脑袋，大声地、极其自信地说。由于情感上发生的这一出乎意料的转折——这是人类灵魂的本性——他发出了欢快而又真挚的笑声。“啊，你呀你，你这个缪勒！啊，你呀你，我亲爱的缪勒！啊，你呀你，我那妙不可言的缪勒！到底还是你对，缪勒，而我，缪勒老兄，是头蠢驴。”

他快步在牢里走了几个来回，然后，——令透过监视孔观察他的士兵再一次极其惊奇的是——他三下五除二脱光衣服，欢快地、极其严谨地、一丝不苟地、做完了所有十八套招式；舒展着自己那年轻的、稍有点瘦了的身体，蹲在地上，吸气，呼气，然后又跪在地上，伸手伸脚。每做完一个招式，就会满意地说：

“就是这样！这才是真的呐，缪勒老兄！”

他脸上泛红，每个毛孔都沁满一颗颗热呼呼、惬意的汗水，

心跳有力而平稳。

“问题在于，缪勒，”谢尔盖挺着胸膛——这使得他那细腻、绷紧的皮肤下，一根根肋骨清晰地显现出来——说。“问题在于，缪勒，还有一个第十九招，那就是在静止状态下吊住一个人的脖子。这一招就叫死刑。你明白吗？缪勒？以活人为例，比方说，谢尔盖·戈洛温，我们可以把他像布娃娃似的用布条裹起来，吊住他的脖子，直到咽气。这诚然很愚蠢，缪勒，可又有什么办法呢——迫不得已呀。”

他边做着自由转体，边说：

“不得不这样呀，缪勒老兄。”

九　可怕的孤独

不幸的瓦西里·卡希林，也处在钟声范围以内，只不过他与谢尔盖和穆霞之间，隔着几间空牢房。但一个人孤零零的更难熬，因此，假使整个宇宙之间就只有他一个人，他也会在恐惧和烦闷中，结果了自己的生命的。

他浑身是汗，湿漉漉的衬衣紧贴在身上，原先的鬈发如今披散下来，卡希林颤颤巍巍，绝望地在牢里走来走去，就像一个被牙疼折磨得无法忍受的人。他蹲了一会儿，又站起来小跑几步，然后前额抵着墙，站了一会儿，眼睛在寻找着什么——似乎是在找药。他变化很大，似乎他曾经有过两张不同的脸谱，先前那张年轻的丢到哪儿了，为一张来自黑暗中的可怕的新脸谱所取代。

他是当下就被对死亡的恐惧所攫住的。这种感觉如影随形，无所不在地全面占有了他。还在早晨时，当走向笃定无疑的死亡已成定局时，他还试图与死神调笑一番来着，可一到晚上，当他被关在一间单人牢房时，他却被疯狂的恐惧所包围，任由恐惧之

浪鞭打冲击。当他尚能凭自己的意愿而冒生命危险时，当他尚能将尽管样子可怕的死神掌握在自己手中时，他是轻松、甚至是欢快的：他从一个感到自己拥有无限自由，感到自己具有勇敢无畏的意志、勇敢坚定的信念的人，变成一个渺小可怜、皱皱巴巴像老太婆式的胆小鬼。当他把定时炸弹别在腰里时，他自己似乎就成了一颗定时炸弹，让炸药那冷酷的理性充满自身，并使自己也拥有了炸药那散发着死神的、火一般的威力。当他走在街上，走在扰扰攘攘、忙忙叨叨、为自己各自的日常生活琐事而挂肚牵肠，慌慌张张躲避车马和电车的人群中时，他觉得自己仿佛来自另外一个未知的世界，那里的人们不知道什么是死亡和恐惧。

可是，突然之间，令人震惊的变化，急剧而又凶险的变化，一下子就发生了。他已经不是在自己走向他愿意去的地方，而是被人带到人家想要他去的地方。不是由他来挑选地方，而是由人把他关在一个石头笼子里，然后像一件东西似的，给锁起来。他已经不能像所有人那样自由地选择生或死，而是人家一定会、必然会把他给弄死。转眼之间，从前一度曾是意志、生命和力量的体现者的他，成了世上独一无二的、软弱无能的、可怜巴巴的幽灵，成了一个等待屠刀加身的牲口；成为一件可以任人摆布、烧掉或打烂的无声无息的东西。无论他说什么，他的话也没人听，而他如果喊叫，人们会用破布堵住他的嘴。无论他是否亲自移动脚步，反正人们会把他带到个地方吊起来。无论他是否会反抗，挣扎，耍死狗，人们都会把他制服住、举起、套上绳索、吊在绞架上。对他实施这一整套机械程序的，是一些和他一样的人，而如今他们都有了一副异常狰狞的新面孔。不知是像一些羞于伪装、仅止故意显形的幽灵，还是像一些安装了弹簧的机械玩偶：他们把他抓住，捆起来，带到地儿，吊起来，抓住他的两条腿。然后，他们割断绳子，把他放倒，抬出去，埋了。

从入狱的头一天起，在他眼里，人们和生活，就变成了一个由幽灵和机械玩偶组成的可怕的不可思议的世界。恐惧到近乎发疯地步的他，竭力想要使自己确信，人们有语言，会说话，可是却不能——他们在他眼里都是哑吧。他竭力回想人们在交往中所说的话语及其意义——可却做不到。人们大张其嘴，发出某种声音，随后又分开，左右倒动着腿，有什么么呀。

能够这样感觉的，必定得是这样一个人，在深夜里，他一个人呆在屋里，所有的东西都活了，动起来，并且开始具有了足以统治人的无限权力。蓦然间，它们——那些东西：壁橱、椅子、写字台和沙发——开始审判起他来。他哭喊，他挣扎，他祈求，他大喊救命，而它们却用自己的语言相互协商了些什么，随后带他去问绞。它们——壁橱、椅子、写字台和沙发及其它东西——冷眼旁观着这一场面。

所有这一切在被判以绞刑的瓦西里·卡希林眼中，都不啻是一些玩具——他的牢房，带监视孔的牢门，上紧弦的钟表嘀嗒声，规规矩矩用泥塑成的要塞，脚步声在走廊里笃笃作响的持枪的机械玩偶，以及心虚胆寒、偷偷透过监视孔觑着他、默默地给他送饭的那些家伙。他一度所曾体验过的一切，并不是对死亡的恐惧，倒不如说死亡乃是他所希求的——尽管死神蒙着永恒神秘和不可知的面纱，可它仍然更易于为理性所洞悉，全然不像这个已经变得如此野蛮、如此虚幻的世界。不但如此：在这个由幽灵和玩偶所组成的世界里，连死神似乎也被彻底消灭了，它丧失了伟大而又神秘的内涵，同样变成了一种机械的、也仅止因为这一点而才令人感到可怕的东西。人们把他抓住，捆起来，带到地儿，吊起来，揪住腿。他们割断绳套，把他放倒，运走，埋掉。

一个人从世上消失了。

在法庭里，由于挨靠着自己的同伴，这使得卡希林还原了自

我。在一个短暂的时刻里，他又能看见人们了：他们坐在那儿审判他，他们用人类的语言说着什么；他们在听，似乎，也能理解。可是，当他与母亲诀别时，他感到了恐惧。这是一个濒临疯狂，而且，自己也明白这一点，清楚地感觉到这一点的人的恐惧。他觉得这位围着黑围巾的老妇，不过是一只制作精巧的机械玩偶，如同那些只会说“爸爸”、“妈妈”、但制作更优良的其他玩偶一样。他竭力想和她说话，可与此同时，他浑身颤抖地想：

“天呐！要知道这就是玩偶。母亲玩偶。而那是个士兵的玩偶，那边，是房子的玩偶，父亲的玩偶，而这个么，是玩偶瓦西里·卡希林。”

他似乎觉得，再过一会儿，他就能听到机械内部某处发出的啪哒啪哒声了。当母亲大放悲声时，有一秒钟左右，某种人性的东西隐隐约约闪现了一下，可是，当母亲头几句话一出口，这种东西就消逝了，于是，他开始好奇而又恐惧地看着，一些液体如何从玩具的眼里往外流出。

在此之后，当他回到牢房，当恐惧已变得无法承受时，瓦西里·卡希林尝试去祈祷。他少年时代的生活，是在父亲那幢商人的房子里，在一种貌似宗教的氛围中度过的，但唯有他一个人与这氛围格格不入。他非但不曾有过信仰，而且，还留下苦涩而又易怒的心病。可是，在那之前，也许，还是在他年幼时代，他曾经听到一个由三个词组成的词组，它们以其使心灵震撼的力量震撼了他，以致在他此后的一生中，都受到了一种恬静诗意的强烈影响。那三个词是：

“一切伤心人的欢乐。”

每逢艰难时刻，他总是要对自己嘀咕这句话，既不用祈祷，也没有明确的意识：“伤心人的欢乐”——这使他突然心旷神怡，极欲找到某个心爱的人，对他喃喃低语：

“我们的生活……难道这还能叫生活！啊，我亲爱的人，难道这叫生活！”

之后，它突然觉得一切是那么可笑，恨不得把头发卷起来，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把胸膛挺起来任人捶打：喏，给你，打吧！

至于他那句“一切伤心人的欢乐”，他没有告诉任何人，甚至包括他最亲密的伙伴。就连他自己，似乎也压根就不知道这么回事似的——这句话深深埋在他的心底。他很少回忆这句话，小心翼翼地珍藏着它。

然而，此时此刻，当对无以索解的、就呈现在他眼前的秘密的恐惧，像春汛之水对待岸边的柳丛那样，把它连头淹没时，他想起了祈祷。他本想跪下来着，可当着哨兵的面又羞于这么做，于是，便把手叠放在胸前，小声嘀咕道：

“一切伤心人的欢乐！”

他以一种感人的忧伤，喃喃地重复道：

“一切伤心人的欢乐，向我降临，帮一帮瓦西里·卡希林吧。”

很久以前，在他还在念大学的时候，在他还只懂得吃喝玩乐、认识维纳并加入团体以前，他曾不无夸耀和怜惜地称自己叫“瓦西卡·卡希林”。此刻，不知为什么他很想依旧这么叫自己。然而，这句话如死水一样，未能激起任何反响：

“一切伤心人的欢乐！”

什么东西倏忽一闪。什么人那幽幽的、悲伤的幻影在远处浮现了一刻，便消失了，未曾照亮濒死前的黑暗。钟楼上上紧发条的钟开始报时了。什么东西铿锵作响，不知是马刀还是枪支，在走廊里巡行的哨兵，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

“一切伤心人的欢乐？你不说话！你难道不想告诉瓦西里·卡希林什么吗？”

他等待着，脸上挂着动人的微笑。然而，心里和外界，都空空荡荡。而且，那幽幽的、悲哀的幻影也再没有回来。毫无必要地回想起了小时候的一些细节：烛泪横流的正点着的蜡烛，身穿袈裟的神父，画在墙上的圣像，以及父亲如何在向圣像祈祷时，一边鞠躬，一边皱着眉头瞅着他——他想看一看瓦西卡究竟是在祈祷，还是在淘气。于是，他感到比未祈祷以前更可怕。

一切都消失了。

疯狂在压抑中扩散着。意识如被人丢弃，奄奄一息的篝火正在冷却一样消失了，犹如一个刚刚死去的人的尸体。心口还是热的，而手脚已经僵硬。一个正在熄灭的念头再次血淋淋地迸出火星，在说：他——瓦西卡·卡希林，在此兴许会发疯的。他将体验到无以名状的巨大痛苦，他的悲哀痛苦，将达到连任何动物都从未达到的地步。它在说：他——瓦西卡·卡希林将会以头撞墙，将会抠出自己的眼睛，将会大叫大嚷，说什么要来什么就随便来什么好了；他将会含着眼泪哀告，说他已经再也无法忍受了——无所谓了。一切都将无所谓。

可是，没有任何反应。有其自己的意识及自身生命的两条腿，依旧能走动，驮着他那颤栗的被汗水湿透的身体。而同样有其自己意识的双手，徒劳地想要掩住胸前敞开怀的囚服，好让颤栗的、汗水淋漓的身体能暖和一点。身上发冷。身体在颤栗。眼睛还能看东西。而这差不多就是安宁了。

然而，恐惧仍在某一刻达到了疯狂的地步。那是在人们走进牢房的时候。他甚至想也没想，这一切意味着什么——该去刑场了，而不过是像小孩一样，见了人就怕而已。

“我不去！我不去！”他蠕动着僵硬的嘴唇，用一种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小声，嘀咕道。而且，他就像小时候看见父亲扬起了手便躲避那样，畏葸地退到了牢房尽里面。

“该走啦。”

他周围的人们一边说着，一边把什么递给他。他睁开眼皮，身子晃了一下——开始缓慢地收拾起身。也许，意识开始恢复了：他突然跟监刑官要了一支烟。而那人也亲切地打开了他那绘有颓废派绘画的银制烟盒。

十　大墙倒塌

外号叫维纳的那位无名氏，是一个倦于生活和斗争的人。他一度也曾极度热爱生活，喜欢欣赏戏剧、文学，爱跟人交往。他天生具有极强的记忆力和坚强的毅力，精通好几种欧洲语言，可以自由装扮德国人、法国人或英国人。他说的德语通常带有巴伐利亚地方口音，但他只要愿意，也完全可以说一口如土生土长柏林人那样地道的德语。他喜欢华衣美服，风度翩翩，风流倜傥。在他们那一伙人中间，唯有他敢于出现在上流社会的舞台上，而不必担心会被人看出破绽。

然而，很久以来，就连他的同伴们也未察觉，在他心灵深处，一种蔑视人的阴暗心理在潜滋暗长，此外，则还有绝望及深沉的、几乎能致人以死地的疲惫感。就其天性，他不是诗人，而更像一个数学家，迄今为止，他不懂得什么是灵感和激情至乐，有时甚至感觉自己是个疯子，是个想要在人类的血液中寻找圆中之方的精神错乱病人。他每日每时与之斗争的那个敌人，无法激起他对其自己的尊重。这不过是一张由愚蠢、叛卖、谎言、肮脏的痰和下流的骗局编织成的、密密的网。看起来，将他的生命意志永远摧毁的最后一件事，是受组织之托而由他实施的那次暗杀奸细的行动。他平静地把那人给杀死了。可是，当他看见死者那张僵死、虚伪、此刻显得安详，并且毕竟还是属于人的脸时，他突然

失去了对自己事业的尊崇。这倒不是说他从此感到后悔了，而不过是突然不再看重自己了，自己都觉得自己是最乏味、最渺小、最无聊的旁观者。但是，从表面看，他似乎依然故我——只是在背后变得冷酷而又可怕。但他对谁都未曾吐露一字。

他还有一个极其罕见的品质：正如有些人从不知道什么是头疼一样，他呢，则是从不知恐惧为何物。当其他人担心染上恐惧症如担心流行病一样，为此而失去了判断力，但也并不为此而惋惜时，他自己却从未染上此种疾病。他当然也同情自己的同伙，尤其是对瓦西卡·卡希林，可这种同情心是冷冰冰的，甚至说它是官方的也不为过，因为，那些法官们中间，大约也能找出几个具有此种同情心的人。

维纳明白，死刑并不单单是死，而是还有别的含义，但无论如何，他还是决定安详地迎接死亡，权且把它只当作某种身外之物：像什么都未曾发生和不会发生那样，活到最后一息。他也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他对死刑的高度蔑视，以保持精神的最后一点不可剥夺的自由。在法庭上——而这一点，恐怕就连对他的冷静无畏、傲骨凌云知之甚深的他的那些同伙们，也不会相信——时，他所思考的，也不是生死问题：他正在全神贯注地、深沉地、冷静地、严密地研究着一个非常难解的棋局。作为一个象棋高手，他从入狱的头一天起，就开始研究这局棋，而且，毫不停顿。而向他宣读的绞刑判决书，也未能把无形棋盘上任何一个子儿移动半分。

恐怕连他自己也未能结束这局棋，但这一点也不能使他停顿下来。因此，当他在世上的最后一天早晨到来时，他紧紧攥着放在两个膝盖之间的手，久久地一动不动地坐着。随后，他站起来，边走边想问题。他走路的步态十分特殊：他躯干的上半部略为有些前倾，双脚踩地有力而又节奏鲜明——即便是在干燥的

土地上,他的脚步也能留下深深的、一眼就能看出的足迹。他轻轻吸了口气,吹起一首不太复杂的意大利小咏叹调——这能帮助他思考。

但这一次不知为何情形似乎有些不太妙。他懊恼地感到,自己似乎犯了一个不大不小、甚至是很愚蠢的大错,于是,他即刻返回原地,几乎从一开局起检查着每个步骤。他没有找出错误何在,但犯错的感觉却不仅没有消失,反而越来越强烈、越来越令人懊恼。突然,一个使他沮丧的念头意外闪现在他的脑际:是不是错就错在他想用下棋来把自己的注意力从死刑上转移开来,使自己不致对一个犯人必定无疑的死亡感到恐惧?

"不,何必呢!"他冷静而又安详地合上了无形的棋盘。于是,他像下棋时一样全神贯注、仔仔细细,像是在考场上一样,竭尽全力想要弄清自己这种处境何以或有恐惧和无出路感的原因:他扫视了一遍牢房,竭力不忽略任何东西,计算了距死刑还剩下多少时间,在脑子里描绘了死刑的相当准确的场景,然后耸了耸肩。

"喔?"他半似在提问地回答某人道。"不过尔尔嘛。有什么可怕的呢?"

果然,恐惧感消失了。而且,不光是没有了恐惧感,甚至,某种似乎与之相反的感觉,也开始产生了:那是一种朦胧、巨大而又蔑视死亡的喜悦感。于是,那依然还未查找出来的错误,也不再令他懊恼、詈怒,它还在大声说着某件意外的好事,就好像一个亲密无间的好朋友,本来他以为已经死啦,却原来不仅皮毛未损地活着,而且还在冲他微笑一样。

维纳又一耸肩,试了试自己的脉搏:心跳有些加快,但却跳得平稳而有力,咚咚咚咚,特别强劲。他自此认真仔细地,像一个初次入狱的新来的犯人,打量着墙壁、门锁,及固定在地板上的

椅子，想：

“为什么我会如此轻松、喜悦、自由呢？自由这个词太确切了。我在想明天的绞刑，可绞刑似乎压根就不会有。我在看墙，可是墙似乎根本就不存在。我感到自己是那么自由自在，就好像我不是在蹲监狱，而不过是刚从一所我蹲了一辈子的监狱里出来。这是怎么回事儿？”

他的手开始发起抖来。这可是维纳从未见过的现象。思想活动越来越活跃。就好像头脑里装着的那些语言都燃起了熊熊大火——那火焰急于想要冲出来，照亮广阔的、还笼罩在夜幕下的、黑暗的远方。这不，那火已经冲出来了，广漠无边的远方已被照亮了。

于是，近两年始终折磨维纳的那种模糊的疲惫感消失了，盘踞在心头那条僵硬、冷却、庞大、紧闭双眼、死不开口的蟒蛇，脱落了——美好的青春、光彩夺目的返回来，正视着死神。而这比美好的青春还要美。只有在极为罕见的时刻才偶或光顾一个人、奇妙无比的精神清醒了，使他登上了最高的观察点。维纳突然间看透了生死，为它那伟大壮丽、前所未闻的景象而惊叹。他好像正行走在一条窄窄的、如刀刃一般高高的山脊之上，它的一面是生，一面是死，像两座波光粼粼、蓝格莹莹、美丽无比的大海，在地平线上溶汇成一片广阔无垠的大洋。

“这是什么！多么美妙的景致呀！”他不禁欠起身，挺直腰，像面对最高存在物一般，慢条斯理地说道。他以洞察一切的、无所不见的视力，消灭着狱墙、空间和时间，向他那早已过往的一生投去一瞥。

而生活呈现出了新的景致。他没有和从前那样力求用语言记录下他的见闻，况且在人类那依旧很苍白、依旧很贫乏的语言里，还未曾有过这样的语词。一度曾在他身上激起对人的蔑视

的，有时甚至导致他厌恶人类的那种卑鄙的、肮脏的、邪恶的东西，完全消失了——就像一个坐在汽球上升到天空中的人，对他来说，被他抛弃了的城里那些狭街陋巷里的污秽和垃圾，已然无影无踪，丑也变成了美一样。

维纳下意识地走到桌前，右手撑着桌子。生性高傲而又具有支配欲的他，从来还没有采取过这样一种傲慢、自由和威风的姿式，从来没有这样转动脖子，这样环视一切，因为，他还从来没有像在这里，在监狱里，在距绞刑和死神仅数小时之遥的距离上，那么自由，那么惶然。

在他那清醒过来的目光下，人们也都成了新人，并像新人那样可爱而迷人。翱翔在时间之上的他，清楚地看出，昨天还在密林中如野兽一般咆哮的人类是多么的年轻啊；而人身上前此被他视为可怕、不可饶恕和恶毒的东西，突然之间，成了可爱——一个不会以成人的步态走路的婴儿是多么可爱，他的呀呀学语，他那可笑的过失、错误和残酷的碰伤，闪耀着天才的光芒。

“你们是我亲爱的！”维纳突然意外地笑了笑，于是，他这种姿式特有的动人魅力顿时消失了，这使他又成了一个囚徒，对这个囚徒来说，被关的地方狭小而不适，并且，由于门上监视孔里那只拷问似的讨厌的眼睛，而多少有些无聊。奇怪的是：刚才他尚且看得如此明显、鲜明的事，几乎立刻就被他给忘了。而更奇怪的是：他甚至都不愿回想它们了。于是，他干脆坐得更舒适一些，以一种异样的、非他所有的、温柔委婉的笑意，扫视着大墙和格栅，于是，一件从未在维纳身上发生的新现象，终于发生了。维纳骤然哭了。

“我亲爱的同志们呐！”他哀哀啜泣着喃喃自语道。“我亲爱的同志们呐！”

他究竟是通过怎样的秘密通道，从骄傲和无限自由感，转为

一种温柔而又强烈的怜悯心的呢？他不知道，也没有想这个问题。他是在可怜他们——他那些可爱的同志们吗？抑或是——在他的眼泪中，隐藏着某种比之更高、更强烈的东西——对此，他那颗突然复活了的、变年轻了的心灵，同样也不知道。他啜泣着低语道：

“我亲爱的同志们呐！亲爱的你们——我的同志！”

眼前这位哀哀啜泣、以泪洗面却笑意盈盈的汉子，谁都不会认出他就是从前那个冷漠而又傲慢、疲惫而又大胆的维纳——不，谁都认不出的，无论是法官，无论是同志，也无论是他本人。

十一　押解人犯

在把犯人押上囚车以前，所有五个人被集中在一个有着穹形天花板的、又大又冷的屋子里。这间屋既像一个已废弃不用的办公室，又像是一间空的接待室。犯人们被允许可以相互交谈。

但当即就开始充分利用这一机会的，就只有丹娘·科瓦利丘克一个人。其他人则默默无声地、紧紧握手——他们的手冷得像冰，热得像火——他们都没有出声，只是竭力不看对方的眼睛，三三两两地站在那里。现在，当他们又走到一起时，每个人都为自己在单人牢房时所曾体验的一切而羞愧。因此，他们都不敢看对方，避免看出或是流露出自己所曾体验或怀疑自己有过的新的、特殊的、多少有些羞于见人的表现。

但是，渐渐地，一次、两次，偶或瞟一眼，笑一笑，随后，很快就感到自己跟从前一样既自然又随便了：任何变化都没有，而如果说毕竟还是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的话，那这种变化也是人人都有的，因此，单独看的话，每种变化都不易被发觉。于是，一下子又都又说又动起来，而且，其方式多少有些奇特：他们的说话

声断断续续，抑扬顿挫，不是说得太慢，就是说得太快；有时，语流绊在某个语词上，因此，不得不一再重复一些个语词；有时候，一句话刚刚开了头就没有了下文，或是被对方当作是语意已足——对此，他们自己并没有察觉。平平常常的东西，他们居然会没认出，以致不得不眯缝着眼睛，好奇地仔细端详，就像有些人平常本来戴眼镜，可是，突然有一天给摘了，说话过程中，大家全都常常猛地转身往后看，就好像在他们身后始终有人叫他们看什么东西似的。但对此，他们同样也没有察觉。穆霞和丹娘脸上和耳根发热；谢尔盖起初脸色略有些苍白，可很快就好了，并且跟往常一样了。

引起大家注意的，就只有瓦西里。即使是在他们这些人当中，他也显得有些异常、可怕。维纳精神陡然一振，和蔼又不无关切地低声对穆霞说：

“这是怎么回事，穆谢奇卡？莫非他有点那个，是吗？不会吧？得跟他谈谈。”

几步开外的瓦西里，像是不认识似地，瞅了维纳一眼，连忙移开视线。

“瓦夏，你的头发怎么搞的，喔？你怎么样？没事，兄弟，没事，没事，很快就会结束的。得挺住，挺住啊。”

瓦西里没吱声。可是，当大家伙都觉得，他大约是不会回答什么了的时候，却传来了他那迟到的、喑哑的、仿佛来自极远极远地方的回答：哪怕是一座坟墓，恐怕也会如此这般地对许多召唤作出反应的。

“我没事的。我能挺住。”

又补充说：

“能挺住。”

维纳很高兴。

“好，好哇。好样儿的。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可是，当他与后者那深沉晦暗、似从渺不可及的远方投来的目光相遇时，一丝忧虑掠过心头。他想：

“他这是从哪儿看？从哪儿说呢？”于是，他怀着深深的爱心，以人们只有在对坟墓说话时才用的一种方式，说：

“瓦夏，你能听见我说么？我非常爱你。”

“我也非常爱你，”对方费力地转动着舌头说。

穆霞蓦然攥住维纳的手，像舞台上的演员似的，惊奇地加重语气说道：

“维纳，你是怎么啦？你说：你爱？你还从来没对任何人说过：你爱呢。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可爱和温柔的？啊，怎么回事？”

“啊，怎么回事。”

维纳同样学着演员的口吻，加重语气表达着他的内心感受，他紧紧抓住穆霞的手，说：

“是的，我现在学会爱了。不要告诉别人，没必要，说起来不好意思，可我真有了爱。”

他俩的目光在相遇之后，迸出了耀眼的火花。周围的一切则顿时黯然失色了：就好像在闪电瞬间发出的强光之中，其他所有灯火全都虽有若无一般。闪电把它那黄色的、沉重的火焰投向大地。

“啊，”穆霞说。“啊，维纳。”

“啊，”他说。“啊，穆霞，啊！”

他们已经心领神会，心心相印了。

维纳目光灼灼，精神陡地一振，快步走向谢尔盖：

“谢廖沙！”

可回答他的，是丹娘·科瓦利丘克。出于母性的骄傲和自

家，丹娘喜极而泣，她一个劲揪扯着谢尔盖的袖口。

“维纳，你听着！我是在哭他呐，我好难受呀，他依然还在做早操！”

“学缪勒？”维纳笑了。

谢尔盖腼腆地蹙着眉锋：

“你甭笑，维纳。我已彻底相信……”

腾起满堂哄笑。从相互交流中汲取了力量和勇气的犯人们，渐渐地回复了他们从前的样子，但他们自己却没有察觉，而以为他们大家都依然故我呢。维纳突然止住笑，极严肃地对谢尔盖说：

“你是对的，谢廖沙。你做得完全正确。”

“不，你要知道，”戈洛温乐了。“当然，咱们……”

可正在这时，上车时间到了。监刑官客气得很，上车时，居然允许他们自愿组合成对。总而言之，他们的亲切热情已经达到无与伦比地步了——不知是想竭力表现他们的人道，还是想要人们看不出这里有他们在场，以此而让一切自然而然地进行。可尽管如此，他们的脸色煞白。

“穆霞，你跟他一块儿，”维纳指了指静静地站在一边的瓦西里。

“我明白，”穆霞点头道。“那你呢？”

“我？丹娘和谢尔盖，你和瓦夏……就我是一个人。没关系，你知道我能行。”

当犯人们走进院里时，他们感到那潮乎乎的黑暗在轻柔、暖和而又有力地扑打着他们的眼脸，令他们喘不上气来。可随后又一下子清清冷冷地渗透了他们颤抖着的整个身体。使他们难以置信的是——而这一点最使人惊奇——却原来这不过是一阵温暖而湿润的春风。地地道道、美妙无比的春夜里散发着融雪——

雪无边无际，广袤无垠——的气息——水声嘀嗒。一颗颗疾速流动的水滴，匆匆忙忙、密密麻麻地，相互追逐着，滴落下来，汇成一首和谐悦耳的乐曲。可是，忽然有一颗水滴唱错了音，使所有水滴乱了方寸，遂汇成一片五音和鸣、乱珠跳船的琶音。尔后，出现了一颗晶莹、圆润的大水珠，它发出啪的一声，于是，一首欢快热烈的乐曲，便重新丁零当啷地奏响。城池和要塞的上空，现出由灯海汇成的一角白色的天空。

"啊哈！"谢尔盖·戈洛温深吸了口气，却不立即吐出来，似乎不愿意把如此新鲜美好的空气从肺部释放出来。

"这样的天气有多久了？"维纳问道。"这不已经是春天了么。"

"才不过是开春第二天，"谢尔盖殷勤礼貌地回答说。"不然严寒的天气会更多。"

黑黢黢的囚车，每辆两人，一辆接一辆，缓慢地驶进黑暗，驶向路灯尽头处的监狱大门。押运兵那灰乎乎的侧影，簇拥着每辆马车。他们的马蹄，或是得得哒哒，或是在潮湿的雪地里发出刺溜刺溜的响声。

维纳弯下腰，正准备钻进马车，一个宪兵含糊地说：

"这车除您之外还有一个。"

维纳有些惊讶：

"真的？可他要到哪儿去呢？啊，对了！还有一个？这会是谁呢？"

宪兵没作声。果不其然，黑糊糊的角落里，一团小小的活物，一动不动，蜷缩在那里——借着从侧面照进来的路灯光，只见一只睁着的眼睛幽光一闪。维纳在落座时，用脚碰了下那人的膝盖。

"对不起，同志。"

那人没有反应。可是，当马车刚一起步时，那人却操着蹩脚的俄语，嗫嚅道：

“您是什么人？”

“我叫维纳，因谋杀 N.N. 被判绞刑。您呢？”

“我是扬松。我是冤枉的。”

马车上路了。再过两小时，他们将会面对一个无法猜详的伟大的奥秘——从生到死——于是，他们相识了。生和死同行于一个平面上，而生命直到最后，直到最微不足道、最荒谬可笑的鸡毛蒜皮上，却仍将是生命。

“您犯了什么事，扬松？”

“我用刀把主人给杀了。还偷了钱。”

听声音扬松似乎快睡着了。维纳在暗处摸到了他一只疲倦的手。握住了。而扬松却同样疲软地把手抽了出去。

“你怕啦？”维纳问。

“我不愿意。”

沉默。维纳又摸到这位爱沙尼亚人的手，把它紧紧地攥在自己那双热乎乎、干爽的掌心中。那手像块木板似的一动不动，但扬松也不再试图把它抽回去了。

马车里狭窄而闷热，散发着士兵呢、霉腐、粪便和湿皮靴的味道。坐在维纳对面的那位宪兵，呼出的热气恰好对着他，里面混合着洋葱和劣质烟草的味儿。但仍有一股股清冽新鲜的空气，透过一些孔隙吹了进来，而使得这只移动中的、闷热的小箱子里，春天的气息比在外面更强烈。马车时而右拐，时而左拐，时而像是在走回头路，时而又似乎不知为什么一连几小时总在一个地方打转。起初，还有蓝莹莹的电灯光，透过下垂的、厚厚的窗帘照进来，可随后，在转了一个弯以后，那灯光就突然消失了，由此可以猜出，他们已经到了偏僻的市郊，离 C 车站不远了。有时

候，在马车急剧转弯的当儿，维纳和那个宪兵那热乎乎的、屈起的膝盖，会友好地相互碰撞不已，以致很难使人相信有什么死刑一说。

“我们这是到哪儿去？”扬松突然问道。

由于这只黑黢黢的箱子持续不断地颠簸滚动，他的头有些发晕，有点儿恶心。

维纳告诉他以后，把这位爱沙尼亚人的手握得更紧了。他很想专门对这位小个子的、睡眼惺忪的人，说几句友好温柔的话，而且，他已经如此强烈地爱上了这个人，甚于他生命中的任何人。

“亲爱的！看样子，你坐得不舒服。来，往我这边挪一点。”

扬松稍顿了顿后，回答说：

“喔，谢谢。我很好。你也会被吊死吗？”

“当然！”维纳的回答意外地欢快，几乎是带着笑。说着，他飞快地一挥手。就好像他们谈的，是一些可爱但极为可笑的人，想要跟他们开的一个荒谬无耻的玩笑似的。

“有老婆吗？”扬松问。

“没有。我哪儿来的老婆呀！我是单身。”

“我也是单身。就我一个。”[①]扬松想了想，改正道。

维纳也开始头晕起来。他时而感到，他们这是在去欢庆某个节日。这很怪。然而，几乎所有去赴刑场的人，也都有同样的错觉。除烦恼和恐惧外，他们往往对那非同寻常的、将要发生的事，怀着一种朦胧的喜悦。现实醉心于疯狂，死神生出了与生命合为一体的幽灵。房顶上旗帜在飘扬，而这是非常可能的。

① 此处，“一个”原文系阴性形式，指女人。这里，旨在表现说话人没文化。——译注

“喏，我们到了！”当马车停下来时，维纳风趣欢快地说。随即轻快地跳下车。可轮到扬松事情就麻烦了——他默默地、有点像是蔫不唧唧的耍起了赖皮，就是不肯下车。他死抓住把手不放，于是，那位宪兵只得一个个把他的手指掰下，把他的手拉开。他又抓住车帮、车门和高高的车轮，他刚一抓住，宪兵就会冲上去。宪兵方面只要稍一用力，他就会撒手。扬松一声不吭，他也倒不是乱抓一气，而不过迷迷糊糊的见任何东西都往上贴——不用费什么力气就可以很轻松地把他给揪下来。最后，他终于站起来了。

何尝有什么旗帜。这个夜间车站黑黢黢、空荡荡的、了无声息。这里早已就不走旅客列车了，而对于停在铁轨上无声无息的等待着这几个特殊旅客的那列火车来说，也不需要什么明亮灯光和忙乱的人群。维纳忽而觉得无聊起来。他不是怕，也不是烦闷，就只是无聊。这无聊广漠无边，沉甸甸的，令人疲倦。为了避免它，他恨不得躲在什么地方，紧闭眼睛，躺一躺。维纳伸了伸懒腰，打了个长长的哈欠。很快，扬松也伸了个懒腰，打了一连串哈欠。

“能快点就好了！”维纳疲惫地说。

扬松缩着脖子，没吭声。

站台上空寂无人，四周已被士兵团团围住。犯人朝灯光黯淡的车厢走去。维纳来到谢尔盖·戈洛温身边。谢尔盖用手往旁边什么地方指了指，在说着什么。他的话能听清的，只有一个词——“路灯”——后面的话，被淹没在一阵持续不断而疲倦的哈欠声中。

“你说什么？”维纳以一个哈欠以问代答道。

“我说路灯。灯罩都给熏黑了。”谢尔盖说。

维纳回头看了一眼：真的，路灯上积满了烟炱，灯罩上已是

黑乎乎的了。“是呀,熏黑了。”

可突然想道:“话说回来,灯罩熏黑了,又与我何干,既然……”显然,谢尔盖也有同样的想法。他飞快地瞥了维纳一眼,便转身走开。但此后俩人都不再打哈欠了。

所有人都是自己走到车厢跟前去的。唯有扬松是被人架着去的:他刚开始是耍死狗,两只脚底像是被粘在了站台的地板上了似的。后来,他干脆屈着腿,整个身子吊在宪兵的手臂上。他的两只脚拖在地上,像一个喝得烂醉的酒鬼,脚下发出刺啦刺啦声。在把他塞进车门时,宪兵们折腾了好长时间,但没说话。

瓦西里·卡希林也是自己走去的,但他只是懵懵懂懂地模仿着同伴的动作而已——一切动作都和同伴们一样。但在登上车厢平台前,他后退了。宪兵为了扶他上,搀起了他的胳膊肘。瓦西里声音发颤刺耳地尖叫了一声,抽回了手:

“嘿!”

“瓦夏,你怎么啦?”维纳连忙冲到他跟前。

瓦西里没吭声,只是浑身剧烈地颤抖着。尴尬且有几分沮丧的宪兵解释说:

“我想扶扶他,可他……”

“走吧,瓦夏,我扶你,”维纳说着,便想去抓他的手。可瓦西里又把手缩回去,更大声地嚷:

“嗨!”

“瓦夏,是我,维纳。”

“我认得,别碰我。我自己来。”

于是,依旧颤抖不已的他,自己进了车厢,找了个角落坐下了。维纳朝穆霞俯着身子,眼睛看着瓦西里,小声问:

“喂,怎么样?”

“不太妙,”穆霞也同样小声回答。“他已经死啦。维纳,请你

告诉我，真的有死神吗？”

“我不知道，穆霞，可我想没有，”维纳冷峻沉思地回答道。

“我想也没有。可他怎么办？跟他坐车可让我受够罪了，我好像是跟一个死人在一起。”

“我不知道，穆霞。对某些人来说，也许真有死神吧。这只是暂时的，以后根本没有。拿我说吧，以前有过，现在没有了。”

“有过，维纳？以前？”

“有过。现在没了。和你一样。”

车厢门口传来一阵脚步声。米什卡·奇加诺克脚下咚咚、呼吸粗重、吐着唾沫走进车厢。他只往里瞥了一眼，就执拗地站住不动了。

“这没地儿，宪兵！”他朝疲倦不堪、气哼哼地看着他的那位宪兵嚷嚷道。“请你给我把地方安排得宽敞一点，要不然我就走了，就请你们在这边路灯上把我吊死得了。连马车也出动了，狗崽子，可这还叫马车吗？整个一个猪下水，什么马车！”

可是，他突然低着头，抻着脖子，朝车厢里其他人走去。他那双黑漆漆的眼睛，野性而又敏锐，带有几分疯癫的表情，突出在他那头乱糟糟的头发和胡须的背景之上。

“啊呀！天呐！”他拖长着声音嚷道。“竟是这么回事啊。你好，老爷。”

他碰了碰维纳的手臂，顺势在后者对面坐下。他俯身对维纳瞥了一眼，用手在脖子上飞快地绕了一圈。

“也是这个？啊？”

“是的！”维纳一笑。

“这些人也都是？”

“没错儿。”

“啊哈！”奇加诺克龇牙咧嘴地笑了笑。他飞快地扫视了一下

众人，目光在穆霞和扬松身上稍稍停留了一会儿。接着，对维纳眨了眨眼：

“就是那个部长？”

“对。你呢？”

“我么，老爷，是另一码事。我们这种人哪配杀部长！我么，老爷，是个强盗，我就是这种人。杀人凶手。没事。老爷。稍微挤一挤不就得了，我可不是自己愿意混进来的。在那个世界里，人人都有地方。”

他那锋利而又多疑的目光，从一团乱糟糟的头发下面，凶相毕露地环顾着众人。可大家全都一声不吭地看着他，表情冷峻，但明显也有几分同情。他又一龇牙，飞快地把维纳的膝盖一连拍了好几下。

“好哇，老爷！正像歌中唱的：请你不要喧哗，母亲，我碧绿的阔叶林。”

“你为什么叫我老爷，既然我们全都……”

“说得对，”奇加诺克满意地赞同道。“你算什么老爷，既然你和我将要并排吊死。喏，他才是老爷呢，”他用手捅了捅一直不吭一声的宪兵。“唉，瞧，你们这位可不比我们这位差，”他目视瓦西里说。“老爷，喂，老爷，害怕啦，啊？”

“没什么，”瓦西里舌头僵硬地说。

“哪里会没什么呢。你别不好意思，到了这地步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你去吊狗，它只会龇牙，而你是人呐。这位是谁，就这个招风耳？不是你们一伙儿的？”

他疾速转移着视线，不停地、噗噗地、吐着涌上喉头的、甜丝丝的浓痰。扬松一动不动缩成一团，蜷缩在角落里，他那顶毛已脱落的皮帽上的帽耳，只是轻微地动一动，却没有回答。维纳代他答道：

“他把主人给宰了。”

“天呀！”奇加诺克吃了一惊。“这样的人居然会杀人！”

奇加诺克早就用眼角余光盯上了穆霞，此刻，他突然一转身，目光锋利，直冲冲地盯着她。

“小姐，好一个小姐！您这是怎么啦！脸上红扑扑的，还在笑呢。瞧，她真的在笑，”他那如铁钳一般的手，紧攥住维纳的膝盖。“瞧，瞧啊！”

穆霞脸一红，略显腼腆地微笑着，同样也直视着他那锋利的、略显疯狂、执著、野性、询问的目光。

没人吭声。

小火车车轮发出喊哩咔嚓的响声，在窄轨上轻轻颤动着，卖力地往前跑。每逢弯道或道口，机车便发出嘶哑的、嗞嗞的汽笛声——司机显然担心会压了什么人。想想都觉奇特，为了绞死个把人，投入了这么多的人力、物力和精力，尘世间最疯狂的事，都会以如此简单如此理性的方式来进行。列车在飞驰，里面坐着人，跟平常一样坐在那里，坐着火车，和平常坐车一样，然后，车到一站，则又和往常一样，“列车在此停留五分钟”。

于是，死神——永恒——伟大的奥秘——降临了。

十二　到　刑　场

火车在使劲奔驰。

谢尔盖·戈洛温一连好些年中，曾和亲人在这条铁路沿线的一个别墅里生活过，白天黑夜，常坐火车，所以，对这一带很熟悉。因此，假如他闭上眼睛，就难免会以为，此刻他也正是在回家——他这是在城里熟人那儿耽搁了，所以，只得坐末班车回家。

“现在快了，”他睁开眼，瞥了一眼黑乎乎的、格栅被取掉，但

却并不说明什么的车窗，说。

无人动弹，也无人回答。只有奇加诺克，飞快地、一下又一下地、吐着甜丝丝的痰。于是，谢尔盖飞快地扫视着车厢、车窗、车门和士兵。

“好冷啊，”瓦西里舌头发僵地、似乎真的冻得够呛地说。这话从他嘴里出来，成了：“好冷啊。”

丹娘·科瓦利丘克忙乎起来。

“喏，把这条围巾围在脖子上。围巾暖和。”

“脖子？”谢尔盖猛不丁问了一句，却像是被自己的问题吓了一跳。

可是，因为众人全都想得一样，所以，居然没人听到他的话——这就好像谁都没说什么话，或是大家全都异口同声地说了同样的话一样。

“没事，瓦夏，围上吧，围上吧，围上暖和，”维纳也劝说道。接着，他转向扬松，温柔地问：

“亲爱的，你冷不冷，啊？”

“维纳，也许他想抽烟吧。伙计，你，兴许，想抽烟吧？”穆霞也问。“我们有。”

“想！”

“给他一支烟，谢廖沙，”维纳高兴了。

可谢尔盖已经把烟取出来了。于是，众人怀着爱意，看着扬松的手如何拿住烟，火柴如何嚓地一亮，一股蓝烟如何从扬松嘴里喷出。

“喔，谢谢，”扬松说。“太好了。”

“好奇怪啊，”谢尔盖说。

“怎么奇怪？”维纳转身问道。“有什么可奇怪的？”

“是这样：烟。”

他夹着一支烟，一支普普通通的烟，把它夹在他那普普通通的手指中间，脸色煞白，惊奇地，甚至惊恐地盯着那支烟。于是，大家全都盯着那只圆溜溜的管状物，看烟如何像一朵转着圈儿的蓝布条一般，从它的一端冒出来，被人们呼出的气流吹向一边。烟头发暗，渐渐积满了烟灰。随后，便熄灭了。

“熄了，”丹娘说。

“是的，熄啦。”

“得，见鬼去吧！”维纳皱着眉头说。他担心地望着扬松，后者那只拿烟的手，如死了一般吊在空中。奇加诺克突然转身，脸对脸凑近维纳，眼球如马一样转动着，嘀咕道：

“老爷，要不把这些押运兵……怎么样？试一试？”

“没必要，”维纳同样小声嘀咕道。“唱吧，唱到最后。”

“是想‘嚓’吗？一旦打起来会更乐和，啊？我给他一拳，他给我一脚，连自己也没察觉，一切是怎么结束的。就好像不是在死。”

“不，没必要，”维纳说着，又转向扬松。“亲爱的，怎么不抽啦？”

突然，扬松那张松弛萎顿的脸，可怜巴巴地皱缩起来：就好像一个什么人将掌管皱纹的那根线牵掣了一下，所有皱褶立刻便歪扭在一起。扬松如在梦中一般，嘤嘤啜泣起来，但没落泪。只是干哭，几乎是假声：

“我不想抽烟。啊呀！啊呀！啊呀！我冤枉呀。啊呀，啊呀，啊呀！”

他身边的人立刻手忙脚乱。丹娘·科瓦利丘克泪流满面地抚摸着他的袖子，整了整掉了毛的帽子上的帽耳：

“我的好亲亲！亲爱的，不要哭，我亲爱的！你好不幸呐！”

穆霞眼望着一边。奇加诺克捕捉到她的目光，咧了一下嘴。

“这位大人物好不奇怪呐！茶喝了，肚子还是凉的，”他短促地一笑，说。可他自己那张脸，却如生铁一般涂上了一层黑青色，满嘴黄色的大板牙也嗒嗒作响起来。

车厢猛地颤抖了一下，车速明显减低了。除卡希林外，大家全都欠身瞅了一瞅，就又匆匆地坐下了。

“车站到了！”谢尔盖说。

车厢里的所有空气，似乎一下子被抽干了：呼吸变得艰难。放大的心脏似乎就要把胸腔撑破了，横亘在嗓子眼，在那里疯狂地咚咚跳动——心在以其充血的喉咙惊恐地叫嚷。大家全都盯着脚下颤动的地板，倾听着外面的动静，车轮越转越慢，在滑行，又转了几下，突然，停住了。

列车停住了。

梦境由此开始。倒不是那么可怕，而不过是隐隐约约、失去了记忆而已，有点隔膜罢了：耽于幻想的本我留在一边，无形移动的，只是他的幽灵，他虽然说话，却没有声音；虽然痛苦，却并无痛苦。大家全都像梦中一样走出车厢，两两站好，嗅着特别清新的、森林里的春天的气息。扬松如在梦中一般迟钝无力地反抗着，被从车厢里拖了出来。

他们走下脚蹬。

“难道走着去吗？”有人近乎欢快地问。

“离这不远了，”又有人同样近乎欢快地回答。

然后，这一大帮黑黢黢的人影，穿过森林，沿着一条轧得很糟糕的、湿漉漉的、软绵绵的春天的小路，走了下去。森林里的雪散发着清新、强烈的气息。脚下打滑，有时会陷进雪地里，手便会不由自主地抓住同伴。押解兵们粗重、艰难地喘着气，在尚未被践踏过的雪地上侧身行走。谁的声音生气地说：

“道路都没清理。这可以在雪地上折跟斗啦。”

有人负疚地辩解道：

“清理过，大人。一遇解冻，一点辙儿也没有。”

意识在恢复，但不完全，一阵阵地，被分割成一小块儿一小块儿的。于是，一个念头近乎于较真地前来证实：

“的确，连路也不清理清理。”

这一切很快就都退隐了，剩下的只有嗅觉：空气以及森林和融雪的气息时而清冽难耐；一切的一切——森林、夜晚和道路——时而又变得异常清晰；此外就是：他们这些人，即时即刻，马上会被吊死。偶或传来人们压低了的、喃喃的谈话片断：

“快四点啦。”

“说过：一早动身。”

“五点天就亮啦。”

“啊，是的，五点。得把……”

一干人在黑暗中，在一处林中空地停下来。几步开外，透过稀疏的、冬季落光了树叶的透明的枝干，有两盏灯在无声地移动：那就是绞刑架。

“我把套鞋给弄丢啦，”谢尔盖·戈洛温说。

“什么？”维纳没听清，问。

“套鞋丢啦。冷。”

“瓦西里哪去啦？”

“不知道。喏，在那边。”

瓦西里黑黢黢的，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

“穆霞在哪儿？”

“我在这儿。是你吗，维纳？”

人们开始左顾右盼，但都避开那两盏灯正在无声地、可怕地、为了某个人所共知的目的而移动的那个方向。左边那片光秃秃的林子，似更见稀疏，林子后面，现出一大片白蒙蒙的、似很坚

固的东西。一股股湿润的风从那边吹来。

“大海，”谢尔盖贪婪地吮吸着、捕捉着空气，说：“那里便是海。”

穆霞大声说道：

“我的爱，如大海一样宽广，无法纳入生活的堤岸。”

“我的爱，宽如大海，”谢尔盖沉思地模仿着她的语调和语词喃喃道。

“我的爱，如大海一样宽广……”维纳也重复道。突然，他吃惊地说。“穆西卡！你还多么年轻呐！”

蓦地，在维纳的耳旁，响起了奇加诺克带着粗重喘息声的、热切的低语声：

“老爷，老爷。是森林吧，啊？天呐，这是什么！而那儿又是什么，就是有灯的地方，不是挂衣架吧，啊？这是什么，啊？”

维纳瞥了一眼：奇加诺克正饱受着临终前痛苦的煎熬。

“该告别啦……”丹娘·科瓦利丘克说。

“等一等吧，还得宣读判决词呢。”维纳说。“扬松在哪儿？”

扬松躺在雪地上，有人在他身边似在忙乎什么。突然，空气中有了一种强烈的、阿莫尼亚水的味道。

“喂，那边是怎么回事，医生？您快了吗？”有人不耐烦地问。

“没事，不过是休克。用雪擦擦他的耳朵。看得出来，他已灵魂出窍了。”

一盏黯淡的灯光照亮了一张纸和一双没戴手套的手。纸和手都多少有些发抖，就连声音也是颤抖着的：

“先生们，是不是判决词就不念啦，你们不是都认得他吗？怎么样？”

“不念也罢，”维纳代众人答道。于是，灯立刻就灭了。

大家把神父也给拒绝了。于是，一个黑黢黢、宽大的侧影，无

声而又迅速的走进暗处消失了。看得出,已是黎明时分了:雪,白了,人影黑了,森林稀疏了,愈见其忧伤、简朴。

“先生们,两个两个走。双双成对,爱跟谁跟谁,不过,请你们快一点。”

维纳指了指扬松。扬松在两位宪兵的搀扶下,已经站起来了。

“我和他,你,谢廖沙,和瓦西里。走吧。”

“好吧。”

“我和你呢,穆谢奇卡?”科瓦利丘克问。“那么,让我们吻别吧。”

匆匆地吻了吻。奇加诺克吻得很用劲儿。因为能感觉得到他的牙齿。扬松则吻得软绵绵,有气无力的,嘴半张着。他实际上,看来并不理解这是在干什么。谢尔盖和卡希林已经走出几步开外了,卡希林突然站住,用一种宏亮而清晰、但全然陌生的、非自己所有的嗓音说:

“别了,同志们!”

“别了,同志们!”人们回答他。

他们走了。静了下来。树后的灯熄灭了、一动不动了。人们期待着尖叫声、说话声或某种动静,可那边静悄悄的,和这边一样,只有一动不动的灯发出昏黄的光。

“啊,我的天呐!”有人发出一声牲口的嘶鸣。回头一看:是奇加诺克,他正饱受临刑前痛苦的折磨。“他们在吊人!”

人们又转过身,又是一片寂静。奇加诺克双手在空中抓挠着,痛苦难耐:

“怎么能这样呢!先生们,啊?我得一个人受吗?是吗?成群结伙要痛快得多呀,先生们!这算什么事吗?”

他用钳紧的、下垂的、像在演奏什么的手,紧攥住维纳的

手，说：

“老爷，亲爱的，你和我一块儿，好吗？行行好，不要说不！”

维纳苦恼地说：

“我不能啊，亲爱的。我和他一起。”

“嘿，你啊，我的天！这么说我是一个人，怎么能这样？天呐！”

穆霞上前一步，小声说：

“你跟我吧。”

奇加诺克退后一步，冲她骨碌碌转动着眼球：

“和你？”

“是的。”

“这真有你的。你太小啦！你就不怕死吗？既然如此还是我一个人好。那又有什么？”

“不，我不怕。”

奇加诺克又一龇牙。

“真有你的。可我是强盗。你就不鄙视我？最好不这样。我不生你的气。”

穆霞没出声。她的脸在黯淡的曙光照耀下，显得白皙而又神秘。尔后，只见她突然快步走近奇加诺克，用手勾住他的脖子，实实在在地吻了吻他的嘴唇。他抱住她的肩膀，把她推开晃了晃，然后，他咂吧着嘴唇，出声地吻了她的唇、鼻子和眼睛。

“走吧！”

突然，站在近处的一个士兵，不知为何身子晃了晃，手一松，枪掉了。可他并没有俯身去捡枪，而是一动不动地站了一刻，猛地一转身，踩着尚未被别人踏过的雪地，如双目失明一般，走向森林。

“你要到哪儿去?”另一个士兵惊恐地问道。“站住!”

可那家伙依旧一声不吭,费力地在深雪中跋涉着,接着,他大概撞在了什么上,双手一扬,便一头栽倒了。他就那样爬着不动了。

“把枪捡起来,酸羊毛!要不我可捡啦!”奇加诺克威胁说。“你连条例都不懂吗!”

那儿盏灯重新忙忙乱乱跑动起来。这次,轮到维纳和扬松了。

“别啦,老爷!”奇加诺克大声说。“在阴间我们就是熟人啦。见了我可别躲呀。别忘了带些喝的水来,在那边我想我会热得要命的。”

“别啦。”

“我不愿意,”扬松有气无力地说。

可维纳拉住了他的手。爱沙尼亚人自己走了几步,可随后,便见他止住步,栽倒在雪地上了。人们朝他俯下身来,把他抬了起来,而他软瘫在抬他的人的手臂上,手脚胡乱挣扎。他为什么不叫喊呢?他大约是忘了自己还有嗓子了。

昏黄的灯又停住不动了。

“我,这么说,穆谢奇卡,我就一个人了。”丹娘·科瓦利丘克悲哀地说。“一块过得好好的,这回却……”

“丹涅奇卡,亲爱的……”

可奇加诺克神情激动地起来干涉了。他拉住穆霞的手,似乎担心又被什么人夺了去,急急忙忙而又实实在在地说:

“啊,小姐!你一个人能行,你心地纯洁,想到哪儿到哪儿,一个人能行。明白吗?我可不行。我是强盗……你明白吗?我一个人是不可能的。人们会说,你,凶手,你要往哪儿钻呐?要知道我还盗过马呢,千真万确!跟她一起……就像跟一个婴儿,

你知道吗。你不明白?”

“明白啦。就这样吧，走吧。让我再吻你一次，穆谢奇卡。”

“吻吧，吻吧，”奇加诺克给女人们鼓着劲儿。“这是你们的事，是得好好告别一番。”

穆霞和奇加诺克也走了。女人走得小心翼翼，一步一滑。她习惯地抻着裙子的下摆。男人则紧紧地搀着她，用脚探着路，在把女人领向死神。

灯光停下来了。丹娘·科瓦利丘克身边一片空旷和寂静。士兵们沉默不语。一天刚刚开始，在没有色彩、恬静的晨光中，一切都显得灰蒙蒙的。“剩下我一个人了，”丹娘突然叹了口气。“谢廖沙死了，维纳和瓦夏死了。就只剩下我一个人。当兵的，当兵的，我一个人。一个……”

海面上升起一轮红日。

一些人在把尸体装进箱子里。尔后，车开了。尸体的脖子都抻得老长，疯狂的眼睛鼓突着，舌头肿胀发青，像一朵不知其名而又十分可怕的小花，从泛着血沫的双唇中间伸出来。这些尸体沿着他们活着时候来这儿的那条小路在回头路上颠簸。春雪依旧是那么松软芬芳，春天的空气也依旧是那么清新醉人。谢尔盖丢掉的那只套鞋，被踩得软塌塌、湿漉漉的，黑糊糊地躺在雪地上。

人们就是这样来迎接冉冉升起的一轮红日的。

两 封 信

一、一切都来得太晚啦

……您想要解释，而这就是解释。我知道您会发冷、会心疼。今天晚上您会哭一晚上，兴许，到明天都止不住——可我不可怜您，不。您太年轻了，用不着人可怜。您的心是年轻的，笑是年轻的，眼泪也是年轻的，所以我不能可怜您，请不要责备我冷酷吧。我曾经在一个跟您一样年轻的女人那里，见到过一封与我的这封——或属同一类型的——一样的信，信上有她留下的泪痕。可在那同一封信上，还有另外一个后来出现的痕迹：咖啡杯留下的印渍。那位年轻女人喜欢喝咖啡……您知道，悲哀的泪痕和怡人的咖啡之间隔了有多少年吗？一年。一年呀，我亲爱的。

现在您相信我是累了吧？一个人只有当他累了的时候，才会对年轻的泪水，对一个年轻美丽的生命死去后的整整一年，无动于衷。一个人只有当他累了的时候，手才会这么冰凉、沉重。一

个死人是不会去挥手打人的，可他那只无力的手的下落仍然会比打人更有力。是的，我是累了。昨天，当您敲我的门时，我在屋里，就我一个人呆在黑暗中，而且，我醒着。我听见了您的嗓音和您那可爱的衣裙的窸窸窣窣声……我几乎听到了您那颗悲伤而又受了惊恐的心脏在怦怦跳动，它在撞击着无言而又紧闭的门扉。可我没有起身为您开门。我想您如敲打墓前的石碑想来也不过如此吧：那不会有什么结果。不，这不是一个人干活儿干累了的时候，所体验到的疲倦感，——为此，您曾一边从我手里夺下工作，一边温柔地把我轻轻责备；这也不是大量耗竭之后的一个梦，运动开始前的静止，是一条尽头有死神之门的寒冷的走廊。我所生活过的所有岁月，仿佛一下子向我兜头压了过来，就好像在一个小时当中，我走完了我曾在浑圆的地球表面上所曾走过的所有的路，画完了我在我这暴风雨般的一生中所曾画过的所有的画儿，体验了所有的痛苦和欢乐。我的心脏已不想跳动了，您理解吗，亲爱的？我的心犹如塔楼上那座老钟，每一下跳动都疲倦不堪，以致用它来看时间需要花费好长时间。

但即使是身心疲惫之人，往往也不乏这样的时光。今天，我已经开始走动了，我的眼睛又想要看东西了，又想偷窥一下流云的美，而我的手也渴望重新抓住画笔，绷紧的画布也开始对我具有了吸引力。眼睛如不看东西又能做什么呢？手如不工作又能干什么呢？而今天我已经到过一趟理发店了——啊，在死者复活的日子里理发师该会有多少活儿要做呀！——而我的那位在结束洗理时，说的那句话是何其正确啊：“瞧，您变年轻啦。”是的，我是变年轻啦，我的眼睛在灼灼有神地说谎，我整个人儿犹如市场上一匹待价而估的茨冈马，竭力以自己的赳赳外表取悦主顾，必须得是一双非常毒、非常细心的眼睛，才能在这张平静祥和的脸上，发现极度疲惫的阴影。用诗人的话说，就是：蛇在鲜花丛里

睡了一夜，可天亮谁又能察觉这一点呢？

您如今天来敲我的门，兴许我会过分急切地为您开门的；而整个漫长的夜晚，又会成功地将您和自己、上帝和人，死神和爱情蒙骗了。您还记得上次咱俩散步的事吗？就是我赶在您前头，硬充好汉跑上一个很陡的山岗那次？我心律过速，气喘吁吁的——对于老年人来说，这种实验是非常危险的——在山岗之上，我本来期待能从您的手里得到一顶桂冠，像竞技场上的希腊少年那样，而您甚至就根本没注意到我能有这么麻利灵巧，因为对您来说，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事！当然，这是十足的愚蠢之举，而今天我的作伪肯定会巧妙得多，我的嘴里已经能尝得到它那甜丝丝的、哥罗仿的、麻醉剂似的味道了。我一定会谈及我未来的前景。就像一个走红的男高音在约会时用假声唱咏叹调一样——一个男高音不唱歌又当得何用？——我会用假声来画画儿，我会目光灼灼，会灵思泉涌，我会像天字第一号巧伪之徒一般对人们和上帝撒谎。为着要能取悦于您那双可爱的、孩子般的眼睛，我愿意成为昙花一现的天才！可这只不过是普通的、我的朋友，普普通通的欺诈罢了。我不是天才。什么绘画？我今后再也不画什么画儿啦。

我累了。不要对我市场上的买主说这个，我还必须使工作得以延长……可我累极了。在我的一生中，一切都来得太晚啦，不要生气，我亲爱的，不要哭鼻子，我的小女孩：我不需要你的爱。幸运的是，有关这一点，以前我们尚无一字提及它，而可恶的谎言的种子也没有发芽：它们开出的花朵该是多么可怕、多么令人鄙视呀！我亲爱的，一切我都看出来啦。已经有一个月了——抑或更长？——您一直都在痛苦地寻找着借口和时机，以便向我交心，并说一声：我爱。已经有一个月了，在这一个月中，我像一个手腕高超的唐璜，又像一个百无一用的懦夫，欣赏着这一斗争

的场景，推搡着您，并以一个催眠大师的手势，试图在您身上激发更多的爱，把您带到悬崖的尽头——而我却惶恐而逃，简直就是落荒而逃。我头发倒立，我怕得何其悲惨，因为，迫害我的，是爱夫门尼德[1]，而我却像一个被警察追逐的可怜的扒手，拼命想跑却只能迈出慢腾腾的小碎步。您说过，每天晚上，当咱俩在一起时，一开始总是您说，而我一声不吭；而一到后来，我则像得了多语症一般喋喋不休，煞像一出劣等剧本里专门发表议论的角色，而您却一声不吭，惊惶失措，失语，悲哀，简直不知道该在这片语言的汪洋大海里捕捉什么好啦？就这样，我虚伪地拉住您那因悲伤和困惑而冰凉的小手，然后，连忙把门拴上：今天我已得救了。您是当即就从门口走开的，还是又站了一小会儿呢？而我却是当即就离开了门口的。可在那个礼拜中——您还记得吗？——我面对这扇傻瓜似的门口，站了大约十分钟之久，门外，是我本人刚刚送了出去的我那最后的、来得太晚太晚的迟到的幸福。我似乎是第一次理解了什么叫门——当我凝视着被灯光照亮的门达十分钟之久，并听到您的叹息声的时候……不！一切都来得太晚啦。

我的火车一大早就要离开了，行李已经捆好，颜料箱已经远在路上，整整一宿我无事可做：对于最后一次喋喋不休来说，这倒不失为一个最好的机会。请您注意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当我已是个七到八岁的小男孩时，在我们这条僻静的街上，一家小铺子里卖过一种不知为什么叫“薄荷饼”的非常便宜的薄荷蜜糖饼干，一戈比两个，我喜欢极了。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从来就连一个戈比也没有，使我不能饱餐一顿：那时，我的父母生活并不穷，我在任何方面都未曾有过窘迫，可就是连买薄荷饼的钱也没有。

① 爱夫门尼德，乃古希腊神话中的复仇女神。——译注

当然，这是少小无端、儿童的癖好。但我却能清清楚楚记起我对薄荷饼有过的幻想是什么，并对那些能吃上薄荷饼的人，怀有一种阴暗的嫉妒心理。我还记得它那普普通通的味道和样子，它那含有石灰的、到手极易碎的薄薄的皮儿，还记得我是多么想拥有许许多多的薄荷饼，整整一座山那么高的薄荷饼！也许，实际上我已经吃过好多好多的薄荷饼了，可我仍想要吃多一点儿，再多吃一点儿。直到如今，好几十年过去了，我的饥饿感仍未得到满足。您能理解这种嗜好吗？我要买许许多多的薄荷饼，有时，我也真的买了一两俄磅——可被仆人给吃了：因为我要的不是这种，这种是别人的，它们的味道我不喜欢。

来了——可太晚啦。一切都来得太晚啦，我的薄荷饼癖不过是这出傻瓜剧开场的铃声。我想继续旅行下去……啊，我多么想！您想必能理解这种对陌生国度和异国海岸的向往吧，因为，当我讲述我在欧洲和美洲飘泊的经历时，我不止一次在您的眼里，捕捉到了对无穷运动的好奇和渴望之火，和一个被抛弃在大地上注定飘泊的人的灵魂恭顺而又神圣的向往之光。在游牧民族和天生冒险家眼里，这种火光已然变成吞噬一切的大火，但在我眼里，它兴许只处于微燃状态，而一个力求有益于祖国，力求能告慰父母双亲的有文化的青年，理应如此。所以，在学完所有应学的课程以前，我哪也没去。而当我去时……

的确，坐国际列车，或是蹬上钉有旅行铁掌的鞋漫游罗尔[1]，是非常惬意而舒适的。这的的确确太像是在旅游了，像得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可为什么每当我看车厢的玻璃窗时，总会看到一个有着一双饥饿眼睛的大学生的幽灵呢？他飞速而又无望地追赶在列车的尾部，每到喧闹的站上就消失得无影无

[1] 澳大利亚城市名。——译注

踪——而等列车一出站就又奔跑在列车尾部,像阿尔诺太阳谷,挪威那一道道急流险滩和暴风肆虐的大西洲上空一个小而又小的幽灵一般,若隐若现。这个幽灵既追逐轮船,也追火车,只有在大饭店或豪华旅馆里你才见不到他。这个世界变得多么乏味呀,旅行家取代了冒险家,死魂灵代替哈隆[1]运送灵魂。

来了,但来得太晚啦。一切都来得太晚啦,而这也正是我绝望之谜。爱情……是的,爱。可这是一个被上帝诅咒的国家,在这里,迟到成为法则;在这里,没有一列火车是按照运行时刻表运行的;在这里,所有戴红帽的站长,全系疯子或白痴。而这里的站房守门人全都因列车颠簸而发了疯!所有的认可和亲吻都蹒跚来迟,总是对一些人来说太早,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又太晚。所有的钟表和会晤都在撒谎,像一群喝得醉醺醺的幽灵在环舞,一些人转着圈儿,另一些人伸手抓着空气在把他们追赶。世上的一切都来得太晚,而只有爱情能把迟到一分钟变成无底的深渊和永久的离别!

我很少给您讲述我过去的沉沉往事,而此刻我也不会触动它:那里有太多的死人,而我对他们已经开始有了一些好感,他们的安宁我认为是值得尊重的。但有那么一个女人,她即使躺在坟墓里我也不会要她安宁,因为这是一个愚蠢的、愚不可及的女人。如果她死了,而我还活着的话,我会雇一个人手拿棍子一刻不停、日日夜夜地敲击她的墓碑,叫她白天黑夜睡不着觉。您就想想看,我亲爱的,她居然能迟到整整六年!为了得到她的爱我花费了六年光阴,用了心灵的全部力量来为她服务,而她在六年当中始终拒不接受,在我的祈求下迟迟答应约会,可后来还是嫁给了别人,离了婚,又嫁了人。在这个世界上,她最不愿想到的,

① 希腊神话中渡送死人灵魂到阴间去的渡手。——译注

就是我和我的爱情。整整六年呐！我不愿用过分冗长的讲述来激起您可爱的醋意，不愿讲我如何可怜巴巴、疯疯癫癫地做出的那些蠢事……是的，我曾经可怜巴巴，疯疯癫癫过，正如在这个连列车运行表也不准确、每分钟都在发生撞车事故的、可诅咒的国家中的一切事物一样。我想说的只是：我最后一件疯人之举是吸食印度大麻酚，它把我的心带进了一个充满了迷人的恐惧和恐惧的迷人的更加奇妙的国度，而当我最终走出那个国度时，我已像一个木头模型一样形销骨立，像赭石一样遍体黄色，像土耳其人一样安安静静的了。您是否偶然见到过大路旁边被雷击过的大树：它枝干是绿的，而树干中间却有一个黑乎乎的、被烧焦的树洞。我烧掉了我的爱，亲爱的，直到今天，只要手头没有更好的工作可做，我便会以骄傲的回忆我那勇敢的斗争和光荣的胜利来打发光阴。

可她呢，她在那时却爱上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有两千俄里，而她身边又有一个不知是第二任或是第三任丈夫在围着她转，但这都没有什么，她爱上了我，像多少有些历险的玛格丽塔爱上了已经不怎么年轻的浮士德一样。我不是一个能够随便出入魔鬼书房的人，因此我不知道魔鬼有什么计谋；因而，我也绝对无法给您说明，魔鬼的计谋里包含着什么用意：大约总不外乎是一种简简单单的、想要犯坏的愿望吧——不会是别的。可她找到了我，于是，坐上快车——因为她很着急！——来看我，于是乎，在意大利阳光明媚的天宇之下度过的两周，成了只有人类的天才才能创造得出来的、最荒唐可笑的喜剧之一。亲爱的，请您原谅这个愚蠢的女人吧：她毕竟流了那么多眼泪，受了那么多苦。

是的，这对一个如赭石一般发黄的木头模型来说，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成功期。而与此同时，就在那个女人所乘坐的那同一列

快车之上,我的另一位迟到的情人——名望——也同车向我走来。我已经多次向您讲述过那段时期,而您也记得那一簇簇令人目眩神迷的火花是如何频频闪现的:在罗马,在威尼斯和巴黎的展览会上,到处都有我的名字,闪烁的霓虹灯,怒放的蓝烟焰火——这简直是个奇迹!是的,还有院士席位,许许多多的金钱,还有印在廉价报刊那粗劣纸张上的许多许多的画像,画中的我犹如一个脸色苍白的黑人……前不久,我还曾大大嘲笑过其中一幅这样的、没有额头的画像,而您却惊喜而又不赞地看着我。在您看来,这个肮脏的印刷污迹乃是人类之美的声望的极致。还有什么呢? 大家都会看到的,就连那些根本不需要这些的人,也会看到的。然而,为了证明我所获得的声望,还需罗列一些什么呢?啊,那就是自己写的传记了,它差点儿没扭断了我的脖子。我把这个凶手给卖了。海边上的风湿病别墅? 桌上那败坏了我工作室内空气的鲜花? 从前我喜欢花……从前,从前呀!

要不要对您说,我的小心肝儿,这些来得都太晚了呢? 您那么真诚而又天真地尊重我这秋天里的名望,当您与我并肩而行时,您那明眸里闪耀着骄傲和荣耀,而沉浸在心醉神迷状态中的您能否理解,这一奇妙而又芬芳的声望会突然变得一无用处了呢? 可实情如此,我的小心肝儿,我早就认为一个通情达理的好的女管家,也比连一顿稍稍像样一点的午餐也不会做的、吵闹不休、用心不良的女主人强。而仆人们更是骄纵得很! 而在我那镶木地板上,留下了多少污迹呀:我那位愚蠢的女主人非但不用湿抹布把它们擦掉,反而用黑炭给它们勾了轮廓线,还用固定剂把它们覆盖掉……不如此,新来的客人该不相信我的名望了!

话说回来,所有老年男子都喜欢痛骂他们那年轻的妻子。而且,更有可能的是,我那迟来的名望压根就算不上这么一个妓女,它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带有一些小小的、无害癖好的严肃的女

性，一个忠诚的妻子。但这位忠诚的妻子却有一样过失：她来得太晚啦。而且，来得不是时候，即不是在最想望她的时候来的。当我日日夜夜呼唤她的时候，她躲在哪里呢？当我在所有的画布上，在使我所有的画儿死气沉沉的、夺去了我的色彩之舌头的、冷漠的眼睛中，寻找它时，她藏在哪里呢？莫不是在和同样也不喜欢她的人一起浪荡？……

请原谅我出语粗鲁，我亲爱的人儿，言语的悲伤是一种辩解：愿上帝与她同在，与这个蹒跚来迟、咋咋呼呼、还会跳舞的女人同在。我已经累了，如一个日落时分的掘地者，我的行李已经捆好准备登上遥远的旅途，而我也已在跟您永诀。正是为此，我才变得这么恶，这么不公正而且易怒。就让她咋呼吧。然而，有一点——您能允许我吗？——我到了儿还是不能不为此而责备她：她为什么要如此哄抬我的画儿的价格呢？您能理解这一点的：我有好多好多的钱，可我却穷得没钱去买我自己的画儿……我的画儿是那么昂贵，只有富人才能问津！尤其是最初的那一批，即我为了我那间冰凉的画室里那只铁炉子买一捆劈柴而卖掉的那一批，它们的色彩已经黯淡，它们没有及时得到人们的承认。这些画儿特别受到一些收藏家的珍视，还在不久以前，在一阵老年人特有的感伤怀旧心绪的支配下，我品味了此类珍贵草图中的一幅：一位好心的收藏家带我去看，他向我说明了它们的优点，并答应以后只要我愿意，随时可以去观看——这位收藏家是一个非常善良而又可爱的门外汉。很遗憾我没有跟您一块走。明晃晃的阳光洒满窗棂，透过窗户，可以看见长满了青草的院子。

一切都来得太晚了，我的卧铺已订好，行李已捆好，这一切的谜底就在于此。不，这不是旅途用品，这是我的老年，我的绝望，我的暮气沉沉的疲惫感，我正在把它们拖向某处，搬运工再

怎么抱怨它们沉也是徒劳的——连我自己也恨不得它们能轻一点儿,多少再轻一点儿。夜快完了……您已经明白了吗?我亲爱的人儿?

啊,不,您当然还不明白,而且,您是对的。一个蠢头蠢脑的女人,一个迟到了六年的女人,以及我的疲惫感,我对名望的唠唠叨叨的抱怨,所有这一切与您又有何关系呢?对于书页编号极为特殊的您来说,这只不过是个短短的序言,正文只有当我开始讲述您的时候,才算开始:只有这样才像回事儿,也只有这样您才会同意理解。难道不是这样吗,我亲爱的人儿?不妨让我们这样做:合上序言,转入正题。

首先,您爱我。对不对?是的,这是真的,而我也恬不知耻地、心情激动地强调这个词儿:爱。即使此词的含义对我来说早已不复存在也罢,但在它的声音本身中,即已包含着如此大的魔力、如此神圣的吸引力,以致哪怕是个死人听了,平静的心海也不会平静下去,而会像深更半夜苏醒过来的钟表一样,以嘀嗒之声对其作出反应。午夜——他们都说——这是太阳处在地球另一端的时刻,重新去睡吧,太阳在地球的另一面……然而,的的确确,是我给弄混了,我仍然在继续充满愤懑的序言,因为,对于我的读者来说,问题并不在于她爱我,对此,她本人是知道的;而在于:我告诉她的是什么。是的,可我该告诉她什么呢?

请原谅,我有些激动,而且……是的,我也爱您。

无可奈何,我爱。可我累得够呛……不,问题不在这儿。您难道没有发觉吗,您生得多少比我晚了一点儿——是的,太晚了?我早已算过了:您晚了二十八年,我想说的是您晚生了整整二十八个年头。请注意,亲爱的:当已经有我,早就有了我的时候,还没有您,根本就没有。您难道不觉得这里面有一点荒诞性吗?……而我宁愿说这是一件罪行:如能知道谁是罪犯就好了。

当我已经洞明世事，有了一部大胡子，我已经有了理发师，已经一个人独自坐过马车，此外还有：已经会喝酒，已经会大喊大叫，总而言之，我已经存在了的时候——还没有您呐。请您设想一下：疲惫感的种子已经播撒在我的心田，而您还没有呢，还没有！随后，一个小娃娃拖着两条小辫子上了小学，玩布娃娃——这就是您来到了世上。而您是那么幼小，对此简直不值一提：辫子和布娃娃。上帝啊，辫子和布娃娃！

尔后，已成美人儿的您来找我了：不过是门某一次被推开，您出现在门口，已成美人儿的您。您难道没发觉即使是在这里也蕴藏着一种荒谬感吗：为什么是您，恰恰是您，生得如此美丽，又恰恰是那样一种美丽，它和我历来需要的那种一丝不差？正当我早已断定，世上没有我所需要的那种美时，门却突然被推开了……它没有任何计算地开了，正如一扇最普普通通的门一样，这一次这扇门究竟怎么啦？它把什么人给放进来了？请原谅我，亲爱的：认识您我并不需要年深月久——瞬息之间我已认出了您，同时也认识到了您来得太晚了，认识到这是一次不幸。正如但丁初识他的贝阿特里斯一样……。但您来得太晚了，没能碰上他的哪怕是一小块儿灵魂——他已经把他的灵魂全部交给了别人，他是个乞丐，贝阿特里斯！

他是个乞丐，贝阿特里斯——我写道。从前，如果写完了这样的话，我大概会或是嚎啕痛苦，或是去寻找毒药，而现在……现在，我瞥了一眼钟表，开始沉思，在动身之前我是否还来得及吃早饭：如今，如果一早上没吃东西的话，整整一天我都不会舒服。您理解了还是仍然不明白？这就是说：当我说我也爱您时，我对您撒了谎。我谁都不爱，而且，除了孤独、安宁与死亡，——或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在那里，谁都无所谓妨碍谁，谁都无所谓召唤谁，谁来得不晚也不早——我什么都不想要。我累啦。

再次请您原谅我不由自主地出语严厉，我亲爱的人儿：夜间失眠已经在神经上有所反应，并滋生了惊恐和情欲。而我身上情欲已经没有了，这不过是故意做作，我身上有的只是：一个掘墓人在日落时分，一日将尽时所能有的疲惫感。我要追随落日而去，这就是一切，除此之外，任何东西都无需追问，无须多说了……再没有什么了，我亲爱的！别了。吻您的小手。是的，这是真的：吻您的小手。

还有什么吗？比方说您来了——我的屋子空空如也……不，不是。都说完了。别了。您就继续为别人而美丽吧，对我来说，您来得太晚了……一切都来得太晚了，我亲爱的人儿，一切都来得太晚了！

我的名字是瞎编的，因此，我不署它啦。请叫我：

逝者

二、我不愿这么晚

……这太可气了！您突然走了，没跟我打声招呼，甚至连写信的地址也没留下。现在我该怎么办呢——我简直不明白。除此之外，您也知道得很清楚，那就是我不会写信，况且信里又能有多少真情呢？

请您听着，您为什么连个招呼也不跟我打一声就做出了这一切呢！您好蠢啊。如果我早知道您会如此突如其来，我会寸步不离您的门口，日日夜夜守护着您的。您是一早离开的吗？的确，我是在尚未收到您的信时来的，可屋里已经空空荡荡，我觉得屋里可怕极了，回家时我根本就看不见路，我会被汽车撞死的。谢天谢地，您还活着……可您到底在哪儿？在轮船上还是在火车上？我已习惯于时刻知道您的方位，而此时此刻备感奇特。由于

我以往并不知道这一点，因此，我失去了您不过像丢失一只钱包那样，时而感到似乎连舌头也丢了，因此，我沉默着。跟谁说呢？今天，我不顾一切拨了您的电话，当然，对方接了，因为话筒摘了，却不回答。这叫什么事！

您这么一个聪明人怎么会明白，所有这一切我都明白呢？第一，上那座山时，我看得很清楚，您跑到山上很吃力，所以，故意放慢脚步，好不让您太着急，而您还是跑呀跑的，结果当然是气喘吁吁。您当时是那么可爱，因此，当您脸色煞白时，我都可怜起您来了，因为本来就用不着跑嘛。难道我还不知道您多大岁数了吗，您自己说了也有上千次了，因此，您自己也不难情不自禁地回想起来，可这对我来说似乎有什么意义吗？就好像我要您能快速跑上山岗似的！我敲门时您本来在家，却故意不回答我，因为您累极了，任何人，尤其是我，您都不想见。这一点，我当时就知道了。可是，难道一个人累了就有那么不好吗？我要告诉您，假如您的疲惫感也有手的话，那我也会像吻妈妈的手那样吻它们，只不过是您非常、非常不同一般！

比方说，您认为我今天晚上会找您，并期望您的款待，而您做这一切都有些为难。除此之外，一个人常常会感到自己是那么累，感到自己不啻是一个死人！不，我甚至会连看都不看您一眼，只是静静地坐在另一个屋里，安安静静地读书，而为了不让衣服发出窸窣声，我甚至可以一动不动，而只需从门缝里透进一线灯光——我就这么坐着。总之，您徒然说了那么多废话，反正我知道您爱我，当您在门内站了十分钟时，我也在门外站着，但我并没有叹气，而是在幸福地偷笑。您是那么可爱，而我又是那么爱您！

然而您的行为是发疯之举。是发疯！跟您说话我得有条理。您的生活如果因为一切都来得太晚而如此不幸的话，那么，应当

与之斗争,而不是不愿看到我的一切都来晚了。您明白吗?我不愿看到我的一切都来晚了。而如果我早生二十八年,那又能有什么好?而按您的计算却不好。不,这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假如我们见了面,即便那样我们也可能不会相爱的,这,就不用说了吧。而这是完全有可能的。真要那样您又会是什么人呢?那些美发少年只要能爱,总是会不加选择地爱上什么人的。难道这样的美发少年现在就找不到了吗,可为什么我爱的不是他们,而是您呢?

您是多么不合逻辑、多么混乱呀!您比我更像个女人。您怎么可以连究竟是怎么回事都没弄清,就贸贸然去了天知道的什么地方了呢!您要知道,一切都是故意要这样发生的,我之所以生得晚是故意的,而当门开启我们见面时,您是那样,而我是这样,这些也都是天意。要知道我同样也记得,当门打开时我看见了您——这在我的生平也是第一次。您有那样一种笑容,对这种笑容您自己是不会知道的,因为面对镜子是不会有这样的笑容的,喏,当您对我露出这样的笑容时,对我来说,我先前的全部生活便告完结了。而我之所以也喜欢您的名望,也仅仅是因为名望不是对您的才华的一种奖赏——如您所以为的那样——而是对您的这种笑容——对此您自己尚不知晓——的一种奖赏。您是多么可爱啊!……

而现在您走了,我是多么害怕啊。您的行为是多么缺乏理智呀!万一我永远也找不到您,万一您永远也读不到我写的这封信,万一您收到这封信时一切都已经太晚了呢。想想这一切有多么可怕!我不知道这封信怎么会到得太晚,而您着着实实吓了我一大跳,我是那么悲伤,那么害怕,我的心因忧伤而缩紧了。您说过我的心尚年轻,但难道能因为年轻而少受些痛苦吗?……不,我不会和您的那位年轻女人那样对信而垂泪,更不会把咖啡杯

搁在泪痕之上，而如果我是一粒子弹的话，我会击中您并钻进您的心里。就让人们把死者和子弹一起埋葬好了！您是多么忘恩负义，多么不通人情，甚至多少有点冷酷。您是我亲爱的……

万一您写信告我，说您自己也在痛苦，说一切都已经太晚了呢。我不愿和您争论，就让您那薄荷蜜糖饼干和快车上那位不幸的女人都迟到好了——只是我不会迟到。我不愿迟到。啊，要是我会写信时，连我自己都觉得我是一位金发女郎，我的头发上有一根蓝色的发带……我恨金发女郎和蓝色发带！就连您对我的称呼——“光明的”——我也不是那么喜欢，不，我是黑暗的，我心中的音色，与金发女郎的截然不同，至少，要演奏我，得用黑色的键盘。可这一点您是知道的呀，不然您也就不会爱我了，而您却只会用无谓而冷酷的话语来折磨人。我不愿晚到，不，不愿！

是的，当您已会一个人坐马车时……您那时是长发少年，相当招人讨厌，您是一个男人时，我曾是一个扎小辫子的女孩，还在玩布娃娃。但这对我们两人来说却是必要的。与您的那位刚从快车上下来的不幸的太太相遇，甚至会与之竞争这种想法，丝毫也不会令我喜悦，不，我要成为您灵魂中的唯一者——最后一个，正如您在我的创世纪中，是唯一、第一和最后一个一样。说什么“第一”，“最后一个”……这甚至会令我觉得可笑。这就像是，总而言之，可能会有两个世界，两种意义和两颗太阳一样。第一轮太阳，第二轮太阳，这有多么愚蠢啊！难道您不喜欢让我的整个灵魂被您一个人所照亮吗？

可您却走了，这使我害怕。我现在很后悔，从前怎么会不告诉您我的爱呢？您以为我害怕跟您说这个？当然，多少有点害怕这不假，可我更喜欢看着您笑时的模样，况且我总是想还来得及，要知道甚至连您也不明白，在整个这段时期中，我幸福到了极点，在我们单独相处的夜晚行将结束时，我之所以不说话，根

本就不是因为悲伤和困惑，而是因为在我体内，一种异常陌生的音乐正在逐渐酝酿成熟。我当时是在睁眼做梦，您谈论您未来绘画的那些话，我压根就没听见——请原谅——我只顾看着您而聆听体内的音乐了。不，您是多么的、多么的不明事理啊。

我很怕，亲爱的，我非常担心您能到哪儿去了呢？我刚又重读了您的信，您谈了您的疲惫感和绝望感，这可真可怕呀。谢天谢地，您还活着……您到底还活着呢，我亲爱的人儿？您到底在哪儿？我要在信封上写上“留局待领”，并把它复写十多份，发往四面八方，让它们跑遍所有的道路，追上您，搜索您，等着您。身处异国他乡，您的疲惫感兴许便会消失，万一那时您突然想要收到无论什么人的来信，无论如何，去一趟邮局又有何妨——蓦然却见——我的信！

我不愿太晚，因此，我将每天往各个城市各发一封信……要知道，要让您回来，有一封就够了，不是吗？亲爱的？您会回来吗？请您想一想我的模样，快点儿，快点儿回来吧。我一个人而没有您非常害怕，您把我给吓坏了。我相信我的信会及时地找到您，可万一不知何故它迟到了呢……会这样吗？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也许，在您谈到这封信并赶回来之前，我早已死了呢？还会怎样？还有什么是经常发生的呢？可能会怎样呢？

一个个可怕的念头使我无法写下去。万一您会出什么事或已经出了什么事呢……要知道，对于您究竟在哪儿，谁在您的身边，您是怎么走的，我一无所知呀。大海，它是那么可怕。地球同样可怕，火车跑得也太快了。就您一个，没有我。万一您收到了信想回来，您已坐上了火车，可发生了车祸……不，这种事连想一想也是无法忍受的，我不愿！

请您快点回来吧。一收到信就给我发封电报，我会等着您的。要不到时候我亲自动身去找您，这样会更安心，我很痛苦，亲

爱的，可怜可怜我吧！我不会对信垂泪，可我是那么痛苦、害怕，您不能不可怜我。我不愿太晚。回来吧，快点回来吧，发封电报，快点儿，快点儿，快点儿！

我等您。

您的 M

走向迷蒙的远方

一

他到家已经四个星期了——四个星期中家里一直笼罩着惶惶不安的气氛。家里人一言一行全都竭力做得和往常一样，只不过他们没有察觉，自己的说话声压得很低，眼神愧疚不安，而且，说话时还不时回头往他房间所在的方向瞅一瞅。当他们从他房间对面楼房的尽头经过时，走路声和说笑声便分外响亮、极不自然；可当他们偶然从那几扇白门——那几扇白门终日从里面反锁着，无声无息，好像门里没有任何活物——前经过时，便把脚步放慢，整个身体侧向一边，就好像有人要打他们似的。他们尽管在经过门前时是全脚着地，可即便是踮着脚尖走路，怕也没有他们那么轻而又轻、无声无息的了。说到他，家里谁都不直呼其名，而只简单用一个词儿——“他”——来表示，而由于家里每人每时每刻所想的都不外乎是他，所以，这一非确指名称比全名还

明确，从未引发对方的反问。叫他，不像叫其他人那样，不知何故，总给人一种有失恭敬、毫无礼貌之感；而“他”这个小词儿就不同了，它准确而又鲜明地传达了他那高高的、阴郁的身影所引起的恐惧感。家人中，只有住在楼上的老祖母一个人，仍叫他柯利亚，可就连这位老太太，也感到了笼罩全家的那种恐惧和大祸临头的紧张心境，所以，老祖母也常常掉眼泪。有一次，老祖母问女仆卡嘉，小姐今天怎么不弹琴了，卡嘉惊讶地瞥了她一眼，却没说话，摇摇头走开了，倒好像老太太问得不合适似的。

他来的时候，是十一月份一个天低云暗的中午，当时，全家人除别佳早去了学校外，其他人都在家，正在喝午茶。外面很冷，乌云低垂，密密层层，雨声淅沥，所以，尽管窗户很大，天花板也很高，可屋里还是显得很暗，有几个房间里甚至点起了灯。当门铃尖锐、刺耳、固执而又权威地响起时，连亚历山大·安东诺维奇本人也打了个寒颤。他心想来的准是个重要客人，于是就慢慢腾腾起身去迎接，原本严峻的脸上堆起了满脸殷勤和蔼的微笑。可当他在半明半暗的门厅里看见使女面前的来人，满身泥泞，脸色苍白；看见使女窘迫而又胆怯地挡住他的路时，笑容立刻就消失了。从车站他大约是一路走来的，只是某些路段骑过马，因为他那揉得皱巴巴的短上衣湿漉漉的，裤腿上溅满泥巴，如一对盛满泥水的筐子。他的嗓音嘶哑粗硬，不知是因为受了潮，伤了风，还是由于在颠簸摇晃的火车上长时间不说话的缘故。

“怎么不说话？在家吗？我问您，亚历山大·安东诺维奇·巴尔苏科夫？”来人又问一遍。

可回答的却是亚历山大·安东诺维奇。他站在门厅门口，侧身瞅了来人一眼，断定此人不过是众多求乞者之一，所以，冷冷地说：

“您到这儿有什么事？”

“认不出我了吗？父亲？”来人嗓音里带着颤音好笑地问。“要知道我就是尼古拉呀。父名亚历山德雷奇。”

“什么……尼古拉？”亚历山大·安东诺维奇退后一步说。然而，话一出口，他已明白眼前这个尼古拉究竟是谁了。傲慢的表情从他脸上消失了。他的脸颊顿时变得苍白起来，白得如死神，是那种老年人特有的、可怕的苍白。他把手叠放在胸前，而胸腔里，长期积郁的一口闷气霍然而出。紧接着，他以敏捷迅猛的动作，伸开双臂，把尼古拉揽在怀里。一部灰白、整洁的大胡子和另一部黑油油、湿漉漉的连鬓胡交叠在一起，一张已然不习惯接吻的嘴唇，以一种无以餍足的贪婪，寻找着另一张年轻人的、血色红润的嘴，然后贪婪地吻着它。

“别急，父亲，让我把外衣脱了吧，”尼古拉语气温柔地说。

“你原谅了？原谅我了？”亚历山大·安东诺维奇浑身颤抖地说。

“唉，好糊涂！”尼古拉推开父亲，冷峻而又严厉地说。“哪儿来的什么原谅不原谅？”

当父子俩走进餐厅时，亚历山大·安东诺维奇对自己那颗善良的心，以如此不可遏止的力量表现出来的激情而不好意思起来。然而，与儿子相会的喜悦，虽然被泼了一盆冷水，却仍然在他胸中鼓荡汹涌，寻找着出口，重新见到不知到哪儿销声匿迹长达七年之久的儿子，使他步履矫健而又年轻，动作敏捷以致有失儒雅。因此，当尼古拉搓着冻僵的手，走到妹妹跟前时，他真诚地大笑起来。尼古拉说：

“这位小姐就是小妹了吧，啊？”

尼诺奇卡是一位十七岁的少女，长得白净苗条。她站在原地没动，手指在桌子上窘迫地依次拨弄着，一双受了惊的大眼睛凝视着哥哥。她已经猜到这位就是尼古拉，对他，她保留下来的记

忆比对父亲还多。可此刻却有点无所措手足。当尼古拉不是接吻，而是握住她的手时，她也以紧紧握手来答礼，而且，还差点没像贵族女子中学生那样，来一个屈膝礼。

"这位是大学生安德烈·叶戈雷奇先生，别佳的家庭教师，"亚历山大·安东诺维奇介绍道。

"别季卡？"尼古拉吃了一惊。"啊，可不，他已经上学啦！了不起！"

然后，家人把一个正在冲茶的、被家里人简单称作安娜·伊万诺夫娜的尖脸太太介绍给他。然后，乘他一一扫视家中各处时，大家全都贪婪地端详起他来。尼古拉很想看一看，一切是否还和七年前一模一样。他身上有一种奇特的东西令人无法判断。他的样子像一只雏鹰，浓密突出的眉锋下面，隐着一双漆黑、锋利的眼睛。高高的个头儿，举手投足透出一股傲气。他那杂乱不驯的头发，散发着野性和自由的气息；他的所有动作，都充满自信、轻快自如、无声无息。如一头正在伸出爪牙的猛兽那般优雅，那般威风凛凛。他的双手，会毫不犹疑地找到并且抓住它们所要的猎物。他似乎并未意识到自已处境尴尬，反而专注安详地凝视着每个人的眼睛。他的目光即便是在满怀柔情的片刻，也似乎透出一种深藏不露、凶险不祥的意味儿。他说起话来简洁质朴，而又带有命令口吻，显然，他说话不假思索，而是脱口而出，就好像他说的，不是偶或出错、不由自主便会撒点小谎的、人类的话语声，而是思维本身在出声。在这样一个人的心里，是不会产生什么愧疚感的。

然而，要说他是只鹰的话，那么，这只鹰浑身的羽毛，也已在一场厮杀——他差点未能以胜利者姿态摆脱这场恶斗——中，被狠狠地蹂躏了一番似的。他身上那件外衣，就说明了这一点。那衣服上带有野蛮的痕迹，脏兮兮的，与身体极不般配。这衣服

上带有一种捉摸不定的凶猛暴戾之气，令人忐忑不安，能迫使所有衣冠楚楚的正人君子产生一种朦胧的遭遇不测之感。有时候，出于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他那体格匀称、肌腱强劲的整个身体，会发出一阵转瞬即逝的颤栗；每逢那时，他的整个身体便好像缩小了，似乎连后脑勺上的头发，也像耸起背毛的野兽那样根根直立起来。而他的眼睛，便会疾速而又凶狠地、一一扫视在场的每个人。他吃喝起来狼吞虎咽，就好像他一直被迫挨饿，或总是吃不饱似的，因此，任何时候都恨不得分分秒秒吃个不停，把端上桌来的一切都吃光吞掉。而且，一旦吃完，他就说："真不赖！"说着，便用手十分可笑地摸一摸肚皮。父亲递给他一支香烟，他没要，偏偏从那大学生手里抓了一支烟卷（他自己已经没烟抽了），说道："讲吧！"

于是，尼诺奇卡便开始讲述。她讲自己如何中学毕业，讲她在贵族女子中学里的生活情形。刚开头她还有些胆怯，可是，因为要她讲的，都是她已经讲过好多次的事了，因此，她对自己的讲述很满意。尼古拉也不知是听还是没听。他倒是也笑，可总是笑得不是地方，即不是在妙语趣话出现的当儿。他那双凸出的眼睛，始终在屋里逡巡。有时，他会用一个不合时宜的问题，打断别人的话。

"那张画花了多少钱？"他问一直沉默不语、同样也有几分可笑地微笑着的父亲。

"记不得了。"

"两千，"在此之前一直一声不吭的安娜·伊万诺夫娜，怀着对金钱的敬意，回答说。说完，又胆怯地瞅一眼亚历山大·安东诺维奇。

于是，两人——父亲和尼古拉——就都笑了。然而，在他们的笑里，一种隐忍的敌意倏忽一闪。此刻，亚历山大·安东诺维

奇早已不手忙脚乱，因此，神色冷峻而庄重。

“事业怎么样？”尼古拉话说得依旧极简短。

“没什么。还算顺利。”

“买了一幢新楼。在意大利街。三层的。还买了一家工厂。”安娜·伊万诺夫娜小声嘀咕道。

她怕亚历山大·安东诺维奇。可她又忍不住不说，因为她总是在把自己存在储蓄所里的556卢布的小资本，与又有楼房，又有工厂和股份的巴尔苏科夫的大资本，暗做比较。

“好吧，尼诺奇卡，接着往下讲，”尼古拉说。

可尼诺奇卡早已失去了兴致。她的肋部又开始作痛了，坐着的她，瘦骨伶仃，白得近乎于透明，然却美得出奇、美得动人，像一朵刚开始萎谢的小花。她身上散发着一种奇妙的、似有若无的香水味儿，酷似黄叶飘零的金秋和美丽的逝水。那位腼腆的麻脸大学生十分关心她，而且，随着尼诺奇卡脸上红晕的消退，他的脸色似乎也开始泛白了。他除了是医学生外，还是尼诺奇卡的第一个倾慕者，而且，是初恋。

可就在这时，老仆人费诺根·伊万涅奇出现了。从门里探头而出的他的那张脸，像一轮初生的满月，而且，也和月轮一样大、一样红、一样秃净无毛。他先是在洗澡，洗了澡后抿了口小酒，回家路上，从女仆嘴里得知，昔日他曾与之一块玩过骑马的大少爷回来了。不知是酒还是爱起了作用，他嘤嘤啜泣着套上了燕尾服，秃脑门上喷了香水，像老爷似的，然后，气宇轩昂地步入餐厅。进门前他稍稍站了一会儿，然后才鼓着腮帮子，像省长本人驾临一般，气宇轩昂来见尼古拉。

“费诺格什卡！”尼古拉如小孩一样快乐地叫喊道。

“大少爷！”费诺根同样发出一声尖叫。随后，他向尼古拉扑了过来，沿途撞得椅子东倒西歪。

一开始，他本是想吻尼古拉的肩胛的，可是，由于对方没那样而是握住了他的手，所以，他也矜持地一仰身，报之以握手，而且，握得对方生疼。他放肆地敢以尼古拉的朋友、而非仆人自居，而且，也乐于当众向人展示自己如此这般的尊严。可尽管如此，亲吻仍是必不可免的。

“又醉了！”闻到酒味儿以后，尼古拉于快意的同时，又深为费诺根旧习难改的本性而惊异。

“真的？”亚历山大·安东诺维奇严肃了起来。

费诺根·伊万涅奇边摇头否认，边举止得体地倒退着身子，与此同时，他的眼睛骨碌碌乱转，在揣摸着门在哪儿，尽管如此，还是不小心撞在了间壁上，随后用手摸索着，才找到了门。所有这一切行动，都占用了相当多的时间。在前厅，费诺根·伊万涅奇稍稍逗留了一会儿，怀着柔情端详着被尼古拉握过的那只手。此刻，那只手横在他胸前，像一件与他本人根本无关的易碎的宝物，随后走进下房。一般说，费诺根是非常自尊的，但在此时此刻，他的五官百骸中，最应受人尊重的，乃是他的右手。

这一天，亚历山大·安东诺维奇破例没去董事会，而且，午饭时还破例喝了几口酒，饭后，他的心情开朗而且轻松起来。他揽着尼古拉的腰，把他领进了图书室，然后，他点起了一支烟，一副准备花些时间认认真真听尼古拉说些什么的样子，好心地说：

“那么好吧，现在你就说说吧：到过哪儿，做过些什么事？”

尼古拉并未当下就作答。他的全身，又起了一阵曾经有过的恐惧的、莫名其妙的颤栗。他的视线，向门投去，可他的嗓音，依旧平静而又冷峻。

“不，父亲。我请你先不要谈我的历险经历。”

“我见你有一只钱包是国外做的。你到过国外？”

“到过。”尼古拉简短地说。“不过够了，父亲。”

亚历山大·安东诺维奇蹙起了眉头，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他把双手背在身后常礼服的下摆下，避而不看儿子，问：

"你依然还是从前那样？"

"正如你所见到的。而你呢，父亲？"

"如你所见。去吧，我得工作了。"

尼古拉的背影刚一消失在门后，亚历山大·安东诺维奇就锁上了门，转身走到壁炉前，一声没吭，在那白光熠熠闪亮的瓷砖上，狠狠地猛击一掌。随后，他用手巾擦掉了手上沾的一小块白灰，便坐下开始工作了。那种酷似死神的、可怕的苍白，又浮上了他的脸颊。

尼古拉与奶奶见面的场景，家里人谁都没有亲眼见过，可他从祖母屋里出来时，脸色阴沉沉的，像是多少有点被打动了似的。当尼古拉住的小屋的白门在他身后"啪哒"一声关上以后，全家人顿时松了一口气，然而，也是从那一声"啪哒"开始，那种莫名其妙的惶恐情绪，便渐渐弥漫，很快便在全家人中洋溢开来。这就好像进了家，并在其中占据一个永久位置的，是一个神秘而又危险的人物，他比从外面来的任何人都陌生，也比暗藏的强盗更可怕。只有费诺根·伊万涅奇一个人没有感觉到这一点，这是因为，他由于高兴，就又喝了几口酒，而现在，正躺在厨师的床上做梦呢。而即使是在梦中，他的睡态也充满了自尊，而且，他的右手，依旧异样地甩在后面。

而此刻在客厅里，尼诺奇卡正悄悄给那位大学生讲述七年前那件往事。当时，尼古拉和他的几个同学，因故被工学院给开除了，只是由于父亲的缘故，才没有受到更加严厉的惩处。事情刚过，在解释此事时，平日对儿子暴躁易怒的亚历山大·安东诺维奇打了儿子一巴掌，于是，就在那天晚上，尼古拉离家出走，直到今天才回来。两人——讲故事的和她的听者，都摇头叹息、压

低嗓门，为了鼓励尼诺奇卡讲下去，那大学生甚至把尼诺奇卡的小手攥在手掌心轻轻抚摸。

二

尼古拉未曾给任何他人造成不便。他本人难得开口，别人的话，他也倒不是不愿意听，而是听的时候略有些傲慢和冷漠，好像事先就已知道人们告诉他的会是什么。有时候，他会在别人的话刚讲到一半的时候离开，而且，自始至终，他的表情都给人以这样一种印象，似乎他是在倾听某个来自远方的声音，这声音极重要，而且，只有他一个人能听见。尽管他既不嘲笑，也不责备任何人。可是，当他从他坐了多半天的图书室出来，在家里各处随意走动，时而到楼下，时而找妹妹，时而找大学生地游荡时，他把寒意播撒到了他路过的每一处地方，迫使家里人人以为自己似乎刚刚干了某件非常糟糕的事，甚至是一桩罪行，并且即刻会受到谴责和惩罚似的。如今他的衣着已经是很体面的了，可是，一身华衣美服的尼古拉仍与家里那富丽堂皇的环境不谐调、不融合。他像一幢房中之房，孑然独立，与周围环境有点格格不入，势不两立。假如家里所有贵重物品都有感觉而且会说话的话，它们一定会说，当他走近前来或是把它们当中的某一个拿在手中，莫名其妙而又好奇地仔细端详时，它们简直怕得要死。他们从未失手打破过任何东西，东西看过后总要将其依原样摆好，可是，他的手的触摸，似乎能把一尊精美雕像的全部价值剥夺殆尽，在他走后，那雕像便空空荡荡，一钱不值了。那尊被艺术创造出来的雕像的魂魄，似乎在他的手里逃逸了，剩下的就只是一块没用的青铜或黏土。

有一次，尼古拉来找尼诺奇卡，碰上她正在上绘画课，在惟

妙惟肖地摹写着一幅画上一个正祈求施舍的乞丐。

“画吧，尼娜，我不会妨碍你的，”说着，他坐在旁边一张低矮的沙发上。尼诺奇卡心虚地笑了一笑。她继续画了一会儿，可蘸的色彩总不如意。过了一会儿，她扔掉画笔，说：

“好景啊。你喜欢吗？”

“哦，不错。你钢琴弹得也不错。”

他这种不冷不热的表扬话，使敏感的尼诺奇卡觉得无聊起来。她以挑剔的目光歪着脑袋打量了一会儿，忽然叹了口气，说：

“可怜的乞丐。我真的可怜他。你呢？”

“喔，可怜。”

“我参加了两个穷人慈善救济机构的工作。事情多得要命。”她热情地说。

“您在那里面做什么呢？”尼古拉冷冷地问。

尼诺奇卡一五一十地讲了起来。可后来越讲越简短，到最后，干脆不讲了。尼古拉信手翻看着尼娜的相册——那里有她的熟人抄录的名言——一句话也没说。

“我想去绘画班上课，可爸爸不让去。”尼诺奇卡突然说道。似乎想以此吸引哥哥的注意力。

“这是件好事。可后来呢？”

“爸爸不同意呗。我一定要达到目的。”

尼古拉一走，尼诺奇卡顿时觉得心里空虚烦闷。她抛开相册，悲伤地望着刚开了头的那张画。此刻，她觉得这是一张令人讨厌的且谁都不需要的涂鸦之作。尼诺奇卡的这种情绪不可抑制地漫溢开来，于是，她抓起一支蓝笔，在画布上打了个大大的十字，以此砍掉了乞丐的半个脑袋。从尼古拉跟她握手的第一天起，她就喜欢上了他，可他却连一次也没有吻过她。假如尼古拉吻过她，那么，她肯定会向他袒露她那颗小小的、但已然充满苦

闷的心灵。她的心里诚如她在日记中写到的那样，时而有欢快的小鸟儿婉转啼鸣，时而是一群黑老鸦在嘎嘎乱叫。而且，她还会把自己的日记本交给他——那里面每一页上，都在讲述着她是怎样一个无人需要而又不幸的姑娘。

他以为尼诺奇卡一定对自己的绘画、音乐、救济所很满意，可是他错了：她既不需要画画儿，也不需要音乐，更不需要救济所。

尼古拉只在大学生给别季卡上的课上笑过，而别季卡因为这笑而恨他。有他在场的时候，别季卡会故意把两条腿跷得更高，以致差一点就会连人带椅子仰天倒地。他故意满不在乎地眯起眼睛，抠鼻子，尽管他也知道这么做不对，而且，还冷冷地向大学生说一些令人无法忍受的粗野无礼的话。家庭教师那张麻脸顿时便涨得通红，汗水涔涔，等别季卡走后，他几乎是哭着抱怨，说这小男孩根本就不愿意学习。

"我不知道这孩子将来会成什么样儿，"大学生说。"现在就连女仆也向我诉苦，说别季卡对她说下流话来着。"

"他会是个坏蛋。"尼古拉显然一点也不伤心地说出弟弟的未来。

"你努力，你拼命，你浪费着神经元，可又有什么用？"大学生一想起自己所蒙受的、一连串日复一日的屈辱和羞耻——当时他恨不得钻进地底下或是把这个学生痛打一顿——就几乎落泪。

"别教了呗！"

"可得吃喝呀！"阿列克谢·叶戈罗维奇绝望地感叹道。

"那就上什么吃什么呗。"

可是，尽管后者有心于此，尼古拉却不愿和这位大学生吵架。尼诺奇卡和阿列克谢·叶戈罗维奇常常想要判断，尼古拉哥

哥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们的猜测常常达到匪夷所思的地步，以致就连他俩自己也觉得可笑。可分手时，他们又会为自己居然会感到可笑而惊讶，于是，便觉得最匪夷所思、最荒诞不经的推测，也是真的。第二天，俩人又会不无恐惧、但极其好奇地等待着尼古拉的出现，心想，那折磨人的问题，恰恰在今天就该解决了。然而，尽管尼古拉如期出现，而问题却依然如故，远远未到解决的时候。

给人印象最鲜明、而又最不可思议的推测，产生在下房里，领头做出如此推测的，是费诺根·伊万涅奇。几顿酒下肚后，他的想象力不可遏止地活跃起来，于是，就描绘出了这样一些画面，面对它们，连他自己也不无惊恐地和困惑地止步不前了。

"他是个强盗！"费诺根·伊万涅奇某次这样说道。出于恐惧，他那张红红的脸膛顿时煞白。

"那可不，就是个强盗！"厨师虽然不信，但也跟着说。而且，说完，也瞅了瞅门口。

"是个只抢有钱人的强盗。"费诺根·伊万涅奇更正道。从前，他从当时还是个孩子的尼古拉本人嘴里，听到过有这么一种劫富济贫的强盗。

"可他干吗还抢什么人，既然他老子的钱多得花也花不完？"车夫表示怀疑——他是个极认真的人。

"三家工厂，四幢楼房，股票年年有红利。"安娜·伊万诺夫娜嘀咕道。她现在在储蓄所里，有整整 560 卢布的存款，因为前几天她刚又存进去 4 卢布。

费诺根·伊万涅奇的推测不攻自破了。安娜·伊万诺夫娜检查过尼古拉的所有物品，知道他除了内衣一无所有。然而，恰恰是除内衣外一无所有这一点，最令人惶恐。假如在尼古拉的箱子里，发现了枪枝、弹药或是匕首，而且，尼古拉也货真价实地是

一个强盗，这也比完全不知道一个人从事何种职业，而此人的长相和做派又和其他人那么不一样——那么可怕。惶恐不安的情绪在渐渐蔓延，直至发展到了迷信恐惧的地步，它像冰冷的波涛一般，在家里到处泛滥。

有一次，家里人偷听了尼古拉和父亲之间一场简短的谈话，可这非但未能消除惶恐，反而使困惑的疑云越来越浓重了。

“你从前讲过，说你痛恨我们的全部生活，”父亲一字一顿地问道。“你现在是否也依然恨它？”

尼古拉也同样慢条斯理、顿挫分明地严肃回答道：

“是的，我恨它，包括它的最低层和最高层。我恨它并且不理解它。”

“你找到好一些的了？”

“是的，找到了。我的的确确找到了。”尼古拉坚定地说。

“留下来跟我们过吧。”

“这不可能，父亲。你也知道这一点。”

“尼古拉！”传来了亚历山大·安东诺维奇的厉声怒吼。

经过长达一分钟之久的、万分紧张的沉默以后，传来尼古拉异常平静而又不无忧郁的回答：

“你还是老样子，父亲。暴躁易怒，可是——善良。”

就这样，在这家有钱人的家里，就连圣诞节也染上了悒郁无欢的色彩。一个无论在哪些方面与他周围的人们有着截然不同的思想和感情的人的在场，如一个阴郁的噩梦，悬在家人头顶，不仅剥夺了节日应有的欢乐气氛，而且，也挖空了它的内容本身。显然，连尼古拉自己也察觉到他对别人乃是一个负担了，于是，几乎足不出户，可是，在人背后比在人前的他，显得更可怕。圣诞节前几天，巴尔苏科夫家偶然来了一帮客人。一般说，任何旁人来家，尼古拉都避不出见，而这次也一样。他穿着衣服躺在

床上，静静谛听着外面的音乐。穿过厚厚的墙壁而被大大减弱了的音乐声，听起来更加如泣如诉、柔情万种，像从远处传来的、纯洁无瑕的儿童的歌唱；又像是空气本身在如怨如诉地倾诉，轻柔地叩击着他的耳鼓。尼古拉听着听着，就想起了他童年的时光，那时，他母亲尚在人世。那时，每逢家里来了客人，他也和如今这样呆在远处聆听音乐，边听边任由幻想驰骋——他的幻想不是一些意象，而是某种异样的东西，它集形象和声音于一体，构成一个异常鲜明、美得令人心痛的实体，像一个五色斑斓、乐声悠扬的彩带，缭绕回旋，冉冉上升。他早在那时就已明白这一明亮的实体究竟意味着什么，可他却无法对任何人，甚至包括自己说清楚，只是竭力硬撑着不要睡着——不想竟睡着了。而既然他睡着时是这样一种情形，所以，谁都没有察觉他一个人躺在前厅里一堆皮大衣上，此刻他能清晰地嗅出毛茸茸、痒酥酥、皮毛的气息。又是一阵莫名其妙的恐惧的颤栗如万根冰针扎遍他全身——但与此同时，另有一种比之更绵软、更温暖的东西，照亮了他的面庞，宛如一只爱抚的、温柔的手，抚平了他那紧蹙的眉头。他的面容如死者一样，平静而又安详，和蔼而又宽厚，任何人都猜不出他是醒着还是睡着了，是活着还是死了，可以说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此人正在休息。

圣诞前夜降临了。黄昏时分，费诺根·伊万涅奇找到了尼古拉。他几乎可以说是清醒的，脸色阴沉，眼望着别处，可是，眼睛上似乎有泪痕。

“老太太有请。”他从门外说。

“什么事？”尼古拉很惊讶。

“请见老太太。”

尼古拉上了楼——他的脚刚一迈过门坎，一双少女的、软绵绵的手臂就搂住了他的脖子，一张温情的、有着一双清澈如水的

大眼的小脸，凑到他的脸前，一个抽泣哽咽的声音，在喃喃地倾诉：

“柯利亚，柯利亚，你可把我们折磨苦了！柯利亚，柯利亚，我亲爱的哥哥，跟爸爸讲和吧。也包括跟我。留下来跟我们在一起吧，柯利亚，柯利亚！”

一个娇小玲珑的身体在他的怀中撒着娇；一颗小小的、无人需要的心灵，此刻却变得如此之大，以致它能装得下整个苦海无边的世界。尼古拉皱着眉头，阴沉沉地打量着四周。祖母那双可怕的、枯干的没有血色的手，从床上向他伸过来；而她那已经听得出从彼岸生活中传来的回声的、嘶哑的带着哭腔的声音，在乞求着：

“柯利亚，柯利亚！……”

站在门口的费诺根·伊万涅奇也在饮泣。他身上那种傲慢的神气已荡然无存，他噗哧噗哧地擤着鼻涕，嘴和眉毛都在大幅度地搐动。他泪如泉涌，脸上老泪纵横，就好像那泪水不是和所有人一样，来自眼睛，而是来自全身上下的每个汗毛孔。

“我的朋友！尼古连卡！”他伸出攥着一块红手帕的双手，如祷告一般地嘟囔着。

尼古拉无奈而又可怜地微笑着，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从他那双鹰一般的、而此刻已经黯淡了的眼睛里，一颗罕见的、难得一见的泪水，正在滴落着。紧接着，那个一度曾是他父亲的人——他恨了他一辈子，而且，一辈子也不理解他——的脑袋，软绵绵的，如老年人一样哆哆嗦嗦地，从黑暗的角落里，凑到灯下。

然而，此刻他省悟了。

他的恨曾有多么疯狂，那么此刻，他便以同等程度疯狂的爱，拉着尼诺奇卡，扑到父亲怀里。所有三个人凝结成为一个活生生的哭泣不已的团块。他们袒露出了各自的内心，他们浑身震

颤,瞬息之间,凝成为一个有一颗心脏、一个灵魂的伟大的生物。

"他不走啦!"老太太嗓音嘶哑、欢快地嚷道。"他不走啦,他留下来啦!"

"我的朋友! 尼古连卡!"费诺根·伊万涅奇祷告般地咕哝道。

"是的!是的!"尼古拉也说。他不知道该回答谁,回答什么。"是的!是的!"他亲吻着那只以无言的柔情抚摸着他脑袋和面庞的哆哆嗦嗦的、老年人的手,说。

"是的! 是的!"他仍然喃喃自语道。可与此同时,他已经感觉得到,在他的心里,那不祥而又执拗、简短而又顽固的"不"字,已经开始弥漫、扩散。

夜幕已然降临。整幢大楼,从下层到少爷们的小屋,均亮起了节日的灯火。人们欢快地聊着闲篇,热闹地吆五喝六,而那些无用的、易碎而又十分珍贵的小玩意儿们,已经可以不再为自己而担心了。它们高踞于忙忙碌碌、扰扰攘攘的人们头顶上的某处,浑无忌惮地展示着自己的美,似乎这幢楼里所有东西,都是为它们而役使,都在向它们那弥足珍贵的存在而顶礼膜拜。

亚历山大·安东诺维奇、尼诺奇卡、甚至还有那位大学生,仍然坐在祖母屋里,时而谈论自己的幸福,时而默默地谛听着他的动静。费诺根·伊万涅奇,由于高兴,就又喝了几杯酒,他走到院子里,想要透口气儿,吹吹凉风。当他正用双手揉搓着自己那通红的秃顶——雪花落在上面,如落在烧红的炉盖上一样,马上就融化了——时,忽然看见了尼古拉。尼古拉手捧着一张小小的抄网,刚从后门所在的那个角落里出来,看见费诺根·伊万涅奇,他同样既不快又吃惊。

"啊,费诺格什卡!"他小声说道。"那好吧,送我到门口吧。"

"朋友……"费诺根·伊万涅奇手足无措地嘟囔道。

"闭嘴。到那儿再说。"

此时的街上已空无人影。街的两头,都隐没在缓慢、无声降落的、灰蒙蒙的雪雾里。尼古拉站在费诺根·伊万涅奇面前,一双灼灼有神、凸出的眼睛,直视着他的眼睛。他把手放在费诺根肩上,像教小孩子似的慢腾腾地说:

"告诉父亲,就说尼古拉说了,亚历山德罗维奇要你向他带好,说他已经走了。"

"到哪儿去?"

"就说'走了'就完了。别了。"

尼古拉拍了拍仆人的肩膀,转身便走。然而,费诺根·伊万涅奇即使不用问也知道尼古拉要到哪儿去,于是,他使出双手所能有的全部力气,把他抱住,说:

"我不放你走!老天在上,不放你走!"

尼古拉把他搡开,惊奇地看了他一眼。费诺根·伊万涅奇如祷告一般交叠着双手,以啜泣般的声音乞求道:

"尼古连卡!唯一的朋友!丢开吧,别走啦。那儿有什么好?这儿有钱,有三家工厂。楼房。年年吃红利的股票。"他毫无意义地唠叨着一些经济学词语。

"你胡说些什么呀?"尼古拉一皱眉,快步走开了。

可是,穿一身新礼服浑身喜气洋洋、而此刻无精打采、如泄气皮球一般的费诺根·伊万涅奇,跑去追上他,攥住他双手,乞求道:

"那还有我呢!把我也带上吧。有什么,真的!亲爱的!当强盗就当强盗!"费诺根·伊万涅奇说着,决绝地一挥手,像是在与正人君子的世界告别。

尼古拉站住了。他默默地瞥了仆人一眼。他的眼神里,有一种十分可怕、冷酷、野蛮而又绝望的东西,倏忽一闪,就是这寒光

一闪，使费诺根·伊万涅奇的舌头顿时僵住了，双脚如钉子一般钉在了地上。

尼古拉那高大的背影渐渐小了，淡了，像是融化在了灰蒙蒙的雪雾之中。又过了一分钟，他就永远消失在了阴霾的、不祥的、他曾突然从那儿出现的远方。在那空旷无人的远方，已经看不到一个活物了，可费诺根·伊万涅奇依然站在那儿，定定地望呀望。浆过的衬衣领被雪水濡湿，粘在脖子上，雪花在他那红通通的、冷冰冰的秃顶上，慢慢融化了，然后，雪水流下来，和泪水搅在了一起，在他那张刚刚刮净的宽脸上，汩汩流淌。

警　报

一

在那个酷热而又不祥的夏天里，一切都在燃烧。一座座城镇、乡村烈火熊熊；森林和田野已经不再是它们的屏障：自身尚缺乏保护的森林驯顺地爆出了火星，于是，烈火便像一块红色地毯，沿着干燥的草地伸展开来。白天，深红色昏暗的太阳被掩没在辛辣刺鼻的毒雾浓烟之中；夜晚，火灾那无声无息的反光照亮了夜空的四面八方，火光摇曳，如群魔无声乱舞，千奇百怪、骚乱纷杂的人影树影，像一个叫不出名字的爬虫类动物，在大地上爬行。狗也不叫了——再不像从前那样用吠叫召唤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旅人，以厚待的许诺来把他欢迎——它们不是悲悲戚戚可怜巴巴地嚎叫，就是瑟缩在地下室里耷拉着脑袋一声不吭。人们相互对视的目光如狗一样狰狞恐怖，他们琅琅讲述着火灾和神秘的纵火犯。在一个偏僻的小村庄里，一个老头被人打死了，因

为他说不出他要到哪儿去。他死后村里的婆娘们很为他哭了一场,为他那部沾上了暗红色血迹的灰白胡子而惋惜。

在那个酷热而不祥的夏天,我住在一个地主家里,他家有许多年老和年轻的女人。白天,我和她们一块儿干活儿,一块儿聊天,很少想到火灾的事。可一到夜里,我们便惊恐不安起来。庄园主经常进城,他一走,我们就一连几夜不睡觉,三五成群结起伙来,战战兢兢、草木皆兵地巡视着庄园,寻找纵火犯。我们紧紧相互倚靠着,连说话也悄声细语,而夏夜万籁无声,一幢幢建筑物,如黑黢黢的、陌生的庞然大物一般,矗立隐现于夜幕下。在我们眼里,它们的样子变得是那么陌生,就好像以前压根就未曾见到过它们,而且,它们看上去是那么脆弱,似在等待火的点化并已准备好接受它的洗礼。有一次,透过墙缝,只见一星亮火在我们眼前倏忽一闪。那其实只是一线天光,可被我们当成了火光,于是,那些女人们尖叫着扑到我——一个几乎还是个孩子的少年——怀里,寻求庇护。

……而我自己也被吓得屏住呼吸,腿软得一步也不能动……

有时,每当夜深人静,我从热乎乎乱糟糟的被窝里钻出来,爬过窗户,跳进园子里。这是一个草木葱郁、树影森森的旧园子,即使是在咆哮肆虐的暴风雨中,它也只是发出低沉而有节制的哗哗林涛声。林木的底下漆黑一片,死样的寂静,如地狱的底层;而林冠之上,却是一片细碎的、扑簌簌的穿林打叶声,煞像远处传来的悄声细语。不知是谁,蹑手蹑脚偷偷跟在我身边,似乎他也是在躲避着什么人。我不时回头看几眼,同时,跑到了园子尽头。那里,在一道高高的土堤之上,便是篱墙,而墙外,是一个斜坡,沿斜坡下去,便是田野、森林和隐没在黑暗中的几户人家,一直延伸到很远的地方。那高大、阴沉而又无声的椴树,在我面前

让出一条道来——透过它们那粗黑的树枝的间隙，透过篱笆的空隙和树叶间的缝隙，我看见一种异乎寻常而又非常可怕的东西，它使我心中充满恐惧，使我两条腿颤栗不已。我看见了天空，但却不是黑压压、静悄悄的、夜晚的天空，而是无论白天和黑夜，任何时候都不曾有过的玫瑰色的天空。强壮的椴树庄严肃穆而又无声无息、犹如正在等待什么的一群巨人，而天空却泛着非自然的玫瑰红来，烈焰腾腾的大地那不祥的反光如血红的颤栗映现闪烁在空中。回旋的烟柱慢慢浮现、升腾，当地上一切都在噼啪作响，一切都在嘶叫挣扎时，那烟柱却依然那么无声无息，娴静从容，美丽壮观，这，不啻是个谜，是和天空居然会染上玫瑰红一样可怕的反自然现象。

那高大的椴树像是突然苏醒了一般，所有的树冠开始交头接耳，絮絮低语，然后，像开始时那样，又突然悄无声息了，沉浸在漫长的、阴郁的期待之中。周围又如万丈深渊的底部那样寂静无声。我能感觉得到在我身后，远处有一幢警觉的房子，屋里满是惊恐万状的人，椴树一棵挨一棵，警觉地守护在我的身旁，而前面则是无声无息的、玫瑰红的夜空，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从未有过的夜空。

由于我所见到的夜空，尚不是它的全景，而只不过是树罅间透出的斑斑反光，这就更令人害怕、更使人无从索解。

二

夜里，正当我忧思重重地打着盹时，一个像是来自地底下的钝重而又断断续续的声音，如一块卵石，蹦入我耳朵眼里，错进脑子里不动了。之后，又一个也破耳而入，也同样短促而沉重。脑袋顿时沉甸甸的疼起来，如熔化的铅水汇成一颗颗铅丸砸在脑

门上。那铅丸在脑门上烧眼钻洞，越来越多，很快汇成一阵急雨，雨声时紧时松，细碎而又繁密，充斥了我的大脑。

“当！当！当！”一个高大、强壮而性急的人，在从远处往过扔。

我一睁眼就明白了，其实是警报，是邻村——斯洛博季夏——着火了。屋里很暗，门窗紧闭，可在可怕的叫喊声中，这屋连同它所有的家具、绘画和花，似乎全都移到了外面，以致感觉不到有墙和天花板的存在。

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穿好衣服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个人跑了出来，而不是和许多人在一起。如果不是人们把我给忘了，就是我不曾记起他们的存在。警报执拗喑哑地响着，那响声不像是从透明的空气中落下来，而像是被厚得无法计量的地球给抛出来的，于是，我跑了。

在天空那玫瑰色的反光中，连头顶的星光也黯淡起来，园子里亮得骇人，无论是白天还是月色辉煌的夜晚，都未曾有过这样的景象。我跑到篱墙跟前。某种红得发亮、具有穿透力的、在绝望中狼奔豕突的东西，透过篱墙的空隙，窥探着我。高大的椴树，像是浑身溅满了斑斑血迹，沙沙抖动着满身浑圆的叶子，随即又胆怯地把它们拉回去。可是，由于钟楼短促、有力的撞钟声，我没有听到树叶那簌簌的响声。此刻，钟声更清晰，更鲜明了，宛如一群被烧红的石头子儿，从头顶上疯狂飞驰而过。这钟声不像悠扬的暮钟声里的鸽子一样在空中盘旋，也不在庄严的钟声中如轻柔的波浪一般在空中回荡——它们直冲冲地飞过去，像报道灾难来临的不祥的使者，它们没有时间掉头回顾，恐惧的眼睛直视着前方。

“当！当！当！”这钟声以一种不可遏止的冲力，你追我赶，一个接一个，蜂拥着钻进地心，刺破天空。

我和这钟声一样，也直冲冲地跑在广阔的、翻耕过的田野

上。地上，隐隐约约闪现着血红色的反光，煞像一头庞大的黑兽身上的点点磷光。在我头顶上那骇人的高空中，一道道明亮的金箭直插云天，而前面则是一场令人恐怖的乡村大火，房屋，生灵和人们，都毁于同一场大火之中。远处，在不成行伍的黑黢黢的大树后面，眩目的火焰摇曳着，时而浑圆如饼，时而尖锐如矛枪，时而又像一匹疯狂的烈马，骄傲地弯下自己的脖子，它们跳跃着，一会儿把烧焦了的木片抛向漆黑的空中，一会儿又凶猛地低下头来找寻着新的猎物。由于疾速奔跑的缘故，我的耳朵里嗡嗡作响，心脏疾速地怦怦乱跳。当当的撞钟声追逐着心跳。乱糟糟的警报声朝我脑门和胸口直冲冲地敲击着。这警报声里蕴含着如许多的绝望，就像这不是一口铜钟在发声，而是多灾多难的大地的心脏本身在临终前的抽搐中的最后一阵悸动。

"当！当！当！"——炽热的火场抛出一声声钟声，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如此威严而又绝望的声音，居然会是教堂里那口铜钟，那口又小又薄、像一位红裙少女般恬静娴雅的铜钟发出的。

我摔倒在地，双手各抓了一团干土，它们在我的手中化为粉末。我站起身又跑起来。烈火和号召般的警报声向我迎面扑来。我已能听见被火吞噬的树木发出的噼哩啪啦声，听到许多人的嗓门发出的尖叫声，而绝望和恐惧乃是这叫喊声里的主旋律。当烈火发出的蛇吐信子般的吱吱声静下来以后，悠悠长叹似的声音便挣脱了出来，十分清晰。那是村妇的嚎啕和牲口在极端恐惧中的哀鸣。

我在一片沼泽地前停住了脚步。广阔的、长满水草的沼泽，向左右两端延伸开去。我走进水里，水没了膝盖，尔后，又没到胸口，淤泥在把我往里吸，于是，我返回到岸上。在我对面不远的地方，火在肆虐，它把一团团如一棵巨树身上的火叶一般的金星抛向空中，沼地里的水，如一面面火光冲天的镜子一般呈现出来，

周边镶着由芦苇和沼苔组成的黑框。警报在召唤——那声音绝望、凄厉，如同正经历着临终时的痛苦一般：

“来呀！快来！”

三

我沿着岸边颠踬而行。我那黑糊糊的影子也紧紧跟在我的身后。当我俯身水面想要探探水深时，我看到一个火人的幽灵从黑的深水里向我望，他脸上的线条被极度扭曲，他的头发纷披散乱，像是被一种可怕的力量震怵得根根直立——我竟没有认出这就是我本人。

“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天呐！”我伸手吁告道。

而警报仍在召唤。钟声已经不是在恳求，——它在呐喊，像一个人一样在呻吟，在咽气。钟声已然失去了悦耳和悠扬，它们声接一声相互迭加，声音急促，没有回声，消逝，出现，又重新消逝。我又一次俯身水面，并看见在我的影子旁边，站着另一个火的幽灵，他笔直而又高挑，而且，令我万分恐惧的是，他仍然还是像人。

“你是谁？”我回头嚷道。我身旁站着一个人，在默默地注视着火场。他脸上苍白，满是尚未干涸的血渍，湿漉漉的，映着火光，熠熠闪光。他一付农夫打扮，非常朴素。也许，当我向这儿跑来的时候，他已经就在这儿了，也许，他和我一样，是被沼泽地挡在这儿的，但也可能他是在我之后才到的——而我，既没有听到他的脚步声，也不知道他是谁。

“烧了。”他目不转睛地凝视着火场，说。他的眼睛里火光在闪烁跳跃，他的眼睛像两颗大的玻璃球。

“你是什么人？你从哪儿来？”我问道。“你浑身是血。”

他伸出干枯细长的手指摸了摸脸，看了一眼自己的手，又开始向火场凝视。

“烧了，”他看也不看我一眼地叨咕道。“全都烧了。”

“你知不知道到那儿怎么走?”我一边挪开身子一边问道：我猜出来了，这是个疯子——那个不祥的夏天滋生了好多这样的疯子。

“烧了，”他又说。“哈、哈、哈！烧了。”他发出一声狂叫，便大笑起来。他温柔地望着我，并且摇摇头。越敲越紧的钟声忽然无声无息了，而火焰发出的噼哩啪啦声却大了起来。火舌移动着，它活像一只动物，伸出长长的手臂，懒洋洋地朝已经无声无息的钟楼伸去。此刻，站在近处看，钟楼似乎很高，它身上的裙子已不是玫瑰色的，而是通红的。钟楼顶部，现出里面黑黢黢的铜钟的洞口里，已经出现了胆怯而温和的小火苗，像一支支烛火，把一道苍白的光，投射在铜钟的表面上。铜钟又一次发出了当当的响声，向夜空发送最后一声疯狂绝望的哀鸣。于是，我再次沿着岸边奔跑起来，而我那黑影紧紧地跟在我的身后。

“我要去！我要过去！”我向某个召唤我的人嚷道。而那位高个的男人却坐在我身后，双手抱膝，学着钟声，高声唱道：

“当！……当！……当！……”

“你疯啦！”我乞求道。

而他仍笑嘻嘻地晃悠着脑袋唱个不停。透过他那一对玻璃珠似的眼球，可以看出火仍在燃烧，可比火更可怕的，却是这个人，这个疯子。于是，我便一转身沿岸边猛跑起来。可是，还没容我跑出几步远，便见我身边无声地出现了他那长衫飘扬的修长的身影。他跑起来无声无息，而且，和我一样，他的两条腿同样也不知道疲倦，我们那个黑糊糊的影子也在坑坑洼洼的原野上无声地奔跑。

铜钟在毁灭前的阵痛中发出最后一声哀鸣，像一个已经不再指望救援，而且，也已经没有了生还希望的人一样。我和那人在黑暗中默默地往某个方向奔跑着，而我俩那黑色的影子，始终在我们身旁可笑地蹦跳不已。

绿帽汉们的狂欢节

一

在地中海的一个小岛上，在一块块岩石、肥厚的仙人掌及矮棵的棕榈树丛中，还栖息着希腊众神那欢快活泼的精灵，还保存着一种从古以来非常奇特而又无从索解的风俗。那些被漂泊的命运那刁钻古怪的念头抛到岛上来的、难得一见的旅行家们，对这种风俗感到很新奇，尽管阴森黑暗的宗教界人士与之作对，而当代那冷漠乏味的理性也起而反对它，可是，延续已达数千年之久的习惯势力，总能战胜任何抵抗，并最终狠狠嘲笑那些嘲笑它的人。

这种风俗，或按某些人的观点，这种庆祝活动，预订在每年秋天举行。那个季节，葡萄都已采摘，新酿的酸葡萄酒已经开始无伤大雅地使人头脑发昏、心灵愉悦。这一庆祝活动的那些悲悲切切的参加者们，往往会对庆祝活动举办的日子加以保密。但一

旦葡萄采摘之后，在一个大的宗教节日最初的日子里，整座小岛便会在某一天里突然被歌声、音乐和喧闹声给淹没了：这是由那些戴绿帽子的丈夫们组成的庄严隆重的游行队伍出现了。每一个认为自己被妻子蒙骗了的丈夫，便会把牛角、羊角以及他们所能搞到的随便什么角绑在额头上，和其他同样也戴了绿帽子的男人们一起，在这座小岛的城里及各条小路上，晃荡上整整一天工夫。

然而，你们不要以为这些戴了绿帽子的人，一定会沉浸在悲伤和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而必然导致的沮丧之中不能自拔了——恰恰相反，他们那奇特的游行洋溢着欢乐的气氛，他们又唱又笑，他们咿呀咿呀地吹着小巧玲珑的长笛，咚咚咚咚地弹着曼陀林或是吉他。有些人甚至还会跳那么几下舞，大家在一块儿说俏皮话，开玩笑，身后跟着围观的人群。所有这一切，在地中海那明媚的阳光下，衬着巍巍群山和广袤无垠的、蔚蓝色的大海，构成了一道绝然无任何悲剧色彩的好风景。

当然，这些戴了绿帽子的丈夫的人数，年年各有所不同，上下波动很大：葡萄和齐墩果的丰收年，往往也是各类角们的丰收年；有时，遇到歉收年，往往只有二三十个戴绿帽子的丈夫，无精打采，疲疲塌塌地在岛上晃荡，由于人少和无聊，而失去了往年的精神头儿。但也有时，差不多岛上一半人都戴上了角，闹出许多无以尽述的动静和热闹来。

可是，当那些不幸的丈夫们进行如此奇特的娱乐活动时，他们那些犯有过失的妻子们又在做什么呢？

二

当漂亮轻佻的洛季娜发现丈夫季佩从城里回来时，把衣摆

下摆里揣的个什么东西给锁在箱子里时，她着实担起了心：那被藏起来的物件外形像是个什么带刺的东西，她觉得八成是个大牛角。可难道他猜到了吗？以前，季佩——一个悒郁而自尊的人——曾经半开玩笑威胁过她，说一旦发现她背叛，他不光会戴角，而且还要把角镀成金黄色的，以便——按照他的见解——与他在小岛上的富人地位以及年龄相吻合。然而，洛季娜了解自己的丈夫性格严肃而拘谨，所以，当时并没把他的话当回事，因此，也就不害怕。而在那以后的几年中，当季佩已经具有某种理由加入绿帽汉之行列里时，他却并没照说过的做，而只甘当一名观众，这巩固了她的信心。然而，假定那被藏的东西不是牛角，假定季佩的的确确并没有想要做此种卑鄙下流的事的话，那又该如何解释他那异乎寻常的殷勤体贴和脉脉温情呢——这可太不像他平日对待自己妻子的做派了啊？

而葡萄已经开始采摘了，必须尽快及早防止不幸事件的发生。喏，这不，洛季娜这天在吻过丈夫以后（这段时间她对丈夫同样也非常温柔），立即动身进城去找药剂师马尔图乔，此人除了干他的老本行外，还从事另外一个特殊行当，那就是根据定货，为那些丈夫们加工牛角，这包括镀金、抛光及按尺寸大小配制等：她兴许能从他那里，打听到丈夫的蛛丝马迹。

洛季娜来到药房，一开始就有点不好意思：原来，马尔图乔坐在自己那小铺的门口，正在细致地打磨一根罕见的大牛角，旁边坐了整整一大帮青年男女，姿式各异，边看他干活儿，边无拘无束地开着玩笑。这帮男女刚开始同样也不无几分惊讶地瞥了洛季娜一眼，可当她问药剂师有没有给她丈夫用的泻剂时，知道她原是来买药来的，便不再注意她了。然而，却原来所有到这儿来的女人，都有事，都是来取药的。而且，所有女人的外表都善良而无邪，而这恰恰又是洛季娜所不喜欢的。男人到这儿来，是因

为没事干，他们只是懒洋洋地抽一会儿烟罢了，总归是不可理解。

“这有多么愚蠢啊！”洛季娜蹙着眉头说。“那些人想要用这些牛角吓唬谁呀？我的季佩永远也不会做出这种蠢事来：什么牛角！”

“真的？……”其中一个男人——流里流气的保罗——反问道。说完，他嘿嘿笑了。

“有什么‘真的’不‘真的’，我就是这么说了。这牛角莫不是给你准备的吧，保罗，我说你怎么那么高兴呢？”洛季娜挖苦道，可保罗却不以为然。

“究竟是给谁准备的，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他懒洋洋地说。在场的所有男人又笑了。女人也笑了。药剂师马尔图乔把牛角挪到距身体一臂开外，观赏着说：

“这是给我准备的，好不好？”

“你戴上试试！”嘴快的皮埃塔笑着说。“我们就知道了。”

马尔图乔把牛角搁在脑门上，可是，他的脑门又低又矮，而牛角又太大了，于是，女人们便开始竭力回想她们丈夫的脑门是什么样子的？然而，仅凭记忆是很难判断的，于是，大家又都开始看马尔图乔干活儿。马尔图乔此时开始加工另一支弯得十分漂亮的羊角。女人中间甚至响起了一阵赞美的低语声。

“这么漂亮的羊角一定得镀金！”美丽而又白皙的卡塔琳娜说。

马尔图乔抬起眼皮，从眼镜上方瞥了卡塔琳娜一眼，说：

“这可是你说的啊？”

卡塔琳娜双颊绯红，如十二月里的玫瑰。男人们不知为什么又笑了。“你跟他这根本就打听不到什么。”洛季娜想。于是，她表情忧虑地说：

“嗨，马尔图乔，我差点儿忘了，请你给我的宝贝儿开点儿药……他有点不舒服……我们到你屋里我给你说一说。”

“好吧！”药剂师听话地说。

在男人们嘲弄的目光伴随下，他俩走进昏暗的药铺尽里面，洛季娜攥住老药剂师的手，悄悄嘀咕道：

“听着，马尔图乔，我给你十里拉，只要你告诉我实话，季佩来过你这没有？我求你啦。”

“你就是给我一百，一千里拉，我也不会说的，小美人儿。难道你不懂得这是一种风俗呀？假如我出卖机密，那谁还会找我订做呢，你想想看。”

洛季娜哭着说：

“可你要知道他这是在说谎呀！我从来就没有背叛过他，难道我能背叛什么人吗？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马尔图乔，我是不忠于丈夫的人吗？这有多丢人呐！”

“我相信你，美人儿。”药剂师说。“可我并没有说，季佩在我这订做牛角了呀。”

“可那个大的……金角……是给谁做的？就是那个扎红穗儿的。……是给富人的？”

她又哭了，可马尔图乔却不为哭声所动，他只是要洛季娜相信，他是不能公开任何秘密的。洛季娜已经掏出二十个里拉，想把这钱塞到药剂师手里，这时，门口传来刚刚走进来的柳奇尼温柔的声音：

“你好，马尔图乔……我找你开点药，我的宝宝不知怎么嚷嚷肚疼……啊，是你，洛季娜，你好！”

这样一来，洛季娜就不得不一无所获地离开了。打那以后，无论她来多少趟，也无论她问多少次，马尔图乔也不开口。“这头老山羊，”洛季娜在返回的路上想道。“与其羞辱诚实的女人，倒

不如给你自个做一只金角呢。”

三

而季佩则一如其旧，仍是那么殷勤，无日不体贴，而且，是越来越殷勤。他送给洛季娜一串念珠，一方新手帕，对她温存得像刚结婚头几个月似的，至于角的事，也没再跟从前似的张罗。“真坏呀！真虚伪！”不幸的洛季娜想道。她温柔地抚摸着他的秃顶，感到掌心里扎满了刺似的：如今，总有一种奇特的力量驱使着她，把她吸引到丈夫的脑袋上，她总是想用手触一触，摸一摸他的脑门。

“我可真爱你呀，你是那么聪明！”她说着说着，又笑着补充了一句：“你知不知道这帮傻蛋们又在想玩什么花样吗？”

“什么事，亲爱的？我不知道呀。”

“嘿，还不就是牛角的事么……愚蠢之极！我有一次路过药房，见他那儿摆了那么多那玩艺儿，简直可笑。我可笑了个够！”

“啊，人们都说，今年很幸运：葡萄很不错，牛角也好找。有人告诉过我，我想不起来是谁了。”

“可要知道这很蠢，我亲爱的，你不这么认为吗？”

“风俗如此，我亲爱的，总得有人去干吧。”

“你也要去看吗？”

“当然，应该去看看。大家都去，总不能让我一个人呆在家里吧？”

就这样，可怜的洛季娜就是从她丈夫嘴里，也没打听出什么来。有一次，季佩忘了带钥匙，洛季娜利用这个机会，打开他的箱子看了一眼，可里面空空如也。起初，这使她很高兴了一阵儿。可是，接着，她就想到，季佩准是把牛角藏到别处去了，而他之所以

故意把钥匙丢在家，为的是继续捉弄她——因此，她更加愁闷不堪了。怎么办呢？

与此同时，有几个相互知道底细的女人商量好了，然后，借着黑黑的夜幕掩护，偷偷溜到修道院院长家，请他取消这种愚蠢而又有害的风俗。上了年纪的修道院长，尼科洛的父亲，仔细听完了她们的诉说后，说：

“我也知道这风俗不好，而且，还跟这种丑陋风俗无谓地斗呀斗的。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应该怀着恭顺之情经受考验，而不应该像一个渎神的多神教徒似的开心取乐，学山羊跳，唱不体面的歌。我本人也知道，我的孩子，我也在为此而苦恼、痛苦，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既然你们的丈夫们都那么疯狂！”

这时，尼科洛老爷的女管家、肥胖的埃斯米尼娅来了，也表示支持这些不幸的女人们的请求。

“帮帮她们吧，院长，你也看见了，这些被人诬陷的女人们是多么可怜呀！”

院长以一种奇特的方式，从侧面斜眼瞅了瞅肥胖的埃斯米尼娅一眼，手摸着毛发已然稀疏的脑袋和前额，随后，叹了口气，有点犹豫不决地说：

“作为一个单身汉，我无法理解，他们究竟能从这种事上得到怎样的安慰呢？不妨让我们假设，如果是我，那牛角绑在额头上，喏，就这块，然后，在音乐的伴奏下满岛转悠——我能从中体验到一种什么感觉呢，当然，不排除有一定的轻松感……而且，看到有这么多人同病相怜，也许还会有某种快感，也说不定？”

“我就弄不明白，这里怎么会有什么快感，”埃斯米尼娅恼怒地说。“败坏好女人名声一钱不值！”

说完，砰的一声一甩门，走了。尼科洛老爷的思考越来越深，可他接下来说的话，却剥夺了女人们那最后的一线希望：

“然而，此种快感是否恰好在于渎神本身呢？在体验此类事的需求本身之中，”他重又仔细揩了揩自己的额头。“是否隐藏着魔鬼的圈套呢？假使这种风俗不在我们这儿流行，那它是否会从一种最强烈、最不快的诱惑中自发产生出来呢？假设，比方说，整整一大批像罗马或巴黎这样的大城市，也效法我们这种风俗的话……”

可是，无论这位老爷想多少次，他也无法想出什么结果来了：来求他帮忙的那些女人就在他摆出这么一种姿式以从事矛盾重重的思考的时候，离开了他。于是，在回家路上，当她们为了避免让人看见，而走在黑咕隆咚的小巷里时，她们噙着眼泪，把那位可敬的院长大大嘲弄了一番，并为他从药剂师那儿的牛角中，挑选了最合适的一副。

不可知的嘲讽日益迫近，所有葡萄都已采摘，变成了酒浆，每天早晨，已经能听得见可恶的笑声和曼陀林的叮咚声了。事不宜迟，洛季娜终于决定和自己的情人朱利奥见一面。这段时间以来，她一直胆怯地避免与之见面。她要听听他的主意，问一问，以后她到底该如何对待季佩呢：是向他忏悔并请求宽恕呢，还是若无其事地指望他目光短浅？

可是，当面色红润的朱利奥听到季佩也在马尔图乔那儿订做了牛角，而且，还是镀了金的时，脸色立刻就刷白了。

“这不可能！”朱利奥嚷道，接着又绝望地摇了摇头。“这多么可怕呀！你知不知道，洛季娜，我们那位公证人，布姆巴先生，也给自己弄了副牛角！”

“这一切会有什么结果，朱利奥？要是这样我可受不了，我会死的。要不我跪在地上认了吧？季佩是个好人。”

朱利奥火了。

“他可不是什么好人，既然他订了牛角，而且还是金的！”

洛季娜多少有些不高兴，说：

“他不可能不要金的，要知道我们是有钱人，哪能跟你比。可是，如果我认了，而他以前却原来一无所知，那我岂不是只能使他大吃一惊吗？”

朱利奥同意了她的说法：

“很有可能这样。可你要是说了，他更会当下就买副牛角，那我们就更糟了。我想，咱们最好还是靠上帝吧，凭咱俩的头脑什么事也做不成。而且，我还要请你再不要叫我，也不要来找我，甚至在教堂里也不要看我。别了！”

洛季娜一听就哭了，她噙着泪水说：

“你可真够坏的，朱利奥，爱上你我真后悔。”

“不是我坏，你如果爱我的话，那为什么这么不小心，结果让你丈夫都发现了呢？我尊重我自个，我不想让自己成为大家的笑料，用手指着我说：喏，这就是那个扒墙跟儿的蠢头蠢脑的朱利奥，这下可现了眼了！到那时哪个女人也不会爱我了，我最好的出路就是彻底离开这个岛。别了！”

他就这么走了。

失去最后一线救援希望的洛季娜，决定干脆不睡觉了。她要时刻监视着丈夫，待他准备参加游行时，把他的牛角夺下来，不放他走。岛上从前有过这么一件事，一个意志坚强的妇人在游行日把她的丈夫锁在了棚子里，而后来放出来后，她丈夫因为只有一个人，索然无趣，便没去成。

于是，洛季娜一到夜里就强打精神不合眼，而每当天色一亮，她就睡着了，睡得怎么叫也不醒。她一睁眼就会惊恐地看一看丈夫在不在身边，而殷勤的季佩却疼爱地望着她那睡眼惺忪的眼睛，问：

“你是不是不舒服，我亲爱的！要不，去看看大夫？”

四

于是，在那个不祥的早晨事情终于发生了：洛季娜一睁眼，见太阳已经升起老高，而丈夫不在家，远处清清楚楚传来音乐声、笑声和歌声，铃鼓咚咚声和人们的欢闹声。“今天是什么节日？”洛季娜在想，可是，还没等她想出个所以然来，便突然明白了这欢快的音乐所包含的所有悲惨的意义，于是，她哀哀啜泣起来。

“我哪儿都不去，”她决定。“我要躺在被窝里藏起来，谁都不让看见。死也比忍受这样的嘲弄强。”

可是，一个新的、更加欢快的念头突然涌上她的脑际，她连忙下了床：可假如季佩压根儿就没有参加游行，而是和往常一样，严肃、自尊地和别的观众在一块儿呢？在哭鼻子和绝望以前，必须亲自去弄清楚真相。

洛季娜慢慢腾腾穿好衣服。她穿了好长时间，她在挑选裙子和颜色上，很犯了一阵踌躇：是穿适合纯洁女性穿的欢快的节日服呢，还是穿接近丧服的深色衣服呢？最后，她决定这么做：裙子和腰带选深色的，手里拿了一串新念珠，头上围一块色调欢快的新围巾。于是，她一会儿像一位正派而又欢快的女人那样抬眼，一会儿眼望着地下，走出家门。为一种十分渺茫的希望驱使着，连她自己也知道她的希望是徒劳的。秋天的太阳照在身上暖融融的，绿意犹存的柠檬树叶散发着甜丝丝的气息，陡崖下面的天竺葵如主教的长袍一样燃起星星点点的火焰。蓝绸般的海面上见不到一点白色的帆影和一只小船：显然，那些戴了绿帽子的为人之夫们，这天连捕鱼也给放弃了，全跑到山后热热闹闹地开心取乐去了。

洛季娜循着鼓声传来的方向，矜持地走近刚刚出现的游行队伍——这一下她那最悲观的感觉应验了：她看见戴绿帽子的人们人头攒动，如一支军队沿着道路逶迤而来。在人群中间，在前边的某一排中，规规矩矩、十分醒目地走着的，正是季佩——她的丈夫。季佩那光秃秃的脑门上，赫然顶着那副金色的、富人戴的、洛季娜当初从众多牛角中凭惊人的直觉一下猜中的那副牛角。季佩嘴里还叼着一支特长的烟卷，他正浑若无事、满不在乎地喷着烟圈儿。洛季娜此时正站在一堆岩石丛中，便就势蹲下，她庆幸的是，隔着厚厚的仙人掌叶，人们并没有看见她，于是，她就幻想自己能尽快溜回家里，隐藏到四堵墙内。

路上的人越来越多，喧嚷声也越来越大了。看样子，这些戴绿帽子的为人之夫们，只是刚刚才从他们预先集合的某个秘密地点出来，而开始他们的游行的。受音乐和鼓声的吸引，好奇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看热闹。这些人中，还有许多小孩，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日子里，任什么也无法把他们禁锢在家里。孩子们并不十分理解这件事的意义，只是欢快地欢蹦乱跳，打打闹闹罢了，每当他们从这个有角类的畜群中发现自己的父亲和叔伯们时，便会发出一阵欢呼。

整个人群上方回荡着一片喧嚷声和叫喊声：为数众多的音乐爱好者们夹在绿帽汉们中间，演奏着五花八门的各种乐器，其目的不外乎是自弹自唱。有人欢快地一边演奏一边跳舞；还有人性格比较忧郁深沉，因而尽情演奏着一些愉悦而又动听的曲目：原来，岛上本来就有四位著名乐手，每晚在本地一家咖啡馆里演奏的，现在，这四位乐手正非常娴熟和谐地演奏着歌曲《啊，玛丽娅》，引起了也是行家的同伴们的赞赏。

每一个新来的男女都急急忙忙用俯瞰全景的目光搜寻着这支有角类军团的每一排人，热切地发表着自己的观感，而一旦出

乎意料地发现熟人的面孔，便大声与之问好。没在这儿的人矣！这的的确确是个难得的丰年，因此，牛角的收获量超出了任何预计。

人群中，唧唧喳喳声叫得最欢的，是那些有幸站在观众之列的女人，她们为那些戴了绿帽子的丈夫而惋惜，同时又对他们那有罪的妻子感到愤怒。

“快看！快看！别涅沃利奥！谁能想到连这样的好人也……唉唉！”女人们手指着遮阳篷下一个正在愉快地晃着一副枝叉纵横的巨型牛角，敲着鼓的、肥胖浑圆的市民嚷道。“你好，别涅沃利奥！”

那人没有答话，却快乐地冲她眨眨眼，于是，众人愈发惊讶了：

“老天爷呀！这不是列奥涅么！可怜的人呀！你好，列奥涅。”

左顾右盼、手舞足蹈的列奥涅，倨傲地答道：

“你好，孔契塔，过得怎么样？”说着，他用右脚为轴做了一个勇敢的侧身亮相姿式，使得最严肃的人也由不住笑了。然而，应当指出的是，那些受了蒙骗的丈夫们给队伍里带来了如许多的个性，以致我们可以说，生活中有多少种性格，游行队伍里就有多少种。

例如，在手舞足蹈的列奥涅旁边，懒洋洋地走着大鼻子的老渔民乔万尼，然后是神态庄重、有点故作姿态的年轻富人，讲究穿戴的、刚刚结婚的里齐阿尔多。他那油光光的脑门上，戴着一枚小巧精致的、尖端镀了金的牛角，漫不经心地回答着人们的问候。显然，即使是在这种场合下，他也没有忘记要给自己的虚荣心汲取养料。而活宝阿列西奥则与之截然不同，他的表现更令人开心：对他来说，仅仅把牛角染成紫色那太不够刺激了，因此，他还在角上挂了些小铃铛，每当他那卷曲的脑袋一晃动，铃铛就会

发出持续不断的、丁零当啷的脆响。所有人，甚至包括孩子们，都赶来看他，而那些男观众则一本正经，表情严肃地夸他说：

“好帅呀！阿列西奥，不要忘了，你还该我一杯酒呢！”

公证人布姆巴先生的出场，给人留下的印象最强烈：他居然会如此善良忠厚，如此不盛气凌人，以致身体力行地实践岛上自古以来的风俗。被感动了的男人女人们齐声叫嚷道：

“布姆巴先生！快看，看呀：布姆巴先生也亲自来了！早晨好，布姆巴先生！”

“早晨好，早晨好！”布姆巴先生心不在焉地回答着人们的问候。作为一个公务在身的人，他即便是在这里也在思考着他的工作、金钱和主顾的事。他的腋下挟着一只皮包，头上那枚脏兮兮的小牛角是随随便便戴上去的，已经歪斜下来，可他甚至就没有察觉。当然，这种情形是难以令许多人满意的，于是，在一片问好声中，传来了几句批评，而当人们发现他那只脏兮兮的小牛角就是去年穷光蛋皮埃罗戴的那只时，批评的声浪就更大了：

“这个布姆巴先生可真抠门儿，”观众说。“这样的好日子都不说买只新牛角！”

“整一整你的角，布姆巴先生。”一些女人向他提议道。而他却只摆了摆那只闲着的手，嘀咕道：

“唉，唉，还能凑乎。”说着说着，突然看见人群中有一个他的顾客，便连忙停下来，和那人谈起有关程序的问题来。而此时，由于出现了一个新的意外场面，整个人群便把公证人的事丢在脑后了：药剂师马尔图乔本人出场了，他那双狡猾的小眼睛在耷拉下来的眼镜后面闪烁着。在马尔图乔那光秃秃的脑袋上——谁能有此奇想！——高高地矗立着一支高得异乎寻常、直溜溜的牛角，牛角尖染成了银色！

“喏，可真还有稀奇的！”女人们不无狡黠地说，男人们即便

是在这种场合也对这位勇敢的老头交口称赞。在大家的哄笑声中，马尔图乔本人却浑若无事，滑稽而又欢快地炫耀着自己，他把手抬到牛角下，像给军用头盔敬礼一般，这是因为他以前当过兵，是个好人，而且善于与人交往。

“这全是我的手艺！”他指着树丛一般沿路逶迤而来的牛角，说道。接着，他赶上已经落了伍的公证人身边，说：“喂，布姆巴先生，丢开你的事吧，今天是过节呢！”

“我就只交一份文件！”公证人辩解道。说完，连忙追赶队伍去了。

那一天天气很热。人们在城外一家小酒馆门前停了下来，以便喝点酒，润润干燥的喉咙。在此，人们坐在小桌前，歇了一会儿。有人摘下了牛角，放在酒杯旁边，擦着出汗的额头。随后，像戴帽子似的重新戴上。年纪较大的人，则谈论自己的家务、葡萄和蠕虫，抱怨早晨天凉得太早，而年轻人却在园子里嬉戏，跳舞，活宝阿列西奥抓住花花公子里齐阿尔多代替女友，在喑哑的铃鼓伴奏下，和他跳起了激烈的塔兰台拉舞，而敲铃鼓的则是胖子别涅沃利奥。随后，因喝了新酿的葡萄酒而精神焕发的人们又接着往下走，他们走到了城里的大街上，街道两旁所有门窗前都聚集起了看热闹的人。

此时，那些犯有过失的妻子们首次表明了自己的存在。当游行队伍从别涅沃利奥家门口经过时，他的妻子鲁克列奇娅出现在二楼窗口。她的头发没有梳理，蓬头散发，由于泪水和哭泣，她的脸肿了，她用整条街都能听见的大嗓门厉声斥责丈夫的不义：

“瞧瞧他这副酒鬼嘴脸吧！谁会相信他这么个说谎大王！谁诬蔑人叫谁让雷劈死！”

而别涅沃利奥却在众人的哄笑声中，故意和她唱对台戏，把鼓擂得更响，以致人们根本听不见她在嚷什么。最后，使她只得

退避三舍，躲进屋里不露面了。

“她这才叫活该呢，”看热闹的人说。“居然敢背叛这么好的一个人！叫她哭个够吧！”

队伍再往前走，只见活宝阿列西奥的妻子，披头散发，浑身衣冠不整的艾米利娅，从家里跑出来。她泪流满面，涕泪纵横地紧抓住活宝的衣服，不放他走。可活宝阿列西奥却连头都不回，继续吹他的小号，身后拖着可怜而孱弱的女人，这一幕场景又激起一阵笑声和俏皮话。夫妻俩就这样走呀走，直到精疲力尽的艾米利娅最后终于撒手为止。在此之后，她和丈夫并肩而行，嘴里仍在不断嚷叫和抱怨，因为她有一条不知疲倦的好嗓门。在整个漫长的一天中，艾米利娅始终不丢弃阿列西奥，和他一起走遍全岛，中途休息时，和他用同一只杯子喝酒。

游行队伍经过修道院院长家时，院长站在自家的阳台上，含义不明地用那只白皙的手抚摸着自己的秃顶。这时，为了对其表示尊重，音乐暂停，大家向尼科洛老爷行礼。可是，当肥胖臃肿的埃斯米尼娅从窗户里探出脑袋，开始向人群吐唾沫，大骂他们亵渎神灵时，人们反倒又活跃闹腾起来。作为无神论者和自由思想者的药剂师马尔图乔，大声对院长嚷道：

“来加入我们的队伍吧，尼科洛老爷，跟我们在一起比你一个人呆着更快乐。我们这儿有的是牛角！”

而善良的尼科洛老爷也丝毫不以为忤，他在阳台上又站了好久，甚至还愉快地听完了乐师们专门为他再次演奏的《啊，玛丽娅》。他还想给乐师送些酒，可被埃斯米尼娅给阻止了。

就这样，那些戴了绿帽子的为人之夫们，一直乐和到日暮时分，而他们的妻子们却在空空荡荡的家里哀哀垂泪。可是，谁都无法说出也不知道，那些情人们都躲到哪去了，似乎岛上根本就未曾有过他们似的。

洛季娜用被子蒙着头，睡得很香。当季佩深夜回来时，连小宝宝也睡着了。季佩醉得很厉害，心情非常愉快。他用浑厚的男低音哼着什么歌，心满意足，狼吞虎咽吃掉了妻子为他准备的丰盛的晚餐。他在被洛季娜收拾得窗明几净的卧室里来回走了走，却没有叫醒她，因为她睡觉最怕别人打扰。季佩叫醒了宝宝，并和他海阔天空地聊了好久。

"等我长大了，我也要和你一样，戴牛角。"纯洁的宝宝说。今天他跟在队伍后面走了半天。"我好喜欢，你真帅！"

"会的，会的，你会的，宝宝！"季佩亲着小孩，重新给他掖好被角，说。

当屋里一切都静下来时，洛季娜把手小心地伸向身边的丈夫：她不知道他是会握住她的手呢，还是会把它粗鲁地推开。她的手犹犹豫豫，踌踌躇躇，动弹了好一会儿后，最后，终于碰到了丈夫的肩膀，并在无言地提问……可是，无论她怎么等待，也没有得到回答：季佩睡得很香，他做起了劳作了一天的一个诚实的劳动者平静甜蜜的梦。

宝宝也睡着了。只有孤独的洛季娜，在这一天中的最后时刻，又一次流下了哀伤的、非常哀伤的眼泪。

城

这两个人——商业银行官吏彼得罗夫和没名没姓的另一个人——住的地方，是一座大城市。

他们一年见一次面——那是在复活节期间，地点就在他俩所造访的同一个华西列夫斯基先生宅邸。彼得罗夫在圣诞节期间，也曾多次造访过这家人，而那个他曾与之见过面的人呢，兴许也来过，可来的不是时候，所以，两人未能相互见面。刚开始的头两三次，在一群来客们中间，彼得罗夫并未留意到那人的存在，可到了第四个年头上，彼得罗夫发觉那人面孔很熟，于是，两人含笑打了招呼——而到了第五个年头上，彼得罗夫向那人提议一起碰一杯。

“祝您健康！”他举着高脚杯热情地说。

“祝您健康！”那人也举起自己的杯子微笑着说。

可是，彼得罗夫当时竟没有想到问问那人的名字，而当他出

了门时，就把那人的存在完全丢在脑后了，而且，此后整整一年当中，再也没有想到过他。彼得罗夫天天到他已经工作了十年的银行里上班，冬天偶尔到剧院看场戏，夏天到熟人的别墅避暑，得过两次流行性感冒——而第二次恰好就在复活节之前。身着燕尾服、腋下挟着舒适而又讲究的高筒礼帽的彼得罗夫，在登上通向华西列夫斯基家的楼梯口时，便不由想到将要见到那人了，可使他非常惊奇的是，他居然想不起那人的面孔和体态是什么样儿的了。彼得罗夫自己个头稍稍矮了点儿，背稍稍驼了点儿，因此，好多人都认为他是个驼背，但他的眼睛却又大又黑，只是眼珠稍有些发黄而已。在其他方面，他和在一年当中两次造访华西列夫斯基先生家的所有其他人没什么两样儿，因此，每当人们想不起他究竟姓什么时，便会简单地称他为“那个驼背”。

那人已经到了，而且，看样子正准备离开，可当他看见彼得罗夫时，他热情地笑了笑，留了下来。那人同样也穿燕尾服，同样也戴着一顶舒适而又讲究的高筒礼帽。除此之外，忙着和人谈话、吃东西、喝茶的彼得罗夫，没有来得及看清任何别的什么特征。但在出门时，他俩居然走到一块儿了，两人像一对好朋友似的相互帮着穿好衣服，恭恭敬敬、礼貌周全地相互让路，而且，两人都给了看门人半个卢布。在街上，两人站住呆了一会儿，那另一个说：

“上贡！这是没办法的事。”

“毫无办法，”彼得罗夫说。“上贡呗！”

可由于别无办法，因此，两人只是友善地对笑一笑。彼得罗夫问：

“您往哪儿去？”

“往左。您呐？”

“往右。”

彼得罗夫只是当他坐在马车上时，才想起自己又忘了问那人的名字了，忘了好好看他几眼了。他回头看：一辆辆马车南来北往——人行道上黑压压的都是行人，在这密密麻麻摩肩接踵的一大群人当中，根本就找不到那人的身影，这就好比大海里捞针一样根本就不可能。于是，彼得罗夫就又把那人给忘了，整整一年当中就再也没有想起过他。

彼得罗夫在一家配有家具的公寓里一住就是好多年。那楼里的人都不太喜欢他，因为他太阴沉、好发火，所以，这儿的人也管他叫"驼背"。他总是一个人呆在自己的屋里不知在做什么，因为，在服务员费托特眼里，无论看书还是写信，都不是什么正经事。每到夜里，彼得罗夫有时会出门散步，而看门人伊万对他的散步感到不可理解，因为他回来时总是神智清醒，而且，还总是形单影只——不带女人。

可彼得罗夫之所以夜里散步，只是因为他怕他所居住的这座城市，而且，尤其害怕这座城市的白天，那时街上总是熙熙攘攘，行人如蚁。

城市大了人就多，而且，这城大人多里似乎也包含着某种执拗不化、愚顽不敏和冷漠残忍的意味。矗立在大地上的一座座庞大、沉重、如大风吹涨了的石头建筑物，压迫着地面，而夹在房屋中间那些狭窄、歪歪扭扭的街巷，则深如岩石上的裂隙。所有这些街巷似乎都处于极端恐惧之中，它们急切地想要逃离中心地带，跑到空旷的田野上去，却找不到通向那里的道路。于是，它们像一条条蛇，蜷缩成一团，相互交叠着，在一阵绝望的恐惧中拼命往回跑。在这些九曲回肠一般曲曲弯弯、在一阵可怕的抽搐中屏住了呼吸、大气不敢出一声的街巷里，你兴许一连走上几个小时，也终究无法走出由厚厚的石头房子组成的这座迷宫。高高矮矮的楼房，有的是新砖砌成，泛着如液体一般冷冷的血红色；有

的涂成或深或浅的色彩，岿然屹立在你的两边，前前后后挤成密密层层的一团，以此失去了本来的面目而彼此十分相像的它们，迎送着每一个行人——这一切都令人感到可怕：这情形就好像那行人一动不动伫立在原地，而倒是那些房子，组成望不到尽头的一个队列，鱼贯地从他身边走过。

有一次，彼得罗夫正心绪平静地在街上逛——突然感到那厚厚的石头楼房，把自己同自由而空旷的原野隔绝了。在那里，阳光照耀下的自由的原野在轻松地呼吸；在那里，人的眼睛可以骋目远眺。他感到自己呼吸困难，双目失明，恨不得拔腿就跑，好摆脱这些石头的拥抱——可当他一想到自己无论跑得有多快，无边无际的楼房还是会在他的两边把他迎送，而且，不等跑出这座城市，他就会气绝身亡时，便感到悸怕。彼得罗夫躲进路上碰到的第一家旅馆，可在那里也仍长久感到呼吸艰难，于是，他喝了些冷水，并用手帕擦擦眼睛。

然而，令他最害怕的，莫过于所有的房子里都住满了人这一点。那里面住的人多极了，而且，他们全都是些陌生的外人。他们全都过着自己那不为外人所知的隐私生活，全都在不间断地或生或死——这样一条长河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结。当彼得罗夫动身去上班或散步时，他眼中的楼房全都是他熟悉的、看顺眼了的，进入眼帘中的一切都既熟悉又简单；可是，当他把注意力投向某一张面孔，哪怕只有一秒钟，情形就会截然不同——所有的面孔全都急剧而又骇人地变得面目全非了。彼得罗夫怀着惧怕和软弱的心情盯着每一张面孔，确信自己是初次见到，确信自己在昨天见过的，是另外一些人；而明天将要见到的，则是又一批人。因此，每日每时甚至每一分钟，他所见到的，总是一些新的、陌生的面孔。喏，比方说他此刻看到的这位胖胖的、消失在街角上的那位先生，彼得罗夫将永远也不会再见到他了。永远。如果

想要找到他，那么，兴许你寻找一辈子，也找不到。

因此，这庞大而又冷漠的城市令彼得罗夫感到可怕。

今年彼得罗夫又得了流行性感冒，而且，更厉害，更难治；还经常犯鼻炎。除此之外，医生已发现他患有胃卡他，可当复活节来临时，彼得罗夫还是动身去了华西列夫斯基家，一路上想着到了那儿该吃些什么好。到了地儿以后，一见这个那个人，他就会高兴地告诉他：

"喂，老兄，我得了卡他病。"

听得此话的对方便会同情地摇摇头，说：

"那你就告诉他们一声吧。"

而彼得罗夫还是不知道那个他叫什么，但却开始把此人当作自己的一个相当不错的熟人，并且，一想到那人，便有一种愉悦感。他称那人为"那个人"。可当他想要回忆那人脸长得什么样儿时，浮现在他脑际的，却只是那人的燕尾服、白坎肩和笑容，而由于其人的面孔终究想不起来，结果便似乎是燕尾服和白坎肩在笑。夏天，彼得罗夫常到某个乡间别墅去，届时，他会戴上红领带，胡髭抹得油光光的，并对费托特说，秋天，他想要搬到另一个公寓里去。此后，便不再去别墅了，而是整整喝了一个月酒。他喝酒喝得昏头昏脑，泪流满面，还时不时地弄些酒疯出来：不是把自己屋里的玻璃打碎了，就是吓着了某一位太太——他夜里闯进那位太太的房间，跪着请求那位太太做他的妻子。不成想那陌生的太太乃是个妓女，听了他的一番倾诉，那太太起先还很注意地听着，甚至还笑了，可当他谈到自己孑然一身，并且泪流满面时，太太以为他八成是个疯子，便惊吓得尖叫起来。彼得罗夫被人架了出去。他赖着不走，扯着费托特的头发嚷道：

"咱们可都是人呐！所有人都是兄弟！"

人们已经决定把他给撵出去了，可他却不酗酒了，于是乎，

一到夜里，守门人在给他开关门时，又开始骂骂咧咧的了。新年前夕，彼得罗夫的薪水提高了：一年一百卢布，于是，他搬进了旁边那个屋。那屋的房租贵五卢布，但有一扇朝着院子的窗户。彼得罗夫想，这下他就听不到街上车水马龙的喧嚣声了，因此至少可以使他忘记，有多少陌生人和外人在他以及他那独特生活的周围环绕着。

冬天他的屋里很安静，可一到开春，当路上的冰雪被清除，车水马龙的喧嚣声又开始轰隆作响，即使隔着两层墙也无济于事。白天，当彼得罗夫自己也忙着做事时，当他自己也来回走动，动静很大时，他往往察觉不到车马隆隆声，尽管此种声音就连一分钟也未曾中断过。可一到夜里，当楼里一切都静下来时，喧嚣的市声便会无所不在地充斥于整个黑糊糊的房间里，剥夺了他的安宁和独处的自由。一辆辆马车驶过，发出丁零当啷和细碎的马蹄声；接着，远处的某个地方又响起一个虽不很响，但却如流质一般的当啷当啷的敲击声，这声音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响亮，随后渐渐消失了。可是，很快又有另一种声音取而代之，如此周而复始，从不间断。有时候，过路的马蹄声异常清晰，且敲出鲜明的节奏，而且，听不到车轮的隆隆声——这肯定是一辆有着胶皮轮子的轻便马车。而更多的时候，马车的辚辚声汇成一片强大可怕的轰鸣声，在这种声浪的冲击下，就连石墙也开始微微颤动，连碗橱里的瓶瓶罐罐也丁零当啷起来。这路过的就全都是人了。他们坐的是各种各样的轻便马车，他们不知来自何方，去向何处，最后，又不知消失在这座城市里的什么地方，而在他们走后，又会有另一批别的什么人取而代之，从而使得这一永无止境的运动所造成的恐惧和无始无终感永无尽头。每一个过路的人，都是一个单独的世界——他有其自己的法则和目的，有其自身特有的悲欢——而每个过路人又都是一个幽灵，它倏忽一现，还不

等被人猜出和认出来，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彼此根本就互不相识的人越多，则每个人的独处状态就越显得可怕。因此，在这些风高夜黑，车马轰鸣的漫漫长夜里，彼得罗夫常常害怕得恨不得哭喊几声，或是把自己关在某个深不见底的地下室里，完全孑然一身地呆在那里不出来。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自己关在地下室里时，才会回想自己认识的人，才不会感到自己在众多他人中间却原来孤独得一塌糊涂。

在这一年的复活节上，那人没有去华西列夫斯基家，这一点彼得罗夫也只是在拜会临近尾声时才发觉。他在与人告别时，没有看到那张熟悉的脸。于是，他的心开始惶惶不安起来，他突然非常渴望见到那个人，告诉他些什么，向他倾诉自己是如何孤独，一人独处的夜晚是如何可怕。他想得心口疼。可是，对于他正在寻找的那个人，他所能记得起来的东西，实在是少得可怜。他只记得，那人是个中年人，好像是个金发男子，总是穿着燕尾服。可是，单凭这些个特征，华西列夫斯基家那些太太先生们，是猜不出他所说的究竟是哪个人的。

"我家一到节日里总是来好多好多人，因此，连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所有人的姓名。"华西列夫斯卡娅说。"不过……该不会是谢苗诺夫吧？"

于是，她掰着指头，历数了几个人名：斯米尔诺夫、尼基福洛夫。随后，又列举了不知姓氏的：好像在某个邮局做事的秃头；淡黄头；全白头。可这些人往往不是彼得罗夫打听的那个人，可也保不定其中有一位就是。于是，就这么着，终于没找到他所打听的那个人。

今年，在彼得罗夫的生活中，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只是视力减退了，因此，不得不戴上了眼镜。每天夜里，只要天气晴朗，他照例要出去散步，而且，他散步专挑那些僻静无人的小胡同。可

是，即使是在幽僻的小胡同里，也还是能碰上他从未见过的、此后也再不会见到的人。况且，在他身体的两侧，也还是有楼房那厚厚实实的墙壁，凸突出来，而那楼房里，也照例充斥着陌生的他人，他们无时不在睡觉、谈话、吵架。在这些墙壁后面，有人正在死去，而在此人身边，一个新人正来到这个世间，为的是能在一段时间中投身于大化之中，尔后，便死掉，沦入永恒。为了多少宽慰一下自己，彼得罗夫开始列数他的所有熟人，而他那熟稔的、已被研究得透透的面孔，如一堵墙一般，把他同永恒隔了开来。他开始竭力回想所有的熟人：他所认得的所有看门人、小铺老板、马车夫，甚至连偶尔记住的过路人也不放过。起先他觉得自己认识的人还很不少，可当他开始数的时候，才发觉自己的熟人原来少得可怜：连那人算上，他这一辈子认识的人，统共不过才 250 人。而这 250 人，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与他亲近的所有熟人了。当然，也不排除有些人他本是认识的，可被他给忘了的。可一旦忘了，也就和他们根本就未曾有过是一样的。

在复活节期间，当那人看到彼得罗夫时，显得十分高兴。那人着一身新的燕尾服，穿一双新的吱吱作响的靴子。那人握着彼得罗夫的手，说：

“嘿，我呀，知道吗，差点儿没死啦。得了肺炎，直到现在，”他敲了敲自己的胸腔。“肺叶上还有些不太好。”

“真的？”彼得罗夫真的很为他悲伤。

于是，他俩谈起了各种疾病，各说各的。到得分手时，握手握了好久，可是，却都忘了问对方的名字。到了来年的复活节，彼得罗夫没来拜会华西列夫斯基家，于是，那个人很有些担心起来，便问华西列夫斯卡娅太太，常来他家那个稍有点儿驼背的人是谁。

“啊，知道，”她说。“他姓彼得罗夫。”

“叫什么?”

华西列夫斯卡娅太太本想说出他的名字,可话到嘴边,却卡住了。原来以前一直不知道那人叫什么,这一点使她自己也备感惊奇。而且,她连彼得罗夫在哪儿做事——是在一家邮局,还是某个银行办事处——也不曾知道。

随后,又有一次是那人没来,接着的一次,是两人都来了,可时间有先后,错过去了。再后来,两人便都不再来了,华西列夫斯基一家人,从此再没有见过他俩,但也从没想到过他俩,因为到他家的人,实在是太多啦,他们无法记住来过的所有客人。

这座大城市越来越大,连从前是一望无际的田野的地方,现在,也有一条条街道不可阻挡地延伸开来。街道两旁,则照例是厚实的、胀鼓鼓的一幢幢石砌的楼房,这些房屋依然故我地压迫着他们所在的地面。从前,市里仅有七个公墓,如今,则增添了第八个新公墓。这个公墓连一片绿荫也没有,所以,目前只葬穷人。

当漫长的秋夜来临时,公墓里变得寂静无声,只有远处街道上车马喧嚣声隐约传来,而这声音,无论白天还是黑夜,从未中断过。

意　念

1900年12月11日，医学博士安东·伊格纳季耶维奇·克尔任采夫杀人了。有关其犯罪时全部汇总材料及其先前的一些情况，使人有理由怀疑克尔任采夫的理智处于非正常状态。

经在伊丽莎白精神病院检查以后，克尔任采夫被置于一些经验丰富的精神病医师的严密精心的监督之下，而在这些医生中间，有一位就是前不久刚刚去世的德尔热姆比茨基教授。下面，就是检查开始一个月以后，由克尔任采夫医生本人就所发生的事件，提供的书面解释。这些解释和经侦讯所得的其他材料一起，共同成为司法鉴定的凭据。

第　一　页

在此之前，法院鉴定员先生们，我隐瞒了真相，可现在一些

情况在迫使我把真相公之于众。而,先生们,你们一旦得知真相,就会明白,这件事决不像一个外行人所认为的那么简单:即如果我不是患有热病,就得戴脚镣。事实的真相属于第三种—— 即既不是脚镣和病员服,而可以是比前者和后者,以及前后两者加起来都更可怕的第三种情况。

被我杀死的阿列克谢·康斯坦丁诺维奇·萨维奥洛夫,曾是我的中学和大学同窗,尽管我们所学的专业并不同:我——如你们所知——学的是医学;而他呢,则是学法律的。不能说我不爱死者,他总是很招我喜欢,而且,我也从未有过比他更亲密的朋友。可是,尽管他有着招人喜欢的一切品质,他却并不属于那种能够引起我尊重的一类人。他那令人吃惊的温柔、顺从的天性,思维和情感方面奇特的变幻不定性,以及他那经常改变判断的偏颇和毫无根据,迫使我把他视为一个婴儿或女人。和他亲近的人们,往往因他神经病发作而倍受折磨,可尽管如此,出于人类天性的非逻辑性而非常爱他的人们,竭力为他的缺点和自己的感情寻找辩解的理由,而称他为"艺术家"。而果不其然的是,事情居然会是这样,即这么一个无足轻重的小词儿,竟然为他的行为作了有力的辩解,一些对于任何正常人来说都无疑是坏事的事,他如做了,反倒无所谓甚至是好的了。一个被人们杜撰出来的小词儿居然会有如此大的魔力,以致甚至连我也一度受大家情绪感染,乐于原谅阿列克谢身上那些小毛病。说他的毛病小,是因为,阿列克谢事实上也没能力去做什么大事。有关这一点,从他所写的文学作品中,就可以得到足够的证据。其作品里所写到的一切,都是那么琐琐碎碎,婆婆妈妈——无论患了近视症的、酷好发现新天才作家的批评界说什么,也无法改变这一事实。他的作品写得既漂亮又琐碎,而他本人也既漂亮又琐碎。

阿列克谢死的时候,是三十一岁——比我小一年多一点儿。

阿列克谢结过婚。如果你们在阿列克谢死后的现在见到他那位身穿丧服的妻子的话，你们便无法对她一度曾如何漂亮这一点有什么概念：她大大地、极大地变丑啦。她脸色灰暗，脸上的皮肤是如此松弛、如此苍老，就像一付戴旧了的手套。还有那么多的皱纹。眼下还可以说这是皱纹。可只要再过一年，你就瞧着吧，这皱纹就会变成深沟大壑：须知她曾是那么爱他！而她的眼睛也已不再灼灼有神了，不再带着笑意了，而从前它们可总是笑意盈盈，甚至在不得不流泪时也挂着笑意。在侦查员那里，我只是偶然和她碰过一面，仅只看了她一分钟，便为她身上的变化感到震惊。她甚至都不屑于愤慨地瞥我那么一眼。好可怜的女人呐！

五年前，即在阿列克谢婚前的前两年，我曾向塔季扬娜·尼古拉耶芙娜求婚而被拒绝了。这件事只有三个人——阿列克谢、我和塔季扬娜·尼古拉耶芙娜——知道。当然，说是只有三个人知道，这只是一种推断，而保不定塔季扬娜·尼古拉耶芙娜也还有数十个男女朋友，他们对克尔任采夫医生居然也梦想与她结婚，却遭到了屈辱的拒绝一事知之甚详。我不知道她是否还记得她当时居然笑了。也许，她不记得了，——迫使她不得不笑的场合实在是太多啦。如果是这样的话，则敬请各位向她做个提示：九月五日她曾经笑来着。而如果她拒绝——而她是会拒绝的——那就提醒她，当时是怎么回事。当时我——这么强壮的一个男子汉，从来没有掉过眼泪，从来没对什么人感到害怕过的人——站在她面前却浑身发抖。我浑身发抖，只见她咬紧下唇，可当我伸手想要拥抱她时，她却抬起眼睛，我看到她眼睛里储满了笑意。我的手僵直在空中，而她却笑了，笑了好长时间。她想笑多久就笑了有多久。可到后来，她还是向我道了歉。

“对不起，请原谅。”她眼睛里藏着笑意对我说。

而我也苦笑了一声，但我，如果说我可以原谅她的笑的话，却永远也不会原谅我这一次的笑。这是九月十五日晚上六点钟——彼得堡时间——发生的事。我要补充的一点是，之所以要按照彼得堡时间，是因为当时我们就站在车站的站台上，而我现在也依然能清楚地看见白色的大表盘上两支黑针所处的位置：一上一下。阿列克谢·康斯坦丁诺维奇同样是在六点整被打死的。这是一个奇特的巧合，但一个善于推理的人不难从中获得许多发现。

把我关进这里的理由之一，是我缺乏犯罪的动机。如今你们是否已经看出来了，究竟有没有动机呢？当然，这动机不是出于嫉妒。至于推断说，在我——一个冷静而又理智的人——的身上，性子火爆，思维能力差，则更是等而下之的推断。它与我的性格格格不入。报复？是的，倒不如说是为了报复——如果为了定义一种陌生的新感情而不得不用这么一个陈旧的词儿的话。问题在于，塔季扬娜·尼古拉耶芙娜再次迫使我犯错，而这总是最使我恼火。深知阿列克谢乃何许人也的我坚信，塔季扬娜·尼古拉耶芙娜在与他的婚姻中，是会非常不幸的，并会转而惋惜起我来的。因此，我坚决主张那时尚处于热恋中的阿列克谢，娶她为妻。早在他那悲惨的死亡发生前的一个月时，阿列克谢就对我说：

"我的幸福全仰赖于你了。你说是不是，塔尼娅？"

她瞧了我一眼，说："是的。"在说这话时，她的眼睛笑眯眯的。我也笑了。随后，我们三个人都大笑起来。当他拥抱塔季扬娜·尼古拉耶芙娜——当着我的面，他俩从没有什么不好意思——时，我补充说：

"是的，兄弟，你失算啦！"

而就是这么一个不合时宜、极为轻率的玩笑，把他的生命缩

短了整整一个星期:我最初的决定是在九月十八日把他干掉。

是的,他俩的婚姻是幸福的,而她,也是幸福的。他爱塔季扬娜·尼古拉耶芙娜,但不是那么强烈,而一般说他这人也不懂得深刻的爱情。他有自己心爱的事业——文学——这事业将他的兴趣引导到了卧室以外。而她只爱他,她的生命里只有他。后来,他的健康出了问题:屡屡头疼,失眠,而这,当然使他痛苦。而她,却还得去照顾他这个病人,以满足他的任性为幸福。要知道当一个女人在热恋中时,她是没有责任能力的呀。

这样一来,我便每天每日都能见到她那笑意盈盈的脸,她那幸福的面庞,她那年轻美丽而又无忧无虑的面容。于是,我想到:这都是我给安排的呀。我本想给她一个放荡的丈夫以使自己能摆脱她,而他也居然留在了她身边。这种怪事你们想必能理解:她比她丈夫聪明,因而喜欢与我交谈,可谈过话后,却去与他睡觉——并且,很幸福。

我已不记得我是在什么时候起念杀死阿列克谢的了。这个念头似乎是不知不觉中涌现出来的。可它一旦出现,从它诞生的第一分钟起,就显得那么熟稔,就好像它是和我与生俱来的。我知道,我最想做的事,是要塔季扬娜·尼古拉耶芙娜成为一个不幸的女人;我也知道,起初我拟订了许多别的、不大会致阿列克谢于死地的计划——我一直都在反对不必要的残酷。我利用我对阿列克谢所拥有的影响力,曾想使他爱上别的女人,或要他成为一个酒鬼(他嗜酒),可所有这些办法都失灵了。问题在于,即使你把另一个女人给了他,即便塔季扬娜·尼古拉耶芙娜听着他醉醺醺的话,或是接受着他那全身酒气的爱抚,她也能巧妙地保持自己的幸福。她只需要一点,即要此人活着,以便能让她以某种方式来为他服务。生活中有许多这样带有奴性的人。而,身为奴隶的他们,无法理解和正确估价非来自其主人的、他人的力

量。世上不乏聪明有才华的好女人，但还未曾有过一个公正的女人，而且，永远也不会有。

坦率地说，我并不想得到我所不需要的宽恕。而只是为了表明，我的决定是以怎样一种正确和正常的方式形成的；为了表明，我如何被迫与对那个被我判处死刑的人的怜悯心进行了相当长时间的斗争的。他临终前的恐惧，以及当他的颅骨被敲碎的那个时刻中他所受到的痛苦，都令我为他感到痛惜。我还非常痛惜——我不知道你们是否理解这一点——他的颅骨本身。一个活生生的、各部谐调工作着的有机体，有其独特的美。而死亡，如同疾病，和衰老一样，首先是丑陋的。我记得，还在很久以前，在我大学刚毕业时，一条四肢匀称、肌腱有力而又漂亮的小狗落在了我的掌握之中，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它的皮按照实验的要求，从它身上剥下来。在那以后的很长时间里，每想起那条狗我心里便不快活。

而假如阿列克谢不是那么病病歪歪，那么虚弱羸瘦，我不知道，兴许我还不会杀死他。而他那颗美丽的头颅我至今犹为它痛惜。就请你们把我的这个感想也一并转告给塔季扬娜·尼古拉耶芙娜吧。好漂亮的、好漂亮的一颗头颅呀。他身上只有那一双眼睛不好看——白白的，没有热情，没有活力。

如果批评界说的很对，即阿列克谢的确是一个文学大家的话，那我也不会杀了他的。我们的生活是如此之黑暗，它需要有一些天才人物为其照亮前进的道路。而每个天才人物，都犹如一颗价值连城的宝石，犹如为人类中千千万万个恶棍和下流胚的存在而进行辩护的一个理由，而需要加以保护。但阿列克谢却并非这样一个天才。

在这种场合下写批评文章非其所也。但还是请你们认真读一读死者那些一度曾轰动一时的作品，你们就会确信，生活不需

要这类作品。恐怕只有百数十个吃得脑满肠肥、喜欢娱乐消遣的人，才需要它们，才对它们感兴趣。但对生活，对我们这些力求猜详生活之谜的人来说，它们是多余的。一个作家，应以其思想和天才的力量来创造新生活，而萨维奥洛夫呢，却只会临摹旧生活，根本就不想探求生活那隐秘的意义。他的作品中，唯一使我喜欢的一个短篇小说——他在此作中已经逼近了未知的领域了——是小说《秘密》，但这篇小说在他只是一个例外。然而，最糟糕的是，阿列克谢显然已经开始只会临摹了，而且，由于生活过于幸福的缘故，他已经失去了最后几颗尖牙利齿，而他本该用这尖牙利齿来紧紧咬住生活并嚼碎它的。他本人也曾偶或向我探及他的疑虑，而我看出，他的疑心是有根据的。我曾经准确而又详尽地从他嘴里，探听到他下一批作品的写作计划——可以告慰于他那些悲伤的崇拜者们的是——这些作品中根本就没有任何新意和值得注意的内容。在阿列克谢的亲人们中，唯有他妻子一个人，未曾看出他天才的陨落，而且，她永远也不会看出这一点的。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是因为她丈夫的作品她并非每本都读。可是，当我试图以某种方式多少使她能看出真相时，却被她干脆当作一个坏蛋。而当她确信我们俩本是站在一起的时候，便说：

“难道您就不能像宽恕他人那样宽恕他吗？”

“为什么？”

“因为他是我丈夫，我爱他。而如果不是阿列克谢对您有好感的话……”

她话说了一半，就打住了。我于是帮她说出了她没有说出的意思：

“您就会把我赶出去？”

她的眼里笑意一闪。接着，她释然地笑着，慢腾腾地说：

“不,我会留下你。”

而我,要知道,我从未有一句话,或一个手势流露出我仍在爱她的意思呀。可我当下又想:如果她只是猜测,那么,这样更好。

与此同时,我未曾稍稍中止剥夺一个人生命的行动本身。我也知道这是犯罪,是一种受到法律严惩的罪行。可要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几乎都是犯罪呀,而只有瞎子才会看不出这一点。对于那些信仰上帝的人来说,在上帝面前,这是犯罪;而对于我来说,在我自己本人面前,这,同样也是犯罪。然而,假如事情是这样,即既然承认杀死阿列克谢是必要的,而我却未执行这一决定,那就会是更大的犯罪。而至于说罪行往往被人们分成大小,杀人被人称为绝大的犯罪这些个把戏,我一直认为这是人对自己所撒的一个平平常常、可怜巴巴的弥天大谎。其拙劣恰如鸵鸟把头埋进沙土里躲避追击一样。

而尤为重要的一点是,我不曾害怕过我自己。对于一个凶手和罪犯来说,最可怕的,不是警察局,不是法庭,而是他本人,是他的神经,是来自他那在众所周知的传统中发育而成的、全部机体的强力反抗。请你们回想一下拉斯科尔尼科夫这个如此可怜、如此疯狂地杀了一个人的凶手,以及无数和他相仿的人。而我,曾经长久地、专注地思考过这个问题,即想象我在杀人以后,将会变成什么样儿。我不能说我对自己的心灵将会安宁有十足的信心——诸如此类的信心,在一个思考着的人身上,在一个已经预见到所有偶然性的人身上,是不会有的。可是,当我把我过去所有的陈芝麻烂谷子全部精心收集起来,并考虑到我的意志力,我那永不会枯竭的神经系统的耐力,以及我对现行道德的极端蔑视,我可以说我对这一行动的结果将会顺利而具有相对信心。在此,我想向你们讲述我生平中一件有趣的事,不是多余的。

从前，当我正读大三的时候，有一次，我从同学们交给我保管的钱里，偷走了十五个卢布。我撒谎说，是售票员找错了钱，结果同学们都信了我的话。这可比普通从富人手中偷钱的盗贼要严重得多：这既是背信弃义，也是攫取饿肚子的人，而且是同学即大学生的钱财，此外，还是监守自盗（他们为什么要信任我呢）。在你们眼中，这一行为，兴许比我所实施的杀死朋友更可恶——是不是？可我当时，我记得，却很得意，我得意的是，我居然能把这件事做得如此巧妙、如此天衣无缝，并能直直地、正视着我对之恬不知耻、巧舌如簧撒谎的那些人的眼睛。我的眼睛又黑又亮，很漂亮，绝不躲闪——于是，他们相信我了。但令我最骄傲的是，我压根儿就未曾有过良心的不安，因而不必再对我自己证实什么了。直到今天，我仍能极其满意地回忆起那顿奢侈得毫无必要的美餐，那是我用偷来的钱买的，我把它津津有味地吃了个精光。

难道此刻我良心不安了吗？为自己所做的事而后悔了吗？才不呢。

我很沉痛。世上没有人如我这么痛苦得濒临疯狂。我的头发已快掉光了——但这是另一码事儿。另一码事儿。简单得要命，却又那么可怕，那么出乎意料，那么不可思议。

第　二　页

我的任务是这样的。必须杀死阿列克谢。而且，还必须要塔季扬娜·尼古拉耶芙娜看到，杀死她丈夫的正是我。而且，还要让她看到，法律的惩罚并未落在我的头上。至于说惩罚只会给塔季扬娜·尼古拉耶芙娜再一次提供一个可以嘲笑我的口实这一点，就不说了吧。一般说，我根本就不愿服苦役。我非常热爱生

活。

我喜欢精致小巧的酒杯里金色的酒浆流光溢彩;喜欢在干净整洁的床上摊开我疲惫的四肢;喜欢呼吸春天里清新的空气;喜欢辉煌壮丽的落日景象;喜欢浏览有趣而睿智的群书。我爱我自己,爱我肌腱的力量,爱我那清晰准确的思维的力量。我喜欢我的独处,我的孑然一身,任何一双里面藏有阴沉昏黑的断谷沟壑的——在它的边沿上只会令脑袋发晕——好奇的目光,能够洞悉我灵魂的深处。我从来就不理解也不懂得人们何以会把生活称之为无聊。而生活是那么有趣,我热爱生活,因为它包含着一个伟大的秘密;我热爱生活,因为它是残酷的,因为它具有疯狂的报复性,并像恶魔一般欢快地戏弄着世上的人和事。

我是我唯一尊重的那个人——我怎么会允许自己冒险把他送去服苦役,那样会剥夺他从事他所必需的、丰富多彩的、完满的、深刻的生存行为的可能性!……况且,即便从你们的观点出发,我逃避苦役的愿望也是正当的。我的行医生涯很顺遂;我不缺钱花,我在给许多穷人治病。我是有用之人。甚至可能比被我打死的萨维奥洛夫更有用。

而想要逃避惩罚是再容易不过的了。要想人不知鬼不觉地杀死个把人,有千百种方法,而作为一个医生的我,采用其中之一尤其便利。在我所曾设想而又被我抛弃的种种方案中,有一种曾长期萦绕在我的心头:让阿列克谢染上一种无法治愈而又万分讨厌的疾病。但这一方案的不便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受体本人要经受长期痛苦,整个这一计划总有点不够漂亮深刻,而且有点太……不聪明。除此之外,塔季扬娜·尼古拉耶芙娜很能从丈夫的生病中找到自己的乐趣。而我的任务由于还必须满足下述条件而变得更加复杂化了,即要让塔季扬娜·尼古拉耶芙娜知道,她丈夫的病是我一手造成的。然而,障碍只会令懦夫胆怯,对

于如我这样的人来说，它们只会对我具有更大的诱惑力。

于是，偶然性这一聪明人的伟大同盟者，终于来帮我的忙了。请允许我斗胆吁请各位鉴定员先生对这一偶然性予以特别关注：恰恰正是偶然性，也即某种外在的、不取决于我本人的事情，充当了故事得以延续的根据和理由。我从一张报上看到一则简讯，说的是一个出纳员或售货员（剪报如不是还在我家，就是在侦察员手中），此人假装羊角疯发作，而在他犯病时，钱丢了。但这钱，实际上，无疑是被他给偷了的。可这个售货员却原来是个胆小鬼，不但招认了，而且，还供出了此钱藏匿的地点，但他想的这个主意本身倒不错。而且，也可行。假装一个疯子，在伪装的所谓精神错乱状态下，杀死阿列克谢，而后来"病却好了"，这，就是我的方案。这方案在我头脑中形成时，只用了一分钟时间，但实施起来，却需花费大量时间和工作，以便使其具有完全明确的具体形式。当时，我，如同每一个非专业医生一样，对于精神病学只有皮相的了解，因此，我花费了将近一年的时间，阅读和思考各类有关书籍。在这段研读行将结束时，我已确信我的方案是完全可行的。

首要的是——各位专家先生应对此予以注意——遗传基因问题。而使我万分喜悦的是，我的遗传基因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我的父亲曾是一个酒鬼。我的一个叔叔——我父亲的兄弟，在疯人院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最后，我唯一的妹妹，已经死去的安娜，生前患有癫痫病。当然，从母亲方面说，我们家族成员全都生来非常健康，但要知道，欲要毒化整整几代人，只需要有一小滴疯狂的毒液就够了。就我身体强健而言，我像我的母系家族成员，但在我身上，也还是有某些无伤大雅的奇特性状，它们完全可以帮我的忙。在我，宁愿和自己或书本单独相处，也不愿把时间浪费在无所事事、空虚无聊的闲谈上的相对的不通人情世故，

只不过是健康理性的一种标志。而这，却可以被人们当作是一种病态的厌世行为或性格的冷漠；不愿沉湎于粗俗的感官享乐之乡，则可以被视作是人格退化的一种表现。而在达到一朝选定的目标方面持之以恒、执着不愈——此类的例证在我这丰富多彩的一生中可以说是不胜枚举——这一点，如用专家先生们的语言说，则有了一个可怕的名称，那就是“单狂”，即一种受偏执意念支配的病态。

于是，冒充疯子的条件业已具备，而且，太便利了：疯子的静力学已经有了，现在该着手其动力学了。只需在自然那非故意涂抹的基本色层之上，画上两三条得意的线条，一幅疯狂之画便大功告成了。我已能运用栩栩如生的形象，而非程序化思维，清晰地在脑子里勾画出这将是怎样一幅画：虽然我不会写低劣的小说，可我还远非艺术感觉和艺术想象力贫乏的笨伯。

我知道自己有能力扮演好我的角色。性喜作假从来都是我性格的主线，是我一直都在力求达到内在自由的形式之一。早在上中学时我就喜欢假装与人为善：在走廊里像货真价实的朋友一样和碰到的人拥抱，巧妙地发表一些友好而又坦诚的言论，不为对方察觉地从中刺探点什么。而当被我真情感化的朋友开始袒露自己的胸臆时，我却将他那份愁肠从我身上丢开，在走开时内心骄傲地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和内在的自由。而我在家里、在亲人们中间，也依旧是这样一个具有双重人格的人。正如在一个旧教家庭中，往往会为外人备有专用的餐具一样，我身上也备有专门用来对付人的一套：专用的笑容、专门的话题和透明度。当我看到人们每日每时都在做着许多对自己有害、不智也不必要的事时，就觉得假如我说出有关自己的真相，便会和大家一样了。而让这些愚蠢而不必要的东西成为我的主宰。

我总喜欢成为被我鄙视的人中的一个受尊重者；还喜欢亲

吻那些我对之恨之入骨的人，这能使我感到自己是个自由人和他人的主宰。不如此，我就永远也无法洞察我所面对的谎言——而谎言乃是生活奴役人最普遍最下流的方式。我越是对人们撒谎，则我所面对的一切，便会变得更冷漠无情，实实在在——尊严——究竟有几人可以以之自诩呢。

总之，我常常感到在我身上，隐藏着一个演技超群的演员，他善于把自自然然、常常达到能与所扮演人物完全融合为一地步的表演，与理智那一刻也不曾松懈的监督结合起来。甚至平常读书时，我也常常会把自己完全投进所描写人物的内心体验中去——你们信不信？——当我早已是一个成年人时，还曾为《汤姆叔叔的小屋》掬一捧哀伤的眼泪呢。化身为他人，这是被文化精致化了的、灵活的理性一个多么奇妙的特性呐！你仿佛能体验到芸芸众生的各种生活，时而坠入阴森黑暗的地狱，时而飞升到光辉灿烂、高高在上的天穹，一眼就可以将无穷的世界尽览于脚下。如果一个人命定会成为上帝的话，那么书籍便将是他的宝座。……

是的。事实如此。附带说一句，对这里的作息制度，我想向你们提些意见。往往在我极欲写作时，在我必须写作之时，他们却要我睡觉。有时，他们连门都不关，这样我就得乖乖地听着某个疯子在狂呼乱叫。他叫呀叫呀叫个不停，而这，是无法忍受的。这样下去，一个人是会被真的给搞得神经错乱的。而人们却会说，此人原本就是个疯子。此外，难道他们就没有一根多余的蜡烛吗，难道非得要用电灯损坏我的视力吗？

这么说吧。以前，我甚至认真思考过是否从事舞台生涯，可最终还是打消了这个愚蠢的念头：当大家都知道作伪其实就是作伪时，它已经失去意义啦。况且，一个靠官方薪水为生的最佳演员的廉价桂冠，对我也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我的演技已达多

高水平，你们可以根据这一点来加以评判，即迄今仍有许多蠢驴把我当作一个最真挚诚实的人。这一点儿都不奇怪：我总是能成功地把这帮蠢驴——我这么说不过是一时的气话——所谓的聪明人瞒哄过去的，但有两类低等生物，与前一类相反，在他们那里，我从未得到过信任，这就是女人和狗。

你们知道，备受尊敬的塔季扬娜·尼古拉耶芙娜从来就不相信我的爱情，甚至在此时此刻，当我把她的丈夫杀死后，我认为，她依然还是不相信我爱她。按照她的逻辑，所得结论是这样的：我并不爱她，而我之所以杀死阿列克谢，只是因为她爱他。在她看来，这种荒谬的推理兴许还是合情合理、笃定无疑的呢。瞧女人有多聪明！

我觉得要扮演一个疯子一点儿都不难。有些必要的指示是我从书中汲取的；另有一些，我得像任何一个能扮演各种角色的真正的演员那样靠自己的创作来充实；还有一些，则是其感情早已被书籍和剧院——那里早已教会公众如何只根据两三条模糊的轮廓线来再现活人——陶冶得十分精致的公众本身提供的。当然，必然会有某些空白——鉴于我所受到的、严格的科学检验，这一点是十分危险的——，但即使是空白，也看不出有什么了不起的危险性。变态心理学领域是如此宽广，对它的研究是如此之少，以致其中竟有如此之多的未知和偶然，主观主义和瞎编乱造在其中所占的空间是如此之大，使我敢于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你们这些专家先生们掌握。希望这不致伤害你们的自尊心。我并不想利用你们的科学权威，我相信，你们作为习惯于从事认真的、科学思维的人，是会同意我的观点的。

……那个疯子总算不叫喊了。这简直令人无法忍受。

早在我的计划尚处于草拟阶段时，我就曾有过一个哪怕是个疯子也未必想得出来的主意。这个主意涉及到我所从事的这

一实验所具有的高度危险性。你们是否理解，我说的是什么？疯狂是一团火，跟它开玩笑是十分危险的。哪怕是一丁点发疯的念头潜入你们头脑之中，也比在火药库里点火更危险。这我懂，我懂，我懂——可对一个勇敢者来说，难道危险有什么意义吗？

而难道我没有感觉到我的主意如用钢铁浇铸一样坚硬、光亮，并且无条件地听从我的意志吗？它煞像一把被磨得锋利的轻剑，如蛇一样悄无声息地潜入与光明的白昼永远隔绝的、未知而又晦暗的地底下，在那里潜滋暗长，把事件的织体分隔、咬碎、啃烂，而这把利剑的把柄，却攥在我——一个技艺高超、经验丰富的击剑手——的铁掌之中。这把剑——我的主意——是多么听话，多么顺从，多么敏捷呀，我是多么喜欢它呀——它是我的奴隶，我的雷霆般的力量，和我唯一的宝物！

……那疯子又在叫喊，我写不下去了。当一个人在咆哮时那有多么可怕啊。我听到过许多种可怕的声音，而这一种比所有声音都更可怕、更恐怖。它和任何一种别的声音都毫不相像，这是一头野兽通过人的喉头发出的嘶叫。它狂野而又胆怯，自由而又可怜到下作的地步。嘴向一边歪扭着，面部的肌肉如绳子一般紧绷着，两排牙齿如狗一样向外龇着，而这可恶的咆哮声、嘶嘶声、嗬嗬声，便从那黑洞洞的嘴里发出……

是的。是的。这，就是我的主意。又及：你们当然会留意我的笔迹，我的字迹有时是有些哆哆嗦嗦，好像有所改变一样，但我请你们不要看重这一点。我不写字已经有好久了，况且，近来的事件和连续失眠，已使我身体极度虚弱，所以，我的手有时会发抖。这种情形，以前也曾在我身上发生过。

第 三 页

现在你们该理解了，在卡尔加诺夫家的晚会上，在我身上发生的那次可怕的发作，是怎么回事了吧。这是我的首次实验，它的成功超出了我的预料。大家好像全都早就知道迟早我会这样的。在他们看来，一个完全健康的人突然发疯，实属平常，永远都是可以预料得到的。无人对此感到惊讶，大家全都争先恐后以自己想象力的游戏来美化我的表演——难得有一位巡回演员能在自己名下，召来如他们这帮天真、愚蠢而又好轻信的人物所组成的、出色的剧团。他们没有向你们讲述，我当时的脸色是多么可怕、多么苍白吗?冷汗，啊，是的，冷汗又是如何沁满了我的额头?而我那双黑漆漆的双眼又是如何迸发出疯狂的火星?当人们将他们各自观察到的情形转告给我时，我故作阴沉、沮丧，而我的整个心灵，却在骄傲、幸福和嘲弄中颤栗。

塔季扬娜·尼古拉耶芙娜和她的丈夫，并未出席这次晚会——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注意到了这一点。而这，不是偶然的：我怕吓着她，此外，更糟的是，我怕引起她的怀疑。如果有一个人能够看穿我这套把戏的话，那也只能是她了。

而一般说，在这件事上，没有任何偶然性可言。与此相反，每个细节，每一件微不足道的琐事，都是经过细致的深思熟虑的。我之所以把吃晚饭时选作发作的时机，是因为那时大家都在场。而且，酒后人们都有些兴奋。我坐在餐桌的另一端，远离枝形烛台，因为我根本就不想引起一场火灾或是烧伤自己的鼻子。我身边的座位，我让给了巴维尔·彼得罗维奇·波斯佩洛夫这头肥猪，我早就想对此人弄出点什么不快来了。他的那一口吃相尤其令我厌恶。当我第一次看见他在干这件活儿时，我的脑子里就闪

过一个念头，吃饭是一件极不道德的事。而这时一切都发生得太凑巧了。也许，连一个人也未曾发现，在我的掌下被击得七零八碎的盘子，上面原是盖着餐巾纸的，我只是不想让它割破我的手。

戏法本身粗鲁得惊人，甚至可以说很蠢，可这恰好是我指望达到的效果。把戏玩得再精细一点儿，他们就该弄明白了。起初，我挥动着双手，“极其兴奋地”和巴维尔·彼得罗维奇谈着话，直到此人惊诧地瞪大了他那双小眼睛为止。随后，我沉湎于“专注的沉思之中”，直到必不可少的伊琳娜·帕夫洛芙娜从旁向我发问：

“您怎么啦，安东·伊格纳季耶维奇？您怎么这么不开心？”

于是，等大家的目光全都投到我身上时，我凄然一笑。

“您身体不舒服？”

“是的。有那么一点儿。头晕。不过，请别担心。一会儿就过去了。”

女主人不安起来。而巴维尔·彼得罗维奇疑惑且又不赞地也斜了我一眼。在接下来的一分钟里，当他正把一杯波尔特温酒怡然自得地送到嘴边时，我“啪”的一声，将酒杯砸碎在他的鼻尖底下，又“啪”的一声，一拳砸在了盘子上。盘子的碎片四下里飞溅。巴维尔·彼得罗维奇手脚乱动，哼哼唧唧；小姐们发出尖厉的叫喊，而我龇着牙，一举抽掉了餐桌布连同上面的盘盘碟碟——这个场景简直滑稽到了极点！

是的。于是，我身边的人们先是连忙后退，接着又把我紧紧抱住：有人端来了水；有人把我按坐在沙发椅上，而我则像动物园里的老虎一样瞪大眼睛咆哮着。所有这一切是如此之荒谬，在场的人全都如此之愚蠢，以致我真的很想认认真真地敲碎我面前这几个人的嘴脸，充分运用我所处的地位所赋予我的特权。但

我当然克制住了自己。

在以下的场面中，人们渐渐平静下来，其间，不乏急剧耸起的胸乳、骨碌骨碌转动的眼睛，格格打战的牙齿和软弱无力的询问：

“我这是在哪儿？我这是怎么啦？”

就连这么一句荒谬已极的法语——“这是在哪儿？”——也在这些先生们中间，大获成功。当下便有不少于三位傻蛋连忙疾速向我报告：

“在卡尔加诺夫家。”一个甜蜜的声音在说。“您知道，亲爱的医生，伊琳娜·帕夫洛芙娜·卡尔加诺芙娜是谁吗？”

面对一场杰出的表演，他们这帮人实在是太渺小啦！

一天以后，——我故意留出一段时间以便让那些风言风语能传到萨维奥洛夫夫妇耳中——我和塔季扬娜·尼古拉耶芙娜和阿列克谢说了话。后者似乎并未理解所发生的事情的意义，仅只问：

“你是怎么啦，老兄，你在卡尔加诺夫家闹的什么乱子嘛？”

我抖了抖上衣，走进了书房。是的，即使我真的发了疯，他也不会吃惊的。倒是他那位夫人，话特别多，特别急切，当然，她的同情并非出于至诚。此时……倒不是我对已经开始的一切感到后悔了，而不过是一个问题涌上脑际：我这么做值得吗？

“您非常爱您的丈夫吗？”我对目送阿列克谢离开的塔季扬娜·尼古拉耶芙娜说。

她连忙转过身来。

“是的。怎么啦？”

“没怎么，随便问问。”我们沉默了一分钟，这一分钟里，充满了小心翼翼的试探和不可言说的含义。我又说：“为什么您不对我说实话呢？”

她飞快地、直直地、与我的眼睛对视了一眼，却没说话。我在这一分钟里，居然把她很久以前曾经嘲笑过自己给忘了。我觉得我现在正在做的一切，既无必要也很奇怪。这是在神经高度紧张之后自然会出现的一种疲劳感，它拢共只持续了一秒钟。

“可难道您是可以信赖的吗？”在一阵长久的沉默之后，塔季扬娜·尼古拉耶芙娜问。

“当然不可信赖啦。”我开玩笑地搪塞道。与此同时，我的心里，那一团已经熄灭的火已经又在燃烧了。

我感到，在我身上，蕴藏着力量、勇气和一往无前的决心。已经获得的成功令我自豪。我决定勇敢地走到底。生活的乐趣就在于斗争。

第二次发作发生在距第一次一个月以后。第二次发作的情形，就不是全都那么审慎了。何况由于整体计划的存在，它多少有些多余。我不打算把发作安排在这天的晚上，可既然当时的形势是那么有利，只有傻子才不很好地利用这次机会呢。我清楚地记得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当我们坐在客厅里闲聊时，我突然忧郁起来。我清楚地想象到——一般说这在我身上是极其罕见的——我和所有这些人，是多么地格格不入；在这个世界上，我是多么孤独；我被永远囚禁在自己的脑壳这座监狱里了。想到这儿，我感到他们所有人都令我讨厌。于是，我恼怒地砸了一下拳头，狠狠地骂了一句什么，随后，便快意地看到了一张苍白的脸上写着的恐惧二字。

“恶棍！”我嚷道。“下流肮脏的、心满意足的恶棍！你们这些撒谎者、巧伪人、阴险毒辣的家伙。我恨你们！”

的确，我先是和那些人，尔后是和仆人和马车夫，进行了斗争。可要知道，我心里很清楚，我当时是在与人斗，也知道这一切原本是故意的。我只不过是非常乐意揍他们，并当着他们的面，

说出有关他们究竟是些什么货色的真相。难道每个敢于披露真相的人都是疯子吗？请你们相信我，专家先生们，这一切我都清楚地意识到了，在挥拳打人时，我的手掌能够感觉得到那个发痛的活生生的人体。可到家以后，当只剩下我一个人时，我笑了，想到我是一个多么出色、多么不寻常的演员呐。随后我躺在床上，看了整整一夜书，我甚至可以告诉你们，我读的是哪本书——吉·德·莫泊桑。和往常一样，读书给了我以享受，于是，我便像婴儿一般睡着了。难道一个疯子会读书并能从中获得乐趣吗？难道疯子能像婴儿一样酣睡吗？

疯子是不会睡觉的。他们处于痛苦之中，他们的脑子里，一切都乱了套了。是的，他们神智不清，精神沮丧……他们渴望咆哮，想要用双手抓破自己的脸。他们想要，喏，就这样，四脚着地匍匐在地上，悄悄地爬呀爬，然后，一下子跳起来，狂喊一声："啊嘎！"便傻笑起来。还有，他们想咆哮。就这样：吊起脑袋，久久地，拖长着声调，可怜巴巴地嚎呀嚎。

是的，就是这样。

而我却睡得像一个婴儿。难道疯子能像婴儿一样酣睡吗？

第 四 页

昨天晚上，助理护士玛莎问我：

"安东·伊格纳季耶维奇！您是不是从不向上帝祷告？"

她很严肃。她相信我也会给她一个真诚而严肃的回答的。而我却如她所愿的那样，绷着脸，回答她道：

"不，玛莎，我从不祷告。不过，您可以为我画十字，如果这能给您带来快乐的话。"

于是，她依旧十分严肃地为我划了三次十字。能给这么一个

出色的女性带来一分钟的欢乐，这使我很高兴。专家先生们，你们作为高高在上者和自由人，是不会注意到一个女仆的。而我们这些囚犯和"疯子"，却有机会与她亲密相处，并常常会有一些惊人的发现。例如，你们大约都连想也没想到，被你们安排专门监视疯子的助理护士玛莎，本人就是个疯子吧？可实情确是如此。

请你们仔细观察一下她的步态——无声无息，晃晃悠悠，蹑手蹑脚，极端小心翼翼又极其机敏灵活，就好像总是在两把无影无形、没有戴鞘的剑之间穿行。请你们再仔细瞧瞧她的脸，但请你们无论如何不要让她察觉你们在观察她。当你们当中有谁向她走近时，玛莎面部表情变得严肃而又庄重，但其笑容却具有宽容的意味，而这样的表情，却恰好正是此时此刻你们当中某人脸上所有的。问题在于，玛莎具有一种奇特而又具有复杂含义的能力，即善于不由自主地在自己的脸上表现所有他人脸上的表情。有时，她会望着我嫣然一笑。她的笑是苍白的、镜子似的、仿佛是他人的笑。于是，我便能据此断定，当她向我瞥了一眼时，我的脸上正挂着笑容。有时，玛莎脸上的表情像是饱经苍桑，苦闷忧郁，两道眉毛紧蹙在鼻梁上，两边嘴角呈下垂状；整个面部像是苍老了十年，变得灰暗起来——而这兴许是因为，彼时我脸上的表情正是这样的缘故。有时，我眼中的神情甚至能把她吓一跳。你们也知道，任何一个正在深思中的人，他的目光都会是奇特而有一点儿可怕的。于是，玛莎的眼睛瞪大了，瞳孔发黑了，只见她略略抬起双手，无声无息地朝我走来，并友好而又出乎意料地对我做些什么，比方说，摸一摸我的头发，或整一整我的白大褂。

"您的腰带松了！"她脸上挂着惊恐不安的表情说。

偶然我发现她单独一个人呆在某个地方。而当她只有一个人时，她的脸上怪异地没有任何表情。她的脸上会像死人的脸一样，苍白，美丽而又神秘。你叫她一声"玛莎！"，她会急剧地转身，

温柔而又胆怯地笑着问：

“您要什么东西吗？”

她总是在拿来和拿走什么，而如果她没什么东西可拿来拿去或收拾，她就会坐立不安。可任何时候她都会无声无息。我一次也没有发现她可曾失落或是碰响什么东西。我曾试图对她讲述生活，可奇怪的是，她对一切的一切，甚至包括像杀人、放火及其他一些对知识贫乏的人很有影响的恐怖的事情，漠不关心。

“您不明白吗！他们被打死、打伤了，而他们的孩子年龄尚幼而且在饿肚子。”我在对她讲述战争。

“是的，我明白，”她说。接着，又沉思地问：“是不是再给您来点儿牛奶，您今天吃得太少了？”

我笑了。而她，以多少有些受惊的笑容给我以回应。她一次也没有到过剧院，不懂得俄罗斯是一个国家，也不知道还有许多其他的国家；她不识字，就连《圣经》也只在教堂里听人朗读过一些片断。每天夜里她都要跪在地上长时间地祷告。

很久以来，我一直以为她不过是生就的奴隶，眼光狭隘，脑筋迟钝，可一件事迫使我改变了这一观点。你们大概也已经知道了，兴许有人已经告诉过你们，我在这里曾经历过可恶的一个片刻，当然，除了证明我疲劳已极、心力临时衰竭以外，它并不说明什么。这就是毛巾事件。我自然比玛莎强壮有力，因此，满可以把她勒死，因为在场的只有我们两个人，只要她叫喊一声或是抓住我的手……可她根本就没有做出任何反抗。她只是轻轻地说：

“不，亲爱的。”

事情过后我常常回想这一声“不”字，并且至今仍弄不明白，这句话所包含而我也能感受得到的那种神奇的力量所自何来。这种力量不在于毫无意义、空空洞洞的语词本身，而在我所不知道也难以企及的、玛莎灵魂深处的某个地方。她懂得某种东西。

是的，她知道，可是却不会、也不愿意说出来。此后，我多次逼她对这句“不”做出解释，可她却不会解释。

“你是不是认为自杀是一种罪孽？连上帝也禁止自杀？”

“不。”

“那为什么你要说不呢？”

“就是这样。不。”她笑了笑。又问：“您不想要点什么吗？”

可以肯定她是个疯子，但却像许多其他疯子一样，是一个安安静静、于人有益的疯子。请你们不要碰她。

在此，我斗胆请求允许我稍稍偏离一会儿叙事，因为，玛莎昨天的行为勾起了我对童年的回忆。母亲我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我曾有过一个安菲萨姨妈，总是在每晚临睡前为我祝福。她是一个沉默寡言的老姑娘，脸上有粉刺，每当父亲跟她开有关未婚夫的玩笑时，她就非常害羞。我很小的时候，即大约是在我十一岁时，她在我家一间堆木炭的小棚子里上吊了。她死后父亲总是想她，于是，这个快乐的无神论者预订了许多次弥撒和祭祷。

我的父亲他非常聪明，而且，很有才华。他在法庭上的演说不光能把神经质的太太们，而且能把庄重、稳捷沉着的人打动得哭了。在听他演说的人中，只有我不哭，因为我了解他，而且我知道，他本人对他所说的一切也一无所知。他有许多许多知识，有许多许多思想，还有比前两者更多的语词话语，话语、思想和知识往往被他极为成功、极漂亮地组合在一起，但他本人对这组合可说是一点都不理解。我甚至常常怀疑他究竟存在与否——整个他存在于他本身之外，存在于声音和手势之中，以致于常常会令我感到，他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与留声机组合的电影中的一个形象。他对他自己也是一个人，现在正活着，以后会死掉这一点，一点儿都不理解，所以，他什么都不追求。当他终于不再走动，而躺在被窝里入睡时，兴许也不会做任何梦，并且不再存在了。凭

着自己的口舌——他是个律师——他一年挣大约五万卢布，可他一次都没有为此而感到惊奇，也没有认真考虑过这种情况。记得有一次我和他坐车去看刚买到手的一处庄园，路上，我用手指着公园里的树，对他说：

“是当事人吗？”

他笑了，很得意地回答：

“是的，老兄，天才是一件伟大的事业。”

他酒喝得很多。他的醉酒仅只表现在他身上的五官四肢百骸都开始疾速动作起来，随后就猛地一下子都一动不动了——那是他睡着了。大家都认为他才华出众，而他也常常自诩说，如果他没有成为一个著名律师，就会成为著名艺术家或作家的。遗憾的是，他说的是实话。

但他最不理解的就是我了。有一次，出了一件事，我们的全部财产面临着丧失殆尽的危险。对我来说这可太可怕了。在我们这个只有财产能提供自由的年代里，如果命运将我打入无产者的行列里，我真不知道我会成为什么。即使现在，只要一想到有人居然敢于干预我，逼迫我做我不愿做的事，仅用几个小钱就收买了我的劳动、我的血液、我的神经和我的生命时，我就无法不愤怒。但我对此类恐惧的体验只持续了一分钟，而在下一分钟里，我就明白了，像我这样的人是永远也不会一贫如洗的。可父亲却不理解这一点。他真的以为我是一个笨拙的少年，怀着疑惧注视着装作可怜无助的我。

“咳，安东呀安东，你该干什么好呢？”

而他本人是彻底蔫了：从不梳理的长发耷拉到脑门上，脸色黄黄的。我说：

“爸爸，不用为我担心。既然我没有什么才华，我会杀了罗特

希尔德，[1]或是抢银行。”

父亲大怒，因为他把我的回答当成一个文不对题的十足笑话了。他看见了我这张脸，听见了我的声音，可仍然还是把我的话当成了笑话。这个硬纸板做成的、可怜巴巴的小丑，这个连误会也十分看重的人！

他尽管不懂我的心，却对我生活中所有的外在程序很生气，因为不符合他的观念。我在中学学习很好，但这却使他很伤心。每逢家里来了客人——律师、文学家和艺术家们——时，他便会用指头捅着我说：

“我这个儿子可是个优等生。你说说，我什么地方招惹了上帝啦？”

于是，客人们全都哂笑起我来，而我也在嘲笑他们。但比我的成功更令他伤心的，是我的行为和穿着。他常常故意钻进我的房间，为的是乘我不注意挪动一下桌子上的书本，制造哪怕很小一点儿混乱。我那梳理得光洁整齐的发型往往会败坏他的胃口。

“是督学要我们把头发剪短的。”我一本正经且满怀敬畏地说。

他破口大骂起来。与此同时，我内心中的一切，都在一阵轻蔑的哈哈大笑声中颤栗着。从那以后，我便不无根据地把整个世界划分为正、反督学两部分。而这两类督学全都揪住我的脑袋不撒手：一些人要我把头发剪短，而另一些人却恨不得我的头发能更长一点儿。

对父亲来说，最糟糕的，是我的作业本。有时，喝得醉醺醺的父亲，带着万念俱灰和喜剧性的绝望表情，把它们仔细审查一

① 罗特希尔德，西欧一财团的创建者。该财团创建于18世纪的法国。——译注

遍。

“你难道一次也没有留下墨渍?”他问。

“是的。留下过。爸爸。三天前我把三角练习本给弄脏了。”

“你把它给吸掉了?”

“你说吸掉了?”

“啊呀！就是说,你把墨渍给吸掉了?”

“没有。我夹了一张吸墨纸。”

父亲如一个醉汉一般挥动着手,边起身边嘟囔:

“不,你不是我的儿子。不,不!”

然而,在令他万分痛恨的作业本中,有一个本子,却可以使他满意。那个本子里同样既没有一行歪歪扭扭的字,也没有墨渍和涂改。但那本子上却写着大意如下的一句话:“我的父亲是个酒鬼、窃贼和胆小鬼。”

此外还有一些详情细节,但出于对父亲和法律的尊重,我认为没必要一一尽述了。

在此,我突然想起一件早已被我忘却了的事实。此事在我现在看来,你们这些专家先生们,想必会很感兴趣的。我很高兴我能记起来,很高兴,真的。我怎么会把它给忘了呢?

我家曾经有过一位叫卡嘉的侍女,她既是我父亲的情人,同时也是我的情人。她之所以爱父亲是因为父亲能给她钱,之所以爱我是因为我年轻,有一双漂亮的黑眼睛且不给她钱。在我父亲的尸体停放在大厅里的那天夜里,我去了卡嘉的屋。她的房间离大厅不太远,从屋里清晰地传出下级教堂执事颂经的声音。

我在想,我父亲那不朽的灵魂这回该彻底满意啦!

不,这的的确确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我不明白,我居然会把它给忘得一干二净。你们,专家先生们,肯定会认为这只是孩子气,是儿童的乖张行为,不具有多么了不起的意义,可你们错

了。这是一次，专家先生们，残酷的决战，我虽然成为此战的胜利者，可付出的代价也不轻。而赌注就是我的生命。我如果胆怯了，如果掉头而去，如果失去了爱的能力——我会杀死我自己。这事已经决定了，我记得。

而我所做的一切，对于一个如我这般年纪的少年人来说，并不那么轻松。此刻，我已经懂得，我是在跟风车大战，可当时所有这件事在我眼里却全然是另一付样子。此刻我已很难记得起我当时的体验了，但有一种感觉我记得很清楚，即我似乎以自己的一个行为破坏了所有的法律——宗教法和人类法。我当时害怕得很厉害，害怕到十分可笑的地步，可我到底还是把握住了自己。当我走进卡嘉屋里时，我已像罗密欧一样，做好了亲吻的准备。

是的，一点不错。那时我是一个浪漫主义者。那幸福时光，已经多么遥远了啊！我记得，专家先生们，当我离开卡嘉往回走时，我在尸体面前停住了步。我像拿破仑那样把手叠放在胸前，如一个喜剧演员一般骄傲地望着他。这时，尸体身上的盖布骇人地动了起来，我浑身一阵颤栗。多么幸福啊，那遥远的时光！

我不敢往下想，但我总觉得，我从来都是一个浪漫主义者。而且，差点儿没成为一个理想主义者。我信仰人类理性及其无穷的力量。还在不久以前，我还认为整个人类历史都是这一盛大理念的进程。一想到我的全部生活原本不过是一场骗局，一想到我终其一生都不过是一个疯子，一个和几天前我在旁边囚室里见到过的神经错乱的演员一模一样的疯子时，就感到可怕。这个疯子到处收集一些红红蓝蓝的碎纸头，把它们称作百万纸币。他跟探视者要，他偷，他从厕所里捡，守门人粗鲁地开他的玩笑，而他却真诚地、发自内心地鄙视他们。他很喜欢我，临分手时，他给了我一张百万纸币。

“这是一张小的，”他说。“请你多包涵，我现在开销太大，太大了。”

他把我领到一边，嘟嘟囔囔地解释道：

“我现在看中意大利了。我想把爸爸赶走，到那儿去赚大钱，这些钱不算什么。然后，选一个礼拜日，我要宣布我是圣徒。意大利人会欣喜若狂的：每当他们有了新圣人时，他们总是欢天喜地。”

难道我不就是一直靠这张假钞为生的吗？

一想到我的书籍，我的同学和朋友们，此刻依旧沉浸在书山学海之中，默默地守望着被我视作大地的智慧、大地的希望和幸福的一切时，我就感到害怕。我懂得，专家先生们，无论我是不是一个疯子，从你们的立场看，我都是一个恶棍——可当这个恶棍步入他的图书室时你们可曾见过他?!

去吧，专家先生们，去好好看看我的住宅吧——这对你们会十分有趣的。你们可以在我写字台左边上面的抽屉里，找到一份详尽的书籍、绘画和工艺品的目录清单；你们还可以从中找到书橱的钥匙。你们自己也是科学工作者，因此，我相信你们会以应有的尊重和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待我的物品的。也请你们注意不要让烟熏黑了我的台灯。没有什么比烟炱更可怕的了：它会沾得到处都是，以后清除起来会十分费劲的。

一张小纸条

刚才彼得罗夫医士拒绝给我氯醛以我要的量。首先，我是个医生，我知道我做的事；其次，如果我遭到拒绝，我会采取断然措施。我已经一连两晚上没合眼了，而且，我也根本就不想神经错乱。我郑重请求给我氯醛。我请求。把人逼疯，这是不诚实的。

第　五　页

在第二次发作以后，大家都开始怕我了。许多家庭一见我来便急急忙忙关紧大门；偶与熟人邂逅，他们畏畏葸葸，讨好地谄笑着，不怀好意地试探着：

“喂，怎么样啊，亲爱的，你的身体？”

我的处境可说是恰到好处，它容许我能够做出任何无法无天之事而不失去人们对我的尊重。每当我看见人的时候心里就想：只要我愿意，我可以杀掉这个那个家伙，而不必为此承担任何责任。每逢想到这一念头时我所体验到的感觉，是那般新颖，那么愉悦，同时也稍稍有点儿害怕。人，似乎已不再是一个受到严密保护的、连碰他一下都令人害怕的东西；他身上那层壳已然脱落殆尽，他只剩下赤裸裸的瓤儿，杀死他不过是举手之劳，令人手痒。

这种恐惧感犹如一堵厚实的墙，把我同探询的目光隔离开来，谋划第三次预备性发作的事情反倒不知不觉给耽搁了。我只在这个方面稍稍偏离了我所预订的方案，但即使是在这个方面，也表现出我作为一个天才的力量，即不把自己束缚在一个狭小的框子之内，而是随时根据情况的变化调整整个决战的步骤。但尚需获得官方对前罪的赦免和对后罪的许可——此即医学科学对我所患疾病的一纸证明书。

而在这方面，我终于等到了一个难得的机缘，它使我的求治于精神病医师，显得像是一次偶然，甚或有点儿迫不得已。这也许是我在加工完善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方面的一个不必要的精细之笔。塔季扬娜·尼古拉耶芙娜和她的丈夫，送我去看精神病医师。

“请您去看看大夫吧，亲爱的安东·伊格纳季耶维奇。”塔季扬娜·尼古拉耶芙娜说。

以前，她可从来没管我叫“亲爱的”，看来，我必须成为一个有名的疯子，才能得到这微不足道的小小温存。

“好吧，亲爱的塔季扬娜·尼古拉耶芙娜，我去。”我顺从地说。

我们三个人——阿列克谢当时也在场——就坐在后来发生凶杀的那个书房里。

“是啊，安东，你是得去看一看啦，”阿列克谢也不容反驳地说。“不然你会出乱子的。”

“可我究竟会出‘什么乱子’呢？”面对我这位严厉的朋友，我心虚地为自己辩解道。

“什么乱子没有。比方说，把什么人的脑袋给打破。”

我手里把玩着一个沉甸甸的、铁制的吸墨器，时而看看它，时而又看看阿列克谢，问：

“脑袋？你是说——脑袋？”

“是啊，脑袋。够啦，喏，比方说，就像这玩艺儿，这不是现成的么”。

谈话变得有意思起来。我想要敲碎的，恰恰就正是这颗脑袋，而且，也恰好是用这玩艺儿，而此刻这颗脑袋却在推断一切将会怎样发生。它做出一番推论之后便无忧无虑地笑了起来。有些人相信预兆，相信死神会事先派出一些无影无踪的报信者——纯粹是无稽之谈！

“得了吧，用这么个玩艺儿未必能干成什么事，”我说。“这玩艺儿太轻啦。”

“瞧你说的：太轻！”阿列克谢生气地说。他从我手中夺下吸墨器，抓住它那细细的把手，挥舞了几下。

“你倒是试试看！”

“是我知道……”

“不，你不妨这样拿住瞧一瞧。”

我微笑着不太情愿地抓起了那个沉甸甸的玩艺儿，可这时塔季扬娜·尼古拉耶芙娜插了进来。她面色苍白，双唇颤抖，不是说，而是嚷了起来：

“阿列克谢，住手！阿列克谢，住手！”

“你怎么啦，丹娘？你这是怎么啦？”他吃了一惊。

“住手！你听着，我不喜欢这种玩笑。”

我俩大笑起来。吸墨器搁在桌子上了。

在T教授那里，一切正如我所期望的那样，教授十分谨慎小心，说话字斟句酌，表情十分严峻。他问我有没有我可以把自己托付给其照管的亲属，并建议我呆在家里好生休息休息，修身养性。我凭借着自己医生的职称，跟他稍稍争辩了几句。因此，即便他对我仍有怀疑的话，那么，此刻，见我居然敢于反驳他的话，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把我归入疯子的行列。当然，专家先生们，我劝你们不要过分看重我对我们这位同行兄弟所开的这个无伤大雅的玩笑：作为一位学者，T教授无疑是值得人们敬重和尊重的。

在那之后的几天，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之一。人们可怜我这个公认的病人，纷纷前来探望我，跟我说话都采用一种半通不通、于情理不合的语言，只有我自己一个人知道，我和其他人一样健康，因此，乐得从旁尽情欣赏我的思维所创造的这一清晰感人的作品。在充斥于生活中的所有神奇美妙和不可思议的东西中，最神奇美妙和不可思议的，乃是人类的思维。它包含着神性，包含着不朽的保障，也包含着一往无前的强大力量。当人仰望高山巨壑那披雪的山巅时，他们会惊奇赞美，会喜悦。而倘若

人们能真正了解他们自身,他们的惊奇、赞美和喜悦,会比对高山、对世上所有的奇迹和美的客体更甚,那时,他们会为自己思维的能力而惊讶的。一个粗活工有关如何才能把一块砖更合理地叠放在另一块之上的简单思考,也是一个最伟大的奇迹和最深刻的秘密。

而我就在为自己的思维所陶醉。它美丽自然,天真纯朴,像情人一样,带着自己的全部激情涌现在我的脑际;像奴隶一样为我服务;像朋友一样把我支持。你们不要以为,当我在四堵墙内的家中度过的所有这些日子里,我所思考的,就只是我的方案而已。不,有关方案的一切,早已就清清楚楚,早已深思熟虑了。我是在思考所有的一切。我和我的思维,我们似在玩着生与死的游戏,并高高地翱翔在它们的头上。与此同时,在那些日子里,我破解了两道非常有趣的象棋难题。此前,我一直在为解开它们而绞尽脑汁,却无功而返。你们当然还记得,三年前我曾参加了国际象棋循环赛,并取得亚军。仅次于拉斯克尔。而如果我不是一切公众的敌人,而继续参加比赛的话,那么,连拉斯克尔也将被迫让出他呆惯了的冠军宝座。

自从阿列克谢的生命被交给我来一手掌握的那一刻起,我就感到自己对他有一种特殊的好感。一想到他活着,在喝水,吃东西,他高兴,而所有这一切,全都是因为我允许,我就十分惬意。这种感情,与一个父亲对儿子的感情,十分相像。最令我担心的,是他的健康状态。使人不可原谅的是:他的身体那么虚弱,而他自己却还不小心在意——他不愿意穿绒衣,而且,在最危险、最潮湿的天气里出门竟不穿套鞋。塔季扬娜·尼古拉耶芙娜竭力安慰我。她专程坐车来看我,告我说,阿列克谢身体完全康复了,睡觉也好了,而这在他是不多见的。我高兴了,便要塔季扬娜·尼古拉耶芙娜把一本书——这是我偶尔搞到、而阿列克谢

早就喜欢上了的一个珍本书——带给他。也许,从我方案的立场看,送他这件礼物乃是一个错误:人们会怀疑这是我事先做好的圈套,可我真的很想使阿列克谢快乐,因此决定多少冒那么一次险。从我这部戏的艺术性方面看,这个礼物也有些过火,但我同样也管不了那么多啦。

这一次我对塔季扬娜·尼古拉耶芙娜也非常亲切、朴实,这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无论是她还是阿列克谢,都一次也没有见过我是如何发作的,因此,他们很难、甚至不可能想象我会是个疯子。

"有空到我家去吧。"分别时塔季扬娜·尼古拉耶芙娜恳求道。

"不行啊,"我一笑,说:"医生不让。"

"咳,就那么一说罢了。到我家可以——反正您在家也是呆着。您不在阿廖沙很寂寞。"

我答应了。任何一次许诺也不像这次那样对践诺充满如此信心。专家先生们,当你们了解了所有这一切幸运的巧合时,你们难道不觉得,判处了阿列克谢死刑的,已经不仅仅是我一个人,而且还有另外一个人吗?而实际上,任何"他人"也没有,但一切就是这么简单而又合乎逻辑。

十二月十一日下午五点钟,当我走进阿列克谢的书房时,铁制的吸墨器就搁在原地。在午饭前——他家的午饭在七点钟开始——的这个钟点,阿列克谢和塔季扬娜·尼古拉耶芙娜正在休息。对我的来访他们非常高兴。

"谢谢你的书,老朋友,"阿列克谢摇晃着我的手说。"本来我也打算看看你,可丹娘说,你已经完全复元了。我们正打算去看戏——你跟我们一起去吗?"

谈话就这样开始了。这天我决定彻底抛开伪装。但伪装的

缺失本身就是一种细微的伪装。我思泉喷涌，口若悬河，出口成章。天才萨维奥洛夫的崇拜者们如果知道，在一个无人知晓的医生克尔任采夫的脑袋里，产生和酝酿出了那么多比“他”的思想更优异的思想，那该有多好啊！

我咬字清晰，用词准确，抑扬顿挫地说出了每句话。与此同时，我不时瞅一瞅表针，心想，当表针走到六上时，我便会变成一个凶手了。我在说一件趣事，他俩都笑了起来，与此同时，我在竭力想把一个还不是凶手、但马上便会变成为凶手的人的感受，一一铭记在心。我已经不是在一种抽象的观念中，而是完完全全实实在在地理解着阿列克谢身上的生命过程——他心脏的跳动、两边鬓角血液的流动、大脑无声的颤动——以及这一过程的突然中断，心脏不再向全身供血，大脑坏死。

他死时的最后一个念头会是什么？

我意识的清晰性从未达到这样的高度和强度。一个多面体的、和谐工作着的“我”的感受，从未达到如此丰盈的地步。我犹如上帝：不看而能看见；不听，而能听见；不想，而能知晓一切。

只剩下四分钟了，只见阿列克谢从沙发上懒洋洋地站了起来，伸了个懒腰，走了出去。

“我马上就来。”他边往外走边说。

我不愿与塔季扬娜·尼古拉耶芙娜面面相对，便走到窗前，拉开呢制帷幔，面窗而立。我不用回头看，就能感觉得到塔季扬娜·尼古拉耶芙娜脚步匆匆地走了过来，站在我身旁。我能听到她的呼吸声，我知道，她没有看窗外，而是在看我，可我没吱声。

“雪光辉映多么美呀。”塔季扬娜·尼古拉耶芙娜说道，可我没有理她。她的呼吸声急促起来，随后，便中断了：

“安东·伊格纳季耶维奇！”她话一出口就停住了。

我一语不发。

"安东·伊格纳季耶维奇!"她依旧犹豫不决地叫着我,于是,我回头瞅了她一眼。

她猛地向后打了个趔趄,差点儿跌倒,像是被一种可怕的推力给抛了出去。而那推力,就来自我的眼睛。她连忙闪开我,向刚走进门的丈夫扑了过去。

"阿列克谢!"她低语道。"阿列克谢……他……"

"喂,他怎么啦?"

我绷着脸,用一种开玩笑的口气说:

"她还以为我要用这玩艺儿砸死你呢。"

说着,我异常平静地、毫不掩饰地抓起那把吸墨器,把那玩艺儿举了起来,慢条斯理地走到阿列克谢身边。他瞪着茫然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说:

"她还以为……"

"是的,她以为。"

我慢慢地、动作潇洒地抬起我的手,而阿列克谢也同样开始慢慢地抬起一只手,与此同时,他目不转睛地望着我。

"等一等!"我严厉地说。

阿列克谢的手停住不动了。可他仍然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他脸色惨白,将信将疑,他的下唇抽动了一下,像是想笑。塔季扬娜·尼古拉耶芙娜骇人地嚷了一声什么,但已经晚了。我用吸墨器的尖头,向他的太阳穴,远离眼睛而靠近头盖骨的地方,砸了下去。他扑倒在地,我俯下身去,又砸了他两下。侦察员后来告诉我,我砸了他好多下,因为他的脑袋已经全碎了。可这不是真的。我拢共只砸了他三下:砸第一下时他还站着,随后,我又一连砸了他两下,那时他已倒在地上了。

当时,我砸得十分用力,可我的确只砸了三下。对此,我大约是不会忘记的。三下。

第　六　页

我请你们不要大费周章分析第四页末尾被我勾掉的文字了，而且，一般说来，过分看重被我涂改的文句，以为它们乃是病态思维的可疑特征，也大可不必。以我目前所处的这种奇特的处境，我应当极端小心才是，既然我毫不隐讳，所以，你们想必也了解得很清楚。

漆黑的夜晚对于痛苦已极的神经系统，总是具有十分强烈的影响，因此，可怕的念头，常常会在夜间来光顾。在凶杀发生后的第一个夜晚，我的神经当然十分紧张。无论我怎么控制自己，可杀人毕竟不是开玩笑。喝晚茶时，我已把自己收拾一新，洗净了指甲，换上了衬衣，叫来了玛丽娅·瓦西里耶芙娜来陪我坐一会儿。她是我的女管家兼半个妻子。她似乎在外边有一个情夫，但她作为一个女人是非常漂亮、恬静、而且不贪财的。因此，我不费什么事就容忍了她这一小小不言的缺点。这种缺陷，对于一个靠金钱来换取爱情的人来说，几乎是难免的。喏，你瞧，就是这么个蠢娘们，居然给了我第一次打击。

"亲一亲我。"我说。

她表情迟钝地笑了一笑，却僵立在原地一动不动。

"快点儿！"

她打了个哆嗦，脸上绯红，惊恐地瞪大了眼睛，隔着餐桌向我恳求地张开双手，说：

"安东·伊格纳季耶维奇，我害怕！唉呀，我怕您呐，我的心肝，我的天使！"

可要知道，对于我的神经病发作和杀人，她一无所知呀。况且，我对她也一直都是非常温存、平等的呀。"这么说，我身上是

有某种气息，是别人身上所没有的，就是它使她害怕了。”——这个念头在我脑子里如电光石火一般，一闪即灭，剩下的是一种十分奇特的感觉，觉得两腿和背脊直发冷。我明白了，玛丽娅·瓦西里耶芙娜一定是在外面从仆人嘴里听说什么了，要不就是撞见了那件弄脏以后被我扔掉的衬衣，只有这样，她的恐惧才会得到完全合乎情理的解释。

“去吧。”我吩咐道。

随后，我进了图书室，躺在沙发上。读书是没有兴致了，浑身上下都感到疲劳，总而言之，这种状态与一个出色地演完自己所扮演角色的演员所处的状态，毫无二致。我心情很好地望着那一排排书籍，心情很好地想到，以后，总有一天，我会读这些书的。我喜欢我的这套住宅，喜欢这沙发，喜欢玛丽娅·瓦西里耶芙娜。我所扮演的角色的片断台词，在我脑中一一闪现。我在想象中重演了我所做过的动作，偶或有一句两句评判的念头慵懒地冒了出来：喏，这个地方，如能说一句或是做个什么动作那就再好不过了。但我对自己当时即兴脱口而出的那一句“等一等！”非常得意。的的确确，这对那些未曾有过亲身体验的人来说，是表现暗示力的一个难得一见的、匪夷所思的范本。

“等一等！”我阖上眼皮，微笑着说。

我的眼皮发沉，我困极了。这时，一个新的、别人的念头，一个具有我的思维所具有的所有品性——清晰、准确、简洁——的念头，懒洋洋地、大大咧咧地闯进了我的大脑。它懒洋洋地走了进来，就呆在那儿不动了。下面，我把这个念头逐字逐句引述在下，只是不知何故，它出之于第三人称：

“而很有可能的是，克尔任采夫医生的确是个疯子。他以为他是在假装，而他的的确确是个疯子。即使现在也是个疯子。”

这个念头一连重述了三到四次，而我始终傻笑着，不解其

意：

“他以为他是在假装，而他的的确确是个疯子。即使现在也是个疯子”。可当我醒悟过来时……起初，我以为说这句话的，是玛丽娅·瓦西里耶芙娜，因为，好像有一个人的声音，而这嗓音似乎是她的。随后，我以为是阿列克谢。是的，是阿列克谢，是这个死人的。而在此之后，我明白了，这不过是我在想而已——而这，就是恐惧。我紧紧攥住我的头发，发现自己不知怎么站在房间中央，于是，我说：

“是的。一切都结束了。我担心的事已经发生了。我走得离悬崖太近了，现在，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一种前途，那就是疯狂。”

当人们前来逮捕我时，用他们的话说，我的模样十分可怕——披头散发，衣衫褴褛，面色苍白，形容可怕。可上帝呀！一个人经历了如此可怕的夜晚而仍未神经错乱难道还不足以说明他拥有一个不可摧毁的大脑吗？要知道我只不过撕碎了衬衣，砸碎了镜子而已。顺便说说：请允许我向你们提个建议。如果你们当中有谁有一天被迫经历我在这个夜晚所体验到的一切的话，请你们在你们将要在其中昏头昏脑奔来奔去的房间里挂上一面镜子。而且，那镜子要这样挂，即在挂的时候，那屋里恰好停着一具死尸。挂吧，你们！

写到此处我很害怕。我怕的是我不得不把一切都回想起来并说出去。可是，已经不能往后拖啦，况且，吞吞吐吐，遮遮盖盖，兴许只能加重我的恐惧感。

那天晚上。

请你们设想一条醉醺醺的蛇，是的，是的，一条醉醺醺的蛇：它依旧那么歹毒；它更加灵巧、更加敏捷了；它的牙齿依然锋利，依旧有毒。它醉了，它呆在一个门窗紧闭的屋子里，屋里还有好多吓得浑身发抖的人。这条蛇既冷酷又狰狞，它穿行在人们脚底

下，缠住人的腿，蜇人的脸、唇；它绕成一团，用嘴巴叼住自己的尾巴。看样子，这里似乎不是只有一条蛇，而是有成千上万条蛇，它们缠绕着，蜇咬着，吞噬着自己。这，就是我的念头。我对它深信不疑，我把它那锋利而有毒的牙齿，视作我的救星和庇护者。

从一个念头中分化出了成千上万个念头，每个念头都十分强大，而所有念头都相互敌对。这些念头疯舞着，旋转着，而为其伴奏的音乐，就是那个奇特的嗓音，它十分沉闷，像是出自一根大管子，是从我所不知道的某个深渊里传出来的。这是一个飞跑出来的念头，是所有蛇里最可怕的一条，因为它始终藏在黑暗之中。这个念头从牢固支撑着它的头脑里跑了出来，钻进躯体的密室里面，钻到了躯体内部从不为人所知的、黑黢黢的深处。在那里面，由于意识到它已处于安全地带，因此，它像一个厚颜无耻，大胆狂妄的旁观者和逃跑的奴隶，发出了怒吼。

"你以为你是在假装，而你是个疯子。你渺小，你恶毒，你就是克尔任采夫医生。一个叫克尔任采夫的医生，疯子医生克尔任采夫！……"

就这样，它怒吼着，而我却搞不清，它那奇特的嗓音是从哪里发出的。我甚至不知道它是谁。我把它称作为一个念头，可兴许它压根儿就不是什么念头。念头，犹如火场上空飞翔的鸽子，在头脑里盘旋；而它呢，它的声音来自上下左右的某个地方，使我既看不见，也无法捕捉。

而我所能体验到的最可怕的感觉，莫过于这样一种意识，即我不认得我自己，而且，从来就不认得。当我的"我"尚栖身于我那被照得明晃晃的、其中一切在动、一切都生存在合乎规律的秩序中的大脑里时，我能理解并懂得我自己，我思考我自己的性格和计划，我是一个——如我认为的那样——主人。可现在我却看到，我压根就不是什么主人。而是一个可怜巴巴的、软弱无力的

奴隶。喏，比方说您住在一个有许多房间的大房子里，您所占据的，不过是其中一个房间，而您却以为，您拥有这整幢楼房。蓦然间，您发现，这里那里，在其他房间里，也有人住。是的，也有人住。那里住着一些神秘的生物，也许是人，也许是别的什么。总之，这幢楼房也为他们所有。您想弄清他们究竟是什么人，可门被栓死了。门外听不见丝毫动静和任何声音。可与此同时，您还不知道，正是在那里，在这扇沉默的门后边，您的命运正在被决定。

我走到镜子跟前……请把镜子挂上。挂上！

从那以后直到法律当局和警察到来之前的事情，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我问过一句几点钟了，人们告我：九点。我想了好久也搞不清楚，原来从我回家到现在，才过了两小时；而从杀死阿列克谢那会儿——将近三小时。

请原谅，专家先生们，我居然会采用如此概括、如此不确定的术语，来描述对于法律鉴定如此干系重大的时间，以及凶杀过后我那可怕的精神状态。可这，却是我所能记得起来，并用人类的语言来加以叙述的一切。比方说，我无法用人类的语言来传达我当时从始至终所体验到的那种恐惧感。除此之外，我也无法信心十足，肯定无误地说，被我如此贫乏转述的这一切，是否真的与实际相符。也许，这一切根本就未曾有过，而有的乃是别的什么。只有一点我牢牢记得那就是那个念头，或那个嗓音，抑或是别的什么。

“克尔任采夫医生以为他是在装疯，而他的的确确是个疯子。”

我连忙试了一下我的脉搏：一百八十下！这是刚刚记录的，而我只不过才回忆了一件事！

第七页

上次我写了许多不必要的、可怜巴巴的胡言乱语，可，遗憾的是，你们现在不光是已经收到了，而且还读过了。我担心，有关我的个性，以及我智力的真实情况，那份材料可能会给你们提供一个虚假的概念。然而，我信任你们的知识和英明的智慧，专家先生们。

你们想必也理解，只有非常严肃的原因，才能促使我——克尔任采夫医生——坦白萨维奥洛夫凶杀案的全部真相。当我说我直到现在也弄不明白我是否在装疯，其目的是不受惩罚的杀人；还是因为我是个疯子而杀了人——我想，我大概永远也不可能弄清这一点了——时，你们想必不用费事就能理解，并给以恰当的评价的。那天晚上那场噩梦已然消逝，可它却留下了过火的印迹。毫无来由的惊恐是没有的，但却有一个人、一个失去了人的恐惧感，有一种堕落、灭亡、欺骗和不确定性的冰冷的意识。

关于我，你们这些学者们，将会争论不休。你们当中的某些人会说我是个疯子，另一些人则会证明我是个健康人，而只允许通过心理变质来作出解释。然而，尽管你们拥有你们所有的学术性，你们却既无法证实我是疯子，也无法证实我是个健康人；而且，你们的证明，也绝对不会有我的自证那么清楚明了。我的念头又回到我大脑里来了，而且，正如你们已经确证了的那样，谁都无法否认它具有力量，而且十分尖锐。多么出色、多么生气勃勃的念头啊——要知道就连对敌人，也应给以应有的尊重！

我是个疯子。你们想不想听一听我为什么这么肯定吗？

判定我是疯子的首要原因，是遗传基因。它令我在设计自己的计划时，居然会那么喜悦。至于说神经病发作，这在我童年时

代就曾有过……我是个罪人,先生们。我原想向你们隐瞒这一有关发作的细节,因此写道,童年时代我非常之健康。这并不意味着,我把存在着一些毫无来由的、但很快就会结束的发作事实,视为对我的一种威胁。我不过是不愿用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而使我的故事累赘冗长。而现在,我需要用这一细节来构筑严密的逻辑体系,因此,——你们将会看到——我要毫不犹豫地把它端出来。

事情是这样的。遗传基因和不时发作,证明我身上存在有趋向心理疾患的因素。早在我开始设计杀人方案以前很久,这种因素就开始在连我也未曾察觉的情况下显现了。然而,正如所有疯子一样,由于我具有一种无意识的狡猾和使疯狂行为适应健康思维规范的能力,所以,我便开始欺骗,但却不是如我所想的那样,是去骗别人,而是骗我自己。就这样,本来我是受着与我格格不入的力量的支配的,可我却偏要装出一付是我自己在干的样子。这样一来,就可以用其余的证据,像用蜡一样,任意雕塑了。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不爱塔季扬娜·尼古拉耶芙娜,我的犯罪无真实动机,有的只是杜撰的,对此,根本就不值得去证明。从我所拟计划的离奇古怪中,从我实施这一计划时的冷酷无情中,从一大堆细枝末节中,很容易就可以看出,它们当中贯穿着一种疯狂的意志。甚至就连实施犯罪前我思维的空前活跃和敏锐本身,也在证实我的不正常。

于是,在马戏场上,我受了致命伤,
便把斗士交给了死神……

我一生中没有一个细节不被我认真细致地研究过。我一生

都在关注着它们。我用一把疯狂的标尺,衡量着我迈出的每一步,我的每一个念头和每一句话,而它居然十分切合我的每一句话和每个念头。原来——而这是最令人惊奇的——早在这天夜里以前,这个念头就曾冒出来过:莫非我的的确确就是个疯子?可我总是想方设法摆脱这个念头,并且竭力忘掉它。

而,一旦证明我是疯子,你们可曾知道,我所见到的是什么吗?是我不是疯子——这,就是我所见到的。敬请各位往下听。

遗传基因和神经性发作把我揭露得最彻底的方面,表现在心理变质上。我是退化人中的一个,这样的人有很多,甚至在你们当中,专家先生们,如果仔细寻找的话,也能找到。这是一把解开所有其他谜底的绝好的钥匙。你们可以不用意识的深思熟虑性,而用心理变质来解释我的道德观。当然,道德本能的根扎得非常深,只有当对规范类型有所偏离时,才有可能彻底摆脱它们。而在归纳概括方面依旧表现得过分勇敢的科学,却把此类偏离纳入心理变质领域。尽管一个人的体质在生理上可以像阿波罗,而在智能上,却像头号大白痴。但权且就让它这么着吧。我根本无意于反对心理变质论——它们将我带入快乐的一伙人中去。

我也不会坚持我对犯罪动机的解释。我可以万分坦诚地告诉你们,塔季扬娜·尼古拉耶芙娜确实以其笑声侮辱了我,而且,正如对于我这样从不抛头露面、形单影只的人常见的情形那样,我受的伤害非常之深。但就算这是谎话吧。就算我没有过爱吧。可难道我们就不能假设一下,我之所以杀死阿列克谢,不过是想试试自己有多大力量吗?要知道你们不是不受任何限制地假设没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攀登无法登攀的高峰仅仅是因为它似乎是高不可攀吗,而你们为什么不管这类人叫

疯子呢？你们不是不敢把南森[1]——这个本世纪最伟大的人物——称作疯子嘛！道德生活领域也有其自己的极地，而我力求达到的，便是其中之一。缺乏诸如嫉妒、复仇、贪欲一类荒谬绝伦的动机，使你们大感困惑了吧。你们已经习惯于把它们当作是唯一真实与合理的动机了。但既然如此，那么，就请你们，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们，来评判一下南森，把他和那些视他为疯狂之举的蠢人和无知汉们放在一起评一评吧。

说到我的计划……它是异常的、独特的，它勇敢到了胆大妄为的地步——可是，如果从我为自己所设立目标的观点看，这一计划难道不是很合理吗？而且，能为我提供这一计划的，只能是我身上那种已经对你们做出完全合理解释的、我对伪装的偏好。思想活跃——可难道天才性真的就是精神错乱吗？冷静沉着——可为什么杀人凶手一定得是浑身颤抖，脸色苍白，犹犹豫豫？胆小鬼即使在他拥抱自己的女仆时，也总是会颤抖的，勇敢难道和疯狂是同义语？

啊，我有关我自己兴许是健康的怀疑，说明起来竟是如此简单！作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和演员，我进入角色太深了。以致常常把自己与所表现的人物混同起来，有时还会丧失认识自我的能力。你们敢不敢说，即在每日每时无时不在装模作样弄虚作假的陪审员当中，没有这样的笨伯，当其扮演奥赛罗时，感到真的有一种想要杀人的冲动呢？

这已足够令人信服的了，是不是呀，学者先生们？然而，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不知你们是否感觉到了，那就是：当我证明我是疯子时，你们却认为我很健康；而当我证明我健康时，你们却把我当作一个疯子。

---

[1] 南森（1861—1930），挪威人，北极探险家。——译注

是这样的。这完全是因为你们不相信我……可连我也不相信我自己，因为我会在我自己身上信任何人呢？卑贱而渺小的理念，谎话连篇的走狗，难道他会去侍奉每个人吗？他只适合去擦皮靴，于是，我让他当了我的朋友和上帝。让可怜兮兮、软弱无力的理念从宝座上滚开吧！

我是什么人，专家先生们，是疯子还是好人呢？

玛莎，可爱的女人呐，你是否知道某种我不知道的事情。请告诉我，我将向谁祈求帮助呢？

玛莎，我知道您的回答是什么。不，不是的。您是一个善良可爱的女人玛莎，可您既不懂物理学，也不懂化学，您一次也没去过剧院，因此您根本就连想也想不到，那玩艺儿，就是您靠它为生的那玩艺儿，就是您每天接过来、递过去、收拾来收拾去的那玩艺儿——会转。它会转，玛莎，它在转动，而我们也在和它一起转动。您是个孩子，玛莎，您是一种粗笨的生物，几乎可以说是一种植物，而我非常羡慕您，我对您的羡慕，几乎与我对您的鄙视相等。

不，玛莎，请您不要回答我，况且您什么也不知道，这是谎话。在您那简朴实在的大房子里，在一间黑黢黢的斗室里，住着某个对您十分有用的人。可在我家，这间屋是空的。曾经住在那儿的那个人早已经死啦，我已在他的墓前树起一块漂亮的石碑。他死啦，玛莎，死啦——而且，再不会复活啦。我究竟是什么人，专家先生们，是疯子还是好人？请原谅我如此失礼、如此执拗地用这个问题来纠缠你们，可要知道，你们是——正如我父亲当他想要恭维你们时对你们的称呼——“科学人”——你们拥有清晰、准确、无往而不胜的人类智慧呀。当然，你们中间有一半人持一种见解，另一半持另一种见解，但我可以取信于你们的是，学者先生们，无论第一种还是第二种我统统相信。请你们说一

说……而为了能对你们那清明的理智有些帮助，不妨容我讲述一个有趣的、非常有趣的事实。

在一个宁静安谧的晚上，当这四堵墙中间只有我一个人时，突然，玛莎的脸出现在我的视野里，我发现她脸上有一种恐惧的表情，她显得惊慌不安，似乎正屈从于某些强大而可怕的势力之下。接着，她离开了，而我坐在已经铺好的床上，继续思考着什么是我所愿的问题。我渴望一些奇特的事物。我，克尔任采夫，想要嚎叫。不是喊叫，而是也只能是嚎叫，就像那样。我想把我身上的衣服撕碎，用指甲抓伤我自己。想抓住衬衣的领子，起先只是稍稍用力，把它绷紧了，然后，"哧"的一声，把它彻底撕开。我——克尔任采夫，想四肢着地地爬呀爬。四周静极了，雪花拍打着窗棂，玛莎在离我不太远的什么地方默默地祷告。我久久地为我究竟做哪一样事而思考着。如果我嚎叫，那会弄出很大动静，结果势必是一桩丑闻。可要是撕碎衬衣，第二天人们会发现的。最后，我选择了第三种，而这是十分合理的：爬。谁都听不到任何动静，而如果被人看见了，我就说我的扣子掉了，我正在寻找。而就在我苦苦选择做着决断时，我的心情好极了，一点儿都不害怕，还十分愉快，于是，我记得，我的脚晃荡了一下。而就在此时，我突然想到：

"可我爬在地上为哪桩呢？难道我真的是疯子吗？"

于是，我害怕了，这样一来，我又突然一下子全都想做起来：想爬，想嚎叫，想抓挠。我对自己发起狠来。

"你想爬不是吗？"我问。

可它一声不吭，它已经不再想爬了。

"不，你刚才不是还想爬吗？"我执拗地问。

它依旧不吭声。

"嘿，爬呀！"

于是，我挽起袖子，四肢着地爬了起来。可我在屋里刚爬了半圈，就感到这件事荒唐得可笑，于是，我翻身就势坐在地板上，哈哈哈哈地大笑起来。我习惯于相信，而且这种信仰尚未绝灭，即人总可以知道点儿什么的。于是我想，我已经找到自己那些疯狂的欲望来自何处了。显然，想爬及其它欲望，都是自我暗示的结果。有关我是个疯子的执拗想法，唤醒了疯狂的欲望，可我刚开始满足这一愿望，就发现，根本没有任何欲望，我不是疯子。如你们所见，这一推理太简单了，太符合逻辑了。可是……

可要知道我毕竟还是爬了呀？我爬过吗？我是什么人——一个自我辩白的疯子还是一个把自己搞得发疯的健康人？

请你们帮帮我吧，学问渊博的男人们呐！就让你们那权威的话使天平偏向这边或是那端吧。你们来解答一下这个可怕而又古怪的问题吧。就这样，我等着！……

而我在徒劳地等待。啊，我那可爱的蝌蚪们——难道你们不也就是我吗？难道说在你们那光着头皮的脑壳里工作着的，不也和我一样同样是卑鄙龌龊的、无时不撒谎、变化无常、清晰透明的人类思维吗？为什么我的就不如你们的呢？你们要证明我是疯子，而我要向你们证实我身心健康；你们要证明我身心健康，而我要向你们证实我是个疯子。你们要说不可偷盗、杀人、欺骗，因为这是不道德的、是犯罪；而我则要向你们证实，杀人抢劫是可以的，这很合乎道德。你们会思考和说话，而我也会思考和说话，你们和我都将是正确的，而咱们中间谁都不会是正确的。而能够裁定我们并找到真理的法官究竟在哪里呢？

你们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它只赋予你们以得知真相的特权：那就是你们没犯罪，不处在法庭的监督之下。你们受邀研究我的心理状态，并为此获得体面的酬金。而只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是个疯子。假如关在这里的是您，德尔热姆比茨基教授，而我受

邀来研究您的话，那么，疯子就会是您，而我倒成了个大人物——一个专家和说谎者，他同其他说谎者的区别仅仅在于他是在誓言的约束下撒谎的。

诚然，你们没有杀过任何人，也不曾纯粹为了偷盗而偷盗过，当您雇马车夫时，你必定要与之讨价还价，以少付十个戈比来证实您心智完全健康。您不是疯子。然而，完全出乎意料的事情，也不是不可能发生的……。

明日的此时此刻，当您正在这里写下某个句子时，一个可怕的、愚蠢的、一不小心出现的念头，会突然浮现在你的脑际：我是否也是个疯子呢？到了那时您将何以自处，教授？这个念头多么愚蠢，多么荒谬呀——因为您有何必要发疯呢？想把这念头赶跑么，您倒是试试看。喝牛奶的时候，您在想：这是纯牛奶，可有人告诉您，不，是掺了水的。完啦——再不会有纯牛奶了。

您是个疯子。您想不想在地上爬呀？您当然不想，因为一个身心健康的人是不会想在地上爬的！可，话说回来呢？您是否有过一个小小的、小得可怜的、微不足道的、您想对之大笑一场的愿望——从椅子上滑下来，稍稍地、轻轻地、爬那么几下？您当然不曾有过这种愿望的，一个身心健康的人，一个刚刚喝过茶，和自己的妻子聊过天的人，怎么会有这种愿望呢。然而，虽然您以前从未对自己的腿有所感觉，可此刻，您是否对它们开始有了某种感觉，您是否觉得，您的腿上有一种奇特的感觉：沉甸甸的僵直感在与屈膝跪倒的愿望互争短长，随后……可要知道，归根结底：如果您想要稍稍爬那么几下的话，难道什么人会阻止您吗？

无人能。

可还是先别忙着去爬。我还需要您。我的抗诉尚未结束。

第 八 页

我天性反常的表现之一是：我非常喜欢孩子，尤其是岁数小的孩子，尤其喜欢刚刚开始牙牙学语，看外表与所有小动物——小狗、小猫、小蛇——极其相似的孩子。就连儿童期的小蛇也十分招人喜爱。今年秋天，在一个阳光明媚、天气晴朗的日子里，我有幸看到这样一个场面。一个戴着小风帽，穿着小棉大衣的小女孩，浑身只有粉扑扑的小脸和小鼻子露在外面。小女孩想去逗弄一条小狗。那小狗还完全是个小狗崽，小腿细细的，脑袋瓜小得可怜，胆怯地把小尾巴夹在腿下。小女孩突然害怕了，连忙掉转头，像一个小小的、白白的棉花团儿，滚到旁边站着的保姆身边，既不吭声，也不掉泪，更不叫喊。只是把小脸藏在保姆的腿缝里。那条小狗崽和蔼地眨了眨眼，畏葸地缩回了小尾巴，而保姆脸上的表情也是那么善良、朴实。

“不怕。”保姆冲我一笑，说。她脸上表情那么善良、朴实。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即使是在被捕以前，在我策划实施杀害萨维奥洛夫计划时，以及在此时此刻，当我身陷囹圄，我都常常回想起这个小女孩。早在当时，当我一看到明媚的秋阳之下这一组和睦的画面时，就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感觉，觉得这似乎就是一个谜。于是，我觉得我所策划的谋杀完全来自另一个世界，是一个十分特殊世界里冷酷的谎言。他们俩——女孩和小狗——都那么幼小，可爱，而更可笑的，是他们竟然相互害怕，而阳光又是那么温煦、明媚——这一切的一切，是那么朴实，如此充满温存而又深邃的智慧，使人感到，正是在这一组合画面之中，蕴藏着存在之谜。这，就是我当时的感受。因此，我对自己说：“应当认真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可我迁延至今，竟没来得及思考

它。

而此时此刻我已不再记得，什么是我当时的感受了。我绞尽脑汁，竭力想要理解它，却做不到。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向您讲述这件可笑而且也没必要的小事，当必须由我来讲述的正经事、重要事还那么多的时候。必须结束了。

让我们给死者以安宁吧。阿列克谢已被打死啦，他早已开始腐烂了。已经没有他啦——叫他见鬼去吧！处在死人地位也不乏某种快意之处。

我也不打算谈论塔季扬娜·尼古拉耶芙娜了。她很不幸，而我也十分愿意加入对她的普遍同情中去，但什么是不幸呢，世上所有的不幸，都应与我——克尔任采夫医生——此时此刻的体验相比较而存在！世上失去她们所爱丈夫的妻子还少吗，而今后她们将会失去的丈夫还少吗。权且把他们搁在一边——让她们哭去吧。

可就在这里，在这个脑壳里……

你们是否理解，专家先生们，这一可怕的东西是如何形成的吗。在这个世界上，我除我以外谁都不爱，而且，即使是在我身上，我所爱的，也不是这个卑下的躯壳，对它，哪怕是鄙俗之人，也是会爱的——我爱我那人的思维和自由。比我思维更崇高的东西，我什么也不知道，也不懂。我把我的思维给神化了——难道它不值得被人神化吗？难道说作为巨人的我的思维，没有和整个世界及其迷误作斗争吗？我的思维把我托举到高山之巅，它使我看到，在如万丈深渊般的山脚下面，那些怀着琐碎动机的情欲，怀着对生死永恒恐惧的、那些天天进教堂、望弥撒和做祷告的小人物们，是如何扰扰攘攘。

我难道不是既伟大又自由更幸福吗？我像一个中世纪的爵爷，高踞于自己那如鹰巢一般、凡人不可企及的城堡中，高傲而

专断地俯瞰着脚下的低谷——在我的城堡里，在这些黑黢黢的骸骨后面，我是高傲而不可战胜的。我是我自己的帝王，我更是整个世界的君王。

可人们背叛了我。他们是那么下流，那么狡猾，像女人和奴隶一样——还有思维。我的城堡成了关我的监狱。敌人在我的城堡里向我猛攻。拯救之途何在？我的灭亡就蕴含在城堡的不可企及性及其城墙的厚度之中。一点儿声音也传不出去。哪个强者会来解救我呢？没有。因为没有人比我更强大。而我，就是我的"我"唯一的敌人。

那下流的念头背叛了我，背叛了我——一个如此信任和热爱它的人。而它却并未变坏：依旧是那么鲜明，那么锋锐，那么富于弹性，像一把轻剑，可它的把柄已不再归我手掌握。而且，它杀死我——它的创造者、它的主人——时，和我用它杀别人时一样愚顽而又冷酷。

夜幕降临，疯狂的恐惧感紧紧攫住了我。在大地上，我曾是那么坚强，我的双腿，曾是那么牢固地挺立在大地之上——可此刻，我却被抛进无边无际的虚无中去。这孤独是如此广大、空茫，如此骇人、可怖，在那里面，活着、感受着和思考着的我，作为唯一者是如此宝贵，同时又是如此渺小，微不足道，软弱无力，以致每一秒钟都情愿寂灭。这凶险不祥的孤独，它使我把自己本身也只当作它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部分，它使我自己也被阴沉沉的、一声不吭的神秘敌人所包围、所窒息。无论我往哪儿走，身边总会把它带到那儿。在宇宙那空茫的虚无之中，我孑然一身，我在我自己的身上，也找不到一个朋友。这是逼人发疯的孤独，它使我不知道我是谁，使我孤苦伶仃，它让不可知的他们，通过我的嘴、我的思维和我的嗓门来说话。

再不能这样生活下去啦。可全世界却沉湎于安宁的酣睡之

中:农夫亲吻着他们的老婆,学者在举办他们的讲座,乞丐在为抛给他的一枚戈比而欣喜。处于疯癫之中的、疯狂而又幸福的世界,将会可怕地成为你的觉醒!

哪个强者终会援我以手呢?没有。没有谁。到哪儿我才能找到永恒,可以让我和我那可怜兮兮软弱无力、孤独到可怕地步的"我"偎依在它的身上?无处可去。无处可去。啊,可爱的,亲爱的小女孩啊,为什么此时此刻我那鲜血淋漓的双手要向你伸出——要知道你也同样是人 ,你也同样渺小,同样孤独,同样终有一死。我不知道不知是我可怜你还是想要你可怜我,我多么想躲在你那可怜无助的小小躯体之内,以逃避无尽时空那令人绝望的虚无,而把你的躯体当作一面盾牌呀。可是,不,不,这全是昏话!

专家先生们,我对你们有一个很大的、很大很大的请求,如果你们在自己身上尚能感觉到哪怕还有一丁点儿人味儿,就请你们不要拒绝它。我希望你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已经足以令你们不相互信任了。而如果我请求你们对法庭说我是一个身心健康的人的话,那么,最不信任你们所说的话的,恐怕就是我了。你们可以来为我解答这个难题,但对我来说,谁都无法解答它:

即我装疯是为了杀人,还是我杀了人是因为我是个疯子?

但在法庭之上,人们信任的,是你们,而给予我的,却恰好是我之所愿:苦役。请你们不要对我的意图做出虚假的解释。杀死萨维奥洛夫我一点儿都不后悔,也不想在惩罚中寻求赎罪。如果你们为着要证明我身心健康而需要我为了图财害命而杀人的话——我会心满意足地杀人并抢钱的。但在苦役中,我所寻求的是另一种东西,可究竟是什么,连我自己也不知道。

有一种朦胧的希望,驱使我走近这些人。在这些破坏了你们的法律的人们中间,在这些杀人犯和抢劫犯中间,我会找到尚不

为我所知的生命的源泉，并使自己重新成为另一个人。然而，即使这一切都是真的，即使这希望终将把我欺骗，我也仍旧想和他们在一起。啊，我知道你们！你们是胆小鬼和巧伪人，你们最爱的，是你们的安宁，你们会高高兴兴地把任何一个小偷和被拖进来的老江湖，丢进疯人院里——你们情愿把整个世界和你们自己都当作疯子，也不敢让人怀疑你们心爱的杜撰。我知道你们。罪犯和犯罪，这是你们永恒的焦虑，这是未知深渊发出的骇人的声音，是对你们全部理性和道德生活的必然审判，无论你们如何用棉花堵住你们的耳朵，它们也仍在进行，仍在进行！而我想和他们在一起。我，克尔任采夫医生，将站在这支令你们胆寒的军团的行列里，作为永恒的指责，作为一个提问并期待回答的人。

我不是在卑下地祈求，而是要求你们：告诉人们，说我是健康的。而如果你们不相信，就撒你们的谎好啦。可如果你们竟然胆怯到想要洗脱你们作为学者的责任，而把我关在疯人院里，或是让我自由的话，我会友好地警告你们：我会给你们惹出很大麻烦的。

对我来说，不存在什么法庭，也没有什么法律，更没有什么是不可允许的。一切都可以干。你们是否想象这么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没有万有引力法则，没有上下尊卑，一切都听从任性和偶然？我，克尔任采夫医生，就是这个世界。无所不为。我，克尔任采夫医生，将向你们证实这一点。我是在假装健康人。我在争取自由。我的余生将用来学习。我要把自己淹没在你们所写的书里，我要从你们那里取得你们为之而骄傲的知识所赋予你们的全部力量，我要寻找到必然性业已在其中成熟了的一种东西。这将是一种爆炸性物质。它的爆破力是如此之大，人们对此还从未见识过：它的威力比甘油炸药，比硝化甘油更大，也比有关它们的理念本身更大。我有才华且坚韧不拔，我会找到它们的。而当

我找到它们时,我会把你们这个可恶的、你们这个有着如许多神灵、却缺乏一个永恒的上帝的地球,炸成齑粉。

在法庭上,克尔任采夫医生非常平静,在整个庭审过程中,他始终保持着同一种姿式不变,而这种姿式不包含任何意味。对于法庭上的提问,他的回答冷漠超然,漠不相关,以致人们不得不把问题重复到两次以上。有一次,他甚至把法庭上挤得水泄不通的优选出来的听众给逗乐了。当主持法官向法庭警长下达什么命令时,显然不是听错了、就是心不在焉的被告站了起来,并大声问道:

"怎么,该走了吗?"

"到哪儿去?"主持法官惊奇地问。

"我不知道。您不是说什么了么?"

听众席上响起了笑声。主持法官便向克尔任采夫说明是怎么回事。

被邀请出席的精神病专家一共有四位,他们的意见各占一半。在检察官发言之后,主持法官对拒绝请辩护律师的被告说:

"被告!您还有什么为自己辩解的话吗?"

克尔任采夫医生站了起来。他用晦暗的、像是一无所见的眼神,缓慢地扫视了一下法官,然后,瞥了听众一眼。而那些被这双深沉的一无所见的眼神瞥过一眼的人,立刻便有了一种奇特而又痛苦的感觉:就好像是冷酷无言的死神本人,透过一具骷髅那空空的孔窍,瞥了他们一眼似的。

"无所谓。"被告回答。

接着,他再次向前来审判他的人们投去一瞥,说:

"无所谓。"

译后记

一

1919年9月12日，寓居芬兰的俄国著名作家列昂尼德·尼古拉耶维奇·安德列耶夫(Леонид Николаевич Андреев)于贫病交加之中，突因心肌梗塞而去世于一个偏僻小村涅依瓦拉。时年四十八岁，真所谓"天命憎诗人"也！作家死后，据医生兼文学家法利科夫斯基所述，他全家所能找到的全部钱财加起来，不过只有八个芬兰马克！

然而，促使这位天才作家英年早逝的，还不仅仅是贫困。去国怀乡、羁旅之思，故国情怀，才是这位俄国作家埋骨异乡的真正原因。

家国之思，是这位作家临终时心头萦绕不去的一个病灶、一个情结。在逝世不久前给艺术家勒里希的信中，安德列耶夫这样写道："我的全部不幸都可以归结为一点：没有家。从前我曾有过

一个家:在芬兰的别墅……还曾有过一个大家:拥有强大支柱、力量及广阔空间的俄罗斯。”

此时的安德列耶夫,想必对他在1917年10月匆匆忙忙、惶恐万状逃离故土,有点后悔了吧。的确,我们从他与儿子的谈话中,不难稍稍窥知这位作家晚年的心迹。此时,他已意识到,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已走到了一个“死胡同”中。他承认:“没有家,没有俄罗斯,没有创作。”他承认布尔什维克手中,兴许握有“另一面的真理”,因为欲要盖高楼大厦,就得先把“矮小的老房子彻底拆除”。

一棵被拔离土地的树,其命运必然是枯死——这是包括安德列耶夫在内的一大批流亡国外的俄国知识分子的必然命运!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是比生理上的死亡更可怕的死。而这,也才是置安德列耶夫于死地的更深刻的原因。

二

安德列耶夫可以说是生于贫寒,死于困穷!

1871年8月9日,是他降生的日子。这是普什卡尔省奥勒尔市贫民窟里一个多子女的土地丈量员之家。安德列耶夫先后在奥勒尔中学、彼得堡、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就读。他读的是公费生,尚需家庭接济。而由于家境贫寒,常常断了接济,故此常常吃不饱。他从彼得堡大学转往莫斯科大学,就是因为交不起学费的缘故。他生性孤僻,不大爱与人交往,酷爱读书,举凡文学艺术、历史、哲学无不涉猎。热衷于绘画、托尔斯泰主义、叔本华和尼采哲学思想等。

安德列耶夫大学毕业后当过一段助理律师,这段经历使他对当时法律制度的本质、小人物在社会上所处的无权、任人宰割

鱼肉的地位，有了感性认识。其后，他当了《信使报》司法专栏通讯员和新书新剧评论员，以“杰·林奇”为笔名，写小品文揭露社会上的不公正、童工的状况及其所受剥削压榨等等。九十年代末期，安德列耶夫的小说开始出现在《信使报》等报刊上。

三

安德列耶夫的成名作，是发表于《信使报》1898 年复活节一期上的短篇小说《巴尔加莫特和加拉西卡》，小说以温情的笔调描写了小人物美好的心灵。1901 年，由高尔基主持的《知识丛刊》社，出版了安德列耶夫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此书问世后大受读书界欢迎，很快被抢购一空，短短几年中再版达十二次之多。此书的出版标志着文坛上一颗新星的诞生。

当其时也，俄国文坛呈现出空前活跃的气象，除了以高尔基为代表的进步的、民主的、现实主义文学团体外，前有颓废派、现代派，后有象征派、阿克梅派（实为象征派的一个分支）和未来派，它们竞相亮相、争奇斗艳，处于一种活跃的对话关系之中。

如果说高尔基是以具体的人或事为中心结构故事或情节的话，那么，安德列耶夫则更多从抽象理念——死亡、谎言、疯狂——出发来创造艺术氛围浓郁、以情景和象征见长的小说。

四

今天，在俄国，安德列耶夫被冠以“散文大师”的桂冠。他的创作，一方面，师承俄国“黄金时代”文学中，以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优秀传统；另一方面，又取一种开放的创作心态，广泛吸取包括象征

派在内的现代派文学的表现手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貌，成为俄国“白银时代”一位承前启后的重要作家。

安德列耶夫留下的文学遗产是丰富而又珍贵的。他不仅是当时一位重要的小说家，更是一位重要的戏剧家。

“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这里，我们将本书中译介给读者的几篇主要小说代表作，给大家做个介绍。

现实主义大师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四部第八卷即小说的结尾之处，写到走投无路、万念俱灰的葛利高利·麦列霍夫，把枪扔进顿河的冰窟窿里，赤手空拳，来到村口……时，作者写道，这时，在主人公的眼里：“是一片黑色的天空和一轮黑色的太阳！”

无独有偶，在肖洛霍夫之前，安德列耶夫也写过一个小说名篇——《红笑》，“太阳”与“笑”，在这两位作家的笔下，居然可以“红”“黑”之，然而，在这两种场合之下，似乎“太阳”或“笑”不“红”、不“黑”，便不足以表达蓄积在作者和主人公内心的积愫。

《红笑》写于1904年，是对当时正在进行中的日俄战争的直接反响，它表现了作者激烈的反战立场，揭露了这场战争彻底的反人民的本质，以此，它的意义，超越了作品本身所揭示的范围，而成为表达当时人民群众革命情绪的一部小说名篇。

在安德列耶夫笔下，“红笑”乃是贯穿小说始终的主导动机、主题意象和主导情绪载体，小说的思想内涵、整体氛围和典型情境，就是以这一主题意象为统帅结构而成的。

作者通过种种“变奏”法，以这一主导动机为核心，将一个个断片、镜头组接起来，多层次多方面地发挥了“红笑”所蕴含的主题思想和意蕴：一支在不知什么敌人追击下仓惶逃窜、自行倒毙的“哑吧军队”，在弹雨扫射之下一群被缠在铁丝网、掉进陷阱里

奄奄待毙的士兵，横亘在铁路两边、狼藉满地、呻吟声惊天动地的伤兵和死尸，在战场上如孤魂野鬼一般鬼哭狼嚎兽性大发疯疯癫癫相互斯杀的“疯子军团”，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太阳穴、随着一声枪响訇然倒地的大学生卫生员。然后，是天晓得不知从哪儿涌现出来、越堆越多、叠床架屋一般充斥于天地之间的死尸、死尸……

作家通过具有高度主观抒情色彩的笔触，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他对“春秋不义战”的立场和观点。在这篇小说中，前期中的客观叙事风格荡然无存，主人公姓甚名谁，战争在哪两方展开，其结局如何，中间又是怎样发展的等等，都朦朦胧胧、隐隐约约、模模糊糊，似乎对作家来说，这些全无必要。在《红笑》中，遣词造句的奇警、明暗对比的强烈反差，主题意象的夸张、变形和怪诞，比喻、象征及拟人化手法的密集分布等等，使得作品构成一个完整统一的艺术整体。现实世界的界线被打破，世界的内、外分别荡然无存，梦境与现实交融了；人物的个别性特征削弱了；而一般哲理性加强了；作品通过这一系列镜头的貌似无序、散漫的组合，匠心独运地、艺术地表达了他对这场战争的严重抗议：不！

《红笑》是一篇反战的抗议书，是对战争中恐惧与疯狂的激情表现和情绪化宣泄。噩梦般的镜头的组接、血腥的大屠杀场面、象征概括性意象的拼接，并不完全出之于作家的杜撰和想象，而是作家取自当时报刊的新闻报导，对于并未亲历此次战争的安德列耶夫来说，他也不可能向读者呈现此次战争的事实方面。而且，更有意思的是，一旦真把“事实”引入《红笑》，它作为一部表现“疯狂与恐惧”的艺术整体也就不复存在了。

五

小说《七个绞刑犯》写于《红笑》发表后四年的1908年。此期，安德列耶夫正为一种深刻的思想矛盾所困扰：一方面，他肯定革命暴力的必要性和正当性（《伊万·伊万诺维奇》、《饥饿王》）；另一方面，又否定任何人对任何人所实施的暴力（《七个绞刑犯》）。

作品表达了和托尔斯泰一样的人道主义的、反对死刑的抗议。

1908年8月18日，安德列耶夫在致托翁信中，恭恭敬敬地请求托尔斯泰允许他把此作题献给这个人称"人类的良心"的文学巨擘。

这封信使年迈的托翁十分感动。老人立即作复。托翁在复信中，不仅肯定小说是"真诚的"，而且，认为它的目的也是善良的："旨在有益于人的幸福"。

《七个绞刑犯》体现了安德列耶夫的特点，即作家选取了事件发展的一个特殊关头：五位恐怖分子企图暗杀沙皇的一位部长，可由于奸细的出卖，图谋未及实施，就被警察局一网打尽。小说就选取这一关头开始其叙事。小说把五位恐怖分子和一个抢劫犯、一个强盗临刑前的心理、对死亡的态度，进行了对比和展示。而在这五个人中，其个性特点也各各不同，色彩迥异。实际上，小说中的所有人物都处于孤独之中，包括那位在接获情报以后惶惶不可终日最后终至中风的部长大人。作家着眼于表现所有这些人物在孤独中本质上的差异。

与小说的内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家在小说叙事上，采用了一种明朗、欢快的调子。这种语调，以及巧妙运用想象和印象

派手法，使象征黎明、春天的气息和候鸟，与象征旧制度的黑夜、古钟、严冬、监狱形成鲜明对比，并贯穿始终，从而在一幅严格现实主义的画面之上，涂染了一层浪漫主义和乐观主义的调子，加强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

生的绚丽，适足以表现死的残酷。

六

在俄国经典作家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安德列耶夫心仪、仰慕的另一位大师。早在 1902 年，就开始有人把他与这位大师进行对比了。安德列耶夫在创作上有意师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高度的现实主义”说，即重在表现“内在的真实”、重“诗意真实”而轻“风俗素描”和“外在逼真或似真”。

安德列耶夫的小说《意念》不仅在主题上继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而且，在叙事上，也采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极为擅长的内心独白形式。小说的主人公克尔任采夫医生，在精神气质上，也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拉斯柯尔尼科夫极为相近。

小说开宗明义点明题旨：“医学博士克尔任采夫医生杀人了”。而小说的主要问题就是：克尔任采夫究竟是个疯子，还是个正常人。使人困惑的是，作为一个有理性的知识分子、克尔任采夫是在意识清醒的状态下，公然当着被害人妻子的面，面对面地、毫无来由地杀死了自己的要好的朋友萨维奥洛夫。

促使克尔任采夫杀人的，究竟是什么呢？

作家采用主人公自述的形式，以自我揭露、自我坦白的方式，向读者展示了一个畸形的心灵标本——克尔任采夫。

我们可以推断出许多促使克尔任采夫杀人的动机——嫉妒——对事业上比他更成功、生活上比他幸福、且拥有了他也曾一

度爱过的女人的好朋友实施打击；报复——对曾经以笑“侮辱过”他的女人实施报复，杀死她心爱的人，从而剥夺她的幸福，等等。然而，所有这些因素，都有，但又都不尽其然。问题在于：克尔任采夫杀人，几乎可以说无任何社会性动机，纯粹是为了自我证实，实现自我：看一看，他究竟可以为所欲为到何种程度；看一看，他究竟能做些什么、或可做些什么。对他来说，杀人是一次实验，是对自己能力的一次检验和一次尝试。

克尔任采夫这种人的可怕之处在于，他不是没有知识，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读了他的自白，你会对他的辩才而折服，其逻辑思路的清晰是一般人所做不到的！他是一个“有思想的杀人者”。他试图成为一个能够蔑视人间一切道德和公理的“超人”，这，才是克尔任采夫杀人的真正动机！

七

收在此集中的小说，还有《两封信》、《走向迷蒙的远方》、《警报》、《绿帽汉们的狂欢节》、《城》。

《两封信》以独白的方式，展示了一位老年画家与一位纯情少女之间的诚挚爱情。这是安德列耶夫少见的情意缠绵的小说，它把老年画家那种面对晚到的爱情迟迟疑疑、裹足不前的心理描写得惟妙惟肖，少女的纯洁真挚也深切感人。《走向迷蒙的远方》传达了革命的气息，其特点在于含蓄：小说的主人公最终去往何方，终究还是隐在“迷蒙的远方”，费人猜详。《警报》是一个象征主义色彩浓郁的小说，传达了空气中酝酿着的革命的气息。《城》则是一篇契诃夫式的小说，淡淡的哀愁、松散的情节、无结局似的结局，表现了果戈理式的小人物悲惨的命运。《绿帽汉们的狂欢节》是安德列耶夫笔下少见的、洋溢着类似文艺复兴时期

气息的小说，是一篇轻喜剧风格的作品。

安德列耶夫的创作遗产丰富、驳杂，有精华，也不乏糟粕。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对我们有重大启发。而作家那种兼容各种流派创作风格的独特写作手法，尤其值得我们予以借鉴。

作品译自《红笑》，明斯克，白俄罗斯国立列宁大学出版社，1981 年俄文版和《列·安德列耶夫作品选》列宁格勒出版社，1984 年俄文版。

1997 年 10 月 13 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笑/（俄）安德列耶夫著；张冰译. - 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

（白银时代丛书）

ISBN 7 - 5063 - 1340 - 5

Ⅰ. 红…　Ⅱ. ①安…②张…　Ⅲ. 长篇小说 - 俄罗斯 - 近代　Ⅳ. **I**51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5675 号

红　笑

作者：〔俄〕列昂德尼·安德列耶夫

译者：张　冰

丛书主编：严永兴

责任编辑：懿　翎

装帧设计：张晓光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 - 10 - 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总编室）

E - mail：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苑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200 千

印张：10　　**插页：**4

印数：001—11000

版次：1998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063 - 1340 - 5/**I**·1328

定价：16.50 元





白银时代丛书

彼得堡

撒旦起舞

红木

我们

红笑

踏浪女人

白银时代

俄国的白银时代，是一个锐意创新的时代,现代主义流派异彩纷呈,而有着优秀传统的现实主义则显得沉稳并充满自信。安德列耶夫便是白银时代现实主义的重要作家，他着重借鉴和创造性地接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艺术经验，将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有机地结合成新的文学语境，显示出了白银时代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新趋向。《红笑》采用日记自白的形式，描写主人公在战争中的经历。他将现实主义的细致描写和象征、荒诞、寓言性的概括相依相融，通过主人公在病态幻想中出现的“红笑”这一非理性形象，对非理性的战争作了无情的揭露。

ISBN 7-5063-1340-5



ISBN 7-5063-1340-5/I · 1328 定价：16.80元